

葎子海花

第一本



說 部 名 著

原本紅樓夢

二十冊
三元六角

此書敷華揆藻立意遣詞無一落前人窠臼早已稱譽天壤不待贅述惟坊刻均經後人竄鑿有首尾不連貫者有言詞與當時情景不相吻合者謾陋殘缺殊乖作者當日之微旨識者惜焉此本為國初秘藏較近本增出數百段字句間尤多不同情詞美完乃無間隙實有一無二之原本也敝局不惜重資租得板權付印以公海內并請著名小說大家詳加批評其機警處真能揭破謎幕令閱者有一目無餘了然不惑之妙至印刷精良字跡清朗尤為前此所未有分裝兩函極便攜帶

原本聊齋誌異

八冊
一元八角

此書原稿存山東蒲氏子孫世守秘不示人以其中頗多抱漢族不平之語俗刻本均經刪改以免忌犯今設法借抄付印以廣流傳其頂批旁批與俗本尤多不同係原有議論極精極妙可與聖歎接席但不知何人手筆想與聊齋同時儔侶也此書文詞古奧多言外意洵小說家文學家戲劇家之津筏也

正 書 局 發 行



影小時京北在金賽



影小前年三十花金賽





影小前年八花金賽

上海法界

857.47
982-5

21

林 說 小

歷史
小說
孽
海
花
卷一

愛自由者起愛

東亞病夫編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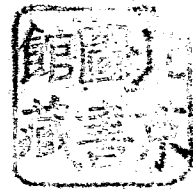
第一回

惡風潮陸沉奴隸國

眞薄倖轉劫離恨天

江。山。吟。罷。精。靈。泣。中。原。自。由。魂。斷。金。殿。才。人。平。康。佳。麗。閒。氣。鍾。情。吳。苑。輶。
軒。西。展。遽。瞞。著。靈。根。暗。通。瑤。怨。孽。海。飄。流。前。生。冤。果。此。生。判。羣。龍。九。窟。
宵。戰。值。鈞。天。爛。醉。夢。魂。驚。顛。虎。神。營。荒。鸞。儀。殿。關。輪。爾。外。交。纖。腕。大千。公。
案。又。天。眼。愁。胡。人。心。思。漢。自。由。花。神。付。東。風。拘。管。

第一回



229247

劫說自由神是那一位列聖勅封何朝鑄像何地說也話長如今先說個極
 野蠻自由的奴隸國在地球五大洋之外哥倫波未闢麥折倫不到的地方
 是一個大大的海叫做孽海那海裡頭有一個島叫做 *Noah* 島譯起中國
 文來是奴樂二字地近北緯三十度東經一百十度倒是山川明麗花木美
 秀終年光景是天低雲黯半陰不晴所以天空新氣是極缺乏的列位想想
 那個人所靠著呼吸的天空氣猶之那國民所靠着生活的自由如何缺得
 因是一般國民沒一個不是奄奄一息偷生苟活因是養成一種崇拜強權
 獻媚異族的性格傳下來一種什麼運命什麼因果的迷信因是那一種帝
 王暴也暴到呂政奧古士都城吉斯汗路易十四的地位昏也昏到隋煬帝
 李後主查理士路易十六的地位那一種國民頑也頑到馮道錢謙益的地
 位秀也秀到揚雄趙子昂的地位而且那島從古不與別國交通所以別國

也不曉得他的名字。從古沒有呼吸世界自由的空氣。那國民却自以為是有吃有着有功名有妻子是個自由極樂之國。古人說得好。不自由無寧死。果然那國民享盡了野蠻奴隸自由之福。死期到了。去今五十年前約莫十九世紀中段。那奴樂島忽然四周起了怪風大潮。那時這島根岌岌搖動。要被海若捲去的樣子。誰知那一般國民還是醉生夢死。天天歌舞快樂富貴。風流撫着自由之琴。喝着自由之酒。賞着自由之花。年復一年。禁不得月蝕日蝕。到了一千九百零四年。平白地天崩地塌。一聲響亮。那奴樂島的地面直沉向孽海中去。噢！噢！！噢!!!原來這孽海和奴樂島却是接着中國地面在瀚海之南。黃海之西。青海之東。支那海之北。此事一經發現。那中國第一通商碼頭的上海。地球各國人都聚集在此地。都道希罕。天天討論的討論。調查的調查。禿着幾打筆頭。費着幾磅紙墨。說着此事。內中有個愛自由。

者聞信特地奔到上海來。要想偵探偵探娛樂島的實在消息。却不知從何處問起。那日走出去看看人來人往。無非是那班肥頭胖耳的洋行買辦。偷天換日的新政委員。短髮西裝的假革命黨。霧說亂話的新聞社員。都好像沒事的一般。依然又麻雀打野雞。安壇第喝茶。天樂窩聽唱。馬龍車水酒地。花天好一派昇平景象。愛自由者倒不解起來。糊糊塗塗昏昏沉沉的過了數日。這日正一個人悶悶坐着。忽見幾個神色倉皇手忙腳亂的人奔進來。嚷道禍事！禍事！日俄開仗了。東三省快要不保了。正嚷着。旁邊遠遠坐着。一人冷笑道。豈但東三省呀。十八省早已都不保了。愛自由者聽了。猛吃一驚。心想。剛剛很太平的世界。怎麼變得那麼快。不知不覺立了起來。往外就走。一直走去。不曉得走了多少路程。過了多少時候。忽然到一個所在。抬頭一看。好一片平陽大地。山作黃金色。水流乳白香。幾十座玉宇瓊樓。無量。

數。瑤。林。琪。樹。正。是。華。嚴。境。域。錦。繡。山。河。好。不。動。人。歎。羨。呀。只。是。空。蕩。蕩。靜。悄。悄。沒。個。人。影。兒。愛。自。由。者。走。到。這。裡。心。裡。一。動。好。像。曾。經。到。過。的。正。在。徘徊。不。舍。忽。刮。辣。辣。一。陣。狂。風。從。西。北。吹。來。風。過。處。有。無。數。張。牙。舞。爪。的。猛。虎。柔。聲。笑。面。的。媚。狐。豺。目。狼。心。鷹。鱗。鯨。口。游。林。走。壙。洞。戶。穿。房。好。不。怕。人。愛。自。由。者。站。不。住。腳。只。好。望。着。空。曠。處。逃。去。只。見。眼。前。迎。着。面。一。所。小。小。的。空。屋。愛。自。由。者。情。竭。智。生。想。進。去。躲。一。躲。不。覺。越。走。越。近。了。到。得。門。前。不。提。門。上。却。懸。着。一。桁。珠。簾。隔。簾。望。去。隱。約。看。見。中。間。好。像。供。着。一。盆。極。嬌。艷。的。奇。花。一。時。也。辨。不。清。是。隋。煬。帝。的。瓊。花。呢。還。是。陳。後。主。的。玉。樹。花。呢。但。覺。春。光。澹。宕。香。氣。氤。氳。一。陣。陣。從。簾。縫。裏。透。出。來。愛。自。由。者。心。想。遠。觀。不。如。近。睹。放。著。胆。把。簾。子。一。掀。大。踏。步。走。進。一。看。那。裡。有。什。麼。花。倒。是。個。螭。首。蛾。眉。桃。腮。櫻。口。的。絕。代。美。人。愛。自。由。者。頓。嚇。一。跳。忙。要。退。出。忽。聽。那。美。人。喚。道。自。由。兒。！。自。

由兒！奴樂島奇事發現！你不是要偵探麼？愛自由者忽聽奴樂島三字，頓時觸着舊事，就停了腳，對那美人鞠了鞠躬道：令嬢知道奴樂島消息嗎？那美人笑道：咳！你瘋了，那裡有什麼奴樂島？愛自由愕然道：沒有這島嗎？美人又笑道：吓！你真呆了，那一處不是奴樂島呢？說着，手中擎着一卷紙，鄭重的親自遞與愛自由者，愛自由者不解緣故，展開一看，却是一段新鮮有趣的歷史，其文曰：

狀元宰相功名易，才子佳人遇合難。此千古之恒言也。如有備此數種資格於一人之身，雄艷風流，高華典貴，是可備韻事於無雙之譜矣。若乃郎登金殿，高魁妾占名花，首榜初則錦衣持節，開五州風月之場，終乃翠羽明璫，醉六朝煙水之夢，蘭因憐悅，絮果迷離，抑亦可翻花樣於登科之記矣。吾人最近發現之奴樂，上有地名 *Bydoo*，者東邦才子南國佳人毓秀

鍾奇後先輩出家懷和氏之璧人握靈蚩之珠因是 No. 100 城內凡所謂祖孫會狀兄弟同科諸佳話不一而足乃有某君以子胥吹簫之技值蘭成射策之年游慕 *Barthol* 相識某妓花欵近岸柳暗抱橋一迴青眼之波永矢白頭之約時當大比某君行囊羞澁本不願行妓勸之且助金二百臨別謂曰苟富貴毋相忘某君領之自是捐棄故業佇聽好音某君以一甲一名大魁天下負心忘恩竟不迎妓嗚呼人情蜀道世事秋雲繡鞋有入夢之時破鏡無再圓之日跋涉千里叩邱求見某使人謂曰緋袍戀戀故人之誼未嘗或忘請倍其數以償贈五百金塵之去妓曰吾此來爲踐君子約也雲泥雖判山海曾盟豈索金哉君旣薄倖妾復何言於是三尺紅羅一坏青塚魂歸離恨劫轉平康某君逾十六年爲欽差大臣道歸珂里娶得一妾量珠論價却扇回眸不期一睹仙容瞠目禁聲駭魂振魄蓋

似曾相識之燕。卽無可奈何之花影事。依稀龐形宛肖。始信斷頭香。熱氣
盪無可散之方。嚙臂盟寒冤業。兆再來之夢。豈非人間之韻事。海外之奇
聞乎。

以下尚有洋洋洒洒許多事迹。愛自由者。正看得高興。忽覺耳傍鏗鏗幾下。
警鐘靈魂往上一提。眼簾往上一掀。却那裡有什麼平陽大地。那裡有什麼
虎豹豺狼。那裏有什麼奇花。那裡有什麼絕代佳人。只見太陽光綫一會暗
似一會漸漸沉下去了。壁上掛鐘。剛剛敲着五下。愛自由者。養一養神。把剛
纔紙卷的歷史。默想了一回。恍恍惚惚。好像中國也有這麼一件新奇有趣
的事情。自己還有一半記得。恐怕日久忘了。却慢慢寫了兩回出來。正寫着。
忽然把筆一丟。道。呸！我瘋了。現在我的朋友。東亞病夫。轟然自號。着小說
王。專門編譯這種新鮮小說。我祇要細細告訴了他。不怕他不一回一回的。

慢。慢。地。編。出。來。豈。不。省。了。我。無。數。筆。墨。嗎。當。時。就。携。了。寫。出。的。稿。子。一。逕。出。門。望。着。小。說。林。發。行。所。來。找。着。他。的。朋。友。東。亞。病。夫。告。訴。他。叫。他。發。布。那。一。段。新。奇。歷。史。愛。自。由。者。一。面。說。東。亞。病。夫。就。一。面。寫。正。是。三。十。年。舊。事。寫。來。都。是。血。痕。四。百。兆。同。胞。願。爾。早。登。覺。岸。端。的。上。面。寫。的。是。些。什。麼。看。官。休。要。心。慌。且。請。先。看。題。目。却。是。

惡風潮陸沈奴隸國

眞薄倖轉劫離恨天

金榜誤人香魂墜地

杏林話舊茗客譚天

陸孝廉訪艷讎閨門

金殿撰歸裝留瀝瀆

歷史小說臺灣花

領事館鋪張賽花會

青年黨喚起亡國魂

奇士登壇民權導火

詞臣款客債主臨門

人海偷香門公留貴客

江山狎妓宗室棄微官

白馬素車星奔歸故里

紅牙檀板眉語識香魁

紅絲現出新人錯認舊人

綠轎馱來小婦權充大婦

遺長途醫生試電術

憐香伴愛妾學洋文

一語驚人新欽差膽破虛無黨

十年懷舊侯夫人名噪賽工場

潘尙書提倡公羊學

黎學士狂臚老韃文

影並帝天初登布士殿

學通中外重繙交界圖

考中書互爭門下士

誤下策遷怒座中賓

雙膝黃金是謫官月老

一響白紵顯命婦風儀

歷史小說 孽海花

三

瓦德西將軍私來大好日

斯拉夫民族死爭自由天

銜鳳怨奴子布流言

遞魚書航師嘗禁轡

朋輩談瀛洗塵十剝海

名流擣古聚訟百石齋

一紙書送却八百里

三寸舌壓倒第一人

背履歷庫丁蒙廷辱

通苞苴妃子受宮笞

憤輿論學士修文

孽

海

花

救灌邦相公主戰

賢夫人故縱籠中鳥

勇巡撫狂吹關外牛

革命潮伸出英雄手腕

暗殺彈飛來宰相頭顱

遼天躍馬老英雄自願送孤臣

燕市揮金豪公子無心結死士

嗷嗷重張懸臂燕慶星

義旂不換棄甲雞隆山

爐灰傳信札莫相救雄囚

杯酒動風雲和魂生義憤

驅雲喝月借方會審堂

救國保皇起發強學會

狼藉胭脂三兒入月

迷離豈惹五姪爭風

一鳴忽驚人尹御史初露頭角

兩堂同獲罪莊侍郎巧事逢迎

紅裙綠肥纏綿一夕話

天經地緯磊落萬言書

並枕呢喃梨園談國變

橫刀慷慨菜市送忠魂

宰相清漕開幢臨舊部

小

誌

林

制軍勸學閉戶著新書

南海乘桴逃生辭萬木

北山抗疏冒死劾三凶

奪花魁兩旗爭夜席

占軍港四國定租年

大義滅親善男女冤受無情棒

妖言惑衆小王公狂揮排外旗

黃蓮母升座總督堂

紅燈癡鬥法親王府

破津門聯軍歌得寶

朝便殿矯詔殺同僚

豆粥素衣淒涼西狩

丹心碧血慘澹南雲

教育有效太守代槍

羅識無遺疆臣設網

三督保南天申江定約

一身當北道山左屯兵

夜宿儀鑾曹夢蘭從頭溫舊夢

私投歐慕沈愚溪借手殺羣愚

片語保鄉閭二爺仗義

个臣投艱鉅八國協商

替嬌娃代還風流債

參酷吏聊快士類心

駝路屍尙書受辱

遇夜盜侍郎吃驚

贈瓊瑤英雄悵歸國

下綸綽典禮節迎鑾

學西語校書行作女校師

睦東交使臣通謁公使婦

賞寶星陪臣叨異數

贖玉璽胡賈索鉅金

買良爲賤搗婦虐孤雛

久假不歸狼圖展雙鷺

進成城欽使發威

關公學秀才造反

記宿恨有意作狂風

感世情無心逢舊雨

爭會議頑固老鄉紳

結同盟文明小團體

教權互訐宣告獨立文

國體有關調查人類館

護花旛乞靈金剛石

脫世網投身日本洋

借法兵大動國民憤

對俄會組立學生軍

風流罪過生種界異心

婚姻自由設情場騙局

三名獄蘇沈幽囚同話舊

九世仇章鄒裁判細論文

傳電信留辦費千金

探洋牢揮拳爭一飯

誓復女權陳女史航海

願滿國恥殷國士投河

典立狐裘作律師代價

脫黑蝶驥遂志士熱心

歷史小說孽海花

二十

同志槍懷聯盟追悼

三堂會審顧影生憐

專制國終嬰專制禍

自由神還放自由花

好一部齊齊整整六十回的奇文洋洋洒洒三十萬的大字內中却包着數十年來怪怪奇奇的事跡描寫出百十來個夾夾雜雜的人物說他是空中樓閣也可說他是近世陽秋也未嘗不可列位不嫌煩絮看他逐會道來

第二回

金榜誤人香魂墜地

杏林話舊茗客談天

且說大凡天地生成個人必定給他一個靈魂這靈魂是最虛妙的東西萬

不能無所依著。這靈魂依著的地方就叫做迷信。迷信的力量最大。就一箇人論。能改變一人的性情行動。就一箇國論。能轉移一國的政治風化。而且他的種類也很複雜。有迷信鬼神的。有迷信聖喆的。有迷信財貨的。有迷信名譽的。就是現在世界最高尚的什麼國民思想。種族思想。哲理思想。實業思想。那一樣不是迷信。那一事不是迷信。力的發現。所以如今國勢統計家。要比較一國的強弱盛衰。但看國民迷信力之大小。邪正。我如今要說一種特別異樣的迷信。爲世界各種人所無。而一種人所獨具。他的勢力極大。能叫全國人如癡如狂。身命可以棄。國家可以亡。種族可以亂。而惟此一點。迷信山崩雷震。也不醒。喚醒他。你道有這箇迷信的。是那一國。迷信的是件什麼事。呢。原來這國。年別就是愛自由者。所最崇拜的神聖。不可犯之支。那大。皆國全國國民。別無嗜好。就是迷信善科名。兩字。看得似第二箇生命。一。

當著那世界人羣擲頭顱糜血肉死爭自由最劇烈的時代正是我國民嘔心血絞腦汗巴結科名最高與的當兒列位你們猜猜這科名兩字是件什麼東西難道是天地生成祖宗養成我這四萬萬人的特別原質應當迷信這箇的嗎咳！咳！這便是我國民一段最痛心的歷史受了一千多年海樣深的大害到如今尙不肯醒來還說是百年養士之鴻恩一代搜才之盛典哩吓！吓！什麼鴻恩什麼盛典這便是歷代專制君主束縛我同胞最毒的手段要知棘闈貢院就是昏天黑地的牢獄制義策論就是炮烙桁楊的刑具舉貢生監就是斬絞流徒的罪科所以自從科名兩字出現於我國弄得一般國民有腦無魂有血無氣看著茫茫禹甸是君主的世產赫赫軒孫是君主的世僕任他作威作福總是不見不聞直到得異族憑陵國權淪喪還在那裡呼聲如雷做他的黃梁好夢哩列位你道在下這話是過分麼。

你們看過中國專制政體進化史的。必然說我國沒有科舉以前。政體早已專制了。你們不知道那科舉未定時候。那專制政體。就不算完備。既然不算完備。那裡面就暗伏著不專制的根芽。不要說唐虞禪讓。是共和的雛形。謀及庶人是議院的張本。就是三代時候。衆舉衆棄。詢蓂循鐸。可見當時君主還有三分顧忌。民可使由不可使知的道理。只能欺下愚。不敢蒙上智。那專制政體。就常常吶吶搖動。這就是那些君主第一件提心吊胆的切己之事。醞釀到了秦始皇。實在忍不住。却想用強硬手段。去焚了書。坑了儒。但到底太猛了些。終是不妥。歷過了漢晉六朝。總沒箇萬年鞏固的善法。到了唐太宗朝。太宗本是箇梟雄。看透了本國民性。却換了一箇手段。想要把國裡那些高等的人。將他的聰明才力。用到一件極難的沒用東西上。頭叫他沒工夫。再發出高尚的理想。來高等人既收服了。那中下兩等。更不消慮了。千

思萬想。一日忽然想著。就借著關門籟後的好題目。定了考試制度。專以詩賦開科取士。又造出許多好聽的名目。什麼狀元。呀。榜眼。呀。探花。呀。進士。舉人。秀才。呀。一味把虛聲虛譽。哄騙這班讀書人。這日第一次開科。太宗看見許多應試士子。魚貫而入。不禁大喜道。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矣。這句話就是太宗愚弄國民的真心話。也就是代表歷代君主愚弄國民的真心話。一時得意極了。不覺和盤托出。從此之後。考試制度。千變萬化。總不外此法。專制政體。這纔算圓滿了。那國民受了這箇影響。果然人人安分。箇箇循規。畢志元燈埋頭。行卷師弟。衣鉢父子。箕裘那些君主。也算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了。不過那些造這制度的君主。原要國裡百姓世世代代。只崇奉他一姓。尊敬他一人。那裡知道全國人。自從迷信了科名之後。什麼都不管了。只要還了我一領紅袍。三聲臚唱。任憑你國家是姓張的。姓李的。皇帝是同種的。異

種的。都是他的世祖。太宗。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了。列位不信。只要看元世祖。是個蒙古游牧的部落酋長的國度。一朝霸佔了中國。我們同胞也自帖耳搖尾的順服了。九十餘年。你們想想。如今五洲萬國。那裡有這種好說話的。百姓本國人。不管倒教外國人來耀武揚威。多數人退後。倒被少數人把持宰制。惹得如今被那些世界魔王。英俄法德的強國。看得眼紅了。都想鯨食蠶食起來。難道我們這種人是沒有氣的。應得叫人欺負的嗎。不就是害在那班帝王。只顧一時的安穩。不顧萬世的禍福。造出科名兩字。把全國人的心都蒙了。耳都塞了。眼都遮了。憑着人欲殺欲割。一味的不痛不癢的咳！說來煞是可憐。儘有爲着一點虛名。性命都肯送掉的。在下說這個。並不是造言生事。糟蹋同胞。却有個實在的故事。這故事是幾時的呢。就在明社既墟。滿洲入關的那個時候。却說大清國開國第一個順治皇帝。趁着明末流

賊大亂。從滿洲統兵入關沒多年，就踐了帝位，統一了神州。那順治皇帝，天
 寶聰明，知道中國民情，只重科名，不知種族。進了中國，開宗明義第一章，就
 是開科取士。這回殿試，取出來的第一名，就是開國第一個狀元了。這開國
 第一科第一名的狀元，自然與衆不同，格外榮耀。這人是誰呢？在下沒看過
 登科記，記不真切，彷彿是姓吳，叫吳國元。當時詞林傳一段佳話，頗足表明全
 國科名的迷信。原來這吳國元，當日聽了臚唱，自然照例的披紅簪花，游街
 歸第。正是玉樓人醉，金勒馬嘶的時候。不道這個風聲一傳，十傳百，就傳
 到了一個閨秀耳中。這閨秀的姓名籍貫，一時也記不得。但曉得他平日看
 見那些小說盲詞山歌院本，說到狀元，好像個個貌比潘安，才如宋玉，常
 常心動。這日聽見吳國元的消息，又是開國第一個狀元，不曉得如何粉裝
 玉琢，繡口錦心，不覺一往情深起來。眠思夢想，不到幾個月，就癡癡成病了。

閨秀的父母先原不懂。再三詰問。這閨秀纔告訴爲這個緣故。父母只有此
 女。溺愛甚深。連忙替他去打聽。誰知不巧。這狀元早有正室了。父母回來告
 訴閨秀。原想打斷他這條念頭。誰知那閨秀對父母道。兒志已定。寧爲狀元
 妾。不作常人婦的了。那父母沒法。只好忍了這口氣。託冰人到吳國元那裡
 去說。那狀元聽了。也詫異得狠。然感他一點痴情。慨然允了。到了結縭這日。
 有些好事文人。弄筆吟客。送催妝詩。贈定情賦。傳杏苑之塵談。作玉臺之眉
 史。喧噪一時。閨秀這日也自謂美滿姻緣。神仙眷屬。幾生修到矣。誰知到了
 晚上。更深。客散。狀元送客歸房。那閨秀正坐在妝臺左側。忽見錦幔一掀。走
 進一個稍長大漢。來面黑如錢。眼大如鈴。兩道濃眉一部長鬣。且豆斑滿面。
 葱鼻。逼人。那閨秀大吃一驚。狂喊道。何處野男兒。旁邊侍女僕婦都笑道。這
 便是狀元郎歸房了。閨秀這一氣直氣得三尸出竅。六魄飛天。當時無話。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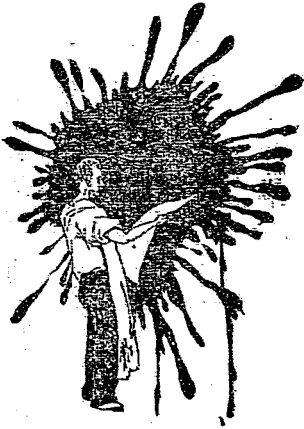
道。自。已。錯。了。等。得。大。家。睡。靜。哭。了。一。場。走。到。牀。後。不。免。解。下。紅。羅。投。繯。自。盡。
列。位。想。一。個。人。最。寶。貴。的。是。性。命。看。那。閩。秀。只。爲。了。狀。元。兩。字。斷。送。一。生。全。
國。人。迷。信。這。科。名。的。性。質。也。就。可。想。而。知。性。命。尚。且。不。顧。那。裡。有。工。夫。顧。得。
到。國。家。不。國。家。呢。如。今。閒。話。少。說。要。言。歸。正。傳。講。出。一。段。大。清。朝。新。奇。有。趣。
的。故。事。與。列。位。聽。聽。話。說。大。清。朝。應。天。承。運。奄。有。萬。方。一。直。照。着。中。國。向。來。
的。舊。制。因。勢。利。導。果。然。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列。聖。相。承。繩。繩。繼。繼。正。是。說。不。
盡。的。歌。功。頌。德。望。日。瞻。雲。直。到。了。咸。豐。皇。帝。手。裡。就。是。金。田。匪。起。擾。亂。一。回。
却。依。然。靠。了。那。班。舉。人。進。士。翰。林。出。身。的。大。元。勳。拚。着。數。十。年。汗。血。斫。着。十。
幾。萬。頭。顱。把。那。些。革。命。軍。掃。盪。得。乾。乾。淨。淨。斯。時。正。是。大。清。朝。同。治。五。年。大。
亂。救。平。普。天。同。慶。共。道。大。清。國。萬。年。有。道。之。長。這。中。興。聖。主。同。治。皇。帝。准。了。
臣。工。的。奏。章。諭。令。各。省。府。縣。有。鄉。兵。團。練。剿。賊。出。力。的。地。方。增。廣。了。幾。個。生。

員被賊匪蹂躪。及大兵所過的地方。酌免了。幾成錢糧。蘇松常鎮太。幾州。因為賦稅最重。恩准減漕。所以蘇州的人民。尤為涕零。感激却好。戊辰會試的。年成。又到了。本來一般讀書人。雖在亂離兵燹。入股八韻。朝考卷。白摺子的。功夫。是不肯丟掉。況當歌舞河山。拜揚神聖的時候呢。東然公車士子。雲集。輦轂會試已畢。出了金榜。不第的自然垂頭喪氣。襪被出都。過了蘆溝橋。渡了桑乾河。少不得灑下幾點窮愁之淚。那中式的進士。却是欣欣向榮。拜老師。會同年。團拜請酒。應酬得發昏。又過了殿試。到了三月過後。臚唱出來。那一甲。第三名。探花。黃文載。是山西稷山人。第二名。榜眼。王慈源。是湖南善化人。第一名。狀元。是誰呢。却是姓金名鈞。是江蘇吳縣人。我想。列位國民。沒有看過狀元譜。不曉得狀元的出色價值。這是地球各國。只有獨一無二之中。國方始有的。而且積三年。出一個。要累代陰功積德。一生見色不亂。京中人。

情熱透文章頌揚得體方纔合配這叫做羣仙領袖天子門生一種富貴聰明那蘇東坡李太白還要退避三舍何況英國的倍根法國的盧騷呢話且不表單說蘇州城內元妙觀是一城的中心點有個雅聚園茶坊一天三個人在那裡喝茶那有鬚的老者開口道我們蘇州人真正難得本朝開科以來總共九十七個狀元江蘇到是五十五個那五十五個裡頭我蘇州城內就占了去十五個如今那圓嶠巷的金雯青也中了狀元了好不顯煥那中年的接口道老伯說的時東吳文學之邦狀元自然是蘇州出產而且據小姪看來蘇州狀元的盛衰與國運狠有關係老者愕然道到要請教那人道本朝國運盛到乾隆年間那時蘇州狀元亦稱極盛張書勛同陳初哲石琢堂同潘芝軒都是兩科蟬聯中間錢湘齡遂三元及弟自嘉慶手裡只出了吳廷琛吳信中兩個幸虧得十六年辛未這一科狀元雖不是那榜眼探花

傳臚都在蘇州城裡也算一段佳話自後道光年代就只吳鍾駿崧甫年伯算爲前輩爭一口氣下一粒讀書種子然而國運是一代不如一代底至於咸豐手裡我親記得是開過五次一發荒唐了索性脫科了那時候中年人說到這一句就伸着一只大拇指搖搖頭接着說道那時候世叔潘八瀛先生中了一個探花從此以後狀元鼎甲廣陵散絕響於蘇州如今這位聖天子中興有道國運是要萬萬年所以這一科的狀元我早決定是我蘇州人那下座的一個中年接口道吾兄說的話真關着陰陽消息參伍天地其實我那斐青同年兄的學問實在數一數二文章書法是不消說史論一門綱鑑熟爛又不消說我去年看他在書房裡校部元史怎麼奇渥溫木華黎禿禿等名目我懂也不懂聽他說得聯聯翩翩好像洋鬼子話一般那老者正色道你不要瞎說這不是洋鬼子話這大元朝彷彿聽得說就是大清國你

不聽得當。親王大臣不是叫僧做格林沁阿拉喜崇阿嗎。老者正欲說去。上坐中年的忽望着外邊叫聲道。肇廷兄大家一齊看去。正是磊落眼前多。俊物光華海上耀。文星不知那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歷史
小說
孽海花卷二

愛自由者起發

東亞病夫編述

第三回

陸孝廉訪豔宴閨門

金殿撰歸裝留滬濱

却說雅聚園談科名佳話的三箇人。是誰呢。原來那有鬚老者。姓潘名曾奇。號勝芝。是蘇州城內一箇老鄉紳。那上座的中年。却姓錢。名端敏。號唐卿。是一箇墨裁高手。下首的那人。姓陸。名叫仁祥。號莘如。殿卷白摺。極有工夫。當時與金粟青。可稱珠聯璧合。這兩箇都是蘇州有名的人物。唐卿已登館選。

花 海 孽

奉如却還是孝廉。話說三人正說得入港。那錢唐卿忽望外叫聲。肇廷兄。就見一箇相貌狠清瘦體段很伶俐的人。迷縫著眼。一脚已跨進園來。後頭還跟著箇面如冠玉。眉長目秀的書生。奉如也就半抽身。摳著腰。招呼那書生道。怎麼。肇齋兄也來了。肇廷就笑咪咪的低聲接說道。我們是途遇的。曉得你們都在這裡。所以一直找來。今兒晚上。謝山芝在倉橋浜。梁聘珠家。替你餞行。你知道嗎。奉如點點頭道。還早哩。說著就拉肇廷朝裡坐下。唐卿正與肇齋並肩坐了。不知講些什麼。忽聽錢行兩字。就回過頭來。對奉如道。你要上那裡去。怎麼我一點也不知道。奉如道。不過上海罷了。前日得信。要青兄請假省親。已回上海。寓名利棧。約兄弟去游玩幾天。從前兄弟進京會試。雖經過幾次。聞得近來一發繁華。即如蘇州開去。大章大雅之崑曲戲園。生意不惡。而丹桂茶園。金桂軒之京戲亦好。京菜有同興。同新。徽菜也有新新樓。

復新園。若英法大餐，則杏花樓、同香樓、一品香、一家春，尙不曾請教過。玳齋插口道：上海雖繁華世界，究竟五方雜處，所住的無非江湖名士，即如寫字的莫友芝、畫的湯璦伯，非不洛陽紙貴名震一時。總嫌帶著江湖氣。比到我們蘇府裡姚鳳生的楷書、楊詠春的篆書，任早長的畫，就有雅俗之分了。唐卿道：上海印書叫做什麼石印，前天見過一本，直省會墨真印得紙墨鮮明。文章就分外覺得好看，所以書本總要講究板本印工好紙張好款式好。便是書裡面差一點，看著總覺豁目爽心。那勝芝聽著這班少年談得高興，不覺也忍不住，一頭拿著只瓜楞茶碗，連茶船托起，往口邊送，一面說道：上海繁華，總匯聽說在寶善街，那就是前明徐相國文貞之墓地。文貞爲西法開山之祖，而開埠以來不能保其佳。城石室曾有人做一首竹枝詞，他道：結伴來游寶善街，香塵輕輕印弓鞋。舊時相國墳何在，半屬民塵半館娃。豈

不可嘆呢。肇廷道：「此刻要青京裡下來走的旱道呢，還是坐火輪船呢？」肇如道：「是坐的美國旗昌洋行輪船勝芝道。」說起輪船，前天見張新聞紙載著各處輪船進出口，那輪船的名字多借用中國地名，人名如漢陽、重慶、南京、上海、雞隆、臺灣等名目，乃後頭竟有極詫異的走長江的船，叫做孔夫子。大家聽了愕然，既而大笑。言次太陽冉冉西沉，暮色蒼然了。勝芝立起身來道：「不早了，我先失陪了。」道罷拱手別去。肇廷道：「奉如聘珠那裡，你倒底去不去？」去是時候了。奉如道：「可惜唐卿廷齋從來沒開過戒，不然豈不更熱鬧嗎？」肇廷道：「他們是道學先生，不教訓你兩聲就發了，你還想引誘良家子弟，該當何罪。原來這廷齋姓何名太真，素來歡喜講程朱之學，與唐卿至親，意氣也很相投，都不會尋花問柳，所以肇廷如此說著，當下唐卿廷齋都笑了一笑也。」起身出館，向著奉如道：「見了雲青同年，催他早點回來，我們都等著哩。」說

罷揚長而去。肇廷奉如兩人步行，望觀西直走，由關帝廟前過黃鸝坊橋。忽然後面來了一肩轎子，兩人站在一面讓他過去。誰知轎子裡面坐着一個麗人，一見肇廷奉，如就打着蘇白招呼道：「過老爺，陸老爺從啥地方來？」謝老爺早已到，倪搭請咿篤就去罷。說話間，轎子如飛去了。兩人都認得就是梁聘珠。因就灣灣曲曲出專諸巷穿闔門大街，走下塘直訪梁聘珠書房。果然山芝已在，看見過陸兩人，連忙立起招呼。肇廷笑道：「大善士發了慈悲心，今天來救大善女的急了。」說時，恰聘珠上來敬瓜子。奉如就低聲湊近聘珠道：「耐阿，急弗急聘珠一扭身，放了盆子，一屁股就坐下。」道：「瞎三話四，倪弗懂個你道肇廷爲什麼叫山芝？」大善士原來山芝名介福，家道尙好，喜行善舉。蘇州城裡有識善士之目，言時大家大笑。奉如回過頭來，見尙有一客坐在那裡，體態偉而不高，面圓鬚而發亮，十分和氣。一片志誠，年紀約三十許，看見

奉如兩人連忙滿臉堆笑的招呼。山芝就道：這位是常州成本生兄。昨日方由上海到此，彼此都見了。正欲坐定，相幫的喊道：貝大人來。奉如抬頭一看，原來是誣得的常州貝效亭。名佑，曾的曾經署過一任直隸臬司，就是火燒圓明園一役，議和裡頭得法。如今却不知爲什麼棄了官，回來了。却廬居在蘇州。於是大家見了，就擺起檯面來。聘珠請各人叫局。奉如叫了武美仙。肇廷叫了諸桂卿。木生叫了姚韵初。山芝道：效亭先生叫誰。效亭道：聞得有一位杭州來的姓褚的，叫什麼。愛林就叫了他罷。山芝就寫了。奉如道：說起褚愛林，有些古怪。前日有人打茶圍，說他房內備着多少箏、琵琶、笛，夾着多少碑帖、書畫，上有名人珍藏的印，還有一樣奇怪東西，說是一個玉印，好像是漢朝一個妃子傳下來的。看來不是舊家落薄，便是個逃妾。哩。肇廷道：莫非是趙飛燕的玉印嗎？那是龔定庵先生的收藏。定公集裡還有四首詩記載。

此事木生道先兩天定公的兒子龔孝琪兄弟還在上海遇見效亭道快別提這人他是已經投降了外國人了芝山道他爲什麼好端端的要投降呢總是外國人許了他重利所以肯替他做鄉導效亭道倒也不是他是脾氣古怪議論更荒唐他說這個天下與其給本朝寧可贈給西洋人你想這是什麼話肇廷道這也是定公立論太奇所謂其父報仇其子殺人古人的話倒底不差的木生道這種人不除終究是本朝的大害效亭道可不是麼庚申之變虧得有賢王留守主張大局那時兄弟也奔走行間朝夕與英國威妥瑪磋磨總算靠着列祖列宗的洪福威酋答應了賠款通商立時退兵否則你想京都已失守了外省又鬧着長毛糟得不成樣子真正不堪設想所以那時兄弟就算受點子辛苦看着如今大家享太平日子想來還算值得山芝道如此說來效翁倒是本朝的太功臣了效亭道豈敢豈敢木生道據

兄弟看來。現在的天下。雖然太平。還靠不住。外國勢力。日大一日。機器。日多。一日。輪船。鐵路。電線。鎗砲。我國。一樣。都沒有。辦。那裡。能。對付。他。正。說。間。諸。妓。陸續。而來。五人。開懷。暢飲。但覺。笙。清。簧。暖。玉。笑。珠。香。不。消。備。述。衆人。看着。褚。愛。林。面。目。煞。是。風。韻。舉。止。亦。甚。大方。年。紀。二十。餘。歲。問。他。來。歷。只是。笑。而。不。答。但。曉。得。他。同。居。姊妹。尚。有。一個。姓。汪。的。皆。從。杭州。來。蘇。遂。相。約。席。散。至。其。廬。所。不。一。會。各。伎。散。去。鐘。敲。十二。下。山。芝。效。亭。肇。廷。等。自。去。訪。褚。愛。林。奉。如。以。將。赴。上海。少。不。得。部。署。行李。先。喚。轎。班。點。燈。伺。候。別。着。衆人。回家。話。且。不。提。却。說。金。殿。撰。請。假。省。親。趁。着。飛。似。海。馬。的。輪。船。到。上海。住。名。利。棧。內。少。不。得。拜。會。上海。道。縣。及。各。處。顯。官。自然。有。一。番。應。酬。請。酒。看。戲。更。有。一。班。同。鄉。都。來。探。望。一日。家。丁。投。進。帖子。說。馮。大人。來。答。拜。雯。青。看。着。是。馮。桂。芬。三。字。卽。忙。立。起。身。說。有。請。家。丁。揚。着。帖子。走。至。門。口。站。在。一。旁。將。門。帘。擊。起。但。

見進來一箇老者。約六十餘歲。光景白鬚。垂頷。兩目奕奕。有神。背脊微偃。見著。要青。即呵呵作笑聲。要青趕著搶上一步。叫聲。景亭。老伯。作下揖去。見禮畢。就坐。茶房送上茶來。兩人先說些京中風景。景亭道。要青。我恭喜你。蜚黃騰達。現在是五洲萬國交通時代。從前多少詞章考據的學問。是不盡可以用世的。昔孔子繙百二十國之寶書。我看現在讀書。最好能通外國語言文字。曉得他所以富強的緣故。一切聲光化電的學問。輪船鎗炮的製造。一件件都要學會他。那纔算得箇經濟。我却曉得去年三月。京裡開了同文館。考取聰俊子弟。學習推步及各國語言。論起一物不知。儒者之恥的道理。這是正當辦法。而廷臣交章諫阻。倭良。峯爲一代理學名臣。而亦上一疏。有箇京官鈔寄我。看我寔在不以爲然。聞得近來同文館學生。人人叫他洋翰林。洋舉人。呢。要青點頭。景亭又道。你現在清華高貴。算得中國第一流人物。若能

學

海

花

周知四國通達時務。豈不更上一層呢。我現在認得一位徐雪岑先生。是學貫天中西合撰的大儒。一箇令郎字忠華。年紀與你不相上下。並不考究應試學問。天天是講著西學哩。要青方欲有言。家丁復進來道。蘇州有位姓陸的來會。景亭問是何人。要青道。大約是奉如。果然走進來一位少年。甚是英發。見二人即忙見禮坐定。茶房端上茶來。彼此說了契濶的話。無非幾時動身。幾時到埠。曉得奉如住在長發棧內。景亭道。二位在此甚好。聞得菜領事署後園有賽花會。照例每年四月舉行。西洋各國琪花瑤草擺列不少。狠可看看。我後日來請同去罷。端了茶。喝著一口起身告辭。二人送景亭出房。進來重敘寒暄。談及游玩。要青道。靜安寺徐家滙花園已經游過。並不見佳。不如游公家花園。你在此用膳。膳後叫部馬車同去。奉如應允。要青遂分付開膳。一面關照賑房。代叫皮篷馬車一部。二人用膳玩畢。洗臉漱口。茶房

回說。馬車已在門口伺候。嬰青在身邊取出鑰匙。開了箱子。換出一身新衣服穿上。握了團扇。讓拳如先出。鎖了房門。囑咐家丁及茶房幾句。將鑰匙交代賬房。出門上了馬車。那馬夫抖勒韁繩。但見那匹阿刺伯黃色駿馬。四蹄翻盞如飛的望黃浦灘而去。沿著黃浦灘北直行。真箇六轡在手。一塵不驚。但見黃浦內波平如鏡。帆檣林立。猛然抬頭見著戈登銅像矗立江表。再行過去。迎面一箇石塔。曉得是記念碑。三人正談論。那車忽然停住。二人下車入園門。果然亭臺清曠。花木珍奇。二人坐在一箇亭子上。看著出入的短衣硬領。細腰長裙。團扇輕衫。靚妝炫服的中西士女。正在出神。忽見對面走進一箇外國人來。後頭跟著一箇中國人。年紀四十餘歲。兩眼如瑪瑙。一般。領上微鬚亦作黃色也。坐在亭子內。兩人咕喇呱囉說著。外國話。嬰青奉如茫然。不知所謂。俄見夕陽西頽。林木掩映。二人徐步出門。招呼馬車。仍沿黃浦

孽。進大大馬路。向四馬路。兜箇圈子。但見兩旁房屋。尙在建造。正欲走麥家圈。過寶善街。忽見雯青的家丁。拿著一張請客票頭。招呼道。薛大人請老爺。即在一品香第八號大餐。雯青曉得是無錫薛淑雲請客。遂也點頭。奉如自欲回棧。於棋盤街下車。雯青一人出棋盤街。望東轉灣。到一品香門前。停住上樓。樓下按著電鈴。侍者上來問過。領到八號。淑雲已在起身相迎。座間尙有四位。各各通訊。一位呂順齋。甘肅遵義廬貢生。上萬言書。應詔陳言。以知縣發往江蘇候補。兩位是崇明李台霞。丹徒馬美菽。皆是學貫中西。還有一位無錫徐忠華。就是日間馮景亭先生所說的人。各道久仰。坐定。侍者送上菜單。衆人點訖。淑雲更命開著大瓶香賓酒。且飲且談。忽然門外一陣皮靴聲。音響青抬頭一看。却是在公園內見著的一箇中國人。一箇外國人。望裡面走去。淑雲指著那中國人道。諸君認得此人嗎。皆道不知。淑雲道。此人即

冀。孝。琪。順。齋。道。莫。非。是。定。庵。先。生。的。兒。子。嗎。淑。雲。道。正。是。他。本。來。不。識。英。語。因。爲。那。威。妥。瑪。要。讀。中。國。漢。書。請。一。人。去。講。無。人。敢。去。孝。琪。遂。挺。身。自。薦。威。會。甚。爲。信。用。聽。得。火。燒。圓。明。園。還。是。他。的。主。張。哩。美。菽。道。那。外。國。人。我。雖。不。曉。得。名。字。但。認。得。是。領。事。館。裡。人。淑。雲。道。那。孝。琪。有。兩。個。妾。在。上。海。討。的。寵。奪。專。房。孝。琪。有。所。著。作。一。個。磨。墨。一。個。畫。紅。絲。格。總。算。得。清。才。艷。福。誰。知。正。月。裡。那。二。妾。忽。然。逃。去。一。雙。至。今。四。處。訪。查。杳。無。蹤。跡。豈。不。可。笑。呢。衆。人。正。談。得。高。興。忽。然。門。外。又。走。過。一。人。向。着。八。號。一。張。順。齋。立。起。來。與。那。人。說。話。這。人。一。來。有。分。教。裙。屐。招。邀。江。上。相。逢。名。士。風。雲。變。幻。草。間。跳。出。奇。人。不。知。此。人。姓。甚。名。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領事館論張春花會

青年黨喚起亡國魂

却說薛淑雲請雯青在一品香大餐正在談着門外走過一人順齋見了立起身來與他說話說畢即邀他進來衆人起身讓坐動問姓名方曉得是姓雲字仁甫單名一個宏字廣東人江蘇候補同知開通關達吐屬不凡席間衆人議論風生多是說著西國政治藝學雯青在旁默聽茫無把握暗暗慚愧想道我雖中個狀元自以爲名滿天下那曉得到了此地聽着許多海外學問真是夢想沒有到哩從今看來那科名鼎甲是靠不住總要學些西法識些洋務派入總理衙門當一個差纔能覓有出息哩想得出神侍者送上補丁沒有看見衆人招呼他方纔覺着忽忽吃畢復用咖啡侍者送上簽字單淑雲簽畢衆人起身道擾各散雯青坐着馬車回寓走進寓門見無數行李堆着一地尙有兩個好像家丁模樣打着京話指揮衆人雯青走進帳房

取了鑰匙。因問這行李的主人。帳房答道。是京裡下來的。聽得要出洋的。這都是隨員呢。斐青無話。回至房中。一宿無語。次早起來。要想設席回敬了淑雲諸人。梳洗過後。更找奉如。約他同去。晚間在一家春。請了一席大餐。自後彼此酬酢了數日。吃了幾擡花酒。游了一次東洋茶社。看了兩次車利尼馬戲。一日果然領事館開賽花會。斐青奉如坐着馬車前去。仍沿黃浦灘到漢璧禮路。就是後園門口。見門外立着巡捕四人。草地停着幾十輛馬車。有西人上來問訊。二人照例各輸了洋一元。發給憑照一紙。迤邐進門。踏著一片綠雲細草。兩旁矮樹交叉。轉過數灣。忽見洋樓高聳。四面鐵窗洞開。有多少中西人倚着眺望。樓下門口。青漆鐵欄杆外。復靠着數十輛自由車。走進門來。腳下法蘭西的地毯。軟軟的。足有三寸多厚。舉頭一望。但見高下屏山列着無數中外名花。詭形殊態。盛着各色磁盆。列着標幟。却因西字不能認識。

內有一花獨踞高座。花大如斗。作淺楊妃色。嬌艷無比。粉鬢四垂。如流蘇。四旁綠葉。彷彿車輪。大小周圍護着。那四圍小花。好像承歡獻媚。服從那大花的樣子。問着旁人。內中有個識西字的道。是維多利亞花。以英國女皇的名字得名的。二人且看中國各花。則揚州的大紅牡丹。最爲出色。花瓣約有十餘種。餘外不過蘭蕙薔薇玫瑰等花罷了。尙有日本的櫻花。倒是酣艷風流。獨占一部。走過屏山背後。看那左首。却是道螺旋的扶梯。二人移步走上。但見士女滿座。或用着洋點。或用着咖啡。却見台霞美菽也在同着兩個老者。與一個外國人談天。見了雲青等起身讓坐。各各問訊。方曉得這外國人叫傅蘭雅。一口好中國話。兩位老者一姓李。字任叔。一卽徐雪岑。二人坐着。但聽得遠遠風琴唱歌聲。幽幽揚揚。隨風吹來。使人意遠。雪村問着傅蘭雅。今天晚上有跳舞會嗎。傅蘭雅道。領事下帖請的。約有一百餘人。貴國人是

請著上海道製造局總辦。還有杭州一位大富翁胡星岩。還有兩人。說是貴國皇上欽派出洋前往各國辦理交涉事件的。要定香港輪船航日本。渡太平洋。至美國。那兩人叫做志剛孫家毅。前日纔到上海。大約六月起程。要青聰著暗忖。怪道剛纔棧房裡來了許多官員。說是出洋的。心裡暗自羨慕。說說談談。天色已晚。各自散去。流光如水。已過端陽。萃如天天催著斐青回蘇。一日正是五月初八日。雲仁甫同著一人來訪。坐定。問知是姓王名恭。號子度。也是箇經世之才。寓三洋涇橋全安客棧。與仁甫同寓。暢談別去。明日斐青專訪二人。正在留著長談。忽見有人來會。斐青斜著眼看那名片。見寫著陳千秋三字。不曉是何人。知道不便。起身告辭。二人亦不強留。過了數日。斐青屏擋行李。向各當道辭行。朋友處告別。就同萃如回蘇。自有唐卿。肇廷。璵齋等。接著接風致賀。十分熱鬧。話且不表。却說吾人以肉眼對著社會。好像

學海花

一箇混沌世界熙熙攘攘不知爲着何事這般忙碌記得從前不曉得那一箇皇帝南巡時節在金山上望著揚子江心多少船問箇和尚共是幾船和尚回說只有兩船一爲名一爲利我想這箇和尚一定是箇肉眼人類自有靈魂即有感覺自有社會即有歷史那歷史上的方面最多有名譽的有痛苦的。名譽的歷史自然興興頭頭誇著說著雖傳下幾千年祖宗的名譽子孫還不會忘記即如我們老祖黃帝當日戰勝蚩尤驅除苗族的偉績豈不是永遠記念呢至那痛苦的歷史當時接觸靈魂沒有一箇不感覺張拳努目誓報國讎就是過了幾百年隔了十幾代總有一班人牢牢記著不能甘心的我常常聽見故老傳聞那日滿洲入關之始亡國遺民起兵抗拒的原也不少只是東起西滅運命不長後來只賸箇鄭成功占領廈門叫做思明州到底立腳不住逃往台灣其時成功年老曉得後世子孫也不能保住這

一寸山河。不如下了一粒民族的種子。使他數百年後。慢慢膨脹起來。列位想這種子是什麼東西。原來就是秘密會社。成功立的秘密會社。起先叫做天地會。後來分做兩派。一派叫做三合會。起點於福建。盛行於廣東。而膨脹於暹羅新嘉坡新舊金山檀島。一派叫做哥老會。起點於湖南。而蔓延於長江上下游。兩派總叫做洪幫。取太祖洪武的意思。那三合亦取著洪字偏旁。三點的意思。却好那時北部同時起了八卦教。在理會大刀小刀會等名目。只是各派內力不充。不敢輕動。直到西歷一千七百六七十年間。川楚一面蠢動了數十年。就叫川楚教匪。教匪平而三合會始出現於世界。膨脹到一千八百五十年間。金田革命。而洪秀全楊秀清遂起立了太平天國。占了十二行省。那時政府。就利用著同類相殘的政策。就引起哥老會黨去撲滅。那三合會。這也是成功。當時真萬料不到此的。哥老會既撲滅了。三合會。頓時

安富尊榮。不知出了多少公侯將相。所以兩江總督一缺。就是哥老會用著幾十萬頭顱血肉去購定的衣食飯碗。凡是會員做了總督。一年總要貼出幾十萬銀子。孝敬舊時的兄弟們。不然他們就要不依哩。然因此以後。三合會與哥老會結成箇不世之仇。他們會黨之人出來也不立標幟。醫卜星相。江湖賣技之流。趕車行船驛夫走卒之輩。煙燈飯館藥堂質舖等地。掛單雲游。衲僧貧道之亞。無一不是劈面相逢。也有些子儀式。幾句口號。肉眼看來。毫不覺得他們甘心做叛徒逆黨。情願去破家毀產。名在那裡。利在那裡。奔波往來爲著何事。不過老祖傳下這一點民族主義。各處運動不肯叫他埋沒。永不發現罷了。如此看來。吾人天天所遇的人。難保無英雄帝王俠客。大盜在內。要在放出慧眼看去。或能見得一二分也。未可知。方三合哥老同類相殘的時候。歐洲大西洋內。流出兩股暗潮。一股沿阿非利加洲小西洋。折

好望角直渡印度洋以向廣東一股沿阿美利加南角直渡太平洋以向香港上海這兩股潮流就是載著革命主義那廣東地方受著這潮流的影響最大於是三合會殘黨內跳同了多少少年英雄立時組成一個支那青年會發表宗旨就是民族共和主義雖然實力未充比不得瑪志尼的少年意大利濟格士奇的俄羅斯革命團却是比著前朝的幾社復社現在上海的教育會實在多了該黨會員時時在各處偵察動靜調查實情即如此時雲青在仁甫寓內看見的陳千秋名片此人就是青年會會員如今且說陳千秋在會中擔任了調查浙江內情聯絡各處黨會的責任來到上海地方心裡總想物色幾個上等人物替會裡擴張些權力恰好應酬場中遇見了雲王兩個覺得一表非俗思想尙非頑固於是借著同鄉之誼著實的拉攏當時雲青走了千秋就進來三人坐定千秋問起剛纔出去的少年是誰仁甫

道。這。是。新。科。狀。元。金。雯。青。千。秋。就。歎。口。氣。道。這。狀。元。兩。字。不。曉。得。埋。沒。了。我。們。國。裡。多。少。少。年。英。雄。子。度。道。我。國。第。一。弊。政。就。是。科。舉。科。舉。不。廢。真。才。決。不。能。出。我。們。同。志。一。朝。得。志。總。以。廢。科。舉。興。學。堂。爲。第。一。方。針。仁。甫。道。興。學。堂。以。求。人。才。這。句。話。還。是。專。制。政。體。的。話。其。實。開。了。學。堂。與。其。得。一。兩。個。少。數。傑。出。的。人。才。不。如。養。成。多。數。完。全。人。格。的。百。姓。有。用。的。多。哩。千。秋。道。兩。君。的。話。誠。然。不。差。然。據。兄。弟。愚。見。現。在。我。國。根。抵。不。清。就。是。政。體。好。到。萬。分。也。是。爲。他。人。作。嫁。於。自。己。國。民。無。益。所。以。緩。進。主。義。都。用。不。著。惟。有。以。霹。靂。手。段。警。醒。二。百。年。迷。夢。掃。除。數。千。萬。腥。羶。建。領。一。呼。百。結。都。解。何。患。不。爲。亞。洲。盟。主。呢。子。度。道。只。怕。大。事。未。舉。列。強。干。涉。反。遭。鉅。禍。波。蘭。滅。亡。就。是。前。車。之。鑒。千。秋。不。好。再。說。別。的。知。道。雲。王。兩。人。還。不。脫。官。場。羈。絆。又。談。些。別。話。就。辭。了。出。來。剛。剛。到。得。寓。所。忽。接。到。本。部。密。電。連。忙。照。通。信。暗。碼。譯。出。來。上。寫。着。

上海某處陳千秋鑒星加坡裘叔遠助本會德國新式洋鎗一千桿連子。在上海瑞記洋行交付設法運廣汝密。

千秋看畢將電文燒了。就趕到瑞記軍裝帳房知道果有此事。那帳房細問明來歷。千秋一一回答妥當。就領見了大班。告訴他裘叔遠已經託他安置在公司船上。只要請千秋押往千秋與大班諸事談妥。打算明日坐公司船回東廣。恰從洋行內走出來。忽見門外點着兩個雄壯大漢。年紀都不過三十許。兩目灼灼。望着千秋。形狀可怕得很。千秋連忙低着頭。只顧往前走。已經走了一里路。光景回頭一看。那兩人仍舊在後頭跟着走。一直送到千秋寓所在人叢裡。一混。忽然不見了。千秋甚是疑惑。在寓吃了晚飯。看着鐘上。正是六點。走出寓來。要想到虹口去訪一個英國朋友。剛走到外白渡橋。在橋上慢慢的徘徊。看黃浦江的景緻。正是明月在地。清風拂衣。覺得身上。

異、常、涼、爽、心、上、十、分、快、活、正、賞、玩、間、忽、然、背、後、飛、跑、的、來、了、一、人、把、他、膀、臂、一、拉、道、你、是、陳、千、秋、嗎、千、秋、抬、頭、一、看、仿、佛、是、巡、捕、的、裝、束、就、說、是、陳、千、秋、便、怎、麼、樣、那、人、道、你、自、己、犯、了、彌、天、大、罪、私、買、軍、火、謀、爲、不、軌、還、想、賴、麼、警、署、奉、了、道、臺、的、照、會、叫、我、來、捉、你、千、秋、忽、忙、間、也、不、辨、真、假、被、那、人、拉、下、橋、來、早、有、一、輛、馬、車、等、在、那、裡、就、把、千、秋、推、入、車、箱、那、人、也、上、了、車、隨、手、將、玻、璃、門、帶、上、四、面、圍、着、黑、色、簾、子、黑、洞、洞、不、見、一、物、正、如、牢、獄、一、般、馬、夫、拉、動、疆、繩、一、會、兒、風、馳、電、捲、把、一、個、青、年、會、員、陳、千、秋、不、知、趕、到、那、裡、去、了、誰、知、這、裡、白、渡、橋、陳、千、秋、被、捕、之、夜、却、正、是、那、邊、廣、東、省、青、年、會、開、會、之、時、話、說、廣、東、城、內、國、民、街、上、有、一、所、高、大、房、屋、裡、崇、樓、傑、閣、好、像、三、四、進、這、晚、上、坐、幾、十、位、青、年、志、士、點、着、保、險、洋、燈、但、聽、壁、上、鐘、鳴、鐺、鐺、敲、九、下、人、叢、裡、走、出、一、人、但、見、他、跑、到、當、中、的、一、張、百、靈、檯、桌、後、向、衆、點、頭、開、口、說、道、

我熱心共和投身革命的諸君聽者諸君曉得現在歐洲各國是經着革命一次國權發達一次的了諸君亦曉得現在中國是少不得革命的了但是不能用着從前野蠻的革命無知識的革命從前的革命撲了專制政府又添一個專制政府現在的革命要組織我黃帝子孫民族共和的政府今日查一查會册好在我們同志亦已不少現在要分做兩部一出洋遊學預備他日建立新政之用一部分往內地招集同志以爲擴張勢力他日實行破壞舊政府之用夏間派往各處調查運動員除南洋廣西檀島新金山的已經回來了惟江浙兩省的調查員陳千秋尙未到來前日有電信說不日當到待到本部大家決議方針我想……

剛說到這裡忽然外面走進一位眉宇軒爽神情活潑的偉大人物衆皆喊道孫君來說！孫君來說！那孫君一頭走一頭說就發出洪亮之口音道



歷史小說孽海花

上海有要電來！上海有要電來！正是馬出渥，汪知神駿，鯤游碣，仰見神
通。未知孫君何人。上海有何要電。且聽下回分解。

五八

歷史小說 孽海花卷三

愛自由者起愛

東亞病夫編述

第五回

奇士登壇民權導火

詞臣款客債主臨門

却說青年會裡當晚演說一人正說得高興忽然走進一位偉大人物大家
喊他孫君那人就高聲說上海有要電來列位你道說這話的是誰呢原來
此人姓孫名汝號一仙廣東香山縣人先世業農一仙還在香山種過田地
既而棄農學商復想到商業也不中用遂到香港去讀書天生異稟不數年

花 海 孽

英語漢籍無不通曉。且又學得專門醫學。他的宗旨本來主張耶教的博愛平等。加以日在香港。接着西洋社會石吸自由空氣。俯瞰民族帝國主義的潮流。因是養成一種共和革命思想。而且不尙空言。最愛實行的。那青年會組織之始。籌畫之力。算他爲最多呢。他年紀不過二十左右。面目英秀。辯才無礙。穿着一身黑呢衣服。腦後還拖根辮子。當時走進來。只見會場中一片歡迎拍掌之聲。如雷而起。演台上走下來的。正是副議長楊雲衢。君兩邊却坐着四位評議員。左邊二位却是歐世傑。何大雄。右邊也是二位。是張懷民。史堅如。還有常議員稽察員幹事員偵探員司計員。個個精神煥發。神采飛揚。氣吞全球。目無此虜。一仙步上演台。高聲道。諸君靜聽。上海陳千秋之要電說罷。會衆忽然靜肅。鴉雀無聲。但聽一仙朗誦電文道。

午電悉。軍火安。明日裝德公司船。秋親運歸。再頃訪友過白渡橋。從來

察裝之一人。傳警署命。以私運軍火捕秋。

會衆聽到此句。人人相顧。錯愕。楊雲衢。却滿面狐疑。目不旁瞬。耳不旁聽。只抬頭望著一仙史。堅如更自怒目切齒。頓時如玉之嬌面。發出如霞之血色。一仙笑一笑。續念道。

推秋入一黑暗之馬車。狂奔二三里。抵一曠野中。高大洋房。昏夜不辨何地。下車入門。置秋於接待所。燈光下。走出一雄壯大漢。猥狂惑不解。大笑曰。捕君誑耳。我乃哥老會頭目畢嘉銘是也。

一仙讀至此。頓一頓向衆人道。諸君試猜一猜。哥老會劫去陳君是何主義。歐世傑何犬雄一齊說道。莫非耍劫奪新辦的軍火嗎。一仙道。非也。此事有絕大關係哩。又念道。

尾君非一日。知君確係青年會會員。今日又從瑞記軍裝處出。故以私運

軍火偽爲捕君之警察也者。實欲要君介紹於會長孫一仙君爲哥老三合兩會媾和之媒介。哥老三合本出一源。中以太平革命之役。頓起釁端。現在黃族瀕危外憂內患。豈可同室操戈自相殘殺乎。自今伊始三會聯盟齊心同德。漢土或有光復之一日。乎願君速電會長我輩當率江上健兒共隸於青年會會長孫君三色旗之下。誓死不貳。秋得此意外之大助力。欣喜欲狂。特電賀我黃帝子孫萬歲青年會萬歲青年會會長孫君萬歲。

一仙將電文誦畢道。哥老會既悔罪而願投於我青年會民族共和之大革命團。我願我會友忘舊惡。釋前嫌。以至公至大之心歡迎之。想三合會會長梁君當亦表同情。諸君以爲如何。衆人方轉驚爲喜的時候。聽見此議。皆拍掌贊成。忽右邊座中一十四歲的美少年史堅如一躍離座向孫君發議道。

時哉不可失。願會長速電陳君，令其要結哥老會，尅日舉事於長沙。一面遣員約定三合會及三州田虎門博羅城諸同志，同時並起，堅如願以一粒爆裂藥和著一腔熱血，拋擲於廣東總督之頭上，霹靂一聲，四方雲應。正我漢族如荼如火之國民，執龍旗而跳上舞臺之日也。願會長速發電一仙道，壯哉轟轟烈烈革命軍之勇少年楊雲衢道，願少安勿躁，且待千里軍火到此。一探彼會之內情，如有實際，再謀舉事。一面暗中關會三合會，彼此呼應，庶不至輕率債事。一仙道沉毅哉，老謀深算，革命軍之軍事家歐世傑道，本會經濟問題，近甚窘迫，宜遣員往南洋各島募集，再求星加坡裘叔遠臂助。內地則南關陳龍桂林超蘭生皆肯破家効命，爲革命軍大資。本家母使臨渴掘井，功敗垂成。一仙道周至哉，綢繆慘澹之革命軍理財家哈！哈！本會有如許英雄崛起，怪傑來歸，羽翼成矣，股肱張矣，洋洋中土，何患不雄飛於

二十世紀哉。自今日始。改青年會曰興中會。革命謀畫。俟千秋一到。次第布置。何如。衆皆鼓掌狂呼。道興中會萬歲。興中會民族共和萬歲。一仙當時。看着鐘上。已指十一。知道時候晚了。即忙搖鈴散會。自己也就下臺出去。各自散歸。專候千秋。回到本部。再議大計。過了五六日。毫無消息。會友每日到香港探聽。德公司船來了好幾只。却沒千秋的影踪。大家都慌了。發電往詢。又怨走漏消息。只好又耐了兩日。依然石沉大海。這日一仙開了箇臨時議會。籌議此事。有的說應該派一偵探員前往的。有的說還是打電報給那邊會裡人問信的。有的說不要緊。總是爲著別事未了。不日就可到的。議論紛紛。一仙却一言不發。知道這事有些古怪。難道哥老會有什麼變動嗎。細想又決無是事。正是摸不著頭。忽見門上通報道。有一位外國人在門外要求。見衆皆面面相覷。一仙道。有名片沒有。門上道。他說姓摩爾肯。一仙道。快請

進來。少間，走進一箇英國人來，却是一身教士裝束。面上似有慌張之色。一見衆人，即忙摘帽致禮。一仙上前，與他握手道：「密斯脫摩爾肯，從那裡來？」那人答道：「頃從上海到此。我要問句話。貴會會友陳千秋回來了，沒有一仙一愕道：正是。至今還沒到。密斯脫從上海來，總知道些消息。」摩爾肯愕然道：「真沒有到麼？」奇了。難道走上天了一仙道：「密斯脫在上海會見沒有呢？」摩爾肯道：「見過好幾次，就爲那日約定了夜飯，後七點鐘到敝寓來談天，直等到天亮，沒有來。」次日去訪寓主，說：「昨天夜飯後出門了，沒有回寓。」後來又歇兩天去問問，還是沒有回來。行李一件都沒有來拿。我就有點詫異。四處暗暗打聽，連个影兒都沒有。我想：一定是本部有了什麼要事回去了。所以趕著搭船來此。問箇底細，誰知也沒回來。不是奇事麼？」一仙道：「最怪的是他已有電報說：五月初十日搭德公司船回本部的。」摩爾肯忽拍案道：「壞了！初十日出

口的德公司船。麼聽說那船上被稅關搜出無數洋鎗子藥公司裡大班都因此要上公堂哩。不過聽說運軍火的人一箇沒有捉得都在逃了。這軍火是貴會的麼。於是大家聽了大驚失色。一仙歎口氣道。這也天意了。停一回道。這事必然還有別的情節。要不然千秋總有密電來招呼的。本會必須有一箇機警謹慎的人去走一躺。探探千秋的實在消息纔好。當時座中楊雲衢起立來道。不才願往。摩爾肯道。稅關因那日軍火的事情盤查得狠緊。倒要小心。雲衢笑道。世界那裡有貪生怕死的革命男兒。管他緊不緊。干鳥事。摩爾肯笑向一仙道。觀楊君勇往之概。足見近日貴會團結力益發大了。兄弟在英國也組立了一箇團體。名曰中友會。英文便是 Friend of Chinasso-
Cetera 設本部於倫敦。支部於各國。遍播民黨種子於地球世界。將來貴會如有大舉。我們同志必能挺身來助的。一仙道了謝。楊雲衢自去收拾行李。

到香港趁輪船赴上海去了。一仙與摩爾肯也各自散去。書中事有千端。做書的筆原一管。不能雙管齊下。只好且顧一頭。如今按下青年黨。再說。要青省親。回蘇。見著老太太趙氏。及夫人張氏。闔家歡喜。自不必說。外邊却與肇廷。唐卿。珏。齋。萃。如。等。文酒相聚。住了數月。別了老親。帶了夫人公子。入京供職。讀了些徐松。龔瀛。環。志。畧。陳資。齋。海國見聞錄。魏然。深。海國圖志。也漸漸通識國勢起來。當道十分契重。還有同鄉潘八瀛。侍郎宗蔭。龔和甫。侍郎平常。常替他延譽。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不曉得結識了多少當世名流。唐卿肇廷。珏。齋。也都携眷來京。隔了兩年。萃。如。竟也中了狀元。本朝開國。姑蘇始終出了一十六箇狀元。萃。如。就成了末代。以後真正廣陵散絕響了。倒是花榜狀元年年出。落在蘇州富貴不絕。只是這些掌故。要向上海繁華報游戲報去找的話。休煩絮。却說萃。如。授職後。自然也來京供職。朋友聚在一處。來來

往往。萃。實。熱鬧。而且。這一。班。都是。聰明。子弟。到了。這。首。善。之。邇。見。多。識。廣。學。問。就。大。不。相。同。了。唐。卿。頓。時。把。且。夫。嘗。思。丟。在。腦。後。喜。歡。講。究。講。究。板。本。買。幾。部。宋。元。刻。寫。寫。小。篆。看。幾。張。經。小。學。書。莊。齋。性。情。更。是。活。動。一。時。間。畫。畫。畫。寫。寫。字。居。然。風。流。名。士。一。時。間。講。程。朱。說。陸。王。又。是。道。學。先。生。買。些。古。銅。古。玉。就。論。金。石。翻。到。六。搜。三。略。自。命。兵。家。肇。廷。本。來。懂。些。詞。章。之。學。更。不。消。說。了。只。有。萃。如。一。人。還。是。一。部。高。頭。講。章。幾。句。八。股。腔。調。一。毫。也。不。肯。添。些。花。樣。要。青。等。常。常。笑。他。他。也。不。管。塵。海。迷。蒙。玉。堂。香。條。過。著。那。風。華。快。樂。的。日。子。忽。忽。數。年。這。日。要。青。獨。自。一。人。在。書。房。裡。繙。一。部。元。史。正。考。那。幹。難。河。的。源。流。七。橫。八。豎。攤。著。一。桌。子。的。書。其。時。正。是。初。夏。天。氣。日。長。畫。靜。要。青。握。著。枝。筆。倒。有。些。困。倦。不。覺。兩。目。惺。忪。就。迷。住。了。正。在。酣。適。忽。聽。有。人。叫。聲。要。青。睜。眼。一。看。却。非。別。箇。就。是。唐。卿。玳。齋。兩。人。立。在。面。前。連。忙。丟。了。筆。揩。揩。眼。

瞎招呼道。兩兄多嚙來的快請坐。兄弟不知怎地睡着了。失敬失敬。王齋笑道。斐兄太用功了。夢裡頭還是手不停揮哩。唐卿一手繙着書。指着道。這種囉唆的地名人名。看看都要眼花的。何況去考究他呢。無怪斐兄要做宰予了。斐青道。看慣了。倒也不覺囉唆。好像別有趣味。王齋道。我們衙門裡有一位姓黎的廣東人。聽說也狠精西北地理之學。倒是斐兄的同志。怎麼不訪他談談。唐卿道。是號石農的麼。斐青道。正是。我也知道。總懶着沒有去。唐卿道。古人說。京師是個海。這話是不差。任憑講什麼學問。總有同道。可以訪求的。斐青道。說的是。我想我們自從到京後。認得的人也不少。大人先生。通人名士。都見過了。到底誰是第一流人物。今日沒事。兩兄何妨戲爲月日。唐卿道。那也不能一概論的。以兄弟的愚見。分門別類比較起來。揮翰臨池。自然讓龔和甫獨步。吉金樂石。到底算潘八瀛名家。賦詩填詞。文章爾雅。會

稽李治民純客是一時之傑博聞強識不名一家只有北地莊壽香芝棟爲北方之英斐青道豐潤莊崑樵佑培何如呢唐卿道詞鋒可畏是後起的文雄再有瑞安黃叔蘭禮方長沙王憶我仙岷也都是方聞君子斐青道旂人裡頭總要推祝寶廷名薄的是標標的了唐卿道那是還有一個姓盛的呢我一時說不出他的名字了王齋道這些人裡頭我祇佩服兩莊是用世之才莊壽香大刀闊斧氣象萬千將來可以獨當一面只嫌功名心重些莊崑樵才大心細有膽有勇可以擔當大事可惜躁進些唐卿道崑樵纔到京時候我便知道不凡那時他還沒有中哩來應順天鄉試錄科那一天我們有個親戚也去錄科回來我翻他草稿讀到後半篇兩大股文字發皇得很我就問那親戚這兩股文章是你做的麼那親戚還瞞著我答應個是我只是搖頭說不像那親戚纔告訴說是姓莊的代做的我說這人筆氣非凡將來

必定發達如今果然應驗了所以時文雖小道真看得出人的福澤比算命相面還要準呢三人正雌黃人物忽外面走進箇人來見是肇廷大家迎入肇廷道朝廷後日要大考了你們知道麼三人又驚又喜的道真的麼肇廷道今兒箇衙門裡掌院說的明早就要見上諭了可憐那一班老翰林手是生了眼是花了得了這箇消息箇箇極得屁滾尿流琉璃廠墨漿都漲了價了正是應著句俗語叫急來抱佛腳了雯青道萃如知道沒有肇廷道他麼早已在那裡做香課調墨壺忙得發昏一步門也不肯出著實思考一等第一呢大家談笑了一回到底心中有事各各辭去次日果然下了一道上諭著翰詹科道在保和殿大考雯青不免告訴夫人同著料理考具張夫人本來狼賢狠能幹的當時就替雯青置辦一切缺的添補壞的修理一霎時齊備了雯青自己在書房裡選了幾支用熟的紫毫調了一壺極勻淨的墨

漿原來調墨漿這件事是本朝做翰林的絕大經濟。玉堂金馬全靠著墨水。翻身墨水調得好寫的字光潤圓黑。主考學臺放在荷包裡。墨水調得不好寫的字便晦蒙。否塞只好一世當窮翰林。沒得出頭。所以翰林調墨與宰相調羹一樣的關繫。重大哩。閒言少叙。到了大考這日。要青天不亮。就趕進內城。到東華門下車。背着考具。一逕上保和殿來。那時考的人已紛紛都來了。到了殿上。自己把小小的一箇三摺疊的考桌支起。在殿東角向陽的地方支好了。東張西望找著熟人。就看見唐卿。玳齋。肇廷都在西面。奉如却坐在自己這一邊。桌上攤著一本白摺子。一手遮著。怕被人看見的樣子。低著頭在那裡不知寫些什麼。要青一一招呼了。忽聽東首有人喊道。壽香先生來了。請這裡坐罷。要青抬頭一望。只見一箇三寸丁的矮子。獼猴臉兒。烏油油一嘴鬍子。根滿頭一寸來長的短頭髮。身上却穿著一身簇新的紗袍。褂怪

模樣。不是莊壽香是誰呢。也背著一個籐黃方考箱。就在東首望了一望。挨著第二排一個方面大耳狼氣概的少年。右首放下考具。說道。崙樵。我跟你一塊兒坐罷。斐青子細一看。方看清正是莊崙樵。挨著崙樵右首坐的。便是祝寶廷。暗想這三位寶貝。今朝聚在一塊兒了。不多會兒。欽命題下來。大家呀呀啞啞的吟哦起來。有搔頭皮的。有咬指甲的。有坐着搖擺的。有走着打圈兒的。另有許多人。却擠着莊壽香。問長問短。壽香手舞足蹈的講。他們聽着。看看太陽。直過大家。差不多完了一半。只有壽香還是不著一字。寶廷道。壽香前輩。你做多少了。壽香道。文思還沒來呢。寶廷接着笑道。等老前輩文思來了。天要黑了。又跟上回考。差一樣。交白卷了。斐青聽着好笑。自己趕着帶做帶寫。又停一回。聽見有人交卷。抬頭一看。却是莊崙樵歸着。考具得意揚揚的出去了。斐青也將完卷。只賸首賦得詩。連忙做好膽上看一遍。自覺

還好。沒有毛病。便見唐卿玉齋也都走來。奉如喊道：你們等等兒。我要挖補一個字呢。唐卿道：我替你挖一挖好麼。奉如道：也好。唐卿就替他補好了。雲青看着道：唐卿兄挖補手段，真是天衣無縫。隨着肇廷也走來。於是四人一同走下殿來。却見莊壽香一人背着手在殿東臺級兒上走來走去。嘴裡吟哦不斷。不提防雲青走過，正撞了滿懷。就拉着雲青喊道：雲兄快來欣賞小弟這篇奇文。恰好祝賀廷也交卷下來。就向殿上指着道：壽香你看殿上光都沒了。還不去寫呢。壽香聽着，頓時也急起來。對雲青等道：你們都來幫我胡弄完了罷。大家只好自己交了卷。回上殿來。替他同格子的同格子調墨漿的調墨漿。唐卿替他挖補。奉如替他拿蠟臺。壽香半真半草的胡亂寫完了。已是上燈時候。大家同出東華門。各自回家歇息去了。過了數日放出榜來。却是莊嵩樵考了一等第一名。雲青唐卿也在一等。其餘都是二等。嵩樵

就授了翰林院侍講學士。雯青得了侍講，唐卿得了侍讀。壽香本已開過坊了。這回雖考得不高，倒也無榮無辱，却說雯青升了官，自然有同鄉同僚的應酬，忙了數日。這一日，略清靜些，忽想到前日崑樵來賀喜，還沒有去答賀，就叫套車一逕來拜崑樵。他們本是熟人，門上一直領進去，剛走到書房，見崑樵正在那裏寫一個好像摺子的樣子。見雯青來，就望抽屜裡一擰，含笑相迎。彼此坐着，講些前天考試的情形。又講到壽香狼狽樣子，說笑一回。看看已是午飯時候。崑樵道：雯青在這裏便飯罷。雯青講得投機，就滿口應承。崑樵臉上却頓了一頓，等一回，就託故走出去，叫着個管家低低說了幾句，就進來了。崑樵進來後，却見那個管家在上房走出手裡攪着一包東西，出去了。雯青也不在意，只是腹中饑炎上焚，難過得很，却不見飯開上來。崑樵談今說古，興高彩烈。雯青只好勉強應酬。直到將交未末申初，始見家人搬

上。碟。碗。拿。上。四。碗。菜。四。個。碟。子。崙。樵。讓。坐。髮。青。已。餓。極。也。不。客。氣。拿。起。飯。來。就。吃。却。是。半。冷。不。熱。的。也。只。好。胡。亂。填。飽。就。算。了。正。吃。得。香。甜。時。忽。聽。得。門。口。大。吵。大。鬧。起。來。崙。樵。臉。上。忽。紅。忽。白。髮。青。問。是。何。事。崙。樵。尚。未。回。答。忽。聽。外。面。一。人。高。聲。道。你。們。別。拿。官。勢。嚇。人。別。說。個。把。窮。翰。林。就。是。中。堂。王。爺。吃。了。人。家。米。也。得。給。銀。子。這。幾。句。話。有。分。教。錢。神。酷。烈。頓。時。逼。煞。英。雄。宦。海。蒼。茫。放。出。無。情。猛。虎。不。知。崙。樵。門。口。鬧。的。果。是。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名士儉香忘貴客

學臣狎妓棄微官

却說髮青正與崙樵吃飯。忽然門外吵鬧起來。却是爲何。原來崙樵欠了米店兩個月米帳。沒錢還他。那店夥天天來討。總是推三宕四。那討帳人發了

極。所以就吵起來。你道崙樵爲何如此窮呢。做了開坊的大翰林。連飯米錢都還不起。說來好像荒唐。那裡知道崙樵本來幼孤。父母不曾留下一點家業。小時候全靠着一個堂兄撫養。幸虧崙樵讀書聰明。科名順利。年紀輕輕。居然巴結了一個翰林。就娶了一房媳婦。奩贈豐厚。崙樵生性高傲。不願依人籬下。想如今自己發達了。看看妻財也還過得去。就胆大謝絕了堂兄的幫助。挈眷來京。自立門戶。誰知命運不佳。到京不到一年。那夫人就過去了。崙樵又不善經紀。坐吃山空。當盡賣絕。又不好吃回頭草。再央求堂兄。到了近來。連飯都有一頓沒一頓的。自從大考升了官。不免有些外面應酬。益發支不住。說也可憐。已經吃了三天三夜白粥了。奴僕也漸漸散去。只賸一兩個家鄉帶來的人。終日怨恨着。這日一早起來。喝了半碗白粥。肚中實在沒飽。發恨道。這瘟官做他趕麼。我看如今那些京裡的尙侍。外省的督撫。有多

大能耐。不過頭兒尖些。手兒長些。心兒黑些。便一個個高車大馬。鼎烹肉食。起來我那一點兒。不如人就窮到如此。沒頓飽飯。吃天也太不平了。越想越恨。忽然想起前兩天有人說。浙閩總督納賄賣缺一事。又有貴州巡撫侵占餉項一事。還有最赫赫的直隸總督李公。許多驕奢罔上的欺項。却趁着胸中一團饑火。夾着一股憤氣。直冲上喉嚨裡來。就想趁着現在官階。可以上摺子的當兒。把這些事情。統做一個摺子。着實參他們一本。出出惡氣。又顯得我不畏強禦的胆力。便算因此革了官。那直聲震天下。就不怕沒人送飯來吃了。強如現在庸庸碌碌的乾癯死主意定了。正在細細打起稿子。不想恰值雯青走來。正是午飯時候。順口虛留了一句。誰知雯青竟要吃起來。齋糲沒奈何。拿件應用的紗袍子。叫那管家當了十來吊錢。到飯莊子買了幾樣菜。遮了這場面。却想不到不做臉的債主兒。竟吵到面前。頓時臉上一

紅道那東西混帳極了。兄弟不過一時手頭不便欠了他幾個臭錢。兄弟索性不肯恃勢欺人。一直把好言善語對付他。他不知好歹。倒欺上來了。好人真做不得說罷。高聲喊着來！來！就只見那當袍子的管家走到案樵圓。睜着眼道。你把那混帳討帳人給我纏起來。拿我片子送坊去請坊裡老爺好好的重辦一下子。看他還敢硬討麼。那管家有氣沒氣慢慢的答應着。却背臉兒冷笑。髮青看着不得下臺。就勸案樵道。案兄你別生氣。論這人情實可惡。誰沒個手鬆手緊。欠幾個錢打甚麼緊。又不賴他。便這般放肆。都照這麼着。我們京官沒得日子過了。該應重辦。不過兄弟想現在案兄新得意。爲這一點小事。辦一個小人人家。議論不犯着。一面就對那管家道。你出去說叫他。不許吵。莊大人爲他放肆。非但不給錢。還要送坊重辦哩。我如今好容易替他求免了。欠的帳叫他到公館裏去取。我暫時替莊大人墊付。

些就得了。那管家諾諾退下。崙樵道：「雯兒真大氣量，依着兄弟總要好好兒給他一個下馬威，有錢也不給他。既然雯兒代弟墊了改日就奉還便了。」雯青道：「笑話了。這也值得說還不還說着飯也吃完。那米店裡人也走了。」雯青作別回家。一宿無話。次日早上起來，家人送上京報，却載着翰林院侍講莊佑培遞封奏一件。雯青也沒很留心。又隔一日見報上有一道長上諭，却是有人奏參浙閩總督貴州巡撫的劣跡，還帶着合肥李公旨意，很爲嚴切。交兩江總督查辦。下面便是接着召見軍機莊佑培。雯青方悟到這參案就是崙樵幹的。怪不得前日見他寫個好摺子一樣，當下丟下報紙就出門去了。這日會見的人，東也說崙樵西也說崙樵，議論紛紛，哄動了滿京城。順便到玉齋那裡，玉齋告訴他崙樵上那摺子之後，立刻召見上頭問了兩個鐘頭的話，纔下來着實獎勵了幾句哩。雯青道：「崙樵的運氣快來了。這句話

原是、要、青、說、著、頑、的、誰、知、崙、樵、自、那、日、上、摺、得、了、箇、采、自、然、愈、加、高、興、橫、豎、沒、事、今、日、參、督、撫、明、日、參、藩、臬、這、回、劾、六、部、那、回、劾、九、卿、筆、下、又、來、得、說、的、話、鋒、利、無、比、動、人、聽、聞、上、頭、竟、說、一、句、聽、一、句、起、來、半、年、間、那、一、個、筆、頭、上、不、知、被、他、撥、掉、了、多、少、紅、頂、兒、滿、朝、人、人、側、目、箇、箇、驚、心、他、到、處、屁、也、不、敢、放、一、箇、就、是、他、不、在、那、裡、也、只、敢、密、密、切、切、的、私、語、好、像、他、有、耳、報、神、似、的、崙、樵、却、也、真、利、害、常、常、有、人、家、房、闈、秘、事、曲、室、密、談、不、知、怎、地、被、他、圓、圓、圖、圖、的、全、端、出、來、於、是、愈、加、神、鬼、一、樣、的、怕、他、說、也、奇、怪、人、家、愈、怕、崙、樵、却、愈、得、意、米、也、不、愁、沒、了、錢、也、不、愁、少、了、車、馬、衣、服、也、華、麗、了、房、屋、也、換、了、高、大、的、了、正、是、堂、上、一、呼、堂、下、百、諾、氣、餒、薰、天、公、卿、倒、厓、門、前、車、馬、早、晚、填、塞、要、青、有、時、去、拜、訪、十、回、倒、有、九、回、道、之、真、是、今、昔、不、同、了、還、有、黃、叔、蘭、王、憶、莪、祝、寶、廷、一、班、人、跟、著、起、哄、京、裡、叫、做、清、流、黨、朝、一、箇、封、奏、晚、一、箇、密、摺、鬧、得、

孽海花

雞犬不寧。烟雲繚繞。總算得言路大開。直臣遍地。好一派聖明景象。話且不表。却說有一日。黃叔蘭下了內艱。設幕開弔。叔蘭也是清流黨人。京官自大。學士起。那一箇敢不來弔奠。衣冠車馬。熱鬧非常。這日。雲青也清早就到。同著唐卿。奉如幾箇熟人。聚在一處談天。一時間。壽香寶廷。陸續都來了。大家正在徧看那些輓聯。輓詩。評論優劣。壽香忽然喊道。你們來看。崑樵這一付。口氣好濶大呀。唐卿手裡拿著箇白玉烟壺。一頭聞著烟。走過去。抬頭一望。掛在正中屏門上。一付八尺來長。白綾長聯。唐卿就一字一句的讀出來。道看范孟博立朝有聲。爾母曰教子若斯。我瞑目矣。

效張江陵奪情未忍。天下惜伊人。不出如蒼生何。

唐卿看完。搖著頭說。上聯還好。下聯不是臣子該說的不妥。狠不妥。寶廷也跟在唐卿背後看著。忽然嘆口氣道。崑樵本來鬧得太不像了。這種口角。

是惹人側目的清流之禍。我看不遠了。正說著，忽有許多人招呼，叫別聲張。一會兒果然滿堂肅靜，無譁人叢中走出四箇穿吉服的知賓，恭恭敬敬立在廳檐下候著。要青等看箇這箇光景，知道不知是那箇中堂來了。原來京裡喪事知賓的規矩，有一定的。王爺中堂來弔，用四人接待，尙書待郎用二人。其餘都是一人。現在見四人走出，所以猜是中堂。誰知遠遠一望，却見箇明藍頂兒，胖白臉兒，沒鬚子的赫赫有名莊大人，一溜風走了進來。四箇知賓戰兢兢的接待，不迭莊大人畧點點頭兒，只聽雲板三聲，一直到靈前行禮去了。禮畢出堂，換了吉服，四面望了一望，看見要青諸人都在一堆裏，便走過來，作了一箇總揖道：「諸位恭喜，兄弟剛在裏頭出來，已得了各位的喜信了。大家倒愣著，不知所謂。」崙樵就靴統裏抽出一箇小小護書，護書裏拔出一張半片的白摺子，遞給要青手裏。要青與諸人同看，原來那摺上寫著：

某日奉上諭。江西學政著金洵去。陝甘學政著錢端敏去。浙江學政著祝溥。去。其餘尙有多人。却多不相干。大家也不看了。崙樵又向壽香道。你是另有一道旨意。補授了山西巡撫了。壽香愕然道。你別胡說。沒有的事。崙樵正色道。這是聖上特達之知。千秋一遇。壽香兄可以大抒偉抱。仰答國恩。兄弟倒不但爲吾兄一人私喜。正是天下蒼生的幸福。哩。壽香謙遜了一回。崙樵道。今日在裏頭。還得一箇消息。越南被法蘭西侵佔得利害。越南王求救於我朝。朝旨想發兵往救呢。唐卿道。法蘭西這箇國名。從前不大聽。說想來是箇新國。總沒有英國大。怎麼倒是他首先發難。想我們的屬地了。情實可惡。若不借此稍示國威。以後如何能駕馭羣夷呢。夔青道。不然。法國倒是箇古國。國土大似英吉利。百姓也比英國猛鷲。數十年前有箇國王。叫拿破崙。各國都怕他。著實利害。近來聽說爲德國所敗。國力差一點。我們與他開釁。到底

要。慎。重。些。不。要。又。像。從。前。吃。虧。壽。香。道。從。前。吃。虧。都。是。自。己。不。好。引。虎。入。門。不。必。提。了。至。於。庚。申。之。變。事。起。倉。卒。又。值。髮。逆。擾。亂。我。們。不。能。兩。顧。倒。被。他。們。得。了。手。因。此。愈。加。自。大。起。來。現。在。事。事。想。來。要。挾。我。們。正。好。趁。著。他。們。自。驕。自。滿。之。時。給。他。一。箇。下。馬。威。顯。顯。天。朝。的。真。威。力。看。他。們。以。後。再。敢。做。夜。狼。嗎。崙。樵。拍。著。手。道。著。啊。！。啊。！。目。下。我。們。兵。力。雖。不。充。還。有。幾。箇。中。興。老。將。如。馮。子。材。蘇。元。春。都。是。百。戰。過。來。我。想。法。國。地。方。不。過。比。中。國。二。三。省。力。量。到。底。有。限。用。幾。個。能。征。慣。戰。之。人。死。殺。一。場。必。能。大。振。國。威。保。全。藩。屬。也。叫。別。國。不。敢。正。視。諸。位。道。是。嗎。大。家。自。然。附。和。了。兩。句。崙。樵。說。罷。道。有。事。就。先。去。了。雯。青。壽。香。回。頭。過。來。却。不。見。了。華。如。知。因。放。差。沒。有。他。沒。意。思。先。走。了。也。就。各。自。散。回。雯。青。回。到。家。來。那。報。喜。的。早。擠。滿。一。門。房。大。人。升。官。大。人。高。發。的。亂。喊。雯。青。自。與。夫。人。商。量。一。一。從。重。發。付。接。著。謝。恩。請。訓。一。切。照。例。

花 海 孽

的公事。還有錢行辭行的應酬。忙的可想而知。這日離出京的日期近了。清早就出門。先到龔潘兩侍郎處辭了行。又到奉如肇廷廷齋幾箇好友處話別。順路走過莊壽香門口。叫管家投箇帖子。一來告辭。二來道賀。帖子進去。却見一箇管家走來車旁。請箇安。回道。這會兒主人在上房吃飯哩。早上却吩咐過。金大人來。請內書房寬坐。主人有話。要同夫人說呢。雲青聽著。就下了車。那家人揚著帖子。灣灣曲曲。領雲青走到一箇三開間兩明三暗的書室。那書室却是外面兩間。很寬敞。靠南一色大玻璃和合窗。沿窗橫放一口香楠馬鞍式書桌。一把花梨加官椅。北面一扇紗窗。朝南一張紫檀炕。林下面對放著全堂影木嵌文石的如意椅。東壁列著四座書架。緊靠書架放著一張紫榆雕刻楊妃醉酒。楊西壁有兩架文杏。十景厨。厨中列著許多古玩。厨那邊却是一扇角門。虛掩著。想通內室的地下鋪著五彩花毯。陳設極其

華美。嬰青到此就站住了。那家人道：請大人裏間坐。說著打起裏間簾子。嬰青不免走了進來。看著位置得比外間更爲精緻。嬰青就在窗前一張小小紅木書桌旁邊坐下。那家人就走了。嬰青也把自己跟人打發到外邊去歇歇。等了一回不見壽香出來。一人不免焦悶起來。隨手繙著桌上書籍。見一本書目知道還是壽香從前做學臺時候的大著作。正想拿來看著消悶。忽然墜下一張白紙。上頭有條標頭寫著袁尙秋討錢冷西檄文。看著詫異。只見上頭寫的道：

錢狗來。告爾狗。爾狗其敬聽。我將剗狗腹。剗狗腸。殺狗於狗國之衢。爾狗其慎旃。

嬰青看了。幾乎要笑出來。曉得這事也是壽香做學臺時候。幕中有箇名士叫袁旭。與龔和甫的妹夫錢冷西。在壽香那裏爭恩奪寵。鬧的笑話。也就丟

在一邊正等得不耐煩。要想走出去。忽聽角門呀的一聲開了一陣笑語聲裏就有一男一女帖帖達達走出南窗楠木書桌邊忽又一陣腳聲一箇人走回去了。一人坐在加官椅上低低道你別走呀快來呢。一人站在角門口蹀腳道死了有人哩。一人忽高聲道沒眼珠的王八誰叫你來還不滾出去。要青一聽那口音心裏倒嚇一跳貼着簾縫一張見院子裏那箇接帖的家。人手裏還拿著帖子跟踉蹌蹌往外跑角門邊却走出箇三十來歲塗脂抹粉大脚的妖嬈姐兒那人涎著臉只望那姐兒笑又招招手兒姐兒道清天白日算什麼呢。那人道我愛的就是清天白日姐兒。瞅著一眼道你真愛麼。我知道哩你沒良心。從前一脚踢死了太太。太太臨死時對你說來除非你一生不上牀。便罷你要上牀鬼就來捉你。是不是你晚上怕太太的鬼不敢睡罷。咧那人順手擁著姐兒三腳兩步推倒在書架下的醉楊妃榻上一面。

走一面說道。我就捨不得。踢死你我可也不饒。你這句話。那姐兒從此不言語了。雯青被書架遮著。看不清楚。聽得却不耐煩了。心裡又好氣又好笑。逼得餓不可當。幾番想闖出來。到底不好意思。彷彿自己做了歹事。一般心畢卜畢卜地跳氣花。也不敢往外出。忽聽一陣吃吃的笑。也不辨那個又一個兒。那姐兒出聲道。我的爺。你書句招呼。著句要倒。句語還未了。碰的一聲。架上一大堆書。都望著楊上。倒下來。那姐兒趁勢就立起來。發恨道。你只願自各兒樂別人的死活。全不管了。枉道你是讀書人。怎地不仁。簡直是狠心短命的殺人賊。說到賊字。就縮住了。嘴的一笑。撲翻身飛也似的跑進角門去了。那人一頭理著書。哈哈作笑也跟著走了。登時室中寂靜。雯青得了這個當兒。恐那人又出來。到不好開交。連忙躡手躡脚的溜出書房。却碰着那家人。那家人滿心不安。倒紅著臉。替主人道歉。說主人睡中覺還沒醒哩。明兒

花 海 孽

個自己過來給夫人請安。霏青一笑，點頭上車。豪奴後僕，大馬高車，一陣風的回家去了。到了家，不免將剛纔所見告訴夫人。大家笑不可仰。霏青想幾時見了壽香，好好的問他一問哩。想雖如此，究竟料理出京事忙，無暇及此。過了數日，放差的人紛紛出京。唐卿往陝甘去了，寶廷往浙江去了。霏青也帶家眷擇吉長行。到了天津，那時旗昌洋行輪船，我中國已把三百萬銀子去買了回來，改名叫招商輪船，同辦理這事的，就是與華如在梁聘珠家吃酒的成木生。這件事總算我們中國在商界上第一件大記念。這成木生現在正做津海關道，與霏青素有交情，曉得霏青出京，就替他留了一間大餐間。霏青在船上有總辦的招呼，自然格外舒服。不日就到了上海。關防在身，不敢多留，換坐江輪，到九江起旱，直抵南昌省城。接篆進署，安排妥當，自然照常的接棚開考。霏青初次衡文，又兼江西是時文出產之鄉，章羅陳文。

遺風未沫。雲青格外細心搜訪。不敢造次。有話卽長。無話卽短。不覺春來秋往。忽忽一年。那時正鬧着法越之事。海疆戒嚴。莊崙樵放了福建船政大臣。何珏齋派了幫辦北洋大臣。雲青看着同學少年。各膺重寄。正盼他們大抒偉略。互建奇勛。誰知到了這年七月。忽然得了馬江大敗的消息。衆口同聲。有說莊崙樵降了。有說莊崙樵死了。却都不確。原來崙樵着法國兵船到了。要相學諸葛武侯空城計。嚇退他那曉得外國人。最不會鬧這種小聰明。只架著大炮打來崙樵。左思右想。原要盡忠的無奈。當不起炮火。無情只好頭上頂著個三寸厚的銅盤。赤著腳鑽在難民淘裡。逃回省城來了。朝廷大怒。頓時革了職。把他充發黑龍江去。雲青知道了。不免感慨一回。想前幾年何等風光。如今何等頹喪。安安穩穩的翰林。不要當偏要建什麼業。立什麼功。落得一場話柄。萬口譏嘲。眞何苦來。閱言莫道。却說雲青這日。正考完了九

江府屬公事勾當恰好新秋天氣想着楓葉荻花潯陽秋色就約了幾個慕友買舟江上去訪白太傅琵琶亭故址明月初上叩舷中流靈青正與幾個幕友飛觥把盞論古談今甚是高興忽聽一陣悠悠揚揚的笛聲從風中吹過來霎青道奇了深夜空江何人有此雅興就立起身把船窗推開只見白茫茫一片水光盪着香爐峰影好像要破碎的一般幕友們道怎地沒風有浪霎青道水深浪大這是自然之理停一回霎青忽指著江面道哪！哪！哪！那裏不是一只小船伊伊啞啞的搖過來麼笛聲就在這船上哩又側著耳聽了一回道還唱哩說着話那船愈靠近來就離這船不過一箭路了却聽一人唱道

莽乾坤風雲路遙好江山月明誰照天涯携着個玉人嬌小暢好是鏡波平玉繩低金風細扁舟何處了

雯青道：好曲兒。是新譜的。你們再聽。那人又唱道：

痴頑自憐。無分著宮袍。瓊樓玉宇。一半雨瀟瀟。落拓江湖。著個青衫。小燈
殘酒醒。只有你儂相。靠博得個白髮紅顏。一曲琵琶淚萬條。

雯青道：聽這曲兒。倒是個憤世憂時的謫宦是誰呢。說着那船却慢慢地並
上來。雯青看那船上。黑洞洞沒有點燈光。月光裡看去。彷彿是兩個人。一男一
女。雯青想聽他再唱什麼。忽那個男的道：別唱了。怪膩煩的。你給我斟上酒
罷。雯青聽這說話的。是北京人心裡大疑正委決不下。那人高吟道：

宗室八旗名士草

江山九姓美人麻

只聽那女的道：什麼麻不麻。你要作死哩。那人哈哈笑道：不借重尊容。那得
這付絕對呢。雯青聽到這裡。就探頭出去。細望那人也推窗出來。不覺正碰

歷史小說孽海花

卷四

個著就高聲喊道。那邊船上。是。雲。青。兄。麼。雲。青。道。咦。！。奇。遇。！。奇。遇。！。你。怎。麼。會。跑。到。這。裡。來。呢。那。人。道。一。言。難。盡。我。們。過。船。細。談。說。罷。雲。青。就。教。停。船。那。人。一。腳。就。跳。了。過。來。這。一。來。有。分。交。一。朝。解。綬。心。迷。南。國。之。花。千。里。歸。裝。淚。灑。北。堂。之。草。不。知。來。者。果。係。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歷史
小說 孽 海 花 卷四

愛自由者起愛

東亞病夫編述

第七回

白馬素車星奔歸故里

紅牙檀板眉語識香魁

却說。雲青正在潯陽江上。訪白傅琵琶亭故址。忽然遇着。一人跳過船來。這人。是誰呢。子細一認。却的真是現任浙江學臺宗室祝寶廷。寶廷好端端的。做他浙江學臺。爲何無緣無故。跑到江西九江來。不是說夢話麼。列位且休性急。聽我慢慢說與你們聽。原來寶廷的爲人。是八面玲瓏。却十分落拓。讀

了。幾。句。線。裝。書。自。道。滿。洲。名。士。不。肯。人。云。亦。云。在。京。裡。跟。着。莊。濠。樵。一。班。人。高。譚。氣。節。煞。有。鋒。芒。終。究。旗。人。本。性。是。乖。巧。不。過。他。一。眼。看。破。莊。濠。樵。風。頭。不。妙。冰。山。將。傾。就。怕。自。己。葬。在。裡。頭。不。想。那。日。忽。得。浙。江。學。政。之。命。喜。出。望。外。一。來。脫。了。清。流。黨。的。羈。絆。二。來。南。國。風。花。西。湖。山。水。是。素。來。羨。慕。的。忙。着。出。京。一。到。南。邊。果。然。山。明。川。麗。如。登。福。地。洞。天。你。想。他。本。是。酪。漿。氈。帳。的。遺。傳。怎。禁。得。薤。肥。鱸。香。的。供。養。早。則。是。眼。也。花。了。心。也。迷。了。可。惜。手。持。玉。尺。身。受。文。衡。不。能。尋。蘇。小。之。香。痕。踏。青。孃。之。艷。迹。罷。了。如。今。且。說。浙。江。杭。州。城。有。個。錢。塘。門。外。有。個。江。就。叫。做。錢。塘。江。江。裡。有。一。種。船。叫。做。江。山。船。只。在。江。內。來。往。從。不。到。別。處。如。要。渡。江。往。江。西。或。到。浙。西。一。路。總。要。坐。這。種。船。這。船。上。都。有。船。孃。都。是。十。七。八。歲。的。妖。嬈。女。子。名。爲。船。戶。的。眷。屬。實。是。客。商。的。鈎。餌。老。走。道。兒。知。道。規。矩。的。高。興。起。來。也。同。蘇。州。無。錫。的。花。船。一。樣。擺。酒。斟。局。

消遣。客途寂寞。化上些纏頭錢就完了。若碰着公子哥兒。朦懂貨。那就整千整百的敲竹槓了。做這項生意的。都是江邊人。只有九個姓。他姓不能去搶的。所以又叫江山九姓船。閒話休提。話說寶廷這日。正要到嚴州一路去開考。就叫了幾只江山船。自己坐了一只最體面的頭號大船。寶廷也不曉得這船上的故事。坐船的規例。糊糊塗塗上了船。看着那船。很寬敞。一個中艙。方方一丈來大。兩面短欄。一排六扇玻璃蕉葉窗。炕床桌椅。鋪設得很爲整齊。潔淨。裡面三個房艙。寶廷的臥房。却做在中間一個艙。外面一個艙。空着。裡面一個艙。是船戶的家眷住的。房艙兩面都有小門。門外是兩條廊。通著後艙。上首門都關着。只賸下首出入。寶廷周圍看了一遍。心中很爲適意。暗忖。怪道人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一只船也與北邊不同。所以天隨子肯浮家泛宅。原來。怎地快活。那船戶戴着個學臺大人。自然格外巴結。一回茶。

回點心。川流不斷。一把把香噴噴熱手巾。接着遞來。寶廷已是心滿意足的了。開了船。走不上幾十里。寶廷在臥房裡走出來。在下首圍廊裡。叫管家吊起蕉葉窗。端張椅子。靠在短欄上。看江中的野景。正在心曠神怡之際。忽地裡撲的一聲。有一樣東西。端正正打上臉來。回頭一看。恰正掉下一塊橘子皮。在地上。正待發作。忽見那艙房門口。坐着個十七八歲。很妖嬌的女子。低着頭。在那裡剝橘子。吃哩。好像不知道打了人。只顧一塊塊的剝。也不抬頭兒。那時天色已暮。一片落日的光彩。正反照到那女子臉上。寶廷遠遠望着。越顯得嬌滴滴光灑灑耀花人眼睛。也是五百年風流冤業。把那一臉天加的精緻密圈兒。遮蓋過了。只是越看越出神。只恨他怎不回過臉兒來。忽然心生一計。拾起那塊橘皮。照着他身上打去。正打個着。寶廷想着他怎樣。忽後稍有個老婆子。一疊連聲叫珠兒。那女子答應着。站起身來。拍着身。

上。臨。走。却。回。過。頭。來。向。寶。廷。嬌。然。的。笑。了。一。笑。飛。也。似。的。往。後。稍。去。了。寶。廷。從。來。眼。界。窄。沒。見。過。南。朝。佳。麗。怎。禁。得。這。般。挑。逗。早。已。三。魂。去。了。兩。魂。只。恨。那。婆。子。不。得。人。心。劈。手。奪。了。他。寶。貝。去。心。不。死。還。是。呆。呆。的。等。着。那。時。正。是。初。春。時。節。容。易。天。黑。不。一。會。點。上。燈。來。家。人。來。請。吃。晚。膳。方。回。中。艙。來。胡。亂。吃。了。些。就。趑。到。臥。房。來。偷。聽。間。壁。消。息。却。黑。洞。洞。沒。有。火。光。也。沒。些。聲。兒。倒。聽。得。後。稍。男。女。笑。話。聲。小。孩。啼。哭。聲。抹。骨。牌。聲。夾。着。外。面。風。聲。水。聲。嘈。嘈。雜。雜。鬧。得。心。煩。意。亂。不。知。怎。樣。纔。好。在。牀。上。反。覆。了。一。個。更。次。忽。眼。前。一。亮。見。一。道。燈。光。從。間。壁。板。縫。裡。直。射。過。來。寶。廷。心。裡。一。喜。直。坐。起。來。忽。聽。那。婆。子。低。低。道。那。邊。學。臺。大。人。安。睡。了。那。女。子。答。着。道。早。睡。着。哩。你。看。燈。也。滅。了。婆。子。道。那。大。人。好。相。貌。粉。白。臉。兒。烏。黑。鬚。兒。聽。說。他。還。是。當。今。皇。帝。的。本。家。真。正。的。龍。種。哩。那。女。子。道。媽。呀。你。不。知。那。大。人。的。脾。氣。兒。倒。好。一。點。不。拿。皇。帝。

勢。嚇。人。婆。子。道。怎。麼。你。連。大。人。的。脾。氣。都。知。道。了。那。女。子。笑。道。剛。纔。我。剝。橘。皮。不。知。怎。的。却。丟。在。大。人。臉。上。他。不。動。氣。倒。笑。了。婆。子。道。不。好。哩。大。人。看。上。了。你。了。那。女。子。不。言。語。了。就。聽。見。兩。人。屑。屑。索。索。脫。衣。上。牀。那。女。子。睡。處。正。靠。着。這。一。邊。寶。廷。聽。得。準。了。暗。忖。可。惜。隔。層。板。不。然。就。算。同。牀。共。枕。哩。心。裡。胡。思。亂。想。聽。那。女。子。也。歎。一。回。氣。咳。一。回。嗽。直。開。個。整。夜。好。容。易。巴。到。天。亮。寶。廷。一。人。悄。地。起。來。滿。船。人。都。睡。得。寂。靜。只。有。兩。個。水。手。呀。啞。呀。啞。的。在。那。裡。搖。櫓。哩。寶。廷。借。着。要。臉。水。手。裡。拿。個。臉。盆。推。門。出。來。走。過。那。房。艙。門。口。那。小。門。也。就。輕。輕。開。了。珠。兒。身。穿。一。件。緊。身。紅。棉。襖。笑。嘻。嘻。的。立。在。門。檻。上。寶。廷。沒。防。他。出。來。倒。沒。了。主。意。待。走。不。走。那。珠。兒。笑。道。天。好。冷。呀。大。人。怎。不。多。睡。一。會。兒。寶。廷。笑。道。不。知。怎。地。你。們。船。上。睡。不。穩。說。着。就。走。近。女。子。身。邊。在。他。肩。上。捏。了。一。把。道。穿。的。好。單。薄。呀。你。怎。禁。得。這。般。冷。我。知。道。你。也。是。一。夜。

沒睡哩。珠兒臉一紅，推開寶廷的手，低聲道：「大人放尊重些，就挪嘴兒望著。艙裡道別給媽見了。」寶廷道：「你給我打盆臉水來。」珠兒道：「放著多少家人，倒使喚我寶廷涎着臉道：『我只愛你的水珠兒。』道：『纏死人的冤家。』我賞你這一遭兒。」嗤的一笑，搶着臉盆去了。寶廷回房，不一會，珠兒捧着盆臉水，再再的進房來。寶廷見他進來，趁他一個不防，搶幾步，把小門順手關上。這門一關，那情形可想而知。列位在下，也不必細表。却不道正當兩人難解難分之際，忽聽有人喊道：「做得好事。」寶廷回過頭，見那老婆子圓睜着眼，把帳子揭起，寶廷吃一嚇，趕着爬起來，却被婆子兩手按住道：「且慢，看着你豬兒生象鳥，鴉出鳳凰面兒，光光嘴兒亮，像個人樣兒。到底是包草兒的野胚，不識羞，倒要爬在上面欺負你老娘的血肉來。老娘不怕你，是皇帝本家學臺大人，只問你做官人強姦民女，該當何罪，拚著出乖露醜，纏着你們到官裡去評個。」

理。寶廷見不是路。只得哀求釋放道。願聽媽媽處罰。只求留個體面。珠兒也笑着。向他媽千求萬求。那婆子頓了一回道。我答應了。你爹爹也不饒你們。珠兒道。爹睡哩。只求媽遮蓋則個。婆子冷笑道。好風涼話兒。怎麼容易嗎。寶廷道。任憑老媽媽分付。要怎麼便怎麼。那婆子想。想道。也罷。要我不聲張。除非依我三件事。寶廷連忙應道。莫說三件。三百件都依。老婆子道。第一件。我女兒既被你污了。不管你有太太沒太太。娶我女兒。要算正室。寶廷道。依得我們太太剛死了。婆子又道。第二件。要你拿出四千銀子。做遮羞錢。第三件。養我老夫妻一世衣食。三件依了。我放你起來。老頭兒那裡。我去擔當。寶廷道。件件都依。你快放手罷。婆子道。空口白話。你們做官人。翻臉不識人。我可不上當。你須寫下憑據來。寶廷道。你放我起來。纔好寫。真的。那婆子把手一推。寶廷幾乎跌下地來。珠兒趁着空。單叉着褲。一溜煙跑回房去了。寶廷

慢慢穿衣起來。被婆子逼着。一件件的寫了一張永遠存照的婚據。婆子拿的揚揚得意而去。這事當時雖不十分丟臉。他們在房牕關的時候。那些水手家人。那個不聽見寶廷再三叮嚀。那裡封得住人家的嘴。旬已傳到師爺朋友們耳中。後來考完。回到杭州。寶廷又把珠兒接到衙門裡住了。風聲愈大。誰不曉得這個祝大人。討個江山船上人做老婆。有些好事的做竹枝詞。貼黃鶯語。紛紛不一。寶廷只做沒聽見。珠兒本是風月班頭。吹彈歌唱。出色精工。寶廷着實享些艷福。倒也樂而忘返。一日忽聽得莊寨樵兵敗充發的消息。想着自己從前也狠得罪人。如今話柄落在人手。人家豈肯放鬆。與其被人出手見快仇家。何如老老實實自行檢舉。倒還落個玩世不恭。不失名士的體統。打定主意。就自己把狎妓曠職的緣由詳細敘述。參了一本果然奉旨革職。寶廷倒也落得逍遙自在。等新任一到。就帶了珠兒游了六

橋三竺。遊了雁宕天台。再渡錢塘江。到南昌。游了滕王閣。正折到九江。想看了匡廬山色。便乘輪到滬。由滬回京。不想這日。携了珠兒。在潯陽江上。正小紅低唱。我吹簫的時候。忽看見了雯青。也在這裡。寶廷喜出望外。卽跳了過來。原來寶廷的事。雯青本也知些影響。如今更詳細問他。寶廷從頭至尾。述了一遍。雯青聽了。嘆息不置。說道。英雄無奈是多情。吾輩一生。總跳不出情關。情海真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功名富貴。直芻狗耳。我當爲寶翁賀。大白寶廷也高興起來。就與幕友輩。猜拳行令。直鬧到月落參橫。方始回船。傍岸。到得岸邊。忽見一家人。手持電報一封。連忙走上船來。雯青忙問是那裡的家人道。是南昌打來的。雯青折看。見上面寫着九江府轉學憲金大人鑒。奉蘇電。趙太夫人八月十三日辰時疾終。速回署料理。雯青看完。彷彿打個焦雷。當着衆人。不免就號啕大哭起來。寶廷同衆幕友。大家勸慰。無非是爲

國自重這些套話。雯青要連夜趕回南昌。大家掬不過，祇好依從。寶廷自與雯青作別過船。流連了數日。與珠兒趁輪到滬。在滬上領略些洋場風景。就回北京做他的滿州名士去了。話分兩頭。却說雯青當日趕回南昌報了丁憂。朝廷自然另行放入接替。雯青把例行公事料理清楚。帶了家眷。星夜奔喪。回到了蘇州開喪。出殯。鎮鎮鬧了兩個月。盡哀盡禮。自不必說。過了百日。出門謝客。還要存問故舊。拜訪姻鄰。富貴還鄉。格外要敬恭桑梓。也是雯青一點厚道。只是從那年請假省親以來。已經有十多年。不踏故鄉地了。山邱依然老成凋謝。想着從前鄉先輩馮景亭先生見面時。勉勵的幾句好言語。言猶在耳。而墓木已拱。自己雖因此曉得了些世界大勢交涉情形。却尙不能發抒所學。報稱國家一慰知己於地下。不覺感喟了一回。自古道歡娛嫌夜短。寂寞恨更長。你想雯青是熱鬧場中混慣的人。頂冠束帶是他陶情的。

花 海 孽

器具拜謁。纔會是他消閒的經綸。那裡耐得這寂寞。來如今守制在家。官場又不便來往。只有個老鄉紳潘勝芝。寓公貝效亭。還有個大善士謝山芝。偶然來伴。熱鬧你想他苦不苦呢。正是靜極思動。陰盡生陽。就只這一念無聊。勾起了三生宿業。恰好素幔張時。風絮起紅絲。牽動彩雲飛。話休煩絮。却說雯青在家。好容易捱過了一年。這日正是清明佳節。日麗風和。姑蘇城外。年年例有三節勝會。傾城士女如痴如狂。一條十里山塘。停滿了畫船。歌舫。真個靚妝藻野。炫服縟川。好不熱鬧呀。雯青那日。獨自在書房裡。悶悶不樂。却來了謝山芝。雯青連忙接入。正談間。效亭勝芝陸續都來了。效亭道。今天闔門外好熱鬧呀。雯青兄。怎麼不想去看看。消遣些兒。雯青道。從小玩慣了。如今想來也乏味。得狠勝芝道。雯青你十多年沒有闖這個頑意兒了。如今莫說別的就是上下塘的风景。也越發繁華。人也出色。幾家有燈船的妝

飾得格外新奇。烹炮亦好。山芝不待說完，就接口道：「今日兄弟叫了大陳家的船，要想請雯兒同諸位去熱鬧一天，不知肯賞光嗎？」雯青道：「不過兄弟尙在服中，好像不便。效亭向山芝作個眼色。」山芝道：「我們並不叫局，不過借他船坐坐，舒服些。用他菜吃，吃適口些。逢場作戲，這有何妨？」勝芝效亭都攬掇着。雯青想是清局也無礙，大禮就答應了。一同下船，見船上繫着無數五色的彩球，夾着各色的鮮花，陸離光怪，紙醉金迷，艙裡却坐着個裊裊婷婷，花一樣的人兒，抱着琵琶彈哩。效亭走下船來，就哈哈大笑道：「雯兒，可給我們拖下水了。」雯青正待說話，山芝忙道：「別聽效亭胡說，這是船主人，我們不能香火趕出和尚，不叫別個局，還是清局一樣。」勝芝道：「不叫局也太殺風景。」雯青自己不叫，就是完名全節了。管甚別人。雯青難却衆意，想自己又不是真道學，不過爲着官體，何苦弄得大家沒趣，也就不言語了。於是大家高興起

來各人都叫了一個局等局齊就要開船那當兒裡忽然又來了一個客走進艙來就招呼雯青雯青一看却是認得的姓匡號次芳名朝鳳是雯青同衙門的後輩新近告假回籍的今日也是山芝約來當時見名花滿坐翠繞珠圍次芳就向衆人道大家多有相好如何老前輩一人向隅大家尙未回言次芳點點頭道噫！我曉得了老前輩是金殿大魁必須個蕊宮榜首方配得上待我想一想說着仰仰頭合合眼忽拍手道有了有了衆人問是誰次芳道噫！怎麼這個天造地設門當戶對的女貌郎才你們倒想不到衆人被他的鬧糊塗了雯青到也聽得呆了在坐的妓女也不知道他胡盧裡買的甚藥正要聽他下文次芳忽望着窗外一手指着道哪哪！那岸上轎子裡不是坐着個新科花榜狀元大郎橋巷的傅彩雲走過嗎雯青不知怎的聽了狀元二字那頭慢慢的就回了過去誰知這頭不回萬事全休一回頭

時却見那轎子裏正坐着個十四五歲的不長不短不肥不瘦的女郎面如瓜子臉若桃花兩條欲蹙不蹙的蛾眉一雙是開非開的鳳眼似曾相識莫道無情正是說不盡的體態風流丰姿綽約雯青一雙眼睛好像被那頂轎子抓住了再也拉不回來心頭不覺小鹿兒撞說也奇怪那女郎一見雯青半面靠着玻璃窗目不轉睛的釘在雯青身上直至轎子走遠看不見方各罷休大家看出雯青神往的情形都暗暗好笑次芳乘他不防拍着他肩道這本卷子好嗎雯青倒唬一跳山芝道遠觀不如近睹就拿一張薛濤箋寫起局票來分付船等一等開立刻去叫彩雲雯青此時也沒了主意由他們鬧一言不發了等了好一回次芳就跳了出來道你們快來看狀元夫人呀雯青抬頭一望只見顛巍巍裊裊的那人兒已經下了轎兩手扶在一個美麗大姐肩上慢慢的上船來了這一來有分教五洲持節天家傾繡虎之

才八月乘槎海上照驚鴻之采。正是莫道從今金屋貯。可憐再世玉簫歸。不知來者是否彩雲。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紅絲現出新人錯認舊人

綠轎駛來小婦權充大婦

話說彩雲扶着個大姐走上船來。次芳暗叫大家不許開口看他走到誰邊。彩雲的大姐正要問那位叫的只說得半句被彩雲啐了一口道蠢貨誰要你搜根問底說着就撇了大姐含笑的去。捱到雲青身邊一張美人椅上並肩坐下。大家譁然大笑起來。山芝道奇了。好像是預先約定似的。勝芝笑道不差呀。多管是前生的舊約哩。次芳就笑着朗吟道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雲青本是花月總持風流教主。風言俏語從不讓人不道這回兒。

了。彩雲却心上萬馬千猿，又驚又喜，聽了勝芝說，是前生的舊約，這句話更觸着心事，任人嘲笑，只是一句話掙不出，就是彩雲自己也不解何故。踏上船來，不問情由，就一直往雲青身邊，如今被人說破，倒不好意思起來，只顧低着頭，弄手帕兒。雲青無精打采的，搭趣着向山芝道：「我們好開船了。」山芝就吩咐一面開船，一面在中艙擺起酒席來。衆人見中艙擠着調排桌椅，就一擁都到頭艙去了。有爬着欄干上，往來船隻的，有咬着耳朵說私語的。雲青也想立起來走出去，却被彩雲輕輕的一拉一扭身，就往房艙裡牀上坐着。雲青不知不覺也跟了進去，兩人並坐在牀沿上，相偎相倚，好像有無數體己話要說，只是我對着你，你對着我的癡笑，歇了半天。雲青就兜頭問一句道：「你知道我是誰麼？」彩雲怔了一怔，道：「我狠認得你，只是想不起你姓名來。」雲青就細細告訴了他一遍。彩雲想一想，點點頭兒，雲青道：「你今年多

少年。彩雲道：我今年十五歲。雲青臉上呆了半晌，却順手拉了彩雲的手，耳鬢廝磨的，端相的不了。正在出神，忽然見彩雲粉頸中一線紅圈，明若胭脂，細若絲縷，不禁詫異道：你頸上紅絲一條，是染的麼？彩雲笑道：這是我胎裡帶來的，擦也擦不掉，染的那裡有如此鮮明呢？雲青聽了，垂下頭去，顏色漸漸慘淡，不知不覺，兩股熱淚從眼眶中直滾下來，口裡念道：當時只道渾閒事，過後思量總可憐。彩雲看着暗暗吃驚，止不住就拿着帕子替他拭着淚，說道：你怎的沒來由哭起來？口雖如此說，却自己也是一陣透骨心酸，幾乎也哭出來。雲青對着彩雲，只是上下打量，低低念道：愁到天地翻，相看不相識。一面道：彩雲，我心裡只是可憐你，你知道麼？彩雲摸不着頭腦，却趁勢就靠在雲青身上，道：你只管傷心做什麼？你回來等客散了，肯到我那裡去坐坐麼？我還有許多話要問你呢。雲青點頭，只聽外面次芳喊道：請坐罷。講

話的日子多着哩。要青彩雲只好走出來見席已擺好山芝正拿着酒壺斟酒讓效亭坐首座效亭不肯正與勝芝推讓後來大家公論效亭是寓公仍讓他坐了勝芝坐二座要青坐三座次芳挨要青坐下山芝坐了主席大家叫的局也各歸各座彩雲自然在要青背後坐了正是釧動釵飛花香鳥語曲翻白紵酒捲回波其時船已搖到了白公隄下真娘墓前一帶柳陰下泊着一輪胭脂般的落日已慢慢地沉下虎邱山下去了船上五彩綉燈一齊點起照得滿船如不夜城一般大家搗拳猜謎正鬧得高興次芳道今日這會專爲男女兩狀元作合我倒想箇新鮮酒令好多吃兩杯喜酒大家問是何令次芳就指着彩雲道就借着女狀元的芳名叫做彩雲令用還魂記曲文起句第二句用曲牌名第三句用詩經依首句押韻韻不合者罰三杯佳妙者各賀一杯再用唐詩一句有彩雲兩字相連的飛觴照座順數到彩雲

二字各飲一杯。雲字接令。大家聽畢道：好新鮮雅致的令兒。只是煩難些。彩雲道：誰要你們稱名道姓的作弄人。次芳道：你別管。酒令如軍令。違者先罰。彩雲笑了笑。就低頭不語了。次芳道：我先說一箇罷。念道：

甚。蟾。宮。貴。客。傍。要。霄。集。賢。賓。河。上。乎。道。遙。

大家都譁然道好。效亭道：應時對景。我們賀一杯。你再說飛觴罷。次芳道：彩雲。簫。史。駐。順。敷。去。恰。是。耍。青。效。亭。各。一。杯。次。芳。先。斟。耍。青。一。杯。道。請。簫。史。飲。箇。成。雙。杯。兒。添。些。氣。力。省。得。騎。着。龍。背。跌。下。半。天。來。耍。青。正。要。舉。杯。却。被。彩。雲。劈。手。奪。去。道。你。倒。高。興。喝。我。偏。不。許。你。喝。哩。次。芳。笑。道。噯。一。會。兒。就。怎。地。肉。麻。效。亭。道。別。鬧。人。家。要。接。令。哩。一。面。就。念。道。

迤。逗。的。彩。雲。偏。相。見。歡。君。子。萬。年。

大家道：吉祥豔麗。預卜狀元郎。夫榮妻貴。該賀該賀。效亭道：快喝賀酒。我要

飛觴哩。接着就念句學吹鳳簫乘彩雲。彩字數到雯青。雲字次芬。次芳道。賀酒還沒全喝。倒要喝令酒了。大家照喝了。次芳道。作法自弊。這回可江郎才盡了。彩雲道。做不出。快罰酒。次芳聳着肩道。好了。有了。你們聽聽。稍頓一頓。人家就要罰酒哩。險呀。雯青笑道。你說呢。次芳念道。

昨夜天香雲外謁金門。鸞聲噦噦。

飛觴是斷續。彩雲生效。亭一杯。雯青一杯。接令山芝道。次芳這幾句話。是明明祝頌。雯翁起服進京升官的預兆。快再飲賀酒一杯。雯青道。回回硬派我喝酒。這不是作弄人麼。彩雲低聲道。我替你喝了罷。說着舉杯一飲而盡。大家拍掌叫好。雯青道。你們是頑呢。還是行。令就念道。

又怕爲雨爲雲飛去了。念奴嬌與子偕老。

大家道。白頭偕老。金大人已經面許了。彩雲你須記着。彩雲背着臉不理他。

們。要青笑念道。化作彩雲飛。次芳笑道。老前輩不放心。只要把一條軟藤繩。牢牢結住裙帶兒。怕他飛到那兒去。彩雲蹙了一眼。要青道。該山芝效亭各飲一杯。效亭道。又捱到我接令了。我說的是。

他海天秋月雲端掛。歸國遙日月其邁。

勝芝道。你怎麼說到海外去了。不怕海風吹壞了人。金大人要心痛的呢。山芝道。勝翁你不知道。要翁通達洋務。安知將來不奉使出洋呢。這正是佳識。大家催著效亭飛觴。效亭道。唐詩上彩雲兩字連的。真說完了。低頭想了半天。忽然道有了。碧簫曲盡彩雲動。要青暗數。知道又臨到自已了。便不等效亭說完。就執杯在手道。我念一句收令罷。就一面喝酒。一面念道。

美。夫。妻。圖。畫。在。碧。雲。高。最。高。樓。風。雨。瀟。瀟。

就念飛觴道。彩雲易散琉璃薄。應當次芳勝芝各一杯。次芳道。要兒這句氣。

象蕭颯。做收金不好。况且勝翁也沒說過。請勝翁收金。罷勝芝道。我荒疎久了。饒恕了罷。山芝道。快別客氣。說了好收金。勝芝不得已。想一想念道。

雨跡雲踪。纔一轉玉堂春。言笑晏晏。

又說飛觴。橋上衣多抱彩雲。於是合席公飲了一杯。雲青道。我們酒也設了。山翁賞飯罷。次芳在身上摸出一隻十二成金的打簧表。按了一按。却璫璫的敲了十下。道。可不是該送狀元歸第了。快叫開船回去。耽過了吉日良時。不是要處彩雲帶噴帶笑的。指着次芳道。我看匡老只有你一張嘴。能說會道。我就包在你身上。叫金大人今晚到我家裡來。不來時便問你。次芳道。這。個我敢包。不但包他來。還要包你去。彩雲道。包我到那裡去。次芳道。包你到圓嶠巷金府上去。你放心。總會包你到西洋外國去。吃外國火腿的。彩雲啐了一口。大家說說笑笑。飯也吃完。船也到了閩門太子碼頭了。各妓就紛

紛散去。效亭勝芝先上岸回家去了。彩雲轎子也來。那大姐就扶着彩雲走上船頭。彩雲忽回頭叫聲金大人。你來。我有話給你說哩。雲青走出來道什麼話。彩雲望着雲青頓了一頓笑道。不要說了。到家裡去告訴你罷。說着就上轎走了。次芳道。這小妮子聲價自高。今日見了老前輩。你看他一種癡情。十分流露。倒不要孤負了他。雲青微笑。就謝了山芝。也自上岸。你想雲青彩雲今日相遇的情形。這晚那有不去相訪的理呢。既去訪了彩雲。那有不留宿的理呢。紅珠帳底絮語。三生水玉簾前相逢一笑。韋郎未老。淒迷玉簫之聲。杜牧重來。綢繆紫雲之夢。雙心一袂。盒誓釵盟。不消細表。却說匡次芳當日薦了彩雲。見雲青十分留戀。就打算作撮合山。討好雲青。料定當晚雲青決不能放過的。到了次日就清早一人趕到大郎橋巷。進後門來。相幫要喊客來。次芳連連搖手。自己放輕脚步。走上胡梯。推門進去。却見中間大炕床。

上。躺。着。個。大。姐。正。在。披。衣。坐。起。看。見。次。芳。就。低。聲。叫。匡。老。爺。來。得。怎。早。次。芳。連。忙。道。你。休。要。聲。張。我。問。你。句。話。金。大。人。在。這。裡。不。在。那。大。姐。就。挪。嘴。兒。對。着。裡。間。笑。道。正。做。好。夢。哩。次。芳。就。在。靠。窗。一。張。書。桌。邊。坐。下。那。大。姐。起。來。替。次。芳。去。倒。茶。次。芳。瞥。眼。看。見。桌。上。一。張。桃。花。色。詩。箋。恭。恭。楷。楷。寫。着。四。首。七。律。詩。道。

山。色。花。光。映。畫。船。白。公。隄。下。草。芊。芊。萬。家。燈。火。吹。簫。路。五。夜。星。辰。賭。酒。天。
 鳳。脛。燒。殘。春。似。夢。駝。鈎。高。捲。月。無。烟。微。波。渺。渺。塵。生。鞦。韆。四。百。橋。邊。採。石。蓮。
 吳。孌。似。水。艷。無。曹。貌。比。紅。兒。藝。薛。濤。燒。燭。夜。攤。金。葉。格。定。場。春。擁。紫。檀。槽。
 蠅。頭。試。筆。蠻。箋。臘。瓜。拈。花。羯。鼓。高。忽。憶。燈。前。十。年。事。烟。臺。夢。影。痕。淘。
 胡。麻。手。種。葛。鷓。兒。紅。豆。重。生。認。故。枝。四。月。橫。塘。聞。杜。宇。五。湖。曉。網。薦。西。施。
 靈。簫。孤。負。前。生。約。紫。玉。依。稀。入。夢。時。只。有。傷。心。說。不。得。憑。闌。吹。斷。碧。參。差。

龍頭劈浪。鳳簫哀展。盡芙蓉。向月開。細雨銀荷中。婦鏡東風。銅雀小。喬臺青衫痕。漬隔年淚。絳蠟心留未死。灰腸斷。江南歌子夜。白鳥飛去。又飛回。次芳看着這幾首詩。頑艷絕倫。覺得髮青。尋常沒有這付筆墨。正在詫異。忽見詩尾題着識情生寫贈彩雲。舊侶慧鑒一行小字。暗忖。髮青與彩雲。尙是初面如何。說是舊侶呢。難道這詩不是髮青手筆麼。心裡惑惑突突的。摸擬恰值那大姐端茶上來。次芳就微笑的問道。昨夜金大人是幾時來的那大姐道。我們先生前脚到家。金大人後脚就跟了來。吃了半夜的酒。講了一夜的話。次芳道。你聽見講些什麼呢。大姐道。他們講的話。我也不大懂。只聽金大人說。我們先生的面貌活脫像金大人的舊相好。又說那舊相好爲金大人死了。死的那一年。正是我們先生養的那一年。哩。那大姐正一五一十的說。就聽裡間彩雲的口聲。喊道。阿巧。你咭喇咭囉。同誰說話。嚙。阿巧向次芳

伸伸舌頭答道。匡老在這裡尋金大人哩。只聽裡面好像兩人低低私語了幾句。又屑屑索索。一回彩雲就雲鬢蓬鬆。開門出來見了次芳。就笑道。請匡老裡面坐。金大人昨夜被你們灌醉了。今日正害着酒病哩。說着就往後間梳洗去了。次芳一面笑。一面就走進來。看見髮青。却橫躺在一張烟榻上。旁邊還堆着一條錦被。見次芳來。就坐起來。招呼次芳走上去。兜頭就是一揖。道。恭喜。恭喜。髮青笑道。別取笑人。次兄請坐著。我要託你辦正經事哩。次芳道。老前輩不用說了。請放心。在學生身上。包你那紅兒。薛濤立時請他到金屋裡去住着好嗎。髮青愕然道。怎麼這幾首歪詩。又被你看見了。我的心事。也不能瞞你了。只是現在熱孝在身。做這件事。好像於心不安。外面議論。又可怕得很。次芳道。那個容易。祇要現在先講妥了。做個外室。瞞着尊嫂。到服滿。進京。再行接回外人。那裡知道底細呢。髮青點頭說。既如此。這事要重託。

次兄的了。兄弟昨夜未歸。今日必須早些回去。安排妥密。免得人家疑心。說着就穿衣別了。次芳又低低託咐了幾句。一逕下樓走了。次芳不免叫了老鴛來。將雯青要討彩雲的話告訴了一遍。老鴛自然有許多做作。次芳好說歹說。纔講明了。身價一千元。又叫了彩雲的生身父來。原來彩雲本是安徽人。乃父是在蘇州做轎班的。次芳恐怕將來有枝節。索性另給了那轎班二百塊錢。叫他寫了一張文契。費了兩日工夫。纔把諸事辦妥。就來雯青處。銷差。雯青歡喜。自不必說。從此大郎橋巷。就做了雯青的外宅。無日不來。兩人打得如火的一般。熱光陰似箭。轉瞬之間。雯青也滿了。服。幾回。要將此告訴張夫人。只是自己理短。總說不出口。心想不如一人先行到京。再看機會。罷。就將這個辦法與彩雲商量。彩雲也沒別話。就定見了自己一人到京。起服。銷假。這日宮門召見。下來。就補授了內閣學士。雯青自出差到今。已離京

五六年了。時局變更。滄桑屢改。朝中歌舞昇平。而海外失地失藩。頻年相屬。日本滅了琉球。法國取了安南。英國收了緬甸。中國一切不問。還要鋪張揚厲。擺出天朝空架子。記得光緒十三年。翰林院裡還有人獻了一篇平法頌文章。辭藻比着康熙年代的平滇頌。乾隆年代的平定金川頌。還要富麗哩。話雖如此。到底交涉了幾年。這外交的事情。倒也不敢十分怠慢。那些通達洋務的人員。上頭不免看重起來。恰好這年出使英俄大臣呂萃芳。要改充英法義比四國大臣。出使德國荷奧比五國大臣許鏡徵。三年任滿。要人接替。而斯時一班有名的外交好手。如上回雲青在上海認得的雲仁甫。已派過了美日秘副使。李台霞。已派署過德國正使。現在又有別事。派出徐忠華。派充參贊馬美菽。也出洋游歷。呂順齋。派充日本參贊。朝廷正恐沒人應選。也是雲青時來運來。又有潘八瀛。龔利甫。這班大帽子。替他揀揚。幫襯聲譽。

日高。一日廷旨就派金洵出使俄羅斯德意志荷蘭奧斯馬加四國旨意下來好不榮耀。雯青趕忙修摺謝恩引見請訓拜會各國公使一面奏調參贊隨員繙譯因想着次芳湊合彩雲一番的美意就把他奏保了參贊做個心腹。且請假兩月還蘇修墓首旨俞允那時同鄉京官萃如也開了坊子唐卿却從陝甘回來了。珥齋也因公在京只有肇廷改了外官不在那裡這班人合着輪流替雯青餞賀。這日席間大家談起交涉的方略。雯青發議道。兄弟不才。謬膺使節。此去方略。還要諸君臨別贈言。依兄弟愚見。第一是聯絡邦交。第二是調查國勢。語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我國交涉吃虧。正坐不知彼耳。不知國情。固是大害。不知地理。爲害尤烈。遠事不必說。就是伊犁一案。彼趁着白彥虎造反。就輕輕佔據了。要不是會紀澤力爭。這塊地面。就不知不覺的送掉了。兄弟向來留心西北地理。見那些交界地方。我們中國紀載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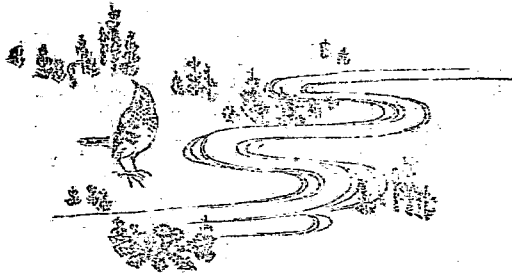
模糊影。響得狠。俄國素懷蠶食之心。不知暗中。被佔了。多少去了。只苦我國。不知地理。啞子吃黃連。說不出的苦。兄弟這回。出去也不敢自誇。替他家爭。回什麼權利。不過這地理上。頭兄弟數十年苦功。總可考究一番。叫牠疆界。井然不能再施鬼域手段。罷了。奉如等聽了。自然十分佩服。珏齋道。可不是麼。所以兄弟前。回到吉林。實在沒法。只好仿着馬伏波的故事。立了一個三丈來高的銅柱。刻了幾句銘詞。老遠望着。就見巍巍雲表。那銅柱拓本。看着倒狠古雅。明日兄弟送一分去。斐兄留着。倒可參考。參考。斐青道。珏齋兄的銅柱。將來定可與闕特勤婢好太王碑。並傳千古了。當日歡飲一天。斐青心裡。只記掛着彩雲。忽忽已一年多。不見了。忙著出京。那時上海縣。先期得信。趕緊打掃。天后宮行轅。以備使節。小駐。這日船抵金利源馬頭。不免有文武官員。晉見許多儀節。自己復要拜會各國領事。入城。答拜道員。回來恰值

次芳來見。當面謝了保舉。雯青把行轅一切公事。全行託付了。他定出洋的。公司船報告起程的。摺子都叫他慢慢預備。諸事安排妥了。歸心如箭。就叫心腹後童阿福。向上海道借了一隻小輪船。連夜回蘇。到得家中。夫妻相見。自有一番歡慶。不消說得坐定。說着出洋的事來。雯青笑說。這回倒要夫人辛苦。一躺了。但是夫人身弱。不知禁得起波濤跋涉否。夫人笑道。這個不消老爺耽心。辛苦不辛苦。倒在其次。聞得外國風俗。公使夫人一樣要見客。赴會握手接吻。妾身系出名門。萬萬不怪這種腔調。本來要替老爺弄個貼身伏侍的人。說到這裡。却笑了一笑。雯青心裡一跳。知道不妙。只聽夫人接說。好在老爺早已討在外頭。倒也省了我許多周折。我昨日已吩咐過家人們。收拾一間新房。只等老爺回來。擇吉接回。消停兩日。就叫他跟隨出洋。妾身落得在家過清閒日子。哩。雯青忸怩了半天。道。這事原是下官一時糊塗。

下。句。還。未。說。出。夫。人。正。色。道。你。別。假。惺。惺。現。在。倒。是。擇。日。進。門。是。正。經。你。是。王。命。在。身。的。人。那。裡。能。儘。着。耽。擱。髮。青。得。了。夫。人。的。命。就。放。胆。看。了。明。日。是。黃。道。吉。日。隔。夜。就。預。備。了。酒。席。邀。請。親。友。來。看。新。人。到。了。這。日。夫。人。就。命。安。排。一。頂。彩。轎。四。名。鼓。樂。手。去。大。郎。橋。巷。迎。接。傳。彩。雲。不。一。時。門。前。簫。鼓。聲。喧。接。連。鞭。爆。之。聲。人。聲。腳。步。聲。但。見。四。名。轎。班。披。着。紅。簇。擁。一。肩。綠。呢。挖。雲。四。垂。流。蘇。的。官。轎。直。入。中。堂。停。下。夫。人。早。已。預。備。兩。名。垂。鬟。美。婢。各。執。大。紅。紗。燈。將。新。人。從。綵。轎。中。緩。緩。扶。出。却。見。顛。巍。的。鳳。冠。光。耀。耀。的。霞。帔。襯。着。杏。臉。桃。腮。黛。眉。櫻。口。越。顯。得。光。彩。射。目。芬。芳。撲。人。真。不。啻。婦。娥。離。月。殿。妃。子。降。雲。霄。矣。那。時。滿。堂。親。友。雜。沓。爭。先。喝。采。聲。詫。異。聲。交。頭。接。耳。正。議。論。這。個。妝。飾。越。禮。忽。人。叢。中。夫。人。盛。服。走。出。大。家。倒。吃。一。驚。正。是。名。花。入。手。消。魂。極。艷。福。如。君。幾。世。修。不。知。夫。人。走。出。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學 海 花

歷史小說藝海：



歷史
小說
孽
海
花
卷五

愛自由者起發

東亞病夫編述

第九回

遣長途醫生試電術

憐香伴愛妾學洋文

却說諸親友正交頭接耳議論彩雲妝飾越禮忽人叢中夫人盛服走出却聽他說道諸位親長今日見此舉動看此妝飾必然詫異然願聽妾一言此次雲青出洋妾本該隨侍同去的無奈妾身體荏弱不能前往今日所娶的新人就是代妾的職分而且公使夫人是一國觀瞻所繫草率不得所以妾

情願從權。把誥命補服暫時借他。將來等到覆命還朝時。少不得要一概還。妾的諸尊長。以爲如何。言次。聲音朗朗。大家都同聲稱贊。於是傳齊吹手。預備祭祖。雯青與夫人在前。傳影雲在後。行禮畢。彩雲叩見雯青夫婦。大家送入洞房。雯青這一喜。直喜得心花怒放。意蕊橫飛。感激夫人到十二分。自己就從新房出來。應酬外客。那潘勝芝。貝效亭。謝山芝。一班熟人。擺雷抬。尋唐僧。翻天覆地的鬧起酒來。想要叫局。只礙着雯青如今口銜天語。身膺使旄。只好罷休。雯青陪着暢飲。到漏靜更深。方始散去。雯青進來。自然假意至夫人房中。夫人却早關了門。雯青只得自回新房。與彩雲叙舊。久別重逢。綢繆備至。自不消說。正是芳時易過。倏滿假期。便別了夫人。帶了彩雲。出了蘇州城。一逕到上海。其時蘇滬航路還沒有通。不像現在有大東。戴生昌許多公。司。船。朝來暮往的便捷。雯青因是欽差大臣。上海道特地派了一隻官輪來。

接走了。一夜次早，就抵埠頭。雯青先把家眷安排上岸，自己却與一班接差的道縣酬應一番。行轅中又送來幾封京裡書札。雯青一一檢視，也有親友尋常通賀的，也有大人先生爲人說項的，還有一班名士、黎石農、李純客、袁尙秋諸人寄來的送行詩詞、清詞麗句，覺得美不勝收。繙到末了一封，却是莊小燕的。雯青連忙拆開，暗想：此人的手筆倒要請教。你道雯青爲何見了莊小燕，姓名就如此鄭重呢？這莊小燕書中尙未出現過，不得不細表一番。原來小燕是個廣東人，佐雜出身，却學富五車，文倒三峽，而且深通西學，屢次出洋，現在因交涉上的勞績保舉，到了京堂，聲名赫赫，不日就是尙侍的身分哩。雯青當時拆開一看，却是四首七律道：

詔持龍節度西溟，又捧天書問北庭。
神禹久思窮亥步，孔蝕真遺案丁零。
遙知汎極雙旌駐，應見神洲一髮青。
直待車書通絕徼，歸來扈蹕禪云亭。

肇華藉藉侍中居清切承明出入廬早擅多聞箋豹尾親圖異物到叩虛
王名幾勒黃龍國法新銜赤雀書爭識威儀迎漢使吹螺代鼓出穹閭
竹枝異域詞重譜敕勒風吹草又低候館花開赤瓔珞周廬瓦覆碧流黎
異魚飛出天池北神馬徠從雪嶺西寫入夷堅支乙志殺青他日試標題
不嫌奪我鳳池頭譚思珠玲佐廟謀敕賜重臣雙白璧圖開生絹九瀛洲
茯苓賦有林牙誦苜蓿花隨驛使稠接伴中朝人第一君家景伯舊風流
雲青看罷拍案叫絕道真不愧白衣名士我輩愧死了遂就收好交與管家
一面喊伺候上岸坐着雙套馬車沿途還拜各官並德俄諸領事直到回天
后宮行轅已在午牌時候早有自己的參贊隨員繙譯隨員這一班人齊集
着都要謁見手本進去不一時就見管家出來傳話單請匡朝鳳匡夫人進
去有公事面談其餘老爺們一概明日再見罷大家聽見這話就紛紛散了

只賸匡次芳一人低着頭跟那管家往裡邊去。到了客廳，雲青早在等着。見他進來，連忙招呼道：「次兄這幾日辛苦了，快換了便服。我們好長談。」次芳上前見了，早有阿福等幾個俊童上去替他換衣服。次芳一面換，一面說道：「這是分內的事，算什麼辛苦。」說着，主賓坐了。雲青問起乘坐公司船。次芳道：「正要回大人，此次出洋，既先到德國，再到俄奧諸國，自然坐德公司的船。爲便，前十數日德領事來招呼，本月廿二日，德公司有船名薩克森的出口。這船極大，船主名質克晚輩都已接頭過了。替大人定的是頭等艙。晚輩及黃繙譯、塔繙譯等坐二等，其餘隨員學生都是二等。雲青道：「我聽說外國公司船十分寬敞，就是二等艙也比我們招商局船的大餐間大的多哩。其實就是我也何必一定坐頭等呢？」次芳道：「晚輩也替大人打算過，二等艙狠過得去。價錢要便宜一半哩。後來上海道特地招呼晚輩說：千萬不可上回。」

人。出。去。因。爲。坐。了。二。等。被。外。國。人。恥。笑。的。了。不。得。所。以。晚。輩。仍。定。了。頭。等。說。着。就。湊。近。雯。青。耳。旁。低。聲。道。好。在。隨。員。等。坐。的。是。二。等。都。開。報。了。二。等。這。裡。頭。核。算。過。來。差。不。多。大。人。樂。得。舒。服。體。面。雯。青。點。點。頭。次。芳。順。手。在。靴。統。裡。拔。出。一。個。摺。子。遞。到。雯。青。手。裡。道。這。是。開。報。啓。程。日。期。的。摺。子。膽。寫。已。好。請。大。人。過。日。後。填。上。日。子。便。可。拜。發。了。雯。青。看。着。忽。然。面。上。躊。躇。了。半。晌。道。公。司。船。出。口。是。廿。二。這。天。的。日。子。：。這。句。話。還。沒。有。說。出。次。芳。接。口。道。這。不。用。大。人。費。心。晚。輩。出。門。就。是。一。二。百。里。也。要。檢。一。個。黃。道。吉。日。况。大。人。銜。命。萬。里。關。着。國。家。的。禍。福。那。有。輕。率。的。道。理。這。日。子。是。我。衙。門。裡。的。最。精。河。圖。學。的。余。笏。南。兄。檢。定。的。恰。好。這。日。有。此。船。出。口。也。是。大。人。的。洪。福。照。臨。雯。青。道。原。來。笏。南。在。這。裡。他。檢。的。日。子。是。一。定。好。的。不。用。說。了。兩。人。又。談。了。些。彩。雲。進。門。的。話。看。看。天。色。將。晚。次。芳。就。退。了。出。來。當。日。無。話。次。日。雯。青。不。免。有。宴。

會拜客等事。又忙了數日。直到廿二日上午。方把諸事打掃完結。午後。大家上了薩克森公司船。慢慢的出了吳淞口。口邊俄德各國的兵輪。自然要升旗。放砲的致敬。出口後。一路風平浪靜。依着歐亞航路。進行。彩雲還是初次乘坐輪船。雖不顯播。終覺頭眩眼花。終日的困臥。雯青沒事。便請次芳來談談閒天。有時自己去找他們。經過鬧熱的香港。新加坡。錫蘭。諸埠。頭。雯青自要與本埠的領事紳商交接。彩雲也常常上去遊玩。不知看見了多少新奇的事物。聽見了多少怪異的說話。倒也不覺寂寞。不知不覺。已過了亞丁。入了紅海。將近蘇彝士河地方。這日。雯青剛與彩雲吃過中飯。彩雲要去躺着。勸雯青去尋次芳談天。彩雲喊阿福好好伺候着。恰好阿福不在那裏。雯青道。不用叫阿福。就叫三個小童跟着。到二等艙來。剛到那裏。聽見裡面人聲鼎沸。不知何事。雯青叫一個小童。先上前去探看。只聽裡面阿福的口聲。叫

着這小童道。你們快來看外國人搬戲法呀。正喊着。雯青已到門口。向裡一望。祇見中間一排坐着三個中國人都垂着頭閉着眼睛。似乎打盹的樣子。一個中年有鬚的外國人。立在三人前頭。四面圍着許多中西男女。仰着頭。望個個面上有驚異之色。次芳及黃塔兩繙譯。也在人叢裡。看見雯青進來。齊來招呼。次芳道。大人來得正巧。快請看畢葉先生的神術。雯青茫然不解。那個外國人早已搶上幾步來。與雯青握着手。回顧次芳及兩繙譯道。這便是出使敵國的金大人麼。雯青聽這外國人會說中國話。使回道。不敢在下便是金某。沒有請教貴姓大名。黃繙譯道。這位先生叫畢葉士克。是俄國有名的大博士。油畫名家。精通醫術。還有一樣奇怪的法術。能拘魂攝魄。一經先生施術之後。這人不知不覺。一舉一動。都聽先生的號令。直到醒來自己一點也不知道。昨日先生與我們談起。現在正在這裡試驗哩。一面說。一面就

指着那坐的三個人道。大人看這三個中國工人。不是同睡去的一樣嗎。要青聽了着實稱異。畢葉笑道。這不是法術。我們西國叫做 *Dormist* 是意大利人所發明的。仍是電學及生理學裡推演出來的。沒有什麼稀奇。大人你看我。叫他三人齊舉左手。來說完將自己手往上一舉。只見那三人的左手如同有線牽的一般。一齊高高豎起。又道。我叫他右手也舉起。果然三人的右手也都跟着他。雙雙並舉了。於是滿臉喝采拍掌之聲。如雷而起。霎青次芳及繙譯隨員等。個個伸着舌頭。縮不進去。畢葉連忙向衆人搖手。叫不許喧鬧。又喊道。諸君看。彼三人都要仰着頭。張着嘴。伸着舌頭。拍着手。贊歎我的神技了。不一時。果然三人一齊拍起手來。那神氣一如畢葉所說的。引得大家都大笑起來。次芳道。昨日先生說。能叫本人把自己隱事。自己招供。這個可以試驗麼。畢葉道。這個試驗是極易的。不過未免有傷忠厚些。還是

不試的好。大家都要再試。雯青就向畢葉道。先生何妨挑一個人試試。畢葉道。既金公使要試。我就把這個年老的試一試。說着就拉出三人中一個四五十歲的老者。單另坐開。稍停一回。這老者忽然垂下頭去。嘴裡咕嚕咕嚕的說起來。起先不大清楚。忽聽他道。這儘欽差大人的二夫人。我看見了好不傷心呀。他們都道欽差的二夫人。標緻我想我從前那個雪姑娘。何嘗不標緻呢。我記得因爲自己是底下人。不敢做那些雪姑娘。對我說。如今就是武則天。娘娘也要相與兩個太監。不會聽見太監爲着自己。是下人推脫的。聽說還有拚著腦袋給朝裡的老人們。砍掉着。娘娘的快活哩。你這沒用的東西。這一點兒就怕麼。我因此就依了。如今想來。這種好日子。是沒有的了。大家聽著。這老者的話。愈說愈不像了。恐怕雯青多心。畢葉連忙去收了。術。雯青倒毫不在意。笑着對次芳道。看不出這老頭兒。倒是風流浪子。真所

謂。莫。道。風。情。老。無。分。桃。花。偏。照。夕。陽。紅。了。大。家。和。著。笑。了。雯。青。便。呼。阿。福。來。裝。早。烟。一。個。小。童。回。道。剛。纔。那。老。者。說。夢。話。的。當。兒。他。就。走。了。雯。青。聽。了。無。話。正。看。畢。葉。在。那。裡。古。倒。那。三。個。人。一。會。兒。都。揩。揩。眼。睛。如。夢。初。覺。大。家。問。他。們。剛。纔。的。事。一。點。也。不。知。道。畢。葉。對。雯。青。及。衆。人。道。這。術。還。可。以。把。各。人。的。靈。魂。彼。此。互。換。現。在。這。幾。人。已。乏。了。改。日。再。試。罷。雯。青。正。聽。著。忽。覺。眼。前。一。道。奇。麗。的。光。彩。從。艙。西。角。拉。兒。一。個。房。門。旁。邊。兒。直。射。出。來。定。睛。一。看。却。是。一。個。二。十。來。歲。非。常。標。緻。的。女。洋。人。身。上。穿。著。純。黑。色。的。衣。裙。頭。戴。織。草。帽。鼻。架。青。色。玻。璃。眼。鏡。雖。妝。飾。朴。素。的。很。而。粉。白。的。臉。兒。金。黃。的。髮。兒。長。長。的。眉。兒。細。細。的。腰。兒。盞。的。眼。兒。紅。的。唇。兒。直。是。說。不。出。的。一。幅。絕。妙。的。畫。兒。半。身。倚。著。門。兒。險。些。鈎。去。了。這。金。大。人。的。魂。兒。雯。青。不。知。不。覺。的。看。呆。了。心。想。何。不。請。畢。先。生。把。這。人。試。一。試。倒。有。趣。兒。只。不。好。開。口。兒。想。了。半。天。忽。然。

心。生。一。計。就。對。畢。葉。道。先。生。神。術。固。然。奇。妙。極。了。但。兄。弟。尚。不。能。無。疑。這。三。個。中。國。人。安。見。不。是。先。生。買。通。的。呢。畢。葉。聽。罷。面。上。大。有。怫。然。之。色。雲。青。接。著。道。並。非。我。不。信。先。生。我。想。請。先。生。再。演。一。遍。說。著。便。指。著。女。洋。人。低。聲。道。倫。先。生。能。借。這。個。女。洋。人。一。試。妙。技。那。時。兄。弟。就。真。死。心。蹋。地。的。佩。服。了。次。芳。及。兩。個。繙。譯。也。附。和。著。雲。青。畢。葉。佛。然。道。這。有。何。難。我。立。刻。請。這。位。姑。娘。把。那。東。邊。桌。子。上。的。一。盆。水。果。搬。來。放。在。公。使。面。前。好。麼。這。句。話。原。被。雲。青。那。一。句。激。出。來。的。大。凡。歐。洲。人。性。情。是。直。爽。不。過。又。多。好。勝。最。恨。人。家。疑。心。他。作。僞。總。要。明。白。了。方。肯。歇。手。別。的。都。顧。不。得。了。畢。葉。被。雲。青。這。一。激。也。不。問。那。位。姑。娘。是。誰。就。冒。冒。失。失。的。就。施。起。他。的。法。術。來。他。的。法。術。又。是。百。發。百。中。頓。時。見。那。姑。娘。臉。上。呆。一。呆。就。嫋。嫋。婷。婷。的。走。到。東。邊。桌。子。上。伸。出。纖。纖。玉。手。端。著。那。盆。冰。梨。雪。藕。款。步。而。來。端。端。正。正。的。放。在。雲。青。坐。的。那。張。桌。

上含笑斜睨。嫣然傾城。雲青這一樂非同小可。比著那金殿傳臚。高唱誰某的時候。還加十倍。那裡知道這邊施術的畢葉。這一驚也不尋常。却比那死刑宣告。牽上刑臺的富兒。彷彿一般。連忙摘了帽子。向滿船的人致敬。先說西話。又說中國話。叮囑大家等姑娘醒來。切不可告訴此事。大家答應了。那時船主質克因聽見喧鬧的聲音也來。艙查看畢葉也給他說了。質克微笑。應諾畢葉方放了心。慢慢請那位姑娘自回房中去。把術解了。雲青諸人看見畢葉慌張情形。倒弄得莫名其妙。問他何故。畢葉吞吞吐吐。道這位姑娘是敵國有名的人物。學問極好。通十幾國的語言。學不敢瀆犯的意思。次芳道。畢先生知道他的姓名嗎。畢葉道。記得叫夏麗雅。雲青道。他能說中國話麼。畢葉道。聽說能作中國詩文。不但說話哩。雲青聽了。不覺大喜。原來雲青自見了這姑娘的風度。實在羨慕。不過沒法親近。今聽見會說中國話。這是

絕好的引線了。當時就對畢葉道：兄弟有句不知進退的話，只是不敢冒昧。畢葉道：金大人不用客氣。有話請講。雯青道：就時小妾向來願學西文，只是沒有女師傅。總覺不便。現據先生說，那貴國夏姑娘精通語言學，還會中文，沒有再巧的好機會了。現在舟中沒事，正好請教先生。既然跟夏姑娘同國，不曉得肯替兄弟介紹介紹麼？畢葉想：「一道這事，既蒙委託，那有不盡力的道理。不過這姑娘的脾氣古怪，只好待小可探探口氣，明日再行奉覆罷。」當時次芳及黃塔兩繙譯，又替雯青幫腔了幾句。畢葉方肯著實答應。於是大家都散歸。雯青回房，就把畢葉奇術告訴彩雲。彩雲道：「這沒什麼奇。那些中國人一定是他的同黨，跟我們蘇州的變戲法一樣，騙人。」雯青又把個女洋人的事情告訴他，說這女洋人是我叫他試的，難道也是通同的麼？彩雲於是也稀奇起來。雯青又把學洋文的話從頭述了一遍。彩雲歡喜的了不

得原來彩雲早有此意與雯青說過幾次。當晚無話。次早雯青剛剛起來。次芳已經候在大餐間。雯青見面就問昨天的事怎麼了。次芳道成了。昨天大人去後他就去跟這位姑娘攀談。灌了多少米湯。後來慢慢說到正文。姑娘先不肯。畢先生再四說合方纔允了。好在這姑娘也往德國說在德國許有一兩個月耽擱。隨後至俄與我們的路途。到是相仿的。可以常教。不過要如夫人去就他的。每月薪水要八十馬克。雯青道八十馬克不貴不貴。今天就去開學麼。次芳道可以。他已等候多時了。雯青道等小妾梳洗了。就去招呼一聲。次芳答應著去了。雯青進來。次芳的話彩雲早已聽得明白。趕著梳好頭。雯青就派阿福伺候過去。自己也來。二等艙與次芳等間談。正對著夏麗雅的房间。說話之間。時時偷看那邊。彩雲見了那位姑娘。倒甚投契。夏麗雅叫他先學德文。因德文能通行俄德諸國的緣故。從此之後。每日早來。

暮。歸。彩。雲。資。性。聰。明。不。到。十。日。語。言。已。略。能。通。夏。麗。雅。也。甚。歡。喜。一。日。薩。克。森。船。正。過。地。中。海。將。近。意。大。利。的。火。山。時。正。清。早。曉。色。蒼。然。雲。青。與。彩。雲。剛。從。牀。上。跨。下。共。倚。船。窗。隱。約。西。南。一。角。雲。氣。鬱。葱。島。嶼。環。青。殿。閣。擁。翠。奇。景。壯。觀。怡。魂。養。性。正。在。流。連。賞。玩。忽。見。一。人。推。門。直。入。左。手。攬。雲。青。之。袖。右。手。執。彩。雲。之。臂。發。出。一。種。清。冽。之。音。說。道。我。要。問。你。們。倆。說。話。哩。如。不。直。說。我。眼。睛。雖。認。得。你。們。的。彈。子。可。不。認。得。你。們。的。雲。青。同。彩。雲。兩。人。抬。頭。一。看。嚇。得。目。瞪。口。呆。不。知。何。意。正。是。一。朝。魂。落。幻。人。手。百。丈。濤。翻。少。女。風。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一語驚人新欽差胆破虛無黨

十年話舊侯夫人名噪賽工場

却說雯青正與彩雲雙雙的靠在船窗賞玩那意大利火山的景緻。忽有人推門進來。把他們倆拉著問話。兩人抬頭一看。却就是那非常標緻的女洋人夏麗雅。姑娘柳眉倒豎。鳳眼圓睜。兩人這一驚非同小可。知道前數日畢葉演技的事。露了風了。只聽那姑娘學着很響亮的京腔道。我要問你。跟你們往日無仇。今日無故趕嗎。你叫人戲弄我姑娘。你可打聽打聽。看你姑娘是大俄國轟轟烈烈的奇女子。可不比你們中國那些窩囊婦道們。憑人家糊弄著不害臊。我爲的是看重你。是一個公使大臣。我好意教你。那女念書誰知道你們中國的官員越大越不像人。簡捷兒都糊塗的蠢蟲。我姑娘也不犯合你們講什麼理。今兒個就叫你知道。知道姑娘的利害。說著伸手在袖中取出一支雪亮的小手鎗。雯青被那一道寒光一逼。倒退幾步。一句話也說不出。還是彩雲老當見風頭。不妙連忙上前拉住夏麗雅的臂。

勝道。密斯請息怒。這事不關我們老爺的事。都是貴國畢先生要顯他的神通。我們老爺是看客。斐青聽了方抖聲接說道。我不過多了一句嘴。請他再演。並沒有指定著姑娘。夏麗雅鼻子裡哼了一聲。彩雲又搶說道。況老爺並不知道。姑娘是誰。不比畢先生跟姑娘同國。曉得姑娘的底裡。就應該慎重些。倘或畢先生不肯演。難道我們老爺好相強嗎。所以這事還是畢先生的不是。多哩。望密斯三思。夏麗雅正欲開口。忽房門呀啞。一響。一個短小精悍的外國人。捱身進來。斐青又喫一嚇。暗忖道。完了一個人。還打發不了。又添一個出來。彩雲眼快。早認得是船主質克。連忙喊道。密斯脫質克。快來解勸。解勸。夏麗雅也立起道。密斯脫質克。你來趕麼。質克笑道。我正要請問密斯。到此何幹。密斯倒問起我來。密斯你爲何如此執性。我昨夜如何勸你。你總是不聽。鬧出事來。倒都是我的不是了。我從昨夜與密斯談天之後。一直防

著你。剛剛走到你那邊。見你不在。我就猜著到這裡來了。所以一直趕來。果然不出所料。夏麗雅怒顏道。難道我不該來問他麼。質克道。不怎麼說。這事金大人固有不是。畢先生更屬不該。但畢葉在演術的時候。也沒有留意。姑娘是何等人物。直到姑娘走近。看見了貴會的徽章。方始知道。已是後悔不及。至於金大人是更加茫然了。據我的意思。現在金大人是我們兩國的公使。倘違著姑娘的意。弄出事來。爲這一點小事。鬧出國際問題。已屬不犯著而戕害公使。爲文明公律所不許。於貴國聲譽有礙。尤其不可。況現在公使在我的船上。都是我的責任。我決不容姑娘爲此強硬手段。夏麗雅道。照你說來。難道就罷了不成。質克道。我的愚見。金公使瀆犯了姑娘。自然不能太便宜他。我看現在貴黨經濟十分困難。叫金公使出大宗巨款。捐入貴黨。聊以示罰。在姑娘雖受些小辱。而爲公家爭得大利。姑娘聲譽必然大起。大家

亦得安，然無事，豈不兩全。至學先生是姑娘的，同國他得罪，姑娘心本不安，叫他在貴黨盡些力，必然樂從的。這番說話，質克都是操著德話，髮青是一句不懂。彩雲聽得明白，連忙道：質克先生的話，我們老爺一定遵依的。只求密斯應允。其時夏麗雅面色已和善了。好些手鎗已放在旁邊小几上。開口道：既然質克先生這麼說，我就看著國際的名譽上，船主的權限上，便宜了他。但須告訴他，不比中國那些見錢眼開的主兒，什麼大事有了，孔方都一天雲霧散了。再問他到底能捐多少呢。質克看著彩雲，彩雲道：這個一聽，姑娘主張夏麗雅拿著手鎗一頭往外走。一頭說道：本會新近運動一事，要用一萬馬克，叫他擔任了就是了。又回顧彩雲道：這事與你無干。剛纔恕我冒犯回來，仍到我那裏。今天，要上文法了。說著揚長而去。彩雲諾諾答應。質克向著彩雲道：今天險極了。虧得時候尚早，都沒有曉得暗地了。結還算便宜。

說完自回艙面辦事。這裡雯青本來嚇倒在一張榻上發抖，又不解德語。他們忽然都散了。心中又怕又疑，驚魂略定。彩雲方把方纔的話從頭告訴一遍。一萬馬克彩雲却說了一萬五千。雯青方略放心聽見要拿出一萬五千馬克不免又懊惱起來。與彩雲商量能否請質克去說說減少些。彩雲據著嘴道：剛纔要不是我老爺性命都沒了。這時得了命又捨不得錢了。我勸老爺省了些精神罷人家做一任欽差那個不發十萬八萬的財。何在乎這一點兒。買命錢倒肉痛起來。雯青無語不一會男女僕人都起來伺候。雯青彩雲照常梳洗完畢。雯青自有次芳及隨員等相倍閒話。彩雲也仍過去學洋文。早上的事除船主及同病相憐的畢先生同時想也受了一番驚恐。其餘真沒一人知道。到傍晚時候畢葉也來雯青處。其時次芳等已經散了。畢葉就說起早上的事。道船生質克另要謝儀罰款。則俟到德京由彩雲直接交。

付均已面議妥協。叫彼先來告訴雲青。一聲雲青只好一一如命彼此又說了些後悔的話。雲青又問起這姑娘。倒底在什麼會。畢葉道。講起這會話長哩。這會發源於法蘭西人。聖西門仍是平等的極端。他的宗旨說世人侈言平等。終是表面的話。若說內情。世界的真權利。總歸富貴人得的多。貧賤人得的少。資本家佔的大。勞働人佔的小。那裡算得真平等。他立這會的宗旨。就要把假平等。弄成一個真平等。無國家思想。無社會思想。無家族思想。無宗教思想。衝決種種網羅。打破種種桎梏。皇帝是仇敵。政府是盜賊。國裡有事。全國人公議。公辦國土。是個大公園。銀錢是個大銀行。國裡的利。全國人共享。共用一萬個人。合成一個靈魂。一萬個靈魂。共抱一個目的。現在政府他。一概要推翻。現在的法律他。一概要破壞。擲可驚可怖之代價。要購一完全平等的新世界。所以他的會名。叫做虛無黨。又叫做無政府黨。這

會起源於英法。現在却盛行到敵國了。也因敵國的政治實在專制。又兼我國有一班大文家。叫做赫辰及鄧爾克納夫的。以冰雪聰明的文章。寫雷霆精銳的思想。這種議論就容易動人聽聞了。就是王公大人。也有入會的。這會的勢力。自然越發張大了。雲青聽了。大驚失色。道。照先生說來。簡直是大逆不道。謀爲不軌的叛黨了。這種人要在敵國。是早已明正典刑。那裡容他們如此胆大妄爲呢。畢葉笑道。這裡頭有個道理。不是我糟蹋貴國。實在貴國的百姓。彷彿比個人年紀還幼。小不大。懂得世事。正是扶牆摸壁的時候。他只知道自已該給皇帝管的那裡。曉得天賦人權。萬物平等的公理呢。所以容易拿強力去逼壓。若說敵國。雖說政體與貴國相仿。百姓却已開通。不甘受騙。就是剛纔大人說的大逆不道。謀爲不軌。八個字。他們說起來。皇帝有大逆不道的罪。百姓沒有的。皇帝可以謀爲不軌。百姓不能的。爲什麼呢。

土地是百姓的地。政治是百姓的政治。百姓是主人。翁皇帝政府不過是公
 慵的管帳夥計罷了。這種說話在敵國皇帝聽了也同大人一樣的大怒。何
 嘗不想殺盡拿盡只是殺心一起血花肉雨此餉彼酬赫赫有聲的世界大
 都會聖彼得堡方方百里地變成皇帝百姓相殺的大戰場了。雲青越聽越
 不懂究竟畢葉是外國人不敢十分抵駁不過自己咕嚕道。男的還罷了。怎
 麼女人家不謹守閨門也出來胡鬧畢葉連忙搖手道。大人別再惹禍了。雲
 青只好閉口不語彼此沒趣散了。斯時薩克森船尚在地中海。這日忽起了
 風浪震盪得實在利害。大家困臥了數日無事可說。直到七月十三日船到
 熱瓦。雲青謝了船主換了火車走了五日始抵德國柏林都城。在德國自有
 一番迎接新使的禮節不必細叙。前任公使呂萃芳交了篆務然後雲青率
 同參贊隨員等一同進署。連日往謁德國大宰相俾思麥克。適遇俾公事忙

五次方得見著。隨後又拜會了各部大臣及各國公使。又過了幾月。那時恰好西歷一千八百八十八年正月裡。德皇威廉第一去世。太子飛蝶麗新卽了日耳曼帝位。於是雯青就趁著這個當兒。覲見了德皇及皇后維多利亞第二。呈遞國書回來。與彩雲講起。覲見諸多儀節。彩雲恃著自己在夏麗雅處學得幾句德語。便撒嬌撒癡。要去覲見。雯青道。這是容易。公使夫人本來該應覲見的。不過我中國婦女素來守禮不願跟他們學。前幾年只有個會小侯夫人。他却個儻得很。一到西國。居然與西人弄得來往來聯絡得很熱鬧。他就跟著小侯一樣。覲見各國皇帝。我們中國人聽見了。自然要議論他。外國人却很佩服的。你要學他。不曉得你有他的本事沒有。彩雲道。老爺你別瞧不起人。會侯夫人也是個人。難道他有三頭六臂麼。雯青道。你倒別說大話。有件事。現在洋人說起。還讚他聰明。只怕你就幹不了。彩雲道。什麼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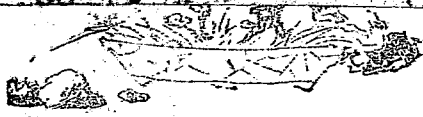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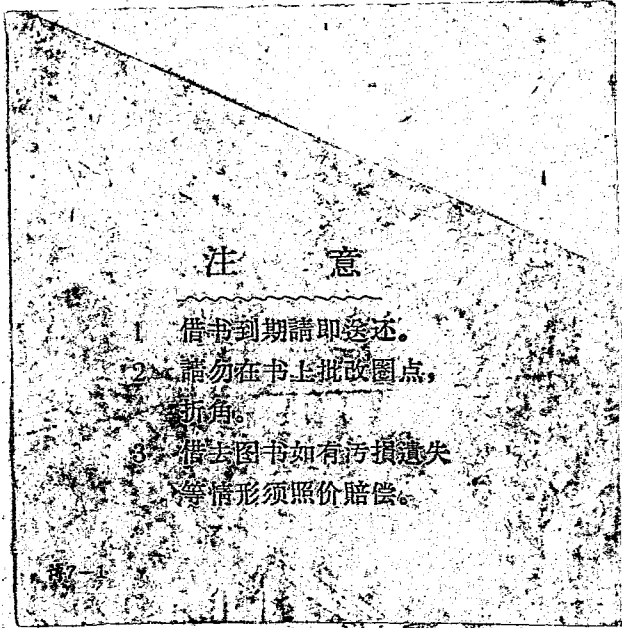
呢。雯青笑着說道：「你不忙，你裝袋旱烟，我喫，讓我慢慢的講給你聽。彩雲抿著嘴，道：「什麼稀罕事兒，直得這麼拿腔說着，便拿一根湘妃竹牙嘴，三尺來長的旱烟筒，滿滿的裝上一袋蟠桃香煙，遞給雯青，一面又回頭，叫小了頭道：「替老爺快倒一杯醞醞兒的清茶來，笑咪咪的向著雯青道：「這可沒得說了，快給我講罷。」雯青道：「你提起茶，我講的便是一段茶的故事。當日曾侯夫人出使英國，那時英國剛剛起了個什麼叫做手工賽會，這會原是英國上流婦女集合的，凡有婦女親手製造的物件，薈萃在一處，叫人批評，比賽好的，就把金錢投下，算個賞彩。到散會時，把投的金錢，大家比較，誰的金錢多，係誰是第一。却說這個侯夫人，當時結交很廣，這會開的時候，英國外部送來一角公函，請夫人赴會。曾侯便問夫人：「赴會不赴會？」夫人道：「爲什麼不赴？你覆函答應便了。」曾侯道：「這不可胡鬧，我們沒東西可賽，不要事到臨頭拿

不出手被人恥笑。反傷國體。夫人笑道：「你別管我自有道理。會侯拗不過。只好回書答應。」彩雲道：「這該應答。應叫我做侯夫人。也不肯不掙這口氣。說著恰了鬢。拿上一杯茶來。靛青接著一口一口的慢慢喝著。說道：「你曉得他應允了怎麼樣呢？却毫不在意。沒一點兒準備。看看會期已到。你想會侯心中乾急不乾急呢？那曉得夫人越做得沒事人兒一樣。這日正是開會的第一日。會侯清早起來。却不見了夫人。知道已經赴會去了。連忙坐了馬車。趕到會場。只見會場中人山人海。異常熱鬧。場上陳列著有錦繡的。有金銀的。五光十色。目炫神迷。頓時嚇得出神四處找他夫人。一時慌了。竟找不著。只聽得一片喝采聲。拍掌聲。從會場門首第一個桌子邊發出。回頭一看。却正是他夫人坐在那桌子旁邊。一把矮椅上。桌上却擺著十幾個康熙五采的雞缸杯。幾把紫沙的龔春名壺。壺中滿貯著無錫惠山的。第一名泉。泉中沉著

花 海 孽

幾撮武彝山的香茗。一種幽雅的古色。映著陸離的異彩。直射眼簾。一股清俊的香味。趁著氤氳的和風。直透鼻觀。許多碧眼紫髯的偉男。蜂腰的仕女。正是摩肩如雲。揮汗成雨的時候。煩渴的了不得。忽然一滴揚枝水。劈頭洒將來。正如仙露明珠。瓊漿玉液。那一個不歡喜讚歎。頓時拋擲金錢。如雨點一般。直到會散。把金錢彙算起來。侯夫人竟占了次多數。曾侯那時的得意。可想而知。覺臉上添了無數的光彩。你想侯夫人這事辦得聰明不聰明。寫意不寫意。無怪外國人要佩服他。你要有這樣本事。便不枉我帶你出來走一躺了。彩雲聽着心中暗忖。老爺這明明估量我是個小家女子。不能替他爭面子。怕我鬧笑話。我倒偏要顯個手段。勝過侯夫人也。叫不敵小觀想着。扭着頭說道。本來我不配比侯夫人。他是金一般。玉一般的尊貴。我是腳底下的泥路旁的草。也不如那裡配有他的本事。出去替老爺辦了靈。倒

叫老爺不放心。不如死守着這螺殼公使館。永不出頭。要不然送了。我回去。要出醜也。出醜到家裡去不關老爺的體面。斐青連忙立起來。走到彩雲身旁。拍着他肩笑道。你不要多心。我何嘗不許你出去呢。你要覲見。只消叫文案上備一角文書。知照外部大臣。等他擇期覲見便了。彩雲見斐青答應了。方始轉怒爲喜。催着斐青出去辦文。斐青微笑的慢慢踱出去了。正是初送隱娘金盒去。却看馮嬖錦車來。欲知後事。且聽下回細說。



(文) (學) (界) (之) (明) (星)

古文四象

四冊 八角

自桐城姚惜抱氏以陰陽論文獨闢千古不傳之秘至曾文正公因而推之而言益奇剖析益精於是有古文四象之作陽分太陽少陽陰分太陰少陰又於四類中各析為二類則由四而八焉太陽論文之氣勢曰噴薄之勢曰跌宕之勢少陽論文之趣味曰詼詭之趣曰閒適之趣太陰論文之識度曰宏括之度曰含蓄之度少陰論文之情韻曰沈雄之韻曰悽惻之韻易曰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本此義而審定二千年之作以為某篇屬太陽某篇屬少陰此則前古所無信乎能擴充姚氏之學而大之者也獨惜公之全集出而此書未經鏤行世祇知其目次而已本局刊印斯編欲使前人精偉之作光於天下誠一奇觀也又加之注釋以便初學並萃集各家論文之說逐次錄入頗稱詳悉圈識亦附有焉而公之圈識平議見於他書者則皆搜入其中大體可云具矣其諸君子所樂聞而樂賂者耶

文學津梁

八冊 一元四角

斯集所採錄者均為歷代名人論文之作有述文體之源流者有論文章之優劣者有研究段落篇幅者有考求鍊字造句者莫不序述詳明引例確切故成材者得此可為他山之助初學者得此可知入門之方誠為研究文學之佳書凡有志者均宜人手一編也每部八冊定價大洋一元四角另售每冊二角內容如下 第一冊文章緣起(梁任昉) 第二冊文則(宋陳騭) 第三冊文章精義(宋李耆卿) 脩辭鑑衡(元王構) 文說(元陳繹) 第四冊文章薪火(明方以智) 伯子論文(清魏際端) 日錄論文(清魏禧) 第五冊退菴論文(清梁章鉅) 古文緒論(清呂璜) 第六冊文槩(清劉熙載) 第七八冊論文集要(清薛福成)

有正書局發行

最新結婚學

一冊 三角

本書共二十八章首論結婚學說之得失繼述各種結婚之利害後叙關於結婚之要義凡陳一義必原始要終推闡盡致意富辭新愜心貴當使閱之者渙然冰釋覽之者怡然理順而于伉儷間之所以得享幸福而去其不幸者一篇之中尤三致意焉凡我國人無論已婚未婚均宜手置一編以為享有幸福之一助細目列下結婚之利害結婚之避忌試驗結婚復結婚自由戀愛女子之偏見禁慾之是非離婚之自由離婚之限制結婚之定義性慾對婚便宜結婚利用結婚盲目結婚密愛結婚戀愛結婚道義結婚婚子孫結婚分別結婚結婚年齡血族結婚雜婚體質與心理傾向一夫一婦制妻之選擇法夫之選擇法結婚式人口限制之是非

實用矯癖法

一冊 三角

本書前載矯癖通論後載矯癖各論各論羅列癖之性質狀況治法實例通論總述癖之意義性質起源範圍其中關於飲食之癖七關於睡眠之癖八關於色慾之癖五關於舉動之癖九關於金錢之癖一關於言語之癖六關於娛樂之癖四關於外貌之癖六關於智力之癖六關於恐怖心之癖五關於生理之癖七關於性情之癖十舉其最習見而最有趣者如酒癖烟癖嗜睡之癖手淫之癖口吃之癖賭博之癖面紅之癖放屁之癖暈船之癖月經之癖頭痛之癖嫉妒之癖等是凡有癖好者請一觀本書便知所以矯正之矣

7.47
25



花 海 孽

第 三 本



· (小) · (本) · (小) · (說) ·

大俠錦幟客傳 一角六分

吳門包天笑先生譯述 是書叙一青年子爵被人誣為叛黨政府懸令通緝禍幾不測厥後遇一大俠力為營救始克免於斧鉞之誅然設此罪以陷子爵者乃為一無行公爵蓋因艷其姊氏某郡主之色欲藉禍作而轉圖之以市恩於郡主詎意事機不密隱幕全露而此驚人巨案亦於以解矣其救子爵之大俠亦一英倫貴胄而殺人亡命者事後郡主感其救弟高義卒于歸焉事既離奇可喜文亦淵懿樸茂洵近口不可多得之佳作也

黑衣孃 一角四分

武進揮鐵樵先生譯述 是書述一女子避居於荒寂之濱罕與外人往還後經其居停主某白端偵察始知為一新嫁娘而以他事肇脫輻之痛者未幾其夫道經此地以火車遇險致受重傷乃即養傷于其廬廬迨至傷

漸痊愈女亦不甘而其夫終不見其夫之誰也一日女子偶與居停主閒步園林其夫乃匆匆而至陳前此種種之誤會以圖破鏡重圓女子見其情詞懇切始悉其中委曲于斯舊恨全除復為夫婦如初此書譯筆委婉曲折情文並茂洵傑作也

六號室 一角二分

吳門包天笑先生譯述 是書叙一公立病院其內容雜亂無序就醫者均染有神經之疾然有一智識稍高者則措辭頗含有哲理趣味語語皆刺世俗之隱惡實為社會小說之別開生面者

鏡臺寫影 一角四分

吳門包天笑先生譯述 是書叙一報館記者之家庭其妻一意任性慾態可嗤該記者無不優容而掩護之使其妻漸趨於善而成一安樂之家庭焉

荳蔻葩 二冊四角

上海正書局發行

857.47
985=5
12



小 說 林

小歷史 孽 海 花 卷六

愛自由者起發

東亞病夫編述

第十一回

潘尙書提倡公羊學

黎學士狂臚老韃文

上回正說彩雲要覲見德皇。催著雯青去辦文。知照外部。雯青自然出來。與次芳商量。次芳那有不湊趣的道理呢。誰知行文過去。恰因飛蝶麗政躬不適。一直未得回文。連雯青赴俄國的日期。都耽擱了。趁雯青影雲在德國守候沒事的時候。做書的倒抽出這點空兒。要暫時把他們攔一攔。叙叙京裡一班王公大人。提倡學界的歷史了。原來華如唐卿。王齋。這班同鄉官。自從

第十一回



3 0528 0093 9

229248

那日。餞送。雲青。出洋之後。沒有幾個月。唐卿就放了湖北學政。珥齋却也放了湖北巡撫了。莊壽香也從山西調升兩湖總督。湖北倒異常熱鬧起來。而京裡頭却是愈加冷落。蘇州有名的幾個京官都風流雲散。就是一個潘探花。八瀛先生已升授了禮部尚書。位高德邵。與常州龔狀元現做吏部尚書。的和甫先生總算南朝。老這位潘尚書學問淵博。性情古怪。專門提倡古學。不但喜歡討論金石。尤喜講公羊春秋的絕學。那班殿卷試帖的太史公。那裡在他眼裡。所以奉如。雖然傳了鼎甲的衣鉢。沾些同鄉的親誼。又當着鄉人冷落的當兒。却祇照例請謁。不敢十分親近。因此奉如那時在京。很覺清靜。那一年。却正是戊子鄉試的年。成江南大主考。放了一位廣東南海縣的大名士。姓黎。號石農。名殿文。詞章考據。色色精通。寫得一手好北魏碑版的字體。尤精熟遼金元史的地理。把幾部什麼元秘史。長春真人。西游記。雙

溪。醉。隱。集。都。注。徧。了。要。算。何。願。船。張。殷。齋。後。獨。步。的。人。物。了。當。日。斐。青。在。京。的。時。候。也。常。常。跟。他。在。一。處。講。究。西。北。地。理。的。學。問。的。江。南。放。了。這。個。人。做。主。考。白。然。把。沿。著。揚。子。江。如。鯽。的。名。士。一。網。都。打。盡。了。蘇。州。却。也。收。著。兩。個。你。道。是。誰。一。個。姓。米。名。繼。會。號。筱。亭。一。個。却。姓。姜。名。表。號。劍。雲。都。列。在。魁。卷。中。當。時。這。部。闡。墨。出。來。大。家。就。議。論。紛。紛。說。好。的。道。沉。博。絕。麗。說。壞。的。道。牛。鬼。蛇。神。奉。如。在。寓。無。事。也。去。買。一。部。來。看。看。却。留。心。光。看。那。同。鄉。姜。劍。雲。的。見。上。頭。有。什。麼。黜。周。王。魯。呢。張。三。世。呢。正。三。統。呢。看。了。半。天。一。句。也。不。懂。後。頭。一。道。進。呈。的。策。又。都。是。些。阿。薩。克。闕。特。勤。阿。樸。呀。幹。難。呀。好。像。金。剛。經。上。的。呪。語。一。般。更。不。消。說。似。無。目。蝦。了。便。掩。卷。歎。了。一。口。氣。道。如。今。這。種。文。章。倒。底。算。個。什。麼。東。西。都。被。我。們。這。位。潘。老。頭。兒。關。什。麼。公。羊。母。羊。引。出。來。的。文。體。不。正。心。術。就。要。跟。著。壞。了。正。獨。自。咕。囔。著。一。個。管。家。跑。進。回。道。老。爺。派。

了磨勘官了。請立刻就去。奉如便叫套車。上車一直跑到磨勘處。與認得的同官招呼過了。便坐下讀卷。忽聽背後有一人說道。這回磨勘。倒要留點神。別胡粘簽子。回來粘差了。叫人笑話。奉如聽著那口音。很熟。回頭看時。却是袁尙秋。斜著眼。蹺著腿。嘴裡啣著京潮煙袋。與鄰座一個不大熟識的。彷彿是個旂人名。叫連沅。號荇仙的。在那裡議論。奉如本來認得尙秋。便拱手招呼。尙秋却待理不理的。點了一點頭。奉如心裡很不舒服。沒奈何。只好攤出卷子來。一本一本的看。心裡總想吹毛求疵。見得自己的細心。且要壓倒尙秋。方纔那句話。忽然看到一本面上。現出喜色。便停了。看手裡拿著簽子。要粘嘴裏。不覺自言自語道。每回我粘的簽子。人家總派我冤屈人。這個可給我粘著了。再不能說我粘錯的了。奉如一人啣著。不想被尙秋聽見了。便立起伸過頭來。湊著卷子道。奉如你簽著什麼字。奉如就拿這本卷子挪過。

桌子指給尙秋看道你看這個荒唐不荒唐感慨的慨字會寫成木字的概字這個文章一定是槍替來的否則謬不至此尙秋看了不語却對那個鄰座笑了一笑依然坐下華如看如此神情明明是笑他自己不信難道這個還是我錯他不錯嗎心裡倒疑惑起來停一會尙秋忽叫着那個人道符仙兄上回考差時候有個笑話兒你知道嗎指着華如道也就是這位華兄的貴同鄉那日題目是出的說文解字他不曉得聽人說是說文他便找我問道這題目倒底出在許說文上的呢還是段說文呢我那時倒沒話回他便道老兄且不要問回去弄明白了說文是誰纂的再問罷那鄰座的旂人笑道這人你不要笑他他倒底還曉得說文總算認得兩個大字比那一字不識漢書都沒有看過倒要派人家寫別字的強多著呢華如一聽此話不禁臉上飛紅強著冷笑道你們別指東說西的挖苦人你們既講究說文這部

學 海 花

書我也曾看過裡頭最要緊總不外聲音意思兩樣現在這個慨字意思不是歎氣嗎歎氣從心裡發出自然從心旁難道木頭人會歎氣的嗎這就不通極了你們說我沒有讀漢書我看你們看的漢書決然不是原版初印上了當了尙秋見萃如動了氣就不敢言語了萃如接著道況且我們做翰林的本身該依著字學舉隅寫纔是遵王的道理偏要尋這種僻字嚇人不但心術壞了而且故違公令不成了悖逆嗎當時尙秋與那個旂人都低著頭看卷子由他一人發話不一時卷子看完大家都出來了尙秋因剛纔的話怕萃如芥蒂特地走過來招呼道萃兄八瀛尙書那裡你今天去嗎萃如正收拾筆硯聽了摸不着頭腦忙應道去做什麼尙秋道八瀛尙書沒有招你嗎今天是大家公祭何邵公喲萃如愕然道何邵公是誰呀八瀛從沒提這人聽我曉得了大家知道我跟他沒有交情所以公祭沒有我的分兒尙秋

忍不住笑道。何邵公不是今人。就是注公羊春秋的漢何休呀。八瀛先生因爲前幾天錢唐卿在湖北上了一個封事。請許叔重從祀聖廟。已經部議准了。八瀛先生就想着何邵公也是一個漢朝大儒。邀著幾個同志議論此事。順便就在拱宸堂公祭一番。略伸敬仰的意思。拳兄你高興同去觀禮嗎。拳如向來於這種事。不願與聞。想回絕尙秋。轉念一想。尙書處多日未去。好像過於冷落。看看時候還早。回去沒事。落得借此通通殷勤。就答應了。尙秋一同出來。上車向着南城米市胡同而來。到得潘府門前。見已有好幾輛大鞍車。停著門前。幾顆大樹上繫著十來匹紅纓。踢胸的高頭大馬。知有貴客到了。當時門上接了帖子。尙秋在前。拳如在後。一同進去。領到一間很幽雅的书室。滿架圖書。却堆得七橫八豎。桌上列着無數的商彝周鼎。古色斑斕。牆上掛着許多名人字畫。正中懸個橫匾。寫着很大的龜巢兩個字。下邊署款。

却是成煜書知道是滿洲名士國子監祭酒成伯怡寫的了。奉如看着却不解這兩字什麼命意。尙秋是知道潘公好奇的性情。常時通候的書箋還往往署着龜白兩字。當做自己的別號哩。所以倒毫不爲奇。當時尙秋奉如走進書房。見正中炕上左邊坐着一個大耳的長鬚老者。一手托着本錦面古書。低着头在那裡賞鑑。遠遠望去。就有一種太平宰相的氣概。不問而知爲龔和甫尙書。右邊一個胖胖兒面孔。兩絡短黑鬚子。八字分開。屈着腰。湊近龔尙書同看那書。那人就是寫匾的伯怡先生。下面兩排椅子上。坐着兩個年紀稍輕的。右面一個蒼黑臉的。滿面酒肉氣。神情活像山西票號裡的掌櫃。左邊一個却是短短身裁。鵝蛋臉兒。唇紅齒白的美少年。這兩個人尙秋却不大認識。八瀛尙書正坐在主位上。手裡拿着根長旱煙袋。一面吃煙。一面同那少年說話。看見尙秋就把煙袋往後一丟。立了起來。後面管家沒有

防備。接个不牢。拍拉一響。倒在地。上。尙書也不管。迎著尙秋道。怎麼你和華如。一塊兒來了。尙秋不及回言。與華如上去。見了龔成兩老。又見了下面兩位。尙秋正要問姓名。華如招呼。指着那蒼黑臉的道。這便是米筱亭兄。又指那少年道。這是姜劍雲。都是今科的新貴。潘尙書接口道。兩位都是石農的得意門生。喲。上面龔尙書也放了那本書道。現在尙秋已到。只等石農跟純客兩個。一到就可行禮了。伯怡道。我聽說還有莊小燕段扈橋哩。八瀛道。小燕今日會晤一個外國人。說不能來了。扈橋今日在衙門裡見着。沒有說定來聽說。他又買着了一塊張黑女的碑石。整日在那裡摩抄哩。只好不等他罷。於是大家說着。各自坐定。尙秋正要與姜米兩人搭話。忽見院子裡踱進兩人。一个是衣服破爛。滿面污垢。頭上一只帽子亮晶晶的。都是烏油光。却又歪戴着。一个却衣飾鮮明。精神軒朗。走近一看。却認得前頭是荀子珮。名

春。植。後。頭。個。是。黃。叔。蘭。的。兒。子。名。朝。杞。號。仲。濤。那。時。子。珮。看。見。尙。秋。開。口。道。你。來。得。好。晚。公。祭。的。儀。式。我。們。都。預。備。好。了。尙。秋。聽。了。方。曉。得。他。們。在。對。面。拱。宸。堂。裡。鋪。排。祭。壇。祭。品。就。答。道。偏。勞。兩。位。了。龔。尙。書。手。拿。着。一。本。書。道。剛。纔。伯。怡。議。這。部。北。宋。本。公。羊。春。秋。何。氏。注。也。可。以。陳。列。祭。壇。你。們。拿。去。罷。子。珮。接。着。翻。閱。尙。秋。奉。如。也。湊。上。看。看。只。見。那。書。裝。潢。華。美。澄。心。堂。粉。畫。冷。金。箋。的。封。面。舊。宣。州。玉。版。的。襯。紙。上。有。宋。五。彩。蜀。錦。的。題。簽。寫。着。百。宋。一。塵。所。藏。北。宋。小。字。本。公。羊。春。秋。何。氏。注。一。行。下。注。千。里。題。三。字。尙。秋。道。這。是。誰。的。藏。本。潘。尙。書。道。是。我。新。近。從。琉。璃。廠。翰。文。齋。一。個。老。書。估。叫。老。安。的。手。裏。買。的。子。珮。道。老。安。的。東。西。嗎。那。價。錢。必。然。可。觀。了。潘。尙。書。道。也。不。過。三。百。金。罷。了。別。人。聽。了。也。還。沒。什。麼。奇。奉。如。不。覺。暗。暗。吐。舌。想。這。麼。一。本。破。書。肯。出。如。此。鉅。價。真。是。書。獸。子。了。尙。秋。又。將。那。書。看。了。幾。遍。裡。頭。有。兩。個。圖。章。一。個。是。

羹。圃。過。眼。還。有。一。個。會。藏。汪。闓。源。家。六。字。尙。秋。道。既。然。羹。翁。的。藏。本。怎。麼。又。有。汪。氏。圖。印。呢。那。蒼。黑。臉。的。米。小。亭。忙。接。口。道。本。來。羹。翁。的。遺。書。後。來。都。歸。汪。氏。的。汪。氏。中。落。又。流。落。出。來。於。是。經。史。都。歸。了。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子。集。都。歸。了。聊。城。楊。氏。海。源。閣。這。書。或。者。常。熟。瞿。氏。遺。失。的。也。未。可。知。我。曾。經。在。瞿。氏。校。過。書。聽。瞿。氏。子。孫。說。長。髮。亂。時。曾。失。去。舊。書。兩。廚。哩。劍。雲。道。小。亭。這。話。不。差。就。是。百。宋。塵。最。有。名。的。孤。本。寶。氏。聯。珠。集。也。從。瞿。氏。流。落。出。來。現。在。常。熟。趙。氏。了。尙。秋。道。兩。位。的。學。問。真。了。不。得。弟。前。日。從。闈。墨。中。拜。讀。了。大。箸。劍。雲。兄。於。公。羊。學。更。爲。精。邃。可。否。叨。教。叨。教。劍。雲。道。那。裏。敢。說。精。邃。不。過。兄。弟。常。有。個。僻。見。看。着。這。部。春。秋。是。我。夫。子。一。生。經。濟。學。問。的。大。結。果。起。先。夫。子。的。學。問。本。來。是。從。周。的。主。義。所。以。說。郁。郁。乎。文。哉。我。從。周。直。到。自。衛。反。魯。他。的。學。問。却。大。變。了。他。曉。得。周。朝。的。制。度。都。是。一。班。天。子。諸。侯。大。夫。定。的。

回護著自己欺壓平民於是一變而爲民爲貴的主義要自己制禮作樂起來所以又說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改制變法顯然可見又箸了這部春秋言外見得凡做了一個人都有干涉國家政事的權柄不能逞著一班貴族任意胡爲的自己先做個榜樣褒的褒貶的貶儼然天子刑賞的分兒其實這刑賞的職分原是百姓的從來倒置慣了夫子就拿這部春秋去翻了過來罷了孟夫子說個春秋天子之事也這句還是依着俗見說的要照愚見說簡直道春秋凡民之天職也這纔是夫子做春秋的眞命脉哩當時做了這書就傳給了小弟子公羊高學說一布那些天子諸侯的威權頓時滅了好些小民之勢力忽然增高了天子諸侯那裡甘心就紛紛議論起來所以孟子又有知我罪我的話不過夫子雖有了這個學說却是紙上空談不能實行倒是現在歐洲各國聽說民權大張國勢蒸蒸日上可見夫子

春秋的宗旨是不差的了。可惜我們中國沒有人把我夫子的公羊學說實行出來。尙秋聽罷，咋舌道：「真是石破天驚的奇論呀！筱亭笑着道：「尙秋兄別聽他這種胡話。我看他弄了好幾年公羊學，行什麼大事業出來，也不過騙個舉人與兄弟一樣什麼。公羊私羊跟從前弄成同墨卷的有何兩樣心腸？就是大公羊家漢朝董仲舒目不窺園圖什麼呢？也不過爲著天人三策要博取一個廷對第一罷了。萃如聽了劍雲的話，正不舒服，忽聽筱亭這論大中下懷道：「筱亭兄的話倒是近情著理。我看今日的典禮只有姜米兩公，是該應祭的，眞所謂知恩不忘本了。龔和甫聽了，纒着眉不語。八瀛衝口說道：「萃如你不懂這些，你別開口了。回頭就向尙秋筱亭道：「劍雲這段議論，也不是他一個人的私見。上回有一個四川名士姓繆號奇坪的來見他，也有這說。他說孔子反魯以前是周禮的學問，叫做古學，反魯以後是王制的學問。

是。今。學。弟。子。中。在。前。傳。授。的。變。了。古。學。一。派。晚。年。傳。授。的。變。了。今。學。一。派。六。經。裡。頭。所。以。制。度。禮。樂。有。互。相。違。背。絕。然。不。同。處。後。儒。牽。強。附。會。費。盡。心。思。不。知。都。是。古。今。學。不。分。明。的。緣。故。你。想。古。學。是。純。乎。遵。王。主。義。今。學。是。全。乎。改。制。變。法。主。義。東。西。背。馳。那。裡。合。得。攏。來。呢。你。們。聽。這。番。議。論。不。是。與。劍。雲。的。議。論。倒。不。謀。而。合。的。英。雄。所。見。略。同。可。見。這。裏。頭。是。有。這。麼。一。個。道。理。不。盡。荒。唐。了。龔。尙。書。道。繆。寄。坪。的。箸。作。聽。見。已。刻。了。出。來。我。還。聽。說。現。在。廣。東。南。海。縣。有。個。姓。唐。的。名。猷。燿。號。叫。做。什。麼。常。肅。就。竊。取。了。寄。坪。的。緒。論。變。本。加。厲。說。六。經。全。是。劉。歆。的。偽。書。哩。這。種。議。論。纔。算。奇。關。劍。雲。的。論。公。羊。正。當。的。很。也。要。聞。而。却。走。真。是。少。見。多。怪。了。奉。如。聽。大。家。你。一。句。我。一。句。暗。暗。挖。苦。他。倒。弄。得。大。大。沒。趣。忽。聽。一。陣。脚。步。聲。幾。個。管。家。說。道。黎。大。人。到。就。見。黎。公。穿。着。半。新。不。舊。的。袍。褂。手。捋。着。短。鬚。搖。搖。擺。擺。進。來。嚷。道。來。遲。了。你。們。別。

見怪呀。看見姜米兩人就笑道：你們也在這裡。我來的很巧了。潘尙書笑道：怎樣著貴門生不在這裡？你就來得不巧了。石農道：再別提門生了。如今門生收不得了。門生愈好，老師愈沒有日子過了。龔潘兩尙書都一怔道：這話怎麼講？石農道：我們坐了再說。於是大家坐定。石農道：我告訴你們。昨兒，我因注釋元秘史要查一查徐星伯的西域傳，注家裏沒有這書，就跑。到李純客那裏去借。成伯怡道：純客不是你的老師嗎？石農道：論學問，我原不敢當老師，只是承他情，見面總叫一聲。昨天見面也照例叫了。你道他叫了之後，接上句什麼話？龔尙書道：什麼話呢？他道：老師近來跟師母敦倫的興致好不好？我當時給他蒙住了，臉上拉不下來，又不好發作，索性給他暢論一回。容成之術，素女方呀，醫心方呀，胡縐了一大篇。今天有個朋友告訴我，昨天人家問他爲什麼忽然說起敦倫，他道：石農一生學問，這敦倫一道還

算。是。他。的。專。門。不。給。他。講。敦。倫。講。什。麼。呢。你。們。想。這。是。什。麼。話。不。活。氣。死。了。人。你。們。說。這。種。門。生。還。收。得。嗎。說。罷。就。看。着。姜。米。二。人。微。笑。大。家。聽。着。都。大。笑。起。來。潘。尙。書。忽。然。跳。起。來。道。不。好。了。了。不。得。了。就。連。聲。叫。來。！。來。！。大。家。倒。怔。着。不。知。何。事。一。會。兒。一。個。管。家。走。到。潘。尙。書。跟。前。尙。書。正。色。問。那。管。家。道。這。月。裏。李。治。民。李。老。爺。的。喂。養。費。發。了。沒。有。那。管。家。笑。着。說。不。是。李。老。爺。的。月。敬。嗎。前。天。打。發。人。送。過。去。了。潘。尙。書。道。發。了。就。得。了。就。回。過。頭。來。向。着。衆。人。笑。道。要。遲。發。一。步。也。要。來。問。老。夫。敦。倫。了。老。夫。更。比。不。得。石。翁。年。少。這。個。倫。却。再。敦。不。起。了。衆。人。問。什。麼。叫。喂。養。費。龔。尙。書。笑。道。你。們。怎。糊。塗。起。來。他。挖。苦。純。客。是。騾。子。罷。了。於。是。衆。人。回。味。又。大。笑。一。回。正。笑。着。見。一。個。管。家。送。進。一。封。信。來。潘。尙。書。接。着。一。看。正。是。純。客。手。札。大。家。都。聚。頭。來。看。着。奉。如。今。日。來。得。本。來。勉。強。又。聽。他。們。議。論。一。半。不。明。白。一。半。不。以。爲。然。坐。着。好。沒。

趣。知道人已到齊。快要到什麼何邵公那裏去行禮了。看見此時大家那擁着。李純客的信不留他神。就暗暗溜出。管家們問起他對他們搖手說去了。就來一直到門外上車回家。到了家中他的夫人告訴他道。你出門後信局送來上海文報處一信。還有一個紙包。說是俄國來的東西。不知是誰的。說罷就把信並那包一同送上去。羣如拆開看了。又拆了那紙包。却密密層層的包着。直到末層方露出一張一尺大的西法攝影上頭。却是兩個美麗的西洋婦人。羣如夫人看了。不懂心中不免疑惑。正要問明。忽聽羣如道。倒是一件奇聞。正是方看日邊德星聚。忽傳海外鴈書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影並帝天初登布士殿

學通中外重繙交界圖

却說奉如當日正接了一封俄國郵來的信件。還沒拆開。先見兩個西裝婦人的攝影。不解緣故。他夫人倒大動疑心起來。奉如連忙把信拆開。原來這封信。還是去年臘月裏。婁青初到聖彼得堡京城時。所寄的信中。並無別話。就告訴奉如。幾時由德動身。幾時到俄。又說在德京用重價購得一幅極秘密詳細的中俄交界地圖。自己又重加校勘。即日付印。印好後。就要打發妥員齎送來京。呈送總理衙門存檔。先託奉如妥為招呼。等語。辭氣非常得意。直到信末。另附一紙。說明這張攝影的來由。又是件曠世希逢的佳話。你道這攝影是誰呢。列位且休性急。讓俺慢慢說來。話說婁青駐節柏林。只等彩

花

海

學

雲。觀。見。後。就。要。赴。俄。已。經。耽。擱。了。一。個。多。月。恰。值。德。皇。政。體。違。和。外。部。總。沒。回。文。雯。青。心。中。很。是。焦。悶。倒。是。彩。雲。興。高。彩。烈。到。處。應。酬。今。日。某。公。爵。夫。人。的。跳。舞。明。日。某。大。臣。姑。娘。的。茶。會。朝。游。締。爾。園。夜。登。蘭。姒。館。東。來。西。往。煞。是。風。光。彩。雲。容。貌。本。好。又。喜。修。飾。生。性。聰。明。巧。得。人。意。倒。弄。得。艷。名。大。噪。起。來。偌。大。一。個。柏。林。城。幾。乎。沒。個。不。知。道。傅。彩。雲。是。中。國。第。一。個。美。人。都。要。見。識。見。識。連。鐵。血。宰。相。的。郁。亨。夫。人。也。來。往。過。好。幾。次。那。郁。亨。夫。人。替。彩。雲。又。介。紹。認。得。了。一。位。貴。夫。人。自。稱。維。亞。太。太。說。是。德。國。的。世。爵。夫。人。年。紀。不。到。五。十。許。體。態。雖。十。分。端。麗。神。情。却。八。面。威。風。那。日。一。見。彩。雲。就。非。常。投。契。從。此。也。常。常。約。會。不。過。約。會。的。地。方。不。在。花。園。即。在。戲。館。從。不。叫。登。這。夫。人。的。邸。第。夫。人。也。沒。有。來。過。彩。雲。有。時。提。起。登。門。造。訪。的。話。那。太。太。總。把。別。話。支。吾。彩。雲。只。得。罷。了。話。且。不。表。却。說。有。一。晚。彩。雲。剛。與。這。位。太。太。在。維。良。園。看。完。

了戲獨自回來已在定更時候。坐着一輛華麗的轎式雙馬車。車上連一個女僕都不帶如飛的到了使館門口。車夫拉開車門。彩雲正要跨下。却見馬路上有一個十七八歲的美童飛奔的跑到車前。把肩膀湊近車門口。裡還吁吁發喘。彩雲就一手搭在他肩上。輕輕的跳了下來。進了館門。就有一班管家們都跼了起來。喊道：「太太回來了。」快掌燈伺候。便有兩個小童各執一盞明角燈兒。在前引導。這當兒。那些丫鬟婦也都知道了。在樓上七跌八撞的跑了下來。那時彩雲已到了升高機器小屋裡。那些丫鬟婦都要上前攙扶。都道：「阿福哥勞你駕了。讓我們來攙着罷。」彩雲冷笑了一聲。自顧自仍扶着阿福那機器就如飛的上升了。到了樓上。彩雲有氣沒力的全身都靠在阿福身上。連喘帶笑的邁到了自己臥房。一張五彩洋錦的軟榻上。就倒下了。兩頰緋暈。雙眼粘錫。好像楊妃醉酒一般。歪着身。斜着眼。似笑。

不笑的望着阿福。阿福也笑。眯眯的低着頭。立在楊旁。彩雲忽然把一個玉葱。咬着銀牙。狠狠的。直指到阿福額上。顛聲道。你這壞透頂的小子。我不想。今兒個側壞在你。……剛說到這裡。那些了。鬻僕婦都從扶梯上走了進來。彩雲就縮住了口。馬上翻過臉來道。你們這班使壞心的娼婦。都曉得這會兒。我快回來了。倒一個個躲起來。幸虧阿福是個小子。不要緊。要是大漢子。臭男人也叫我扶着走嗎。彩雲說罷。那些了。鬻僕婦都面面相覷。不敢則聲。阿福就趁勢回道。那輛車。明天還叫他來伺候嗎。彩雲道。明天有什麼事。阿福道。怎麼太會忘了。剛纔在路上。你不是告訴我。明兒個維亞太太約遊。遶爾園嗎。彩雲想一想道。不差。看戲的時候。他當面約定的。說着。把眼瞪着阿福道。可是我再不要坐轎式車了。明天早上。叫他來一輛亨斯美罷。阿福笑道。你自各兒拉驢嗎。彩雲道。誰耐煩。各自兒拉。你難道折了手嗎。阿福笑了。

一笑。再要說話。聽見房門外靴聲橐橐。僕婦們忙喊道。老爺進來了。阿福頓時失色。慌慌張張。想溜。彩雲故意正色高聲的喊道。阿福。你別忙走呀。我還有話吩咐呢。阿福會意。就垂着手。答應一聲。著。你告訴他。明兒早上八下鐘。來別誤了。這當兒。雲青一頭掀着門帘。一頭嘴裏咕嚕說。阿福。老是這樣冒冒失失。得風使篷的說着。已經躡了進來。衝着彩雲道。明天你又要上那兒去了。其時阿福得空。就推身出房。彩雲掀着嘴。道到遼爾園去。會一個外國女朋友。你問他什麼。難道你嫌我多出門嗎。什麼。又不又的說着。賭氣就一溜風。走到床後去。更衣洗面了。雲青討了沒趣。低低說道。彩雲。你近來真變了相了。我一句話。沒有說了你。就生氣了。我原是奸意。你可知道。今天外部已有回文。叫你後天就去覲見。在什麼布士宮哩。我怕你連日累着。想要你歇息。歇息呀。彩雲聽了。雲青這番軟話。心裏想到。底有點過意。不去又

曉得覲見在即。倒又歡喜起來。就笑。嘻嘻。走到床面前。來道。誰生氣。來。不過老爺也太顧憐我了。既然後天要覲見。明天早點回來。省得老爺不放心。好嗎。雯青道。這也由你罷說罷。彼此一笑。同入羅幃。一宵無話。次日清早。雯青尚在香夢迷離之際。彩雲偷偷的抽身。錦被心裡盤算出去的裝束。要格外新艷。忽然想起新購的一身華麗歐裝。就叫小丫頭取了出來。慢慢的走到梳妝檯。對鏡梳洗。調指抹粉。不用細說。不一會。就攏上一束蟠雲曼陀髻。繫上一條蹠地絳繚裙。頸圍天鵝絨的領巾。肩披紫貂砍的外套。頭上戴了堆花雪羽帽。腳下踏着雕漆烏皮靴。頭巍巍。胸際花毬光灩灩。指頭鑽石果然。是薔薇娘肖像。茶花女化了。打扮剛完。自己把鏡子照了。又照。很覺得意。忽見鏡子裡面。阿福笑嘻嘻的。站在背後。低低道。車來了。彩雲嘴的一笑道。促狹鬼。倒赫人。一跳。隨就把嘴兒指着床上。又附着阿福耳邊。密密切切。不

知吩咐了些什麼話。阿福笑着點頭答應。就躡手躡腳的下樓去了。這裏彩雲收拾完備。輕輕走到床邊。揭起帳子。張了一張。就回身叫小了頭攙了一徑下樓。到門口上車。打發小了頭們進去。又叫馬夫坐在車後。自己就跳上亨斯美。輕提玉臂。緊勒絲韁。那匹馬就得得的向前去了。走了一條街。却見那邊候着個西裝少年。遠遠招手兒。彩雲笑一笑。把車放慢了。那少年就飛身上車。與彩雲並肩坐下。把絲韁接了過來。一揚鞭。一搖鈴。風馳電捲。向馬龍車水中間滾滾而去。兩人左顧右盼。儼然自命一對畫中人。了不多會兒。到了締爾園門前。原來這座花園在古呢。普提坊。要算柏林市。中第一個名勝之區。周圍三四里。園中馬路四通八達。雕樓傑閣。曲廊洞房。錦簇花團。雲譎波詭。琪花瑤艸。四時常開。珈館酒樓。到處可坐。每日裡。鈿車如水。裙屐如雲。熱鬧異常。園中有座三層樓。畫棟飛雲。雕盤承露。尤爲全園之中心點。其

最上一層有精舍四五。無不金釘銜壁。明月綴帷。楊護繡。濡地鋪錦。屬爲貴紳仕女登眺之所。尋常人不能攀躋。彩雲每次到園。與諸貴女聚會。總在此間。憩息。這日馬車進了園門。就一逕到這樓下。下車。阿福扶着迤邐登樓。剛走到常坐的那一間門口。彩雲一隻纖趾正要跨進。忽聽咳嗽一聲。抬頭一看。却見屋裡一個雄糾糾的日耳曼少年。金髮粉紅。風采奕然。一身陸軍裝束。很是華麗。見了彩雲。一雙美而且秀的眼光。彷彿雲際閃電。把彩雲周身上下。打了一個圈兒。彩雲猛吃一驚。連忙縮腳退出。阿福指着道。間壁有空房。我們到那裡坐罷。說罷。就掖了彩雲。逕進那緊鄰的一間精室。彩雲坐下。就吩咐阿福道。你到外邊去候着。等維亞太太一到。就先來招呼。阿福答應如飛而去。彩雲獨自在房心裡暗忖。那個少年不知是誰。倒想不到外國人有如此美貌的我們中國的潘安宋玉。想當時就算有這樣的風神。斷沒有

這般的英武。看他神情見了我也非常留意。可見好色之心中外是一樣的。了彩雲胡思亂想了一回。覺得心神恍惚。四肢軟哈哈。提不起來。就和身倒在一張紅絨如意榻上。星眼惺忪似睡不睡的。正有點朦朧。忽聽耳旁有許多脚步聲。連忙張開眼來。却見阿福領了一個中年婦人上來。彩雲忙問阿福道。這是誰。阿福道。這位就是維亞太太。打發來的。那婦人就接嘴道。我們主人說。今天不來這裡了。要請密細斯到我們家裡去。主人特地叫我們來接的。馬車已在外面等着。請密細斯上車罷。彩雲聽了。想了一想。道。太太府上我早該去請安。就為太太的住處不肯告訴我。就因循下來了。現在既然太太見招。我就坐我自己的車前去便了。說着回頭叫阿福去套車。那婦人道。我們主人吩咐請密細斯就坐我們來車。因為我們的住處不肯輕易叫人知道的。彩雲道。這是什麼道理。那婦人笑道。主人如此吩咐。其中緣

故。奴。輩。那。裡。敢。問。呢。羅。雲。沒。法。只。好。叫。阿。福。到。身。邊。附。耳。說。了。兩。句。話。阿。福。先。去。了。自。己。就。立。起。身。來。道。我。們。走。罷。那。婦。人。在。前。彩。雲。在。後。走。下。樓。來。剛。到。門。口。彩。雲。還。沒。看。清。那。車。子。的。大。小。方。圓。却。被。那。婦。人。猛。然。一。推。彩。雲。身。不。由。主。被。他。推。進。車。來。車。門。已。碰。的。關。上。了。弄。得。彩。雲。迷。迷。糊。糊。又。驚。又。嚇。只。見。那。車。裡。四。面。糊。着。金。絨。當。前。一。懸。明。鏡。兩。旁。却。放。着。綠。色。的。布。簾。遮。着。玻。璃。一。些。望。不。見。外。面。對。面。却。笑。微。微。坐。着。那。婦。人。開。口。道。密。細。斯。休。怪。粗。莽。這。是。主。人。怕。你。知。道。了。路。程。所。以。如。此。的。彩。雲。聽。了。這。話。更。加。狐。疑。要。問。那。婦。人。又。知。道。他。不。肯。說。實。話。的。心。理。不。免。突。突。跳。個。不。住。正。冥。想。間。那。車。忽。然。停。了。車。門。歛。的。開。了。那。中。年。婦。人。先。下。車。就。來。攙。彩。雲。剛。跨。下。地。忽。覺。眼。前。一。片。光。明。耀。耀。爍。爍。眼。睛。也。睜。不。開。好。容。易。定。睛。一。認。原。來。一。輛。朱。輪。繡。轡。的。百。寶。宮。車。端。端。正。正。的。停。在。一。座。十。色。五。光。的。琉。璃。宮。台。階。之。下。那。

宮。却。是。輪。奐。巍。峨。矗。雲。千。漢。宮。外。浩。蕩。蕩。一。片。香。泥。細。草。的。廣。場。徧。圍。着。鬱。鬱。蒼。蒼。的。樹。木。彩。雲。不。及。細。看。却。被。那。婦。人。不。由。分。說。就。扶。上。台。階。曲。曲。折。折。走。到。一。面。大。鏡。子。面。前。那。婦。人。把。鏡。子。一。推。却。呀。的。一。聲。開。了。原。來。是。個。門。兒。向。裏。一。望。只。見。是。個。窈。窕。洞。房。滿。室。奇。光。異。彩。也。不。辨。是。金。是。玉。是。花。是。繡。但。覺。眼。光。繚。亂。而。已。就。有。幾。個。華。裝。女。子。聽。見。門。響。向。外。一。望。問。道。來。了。嗎。那。婦。人。答。道。來。了。忽。聽。嚶。然。一。聲。恍。如。鳳。鳴。鶴。唳。清。越。可。聽。道。快。請。進。來。那。當。兒。彩。雲。已。揭。起。了。繡。幃。踏。上。了。錦。毯。迎。面。嬈。嬈。婷。婷。的。來。了。個。細。腰。長。裙。錦。裝。玉。裹。的。中。年。貴。婦。不。用。說。就。是。維。亞。太。太。了。見。了。彩。雲。就。搶。上。一。步。緊。握。住。彩。雲。的。雙。手。回。頭。向。那。些。女。子。說。道。這。就。是。中。國。第。一。美。女。金。公。使。的。夫。人。傅。彩。雲。呀。你。們。瞧。着。我。常。說。他。是。亞。洲。的。姑。婁。巴。支。那。的。馬。克。尼。今。兒。個。你。們。可。開。開。眼。兒。了。說。完。就。把。彩。雲。拉。到。了。一。張。花。磁。面。的。圓。桌。上。

首。坐。下。自。己。朝。南。陪。着。彩。雲。此。時。迷。迷。糊。糊。如。在。五。里。霧。中。弄。得。不。知。所。措。只。得。婉。婉。的。說。道。賤。妾。蒲。柳。之。姿。幸。蒙。太。太。見。愛。今。日。得。登。寶。地。真。是。三。生。有。幸。了。只。是。太。太。的。住。處。爲。何。如。此。秘。密。還。請。明。示。以。啓。妾。疑。維。亞。太。太。笑。道。不。瞞。密。細。斯。說。我。平。生。有。個。癖。見。以。爲。天。地。間。最。可。寶。貴。的。是。兩。種。人。物。都。是。有。龍。跳。虎。踞。的。精。神。顛。乾。倒。坤。的。手。段。你。道。是。什。麼。呢。就。是。權。詐。的。英。雄。與。放。誕。的。美。人。英。雄。而。不。權。詐。便。是。死。英。雄。美。人。而。不。放。誕。就。是。泥。美。人。如。今。密。細。斯。又。美。麗。又。風。流。真。當。得。起。放。誕。美。人。四。字。我。正。要。你。的。風。情。韻。致。瀉。露。在。我。的。眼。前。裝。滿。在。我。的。心。裏。我。就。怕。你。一。曉。了。我。的。身。分。地。位。就。把。你。的。真。趣。艷。情。拘。束。住。了。這。就。大。非。我。要。見。你。的。本。心。了。彩。雲。不。聽。這。太。太。的。話。心。裏。倒。還。有。點。捉。摸。如。今。聽。了。這。番。議。論。更。糊。塗。了。又。問。道。倒。底。太。太。的。身。分。地。位。能。賜。教。嗎。那。太。太。笑。道。你。不。用。細。問。到。明。日。就。會。知。道。的。說。

話間有幾個華裝女子來請早餐。維亞太太就邀彩雲入餐室。原來餐室就在這室間。壁高華典貴。自不必說。坐定後。山珍海味。珍果醇醪。繹絡不絕的。上來。維亞太太殷勤勸進。彩雲也只得極力周旋。酒至數巡。維亞太太立起身來。走到沿窗一座極大的風琴前。手撫玉徽。回顧彩雲道。密細斯精於音律嗎。彩雲連說不懂。那太太就引弦揚吭的唱起歌來。歌曰。

美人來兮亞之南。風爲御兮雲爲驂。微波渺渺不可接。但聞空際瓊瑤音。吁嗟乎彩雲。

美人來兮歐之西。驚鴻照海天。龍迷瑤台綽約下。仙子握手一笑心爲低。吁嗟乎彩雲。

山川渺渺月浩浩。五雲殿閣琉璃曉。報道青鸞海上來。汝來慰我憂心擣。吁嗟乎彩雲。

勸君酒聽我歌。我歌歡樂何其多。聽我歌勸君酒。雨覆雲翻在君手。願君留影隨我肩。人間天上仙乎仙。吁嗟乎彩雲。

歌畢。就向彩雲道。下里之音。不足動聽。只是末章所講願的。不知密細。斯肯俯允嗎。彩雲原不懂文墨。幸而這回歌辭。全用德語。所以彩雲倒略解一二。就答道。太太如此見愛。妾非木石。那有不感激的理。祇是同太太並肩拍照。兼葭倚玉。恐折薄福。意欲告辭。改日再遵命罷。那太太道。請密細斯放心。拍了。照我就遣車送你回去。現在寫真鏡已預備在草地上。我們走罷。就親親熱熱。携了彩雲的手。一隊高鬟窄袖的女侍。前後呵護。慢慢走出房來。就走到剛纔進來看見的那片草地上。早見有一羣人。簇擁着一具寫真鏡的匣子。離匣子三四丈地。建立一個銅盤。上面矗起一個噴水的機器。下面周圍着白石砌成的小池。那水線自上垂下。在旭日光中。如萬顆明珠。隨風咳吐。

煞是好。看那太太就携了彩雲。立在這石池旁邊。只見那寫真師正在那裡對鏡配光。彩雲瞥眼看去。那寫真師好像就是在薩克森船上見的那畢叶先生。心裡不免動疑。想要動問。恰好那鏡子已開。自己被鏡光一閃。覺得眼花。繚亂了好一回。等到捉定了神。那鏡匣已收起。那一羣人也不知去向。了却見一輛馬車。停在面前。維亞太太就執了彩雲的手道。今天倒叫密細斯受驚了。車子已備好。就此請登車。我們改日再叙罷。彩雲一聽。送他回去。很歡喜的。也道了謝。就跨進車來。車門隨手就關上了。却見車簾仍舊放著。烏洞洞悶死人。那車一路走着。彩雲一路猜。想這太太的行徑。實在奇怪。倒底是何等樣人。爲什麼不叫我。知道他的底裏呢。那畢叶先生怎麼也認得他。替他拍照呢。想來想去。再想不出些道理來。還在呆呆的揣摩。只見車門豁然開朗。原來已到了使館門口。彩雲就自己下了車。剛要發放車夫。誰知那

車夫飛身跳上高座加緊一鞭逃也似的直奔前路。眨眼就不見了。彩雲倒吃了一驚，立在門口，呆呆的望着。直到館中看門的看見方驚動了，裡邊的了。鬢們出來扶了進去。阿福也上前來探問彩雲含糊應了。後來見了髮青也不敢把這事提及。髮青告訴他今天外部又來招呼，說明日七點鐘在沙老頓布士宮覲見。他們打發宮車來接。當晚彩雲絕早就睡，只是心裡有事。終夜不曾安眠。剛要睡着，却被髮青喚醒。說宮車已到，催着彩雲洗梳打扮。按品大裝。六點鐘動身。七點鐘就到了那宮前。那宮却在一座鬱鬱葱葱的森林裡。面清幽靜，肅壯麗森嚴。警兵羅列，官員絡繹。彩雲一到，早有接引大臣把彩雲引上殿來。却見德皇峨冠華服，高坐在上。兩旁侍立劍珮，趨蹌的勳戚大臣氣象，很是堂皇。彩雲隨着接引官走上前去，恭恭敬敬行了鞠躬大禮。照着向來覲見的儀節，都按次行了。那德皇忽含笑向著彩雲道：貴

夫人。昨。朝。辛。苦。了。說。著。手。中。擎。着。個。錦。匣。說。道。這。是。皇。后。賜。給。貴。夫。人。的。今。天。皇。后。有。事。不。能。再。與。貴。夫。人。把。晤。留。着。這。個。算。紀。念。罷。一。面。說。着。一。面。就。遞。了。下。來。彩。雲。茫。然。不。解。又。不。好。動。問。祇。得。糊。裡。糊。圖。的。接。了。這。當。兒。就。有。大。臣。啓。奏。別。事。彩。雲。只。得。慢。慢。退。了。下。來。到。得。車。中。輪。蹄。轉。動。要。緊。把。那。錦。匣。打。開。一。看。不。覺。大。大。吃。驚。原。來。這。匣。內。並。非。珠。寶。也。非。財。帛。倒。是。一。張。活。靈。活。現。的。小。影。兩。個。羽。帽。迎。風。長。裙。窄。地。的。婦。人。一。個。是。裊。裊。亭。亭。的。女。郎。一。個。是。莊。嚴。瓏。瓏。的。貴。婦。那。女。郎。不。用。說。是。自。己。的。喬。裝。小。像。這。個。貴。婦。就。是。昨。天。並。肩。拍。照。的。維。亞。太。太。心。中。恍。然。大。悟。道。原。來。維。亞。太。太。就。是。聯。邦。帝。國。大。皇。帝。飛。蝶。麗。的。皇。后。世。界。雄。主。英。女。皇。維。多。利。亞。的。長。女。維。多。利。亞。弟。二。噶。怪。不。得。他。說。他。的。身。分。地。位。能。拘。束。我。了。虧。我。相。處。了。半。月。有。零。到。今。朝。纔。明。白。真。有。眼。不。識。泰。山。了。心。中。就。一。驚。一。喜。七。上。八。落。起。來。那。車。子。

却已回到了自己門口。却又看見門口停着一輛轎車。彩雲這兩天遇着多少奇怪事情。心中真弄得恍恍惚惚。提心吊胆的見了此車。心裏又疑心道。這車不知又是誰的了。此時了鬟僕婦都已候在門口。都來攙扶。阿福也來車前站着。彩雲就問道。老爺那裏有什麼客。阿福道。就是畢叶先生。彩雲聽了心裏觸動。昨天拍照的事情。就大喜道。原來就是他。我正要見他哩。你們攙我到客廳上去說。就曲折行來。剛走到廳門口。彩雲望裏一張只見滿桌子攤着一方一方的畫圖。雯青正灣著腰在那裏細細賞玩。畢叶却站在桌旁。彩雲就叫且不要聲張。讓我聽聽那東西。和老爺說什麼。只聽雯青道。這圖上紅色的界綫。就是國界嗎。畢叶道。是的。雯青道。這界綫不准呢。畢叶道。這地圖的可貴。就在這上頭。畫這圖的人。是個地學名家。又是奉着政府的吩咐。畫的那有不准之理。雯青道。既是政府的東西。他怎麼能賣掉呢。

畢叶道：「這是當時的稿本，清本已被政府收藏，國庫秘密萬分，却不曉留着這稿子在外，這人如今窮了，流落在這裏，所以肯賣。雲青道：「但是要一千金，磅未免太貴了。」畢叶道：「他說他賣掉這個，對着本國政府，擔了洩漏秘密的罪，一千磅價值，還是不不得已呢。」我看大人得了此圖，大可重新把他好好的翻印，送呈貴國政府，這整理疆界的功勞，是不小哩。何在這點兒小費呢？」彩雲聽到這裏，心道：「好呀，這東西倒瞞着我，又來弄老爺的錢了。我可不放。他想着把簾子一掀，就飄然的走進去了。正是：羨煞雲傍霄漢，全憑紅綫界華戎。不知彩雲見了畢叶，問他什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小歷史 孽海花 卷七

愛自由者起發

東亞病夫編述

第十三回

誤下第遷怒座中賓

考中書互爭門下士

話說雲青正與畢葉在客廳上講論中俄交界圖的價值。彩雲就掀簾進來。身上還穿著一身靚見的盛服。雲青就吃了一驚。正要開口。畢葉早搶上前來。與彩雲脫帽為禮。恭恭敬敬的道。密紐斯覲見回來了。今天見著皇后陛下。自然益發要好。賞賜了什麼東西。可以叫我們廣廣眼界嗎。彩雲略彎了彎腰。招呼畢葉坐下。自己也坐在桌旁道。妾正要請教先生一件事。哪。昨

孽

海

花

天妾在維亞太太家裏。拍照的時候。彷彿看見那寫真師的面貌。和先生一樣。忽忽忙忙。不敢認真。倒底是先生不是。舉筆怔了。怪道什麼。維亞太太。小可。却不認得。小可一到這裏。就象維多利亞皇后。賞識了小可的油畫。昨天專誠宣召到水晶宮。就爲替密細斯拍照。皇后命小可。把昨天的照片放大。照樣油畫。聽宮人們說。皇后和密細斯非常的親密。所以要常留這個小影。在日耳曼帝國哩。怎麼密細斯。說在維亞太太家。碰見小可呢。彩雲笑道。原來先生也不知底細。妾與維多利亞皇后。雖然交好了一個多月。一向只知道他叫維亞太太。是個爵夫人罷咧。直到今天觀見了。纔知道他就是皇后陛下哩。真算一樁奇聞了。且說。委青兒彩雲。突然進來。心中已是詫異。如今聽兩人你言我語。一句也不懂。就忍不住問彩雲。怎麼你會認識這裏的皇后呢。彩雲就把如何在郁亨夫人家。認得維亞太太。如何常常往來。如何

昨天約去游園。如何拍照。直到現在。覲見德皇。賜了錦匣。自己到車子裡開看。方知維亞就是維多利亞皇后的託名。前前後後。得意揚揚的細述了一遍。就把那照片遞給雯青。雯青看了。自然歡喜。就向着畢葉道。別儘講這個。了。畢葉先生。我們講正事罷。那圖價值倒底還請減些。畢葉還未回答。彩雲就搶說道。不差。我正要問老爺。這幾張破爛紙。畫得糊糊塗塗的。有什麼好看。值得化多少銀子去買他。老爺你別上了。當雯青笑道。彩雲你儘管聰明。這事你可不懂了。我好容易託了這位先生。弄到了這幅中俄地圖。我得了這圖。一來可以整理。整理國界。叫外人不能佔踞我國的寸土。地也不枉皇上差我出洋一番。二來我數十年心血。做成的一部元史補證。從此都有了確實證據。成了千秋不刊之業。就是回京見了中國著名的西北地理學家黎石農。他必然也要佩服我了。這圖的好處。正多着哩。不過這先生定要

花 海 孽

一千磅。那不免太貴了。彩雲道。老爺別吹滂。你一天到晚抱了幾本破書。嘴裡咕啞咕嚕說些不中不外的不知什麼話。又是對音哩。三合音哩。四合音哩。鬧得煙霧騰騰。叫人頭疼倒把。正經公事攔着三天。不管四天。不理不要。說國裡的寸土尺地。我看人家把你身體抬了去。你還摸不着頭腦哩。我不懂。你就算弄明白了。元朝的地名。難道算替清朝開了疆拓了地嗎。依我說。還是省幾個錢。落得自己享用。這些不值一錢的破爛紙。惹我性起。一撕兩半。什麼一千磅。二千磅。呀。雲青聽了彩雲的話。倒着急起來。怕他真做出來。連忙攔道。你休要胡鬧。你快進去換衣服罷。彩雲見雲青執意要買那地圖。倒趕他動身。就骨都着嘴。賭氣扶着了鬢走了。這裡畢葉笑道。大人這一來。不情極了。你們中國人常說。千金買笑。大人何妨。千磅買笑呢。雲青笑了一笑。畢葉又接說道。既這麼着。看大人分上。在下替敵友減了二百磅。就是八

百磅罷。雯青道。現在這裡諸事已畢。明後天我們就要動身赴貴國了。這價銀你今天就領了去。省得周折。不過要煩你到匡次芳那裏走一遭。說着就到書桌上寫了一紙取銀憑證。交給畢葉。畢葉就別了雯青。來找次芳。把憑證交了。次芳自然接數照付。正要付給時候。忽見阿福急急忙忙從樓上走來。見了次芳。低低的附耳說了幾句。次芳點頭隨即拉畢葉到沒人處。也附耳說了幾句。畢葉笑道。貴國採辦委員。每到敝國。這九五扣的規矩。是逃不了的。何況……說到這裡頓住了。又道。小可早已預備請照扣便了。當時次芳就照付了一張銀行支票。畢葉收着。就與次芳作別。出使館而去。這裡雯青彩雲。就忙忙碌碌。料理動身的事。這日正是十一月初五日。雯青就帶了彩雲。及參贊繙譯等。登火車赴俄。其時天氣寒冽。風雪載途。在德界內。尙常見崇樓傑閣。沃野森林。可以賞眺賞眺。到次日。一入俄界。則徧地沙漠。雪厚尺

餘。如在冰天雪窖中矣。走了三日夜。始到俄都聖彼得堡。宏廠雄壯。比德京。又是一番氣象。雲青到後。就到昔而格斯街中國使館三層洋樓裡。安頓眷屬。於是拜會了首相吉爾斯。及諸大臣。接着覲見俄帝。足足亂了半個月。諸事稍有頭緒。那日無事。就寫了一封信。把自己購圖及彩雲拍照的兩件得意事。詳細告訴了奉如。又把那新購的地圖。就託次芳去找印書局。用五彩刷印。因為地圖自己還要校勘。校勘連印刷。至快要兩三個月。就先把信發了。這信就是那日。奉如在潘府回來時候。接着的當時。奉如把信看完。連說奇聞。他夫人問他。奉如照信演了一遍。正說得高興。只見奉如一個着身管家。上來回道。明天是朝廷放會試總裁房官的日子。老爺派誰去聽宣。奉如想。一。想。道。就派你去罷。比他門總着緊些。那管家諾諾退出。當日無話。次日天還沒亮。那管家就回來了。奉如急忙起來。管家老遠就喊道。米市。懈。

衛潘大人放了。奉如接過單子。見正總裁是大學士高揚藻。號理惺。副總裁就是潘尙書和工部右侍郎繆仲恩。號綬山。也是江蘇人。還有個旂人。奉如不甚在意。其餘房官袁尙秋。黃仲濤。荀子佩。那班名士都在裡頭。同鄉熟人却有个姓尹名宗湯。號震生。也派在內。只有奉如向隅。不免沒精打采的。丟下單子。仍自回房高臥去了。接下不表。且說潘尙書本是名流宗匠。文學斗山。這日得了總裁之命。夾袋中許多人物。可以脫穎而出。歡喜自不待言。尙書暗忖。這回夥伴中。餘人都不怕他們。就是高中堂和平謹慎。過主故常。不能容奇偉之士。總要用心對付他。叫他爲我。使不爲我。敵纔好。當下匆忙料理。不到未刻。直徑進闈。三位大總裁都已到齊。大家在聚奎堂挨次坐下。潘尙書先開口道。這回應舉的很多知名之士。大家閱卷。倒要格外用心點兒。一來不負朝廷委託。二來休讓石農獨霸。誇張他的江南名榜。高中堂道。

老夫荒疎已久。老眼昏花。恐屈真才。全仗諸位相助。但依愚見看來。暗中摸索。只能憑文去取。那裏管得他名士不名士呢。況且名士虛聲有名無實的。多哩。繆侍郎道。現在文章巨眼。天下都推龔潘然兄弟。常見和甫先生。每闕一文。反來覆去。至少看十來遍。還要請人覆看。瀛翁却只要隨手亂繙。從沒有首尾。看完過。怎麼就知好歹呢。潘尙書笑道。文章望氣。而知何必尋行數墨呢。大家談論一會。各自散歸房內。過了數日。頭場已過。硃卷快要進來。各房官正在預備閱卷。忽然潘尙書來請袁尙秋。大家不知何事。尙秋進去。一句鐘工夫。方始出來。大家都問什麼事。尙秋就在袖中取出一本小冊子。遞給子珮。仲濤震生都湊來看。子珮打開第一頁。只見上面寫道。

章騫號直蜚。南通州。

聞鼎儒號韻高。江西。

姜表號劍雲。江蘇。

米繼曾號筱亭。江蘇。

蘇胥號鄭龕。福建。

呂成澤號沐庵。江西。

楊遂號淑喬。四川。

易鞠號緣常。江蘇。

莊可權號立人。直隸。

繆平號寄坪。四川。

子珮看完這一頁。就把冊子合上。笑道。原來是花名冊。八瀛先生。怎麼吩咐的呢。尙秋道。這冊子上。籠共六十二人。都是當世名人。要請各位按着省分。去搜羅的。章聞兩位。尤須留心。子珮道。那位直蜚先生。但聞其名。却不大認。

得。韻。高。原。是。熟。人。真。算。得。奇。材。異。能。了。兄。弟。告。訴。你。們。一。件。事。還。是。在。他。未。中。以。前。有。一。會。在。國。子。監。錄。科。我。們。有。個。同。鄉。給。他。聯。號。也。不。知。道。他。是。誰。只。見。他。進。來。手。裏。就。拿。着。三。四。本。卷。子。已。經。覺。得。詫。異。一。坐。下。來。提。起。筆。如。飛。的。只。是。寫。好。像。鈔。舊。作。似。的。那。同。鄉。只。完。得。一。篇。四。書。文。他。拿。來。的。一。疊。卷。子。都。寫。完。了。忽。然。停。筆。想。了。想。道。啊。呀！三。代。叫。什。麼。名。字。呢！我。們。那。同。鄉。本。是。講。程。朱。學。的。就。勃。然。起。來。高。聲。道。先。生。既。是。名。教。中。人。怎。麼。連。三。代。都。忘。了。他。笑。着。低。聲。道。這。原。是。替。朋。友。做。的。那。同。鄉。見。他。如。此。敏。捷。忍。不。住。要。請。教。他。的。大。作。了。拜。讀。一。過。真。大。吃。驚。原。來。四。篇。很。發。皇。的。詩。文。四。道。極。翔。實。的。策。問。於。是。就。拍。案。叫。絕。起。來。誰。知。韻。高。却。從。容。容。笑。道。先。生。謬。讚。不。敢。當。那。裡。及。先。生。的。大。著。樸。實。說。理。呢。那。同。鄉。道。先。生。並。未。見。過。拙。作。怎。麼。知。道。好。呢。這。纔。是。謬。讚。哩。他。道。先。生。大。著。早。已。熟。讀。如。不。信。請。念。給。

先生聽看差不差說罷就把那同鄉的一篇考作從頭至尾滔滔滾滾念了一遍不少一字你們想這種記性就是張松復生也不過如此罷仲濤聽見韻高還是當今皇妃的師傅也很有奧援哩震生道你們說的不是聞韻高嗎我倒還曉得他一件事哩他有个閨中談禪的密友却是个劓頸至交的嫡妻那位至交也是當今嚇嚇有名的直臣就爲妄劾大臣丢了官兒自己一氣削髮爲僧浪迹四海把夫人託給韻高照管不料一年之後那夫人倒寫了一封六朝文體的絕交書寄與所天也遞迹空門去了這可見韻高的辯才無礙說得頑石點頭了大家聽了這話都面面相覷尙秋道這是傳聞的話恐未必確罷原來尹震生是江蘇常州府人現官翰林院編修記名御史爲人蕙直敢任事最恨名士且喜修儀容車馬服御華貴整肅遠遠望去儼然是个旗下貴族當下被尙秋駁回了他的話就暗想道這班有文

無行的名士。要到我手中。休想輕輕放過。大家正談得沒有收場。恰好內監試送進硃卷來。於是各官分頭閱卷去了。不在話下。且說有一天。子珮忽然看着一本卷子。是江蘇籍貫的三篇制義。高華典貴。饒有國初態風味。經義亦原原本本。家法井然。策問十事對九。詳博異常。就大喜道。這本卷子。一定是章直輩的了。連忙邀了尙秋仲濤來看。大家都道無疑的。快些加上極華的薦批。送到潘尙書那裡。大有奪元之望哩。子珮自然歡喜。就親自袖了卷子。來到潘尙書處。剛走到尙書臥室廊下。管家進去通報。子珮在簾縫裡。一張不覺吃了一驚。只見靠窗朝南一張方桌上。點着一對斤通的大紅蠟。火光。照得滿室通明。當中一個香爐尙書衣冠肅肅。兩手捧着一炷清香。對着桌上。一大堆的卷子。嘴裡。嚶嚶不知禱告些什麼。禱告完了。好像眼睛邊有些淚痕。把手揩了一揩。却志志誠誠。磕了三個大頭。然後起來。那管家方

敢上前通報。尙書連忙叫請子佩進去。尙書就道：「這會你們把好卷子都送到我這裡來。實在擁擠得了不得了。不知道屈了多少好手。老夫弄得沒有法兒。只好賠着一付老淚。磕着幾個響頭。就算盡了一點愛士心了。說罷。指着桌上的卷子。笑道：「這一堆都是可憐蟲呀。子佩道：「章直輩的卷子。門生今天倒找着了。尙書很驚喜道：「在那兒呢。子佩連忙在袖中取出尙書一手搶去。大略翻了一翻。拍手道：「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可惜會元已經被高中堂定去。只索給他爭一爭了。說畢。就叫管家伺候帶了卷子去見高中堂。叫子佩就在這裡等等兒。去了沒多大的工夫。尙書手舞足蹈的回來道：「好了。定了。子佩道：「怎麼定的。尙書道：「高中堂先不肯換給我。說急了。他倒發怒。竟把先定元的那一本撤了。說讓他下科。再中元罷。這人真晦氣。我也管不得了。子佩就很歡喜的出來。告訴大家都給他道賀。只有震生暗笑。

他門歎氣自己。想江西聞韻高的卷子。光罷給我打掉了。光陰容易轉瞬。就是填榜的日子。各位總裁房考。衣冠齊楚。會集至公堂。一面拆封唱名。一面填榜。從第六名起。直填到榜尾。其中知名之士。如姜表。米繼曾。呂成澤。易翰。楊遂。諸人到也。中了不少。只有章直。蜚聞韻高。兩人毫無影蹤。潘尙書心裡還。不十分着急。認定會元。定是直。蜚韻高。或在魁卷中。直到上燈時候。至公堂上。點了萬支紅蠟。千盞紗燈。火光燭天明如白晝。大家高高興興。鬧起五魁來。潘尙書拉長耳朵。只等第一名唱出來。必定是江蘇章。壽誰知那唱名的。偏偏不得人心。朗朗的喊了姓劉名毅起來。尙書氣得鬚都豎了。子佩却去揀了那本撒掉的元卷。拆開彌封一看。可不是呢。倒明明寫着章壽的大名。這一來。真叫尙書公好似啞子吃黃連了。填完了榜。大家各散。尙書也垂頭喪氣的。自歸府第去了。接着朝考殿試之後。諸新貴都來謁見。幾乎把

潘府的門限都踏破了。尙書禮賢下士。个个接見。只有會元公來了十多次。總以閉門羹相待。會元公益發疑懼。倒來得更勤了。此時已在六月初旬。天氣這日尙書南齋入值。回來門上稟報錢端敏大人從湖北任滿回京。在外求見尙書聽了大喜。連聲叫請門上又回道。還有新科會元劉...尙書就瞪着眼道。什麼留不留我。偏不留他。該怎麼樣呢。那門上不敢再說。就退下去了。原來唐卿督學湖北三年任滿。告假回籍。在蘇州耽擱了數月。新近到京。潘公原是師門。所以先來謁見。當時和會元公劉毅同在客廳等候。劉公把尙書不見的話。告訴唐卿。請其緩頰。唐卿點頭。恰好門上來請。唐卿就跟着進來。一進書室。就向尙書行禮。尙書連忙扶住。笑道。賢弟三載賢勞。尊容真清減了好些了。漢上友人都道賢弟提倡古學。掃除積弊。今之紀阮也。唐卿道。門生不過遵守師訓。不敢墮越耳。然所收的都是小草細材。不足稱道。那

裡及老師這回東南竹箭西北瓊瑤一網打盡呢。尚書搔首道：賢弟別挖苦了。這回章直蜚聞韻高，都沒有中。驪珠已失，所得都是鱗爪罷了。最可恨的，老夫衡文十多次，不想倒上了毗陵儉夫的當。唐卿道：老師倒別這麼說。門生從南邊來，聽說這位劉君也很有文名的，況且這回元作外間人，人說好只怕直蜚倒做不出哩。門生想朝廷快要考中書了，章聞二公既有異才，終究是老師藥籠中物，何必介介呢。倒是這位會元公，屢次登門，老師總要見他纔好。尚書笑道：賢弟原來替會元做說客的，看你分上。我到客廳上去見一見，就是了。你可別走呀。說罷，揚長而去。且說那會元公正在老等，忽見潘公出來，面容很是嚴厲，只得戰戰兢兢，鋪上紅氍着着，實實磕了三個頭。起來尚書略招一招手，那會元公斜簽着身體，眼對鼻子，半屁股搭在炕上。尚書開口道：你的文章做得很好，是自己做的嗎？會元公漲紅了臉，答應個

孽

海

花

是尙書笑道。好個揣摩家。我很佩服你呀。說着就端茶碗。那會元只得跼起來。退縮着走。冷不防走到台級兒上一滑。腳恰好四脚朝天。做了個狀元。及弟尙書看着就哈哈笑了。兩聲洒着手。不管他進去了。不說這裡會元公爬起。忽忽上車。再說唐卿在書室門口。張見這個情形。不免好笑。接著尙書進來。倒不更提及。尙書又問了些湖北情形。及莊壽香的政策。唐卿也談了些朝政。也就告辭出來。再到龔和甫及奉如等熟人那裏去了。話說奉如自從唐卿來京。添了熟人。夾着那班同鄉新貴。姜劍雲。米筱亭。易緣常等。輪流謙會。忙忙碌碌。看看已到初秋。那一天。忽然來了一位姓黃的遠客。奉如請了進來。原來就是黃繙譯。因爲母病。從俄國回來的。要青託他把新印的中俄交界圖帶來。奉如當下打開一看。是十二幅五彩的地圖。當中一條界線。却是大紅色畫的。極爲清楚。奉如想現在總理衙門。自己却無熟人。常聽說

莊小燕侍郎和唐卿極爲要好。此事不如託了唐卿罷。就寫了一封信。打發人送到內城去。不一會那人回來說。錢大人。今天和余同余中堂。龔平龔大人。派了考中書的閱卷大臣。已經入闈去了。信却留在那裡。奉如只得罷了。過了三四日。這一天。奉如正要出門。家人送上一封信。奉如見是唐卿的。拆開一看。只見寫道。

前日辱 教。適有校文之役。闕然久不報。歉甚。頃小燕滬橋韻高諸君在荒齋小酌。祈紆 駕過我。且商界圖事也。

末寫知名不具四字。奉如閱畢。就叫套車。一徑進城。到錢府而來。到了錢府門。公就領到花廳。看見廳上早有三位貴客。一個虎領。燕額。粗腰。長幹。氣概昂藏。的是莊小燕。一個短胖身材。紫圓臉盤。舉動脫略。的是段滬橋。都是奉如認得的。還有個胖白臉兒。魁梧奇偉。的奉如不認得。唐卿正在那裏給他。

說話只聽唐卿道。這麼說起來。余中堂在賢弟面前。倒很居功哩。說到這裡。却見琴如走來。連忙起來招呼送茶。琴如也與大家相見了。正要請教那位姓名。唐卿就引見道。這位就是這回考中書第一的聞韻高兄。琴如不免道了久仰。大家坐下。漚橋就向韻高道。我倒要請教余中堂怎麼居功呢。韻高道。他說兄弟的卷子。龔老夫子和錢夫子。都很不願意。全是他力爭來的。唐卿哈哈笑道。賢弟的卷子。原在余中堂手裡。他因為你頭篇裏用了句史記。殷本紀。素王九主之事。他不懂來問我。我纔得見這本卷子。我一見就決定是賢弟的手筆。就去告訴龔老夫子。於是約着他那裡去。公保要取作壓卷。誰知他嫌你文體不正。不肯答應。龔老夫子給他力爭。幾乎吵翻了。還是我再四勸和。又偷偷兒告訴他。決定是賢弟的。自己門生何苦一定給他辭掉。這个第一呢。他纔活動了。直到拆出彌封。見了名字。倒又歡喜起來。連忙。

駕起老花眼鏡仔細看了。又看迷花着眼道。果然是聞鼎儒！果然是聞鼎儒！這回兒倒要居功你說好笑不好笑呢。小燕道。你們別笑他。近來余中堂很肯拉攏名士哩。前日山東大名士汪蓮孫上了個請重修四庫全書的摺子。他也答應代遞了。不是奇事嗎。大家正說得熱鬧。忽然外邊如飛的走進個美少年來。嘴裡嚷道。晦氣！晦氣！唐卿倒吃了一驚。大家連忙立起身來。正是相公爭欲探驪。額名士名然占鳳頭。不知來者何人。嚷的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雙膝黃金是謫官月老

一聲白紵顯命婦風儀

話說外邊忽然走進個少年。嘴裡嚷道。晦氣！大家跣起來。一看。原來是姜

劍雲看他餘怒未息，驚心不定，嘴裏却說不出話來。看官你道爲何說來？很覺可笑。原來劍雲和米筱亭鄉會兩次同年，又在長元吳會館同住了好幾個月，交情自然很好了。朝殿等第又都很高，標都用了庶常，不用說都要接眷來京，另覓寓宅。兩個人的際遇好像一樣，兩個人的處境却大大不同。劍雲是寒士生涯，租定了西斜街一所小小四合房子，夫妻團聚，却儼然鴻案鹿車。筱亭是豪華公子，雖在蘇州衙門，竟得很寬綽的宅門子，倒似檻鸞。鳳。你道爲何如今且說筱亭的夫人，是揚州傅容傳狀元的女兒，容貌雖說不得美麗，却豐富氣概，儻不羣，有巾幗鬚眉之號。但是性情傲，不過眼孔大，不過差不多。男子不值他眼角一睨，又是得了狀元的遺傳，性科名的迷信非常濃厚。他這腦質，若經生理學家解剖出來，必然和車渠一樣的顏色。自從嫁了筱亭，常常不稱心，一則嫌筱亭相貌不俊雅，再則筱亭不會入學。

孽 海 花

中舉。不管你學富五車。文倒三峽。總逃不了。臭監生的徽號。因此就有輕視丈夫之意。起先不過口角嘲笑。後來慢慢的竟要扑作教刑起來。筱亭礙着文人面皮。凡事總讓他幾分。誰知習慣成自然。脅肩諂笑。竟好像變了男子。對婦人的天職了。筱亭屢因場屋。會想改捐外官。被夫人得知。大哭大鬧道。傅氏。門中那裏有監生姑爺。面皮都給你削完了。告訴你。不中還我一個狀元。仔細你的臭皮。弄得筱亭沒路可投。只得專心黃榜。如今果然鄉會聯捷。列職清班。旁人都替他歡喜。這回必邀玉皇上賞了。誰知筱亭自從曉得家眷將要到京。倒似起了心事一般。知道這回沒有占得鰲頭。終難免。夫鴨矢。這日正在預備的夫人房戶內。親手拿了一鷄毛帚。細細拂拭灰塵。忽然聽見院子裡。夫人陪嫁喬媽的聲音。就走進房。給老爺請安。道喜道。太太帶着兩位少爺。兩位小姐。都到了。現在傅宅。筱亭不知不覺。手裡鷄毛帚。就掉在地。

上道我去！我就去！喬媽道：太太吩咐請老爺別出門。太太就回來。筱亭道：我就不出門。我在家等不一會外邊家人嚷起來道：太太到了。筱亭跟着喬媽三腳兩步的出來，只聽得院子外很高聲的音道：你們這班沒規沒矩的奴才，誰家太太們下車，腳襪兒也不知道預備。我可不比老爺好伺候。你們若有三條腿兒，儘懶說着一班丫鬟，僕婦簇擁着太太朝珠補褂，一手搭着喬媽，一手攙着小女兒，鳳兒跨上垂花門的台階兒來，劈面撞着筱亭道：你大喜呀！你這回兒不比從前了，也做了綠豆官兒了，怎樣還不擺出點兒主子架子，倒弄得屋無主，掃帚顛倒，監呀。筱亭道：原是只等太太來整頓大家一窩風，進了上房。原來那上房是五開間，兩廂房抄手回廊，很寬大的。左邊兩間，筱亭自己住着。右邊就是替太太預備的外間，做坐起。裡間臥室。鋪陳得很是齊整。當下就在右邊的外間坐了。太太一頭寬衣服，一頭說道：你

們小孩兒們怎麼不去見爹呀。也道：「個喜於是長長短短四個小孩都給筱亭請安。筱亭撫弄了小孩兒一會。看太太還歡喜。心裡倒放點兒心。少頃開上中飯。夫妻對坐吃飯。太太很讚廚子的手段好。筱亭道：「這是曉得太太喜歡吃揚州菜。專誠到揚州去弄來的。」太太忽然道：「呀！我忘問了。那廚子有鬍子。沒有。筱亭倒怔住不敢開口。喬媽插嘴道：「剛纔到廚房裡看見彷彿有幾根兒。太太立刻把嘴裏含的一口湯包肚吐了出來。道：「我最恨廚子有鬍子。十個廚子燒菜。九個要先嘗嘗味兒。給有鬍子的嘗過了。那簡直兒是清燉鬍子湯了。不嘔死也要疑心死說罷。又乾嘔了一回。把碗一推不吃了。筱亭道：「這個容易回來開晚飯。」叫廚子。剃鬍子。伺候太太聽了。不發一語。筱亭怕太太不高興。有搭沒搭的說道：「剛纔太太在那邊。岳父說起我的考事。沒有太太冷冷的道：「誰提你來。」筱亭笑道：「太太常常我中狀元。不想倒真中。」

了。半日的狀元。筱亭說這句話。原想太太要問。誰知太太却不問。臉色慢慢變了。筱亭只管續說道。向例闈卷王大臣定了名次。把前十名進呈御覽。叫做十本頭。這回十本頭進去的時候。明明我的卷子第一。不知怎的發出換了。第十別的名次。都沒動。就掉轉了我一本。有人說是上頭看時。疊錯的。那些闈卷的。只好將錯就錯。太太你想。晦氣不晦氣呢。太太聽完這話。臉上更不自然了。道。哼！你倒好挖苦了我。還不算又要冤著我。當我三歲孩子。都不如說罷。忽然嗚嗚咽咽的哭起來。連哭帶說道。你說得我要沒鬚子的厨子。伺候。這是話。還是屁。我是紅頂子堆裡養出來的。仙鶴錦雞懷裡抱大的。這會兒背上給你駝上一隻短尾巴的小鳥兒。看了就觸眼睛。算我晦氣嫁了。个不濟的闈茸貨。堂堂二品大員的女兒。連窰姐兒傅彩雲都巴結不上。可氣不可氣。你不來安慰。安慰我就穀了。倒還花言巧語在我手裡弄乖巧。

兒。我。只。曉。得。三。年。的。狀。元。那。兒。有。半。日。的。狀。元。這。明。明。看。我。婦。道。家。好。欺。負。你。這。會。兒。不。過。剛。得。一。點。甜。頭。兒。就。不。放。我。在。眼。裡。了。以。後。的。日。子。我。還。能。過。麼。不。如。今。兒。個。兩。命。一。拚。都。死。了。倒。乾。淨。說。罷。自。己。把。頭。髮。一。拉。蓬。着。頭。就。撞。到。筱。亭。懷。裡。一。路。直。頂。到。牆。腳。邊。筱。亭。只。說。道。太。太。息。怒。下。官。該。死。喬。媽。看。鬧。得。不。成。樣。兒。死。命。來。拉。開。筱。亭。趁。勢。要。跪。下。不。提。防。被。太。太。一。個。巴掌。退。倒。了。好。幾。步。喬。媽。道。怎。麼。老。爺。連。老。規。矩。都。忘。了。筱。亭。道。只。求。太。太。留。個。體。面。讓。下。官。跪。在。後。院。裡。罷。太。太。只。坐。着。哭。不。理。他。筱。亭。一。步。捱。一。步。走。向。房。後。小。天。井。的。台。階。上。朝。裡。跪。着。太。太。方。住。了。哭。自。己。和。衣。睡。在。床。上。去。了。筱。亭。不。得。太。太。的。吩。咐。那。裡。敢。自。己。起。來。外。面。僕。人。僕。婦。又。鬧。着。搬。運。行李。收拾。房。間。竟。把。老。爺。的。去。向。忘。了。可。憐。筱。亭。整。整。露。宿。了。一。夜。好。容。易。巴。到。天。明。心。想。今。日。是。岳。丈。的。生。日。不。去。拜。壽。他。還。能。體。諒。我。的。倒。是。錢。唐。卿。

老師請我喫早飯。我豈可不理他呢。正在着急。却見女兒鳳兒走來。筱亭就把好話哄騙他。叫他到對過房裡去拿筆墨信箋來。又叮囑他別給媽見了。那鳳兒年紀不過十二歲。倒生得千伶百俐。果然不一會人不知鬼不覺的都拿了來。筱亭非常快活。就靠著窗檻。當書桌兒。寫了一封求救的信。給丈人傅容。叫他來勸勸女兒。就叫鳳兒偷偷送出去了。却說太太開了一天夜間也沒睡好。一聽醒來。連忙起來梳妝洗臉。已是日高三丈。吩咐套車。要到娘家去拜壽。忽見鳳兒在院子外跑進來。喊道。媽看外公的信。啣太太道。拿來。就在鳳兒手裡劈手搶下。看了兩行。忽回顧。喬媽道。這會兒老爺在那裏呢。鳳兒搶說道。爹還好好兒的。跪在後院裏呢。喬媽道。太太恕他這一遭罷。太太哈哈笑道。咦！奇了！誰叫他真跪來。都是你們搗鬼。鳳兒你還不快去請爹出來告訴他。外公生日光罷。又忘了。鳳兒得命如飛而去。不一會筱

亭扶著鳳兒一搭一蹺走出來。太太見了道：老爺你腿怎麼樣了？筱亭笑道：不知怎的扭了筋。太太今兒岳父的大慶，虧你提我，不然又要失禮了。太太笑着那當兒，一个家人進來，回有客。筱亭巴不得這一聲，就叫快請自己拔脚就跑。一逕走到客廳去了。太太一看這行徑不對，家人不說客人的姓名，主人又如此慌張，料道有些蹊蹺，就對鳳兒道：你跟爹出去看給誰說話來？告訴我鳳兒歡歡喜喜而去去了。半刻工夫，鳳兒又是笑又是跳進來，說道：媽外頭有个齊整客人，倒好像上海看見的小旦似的。太太想道：不好怪不得他這等失魂落魄，不覺怒從心起，惡向胆生，顧不得什麼，一口氣趕到客廳，在門口一張果然是个唇紅齒白面嬌目秀的少年，正在那裏給筱亭低低說話。太太看得準了，順手拉根門門簾子一掀，喊道：好！好！相公都跑到我家裏來了，就是一門門望着兩人打去。那少年連忙把頭一低，肩一閃。

居然避過筱亭肩。上却早打着喊道。喂！太太別胡鬧。這是我。這是我。太太高聲道。是你的鬼兒。我還不知道嗎。不由分說。揪住筱亭辮子。拖羊拉豬似的。出廳門去了。這裡那個少年。不防備吃了這一嚇。還呆呆的。站在壁角裏。有兩個管家。連忙招呼道。姜大人。還不趁空兒走。等什麼呢。原來那少年。正是姜劍雲。正來約筱亭。一同赴唐卿的席的。不想遭此橫禍。當下劍雲被管家提醒了。就一溜烟。趕赴唐卿那裏來。心裡說。不出的懊惱。不覺說了晦氣兩字來。大家問得急了。劍雲自悔失言。反漲紅了臉。漚橋笑道。好兄弟。誰委屈了你。告訴哥哥。給你報仇。雪恨。小燕正色道。別鬧。唐卿催促道。且說韻高。道你不是去約筱亭嗎。劍雲道。可不是誰知筱亭夫人。竟是個雌虎。因把在筱亭客廳上的事情。說了一遍。大家鬨堂大笑。小燕道。你們別笑。筱亭當今懼內。就是關相赫赫中興名臣。威毅伯。就是懼內的領袖哩。奉如也。

挿嘴道。不。差。不。多。幾。日。我。還。聽。人。說。威。毅。伯。爲。了。招。莊。崙。樵。做。女。婿。老。夫。妻。很。開。口。舌。哩。漚。橋。道。開。口。舌。是。好。看。話。還。怕。要。給。筱。亭。一。樣。捱。打。哩。韻。高。道。諸。位。別。說。閑。話。快。請。燕。公。講。威。毅。伯。的。新。聞。小。燕。道。自。從。莊。崙。樵。馬。江。敗。了。革。職。充。發。到。黑。龍。江。算。來。已。經。七。八。年。了。只。爲。威。毅。伯。倒。常。常。念。道。說。他。是。個。奇。才。今。年。恰。遇。着。皇。上。大。婚。的。慶。典。威。毅。伯。就。替。他。繳。了。臺。費。贖。了。回。來。崙。樵。就。住。在。威。毅。伯。幕。中。掌。管。緊。要。文。件。威。毅。伯。十。分。信。用。奉。如。道。崙。樵。從。前。不。是。參。過。威。毅。伯。驕。奢。罔。上。的。嗎。怎。麼。這。會。兒。倒。肯。提。拔。他。呢。劍。雲。道。重。公。義。輕。私。怨。原。是。大。臣。的。本。分。噲。唐。卿。笑。道。非。也。這。便。是。英。雄。籠。絡。人。心。的。作。用。別。給。威。毅。伯。瞞。了。說。着。招。呼。衆。人。道。筱。亭。既。然。不。能。來。我。們。坐。了。再。談。罷。於。是。唐。卿。就。領。着。衆。人。到。對。面。花。廳。上。來。家。人。遞。上。酒。杯。唐。卿。依。次。送。酒。自。然。小。燕。坐。了。首。席。漚。橋。韻。高。奉。如。劍。雲。各。各。就。坐。大。家。追。問。小。燕。道。崙。樵。

留在幕中。怎麼樣呢。小燕道。你門知道威毅伯有個小姑娘嗎。年紀不過二十歲。却是貌比威施。才同班左賢。如鮑孟巧奪靈芸。威毅伯愛之如明珠。左右不離。崙樵常聽人傳說。却從沒見過。心裏總想瞻仰瞻仰。奉如道。崙樵起此不良之心。不該不該。小燕道。有一天。威毅伯有點感冒。忽然要請崙樵進去商量一件公事。崙樵見召。就一逕到上房而來。剛一脚跨進房門。忽覺眼前一亮。心頭一跳。却見威毅伯床前立着個不長不短不肥不瘦的小姑娘。眉長而略彎。目秀而不媚。鼻懸玉準。齒列貝編。崙樵來不及縮脚。早被威毅伯望見。喊道。賢弟進來。不妨事。這是小女兒呀。你來見見。莊世兄那小姑娘紅了臉。含羞答答的向崙樵福了。福就轉身如飛的逃進裏間去了。崙樵還禮不迭。威毅伯笑道。這痴妮子。被老夫慣壞了。真纏磨死人。崙樵就坐在床邊。一面和威毅伯談公事。瞥見桌子上。一本錦面的書。上寫着綠窗繡草。

下面題着祖玄女史弄筆崙樵趁威殺伯一個眼不見輕輕拖了過來翻了幾張見字迹娟秀詩意清新知道是小姑娘的手筆心裡羨慕不已忽然見二首七律題是雞隆你想崙樵此時豈有不觸目驚心的呢唐卿道這兩首詩倒不好措詞多半要罵崙樵了小燕道倒不然他詩開頭道

雞籠南望淚潸潸聞道元戎匹馬還

漚橋拍掌笑道一起便得勢憂國之心盎然言表小燕續念道

一戰豈容輕大計四邊從此失天關

劍雲道責備嚴禁的是史筆小燕又念道

焚車我自寬房增乘障誰教使狄山宵旰甘泉猶望捷羣公何以慰龍顏

大家齊聲叫好小燕道第二首還要出色哩道

痛哭陳詞動聖明長孺長揖傲公卿論材宰相籠中物殺賊書生紙上兵

花

海

孽

宣室不妨留賈席。越臺何事請終纓。多冠寂寞渠。盡功罪千秋。付史評韻高道。聽這兩首詩。意情詞悱惻。議論和平。這小姑娘。倒是崙樵的知己了。小燕道。可不是嗎。當下崙樵看完了。不覺兩股熱淚。骨碌碌的落了下來。威毅伯在床上看見了。就笑道。這是小女塗鴉之作。賢弟休要見笑。崙樵直立起來。正色道。女公子天授奇才。鬚眉愧色。金樓夫人采薇女史。不足道也。威毅伯笑道。只是小兒女有點子小聰明。就要高着眼孔。這結親一事。老夫倒著實爲難了。賢弟能替老夫留意嗎。崙樵道。相女配夫。真是天下第一件難事。何況女公子這樣才貌呢。門生倒要請教老師。要如何格式。纔肯給呢。威毅伯哈哈大笑道。只要和賢弟一樣。老夫就心滿意足了。崙樵怔了一怔。忽然涕泗橫流。雙膝直跪下去。伏在威毅伯身上。咽着道。老師。門生承大恩。旬粉骨難報。非是門生敢越分。女公子實是門生知己。門生現在鰥居。求

花 海 孽

老。師。施。恩。詳。察。威。毅。伯。倒。呆。了。一。手。扶。着。崙。樵。道。賢。弟。且。起。好。商。量。崙。樵。道。老。師。答。應。了。門。生。敢。起。來。威。毅。伯。笑。道。這。有。什。麼。明。日。賢。弟。請。媒。來。說。老。夫。決。不。翻。悔。崙。樵。就。磕。下。頭。去。道。如。此。小。婿。謝。恩。了。奉。如。聽。到。這。裡。笑。道。崙。樵。好。沒。廉。恥。虧。他。當。時。做。出。這。副。鬼。臉。韻。高。道。那。也。不。能。一。例。論。的。要。照。如。此。說。來。司。馬。相。如。的。娶。卓。文。君。更。沒。廉。恥。了。從。來。文。字。姻。緣。感。召。最。深。磁。電。相。交。雖。死。不。悔。流。俗。人。那。裡。知。道。啞。唐。卿。道。我。倒。可。惜。崙。樵。的。官。從。此。永。遠。不。能。開。復。了。大。家。愕。然。唐。卿。道。現。在。敢。替。崙。樵。說。話。就。是。威。毅。伯。如。今。變。了。翁。婿。不。能。不。避。這。點。嫌。疑。你。們。想。誰。敢。給。他。出。力。呢。說。罷。就。向。小。燕。道。你。再。講。呢。小。燕。道。那。日。崙。樵。面。定。了。婚。姻。歡。歡。喜。喜。的。出。去。誰。知。外。邊。威。毅。伯。和。崙。樵。說。話。裡。間。伯。夫。人。聽。個。飽。等。崙。樵。一。出。房。就。走。出。來。戟。手。指。着。威。毅。伯。罵。道。你。這。老。糊。塗。蟲。自。己。如。花。似。玉。的。女。兒。高。不。成。低。不。就。千。揀。萬。揀。這。會。兒。

倒。要。給。一。個。四。十。來。歲。的。囚。犯。你。糊。塗。我。可。明。白。休。想。威。毅。伯。陪。笑。道。太太。你。別。看。輕。崙。樵。他。的。才。幹。要。勝。我。十。倍。我。這。位。子。將。來。就。是。他。的。我。女。兒。不。也。是。個。伯。夫。人。嗎。伯。夫。人。道。呸！我。沒。見。過。囚。犯。伯。爺。你。要。當。真。我。給。你。拚。老。命。說。罷。哭。起。來。威。毅。伯。弄。得。沒。法。這。位。小。姑。娘。聽。兩。老。爲。他。嘔。氣。鬧。得。大。了。就。忍。不。住。走。來。勸。伯。夫。人。道。媽。別。要。氣。苦。爹。爹。已。經。把。女。兒。許。給。了。姪。莊。的。那。兒。能。再。改。悔。呢。就。是。女。兒。也。不。肯。改。悔。況。且。爹。爹。眼。力。必。然。不。差。的。嫁。雞。隨。雞。嫁。狗。逐。狗。決。不。怨。爹。媽。的。伯。夫。人。見。女。兒。肯。了。也。只。得。罷。了。如。今。聽。說。結。了。親。詩。酒。唱。隨。百。般。恩。愛。崙。樵。倒。着。實。在。那。裡。享。艷。福。哩。你。們。想。要。不。是。這。位。小。姑。娘。明。達。威。毅。伯。光。罷。要。大。受。房。中。的。壓。制。哩。唐。卿。道。人。事。變。遷。真。不。可。測。當。日。崙。樵。和。祝。寶。廷。上。摺。的。當。兒。何。等。氣。焰。如。今。雖。說。安。神。閨。房。陶。情。詩。酒。也。是。英。雄。末。路。了。漚。橋。道。崙。樵。還。算。有。後。福。哩。可。憐。祝。寶。翁。自。從。

那。年。回。京。之。後。珠。兒。水。土。不。服。一。病。就。死。了。寶。翁。更。覺。寧。騷。不。平。佯。狂。玩。世。常。常。獨。自。逛。逛。琉。璃。廠。游。游。陶。然。享。吃。醉。酒。就。在。街。上。睡。一。夜。幾。月。前。不。知。那。一。家。門。口。早。晨。開。出。門。來。見。階。上。躺。着。一。人。子。細。一。認。却。是。祝。大。人。連。忙。扶。起。送。他。回。去。就。此。受。了。風。寒。得。病。嗚。呼。了。可。歎。不。可。歎。呢。於。是。大。家。又。感。慨。了。一。回。看。看。席。已。將。終。都。向。唐。卿。請。飯。飯。畢。家。人。獻。上。清。茗。唐。卿。趁。這。當。兒。就。把。奉。如。託。的。交。界。圖。遞。給。小。燕。又。把。雯。青。託。在。總。理。衙。門。存。檔。的。話。說。了。一。遍。小。燕。滿。口。應。承。於。是。大。家。作。謝。散。歸。奉。如。歸。家。自。然。寫。封。詳。信。去。回。覆。雯。青。了。不。在。話。下。且。說。雯。青。自。從。打。發。黃。繙。譯。齋。圖。回。京。之。後。幸。值。國。家。閒。暇。交。涉。無。多。雖。然。遠。涉。虜。庭。却。似。幽。棲。綠。野。倒。落。得。逍。遙。快。活。沒。事。時。便。領。着。次。芳。等。游。游。蠟。人。館。逛。逛。萬。生。院。坐。泥。瓦。江。冰。床。賞。阿。爾。亞。園。之。亭。樹。入。巴。立。帥。場。劇。觀。蒲。蕾。塔。之。跳。舞。略。識。兵。操。偶。來。機。廠。足。備。日。記。材。料。罷。了。

奉青還。珍惜光陰。自己倒定了功課。每日溫習元史。考究地理。就是議會間。遇着了俄廷諸大臣。中有講究歷史地理學的。常常虛心博訪。大家也都知道。這位使臣是喜歡講究蒙古朝的故事了。有一日。首相吉爾斯忽然遣人送來古書一巨册。信一函。斐青叫塔繙譯將信譯出。原來吉爾斯曉得斐青愛讀蒙古史。特爲將其家傳鈔本波斯人拉施特所著的蒙古全史送給斐青。斐青忙叫作書道謝。後來看看那書裝潢得極爲盛麗。翻出來却一字不識。塔繙譯道。這是阿刺伯文。使館譯員沒人認得的。斐青只得罷了。過了數日。恰好畢業也。從德國回來。來見斐青。偶然談到這書。畢業說。這書有俄人貝勒津譯本。小可那裏倒有。還有多桑書。訥薩怖書。都記元朝遺事。小可回去。一同送給大人。倒可參考參考。斐青大喜。等到畢業送來。就叫繙譯官譯了出來。斐青細細校閱。其中很足補正史傳。從此就杜門謝客。左槩右鉛。於

俎。豆。折。衝。之。中。成。竹。素。馨。香。之。業。在。中。國。外。交。官。內。真。要。算。獨。一。的。人。物。了。只是。斐。青。這。裡。正。膨。脹。好。舌。的。熱。心。不。道。彩。雲。那。邊。倒。伸。出。外。交。的。敏。腕。却是。爲。何。請。先。說。彩。雲。的。臥。房。原。來。就。在。這。三。層。樓。中。層。的。東。首。一。溜。兒。三。大。間。每。間。朝。南。都。是。描。金。的。玻。璃。門。開。出。門。來。就。是。洋。臺。洋。臺。正。靠。着。昔。而。格。斯。大。街。這。三。間。屋。中。間。是。彩。雲。的。臥。房。裡。面。都。敷。設。着。紫。檀。花。梨。的。傢。具。蜀。錦。滋。繡。的。帳。褥。右。首。一。間。是。彩。雲。梳。妝。之。所。左。首。一。間。却。是。餐。室。這。兩。間。全。擺。着。西。洋。上。等。的。木。器。掛。着。歐。州。名。人。的。油。畫。華。麗。富。貴。雖。比。不。得。隋。煬。帝。的。迷。樓。也。可。算。武。媚。娘。的。鏡。殿。了。每。日。彩。雲。在。梳。妝。室。梳。妝。完。畢。差。不。多。總。在。午。飯。時。候。就。走。到。餐。室。陪。斐。青。吃。了。早。飯。斐。青。自。去。下。層。書。室。裡。做。他的。元。史。補。正。憑。着。彩。雲。在。樓。上。翻。江。倒。海。撥。雲。撥。雨。都。不。見。不。聞。了。也是。天。緣。湊。巧。合。當。有。事。這。日。彩。雲。送。了。斐。青。下。樓。之。後。一。個。人。沒。事。叫。小。丫。頭。把。一。

座小小風琴。抬到洋臺上。撫弄一回。靜悄悄的。覺得沒趣。心想。怎麼這時候。阿福還不來呢。手裏拿着根金水烟袋。只管一筒一筒的抽。櫻口裏噴出很濃郁的青煙。一雙如水的目光。只對着馬路上東張西望。忽見東面遠遠來了個年輕貌美的外國人。心裡當是阿福。改裝暗道。這小猴子。又鬧這個玩意兒了。一語未了。只見那少年面上很驚喜的慢慢。蹣跚到使館門口。立定了。拾起頭來。呆呆的望着彩雲。彩雲仔細一看。倒吃了一驚。那個面貌好熟。那裏是阿福。只見他站了一會。好像覺得彩雲也在那裡。看他就走到人堆裡。一混不見了。彩雲正疑疑惑惑的。怔着。忽覺臉上冰冷。一來不知誰的手。把自己兩眼蒙住了。背後吃吃的笑。彩雲順手死命的一撒。道該死的。做什麼。阿福笑道。我在這裏看。遼園樓上的一隻呆鳥。飛到俄國來了。彩雲聽了。心裏一跳。方想起那日所見陸軍裝束的美少年。就是他就向阿福降了一口。

道別。胡說這會兒悶得很有什麼玩兒的。阿福指着洋琴道：太太唱小調兒。我來彈琴好嗎？彩雲笑道：唱什麼調呢？阿福道：鮮花調。彩雲道：太老了。阿福道：四季相思罷。彩雲道：叫我想誰？阿福道：打茶會倒有趣。彩雲道：呸！你發了昏。阿福笑道：還是十八摸又新鮮又活動。說着就把中國的工尺按上。風琴彈起來。彩雲笑一笑，背着臉。曼聲細調的唱起來。頓時引得街上來往的人擠滿使館的門口。都來聽中國公使夫人的雅調了。彩雲正唱得高興，忽然看見那個少年又在人堆裡擠過來。彩雲一低頭不提防頭上晶亮的一件東西骨碌碌直向街心落下。說聲不好，阿福就丟下洋琴飛身下樓去了。正是紫鳳放嬌遺楚珮，赤龍狂舞過蠻樓。不知彩雲落下何物，且聽下回分解。

歷史
小說 孽海花 卷八

愛自由者起發

東亞病夫編述

第十五回

瓦德西將軍私來大好日

斯拉夫民族死爭自由天

話說彩雲只顧看人堆裏擠出那個少年探頭出去冷不防頭上插的一對白金底兒八寶攢珠鑽石蓮蓬簪無心的滑脫出來直向人堆裡落去叫聲啊呀！阿福你瞧我頭上掉了什麼阿福丟了風琴湊近彩雲椅背端相道沒少什麼：嘎！新買的鑽石簪少了一支快讓我下去找來說罷一扭身往樓下跑剛走到樓下來衝不提防一個老人家手裡托着個洋紙金邊封

第十五回

七十七

兒正往辦事房而來低着頭往前走。却被阿福撞個滿懷。一手拉住阿福。喝道。慌慌張張幹什麼來。眼珠子都不生撞你老子。阿福抬頭見是雯青的老家人金升。就一撒手。道。快別拉我。太太叫我有事呢。金升馬上瞪着眼道。撞了人。還是你有理。小雜種。誰是太太有什麼說得響的事兒。你們打量我不知道嗎。一天到晚黏股糖似的。不分上下。攪在一塊兒。坐馬車看夜戲。遊花園。頑兒也不揀個地方兒。也不論個時候兒。青天白日仗著老爺不管事。在樓上什麼花樣不幹出來。這會兒爽性唱起來了。引得閑人擠了滿街。中國人的臉給你們丟完了。嘴裡咕嚕個不了。阿福只粧個不聽見。箭也似的往外跑。跑到門口。只見街上的人。都散了。街心裡立個巡捕臺。級上三四個小兒。在那裡摟着玩呢。看見阿福出來。一閃兒都上來。一個說。阿福哥。你許我的。小表練兒。怎麼樣了。一個說。不差我要的。蜜蠟烟嘴兒。快拿來。又有

一個大一點兒的。笑道：別給他。要你們不想。想他敢。願我們東西嗎。阿福把他們一推幾步。跨下臺級兒。道：誰賴你們太太。丟了根鑽石簪兒。在這兒。快幫我來找找。着了一并有賞。幾個小兒聽了。忙着下來。說在那兒呢。阿福道：左不離這塊地方。於是分頭滿街的找。東擺擺西摸摸。阿福也四下裏留心的看。那兒有簪的影兒。正在沒法兒。街東頭兒。匡次芳和塔繙譯兩個人。說着話。慢慢兒的走回來。問什麼事。阿福說明丟了簪兒。次芳笑了。笑道：我們出去的時候。擠滿了一街的人。誰揀了去了。趕快去尋找。塔繙譯道：東西值錢不值錢呢。阿福道：新買的呢。一對兒要一千兩哩。怎麼不值錢。次芳掏塔繙譯伸伸五個指頭。笑着道：就是這話兒了。塔繙譯也笑了。道：快報捕呀。阿福道：到那兒去報呢。塔繙譯指着那巡捕道：那不是嗎。次芳笑道：他不會外國話。你給他報一下罷。於是塔繙譯就走過去。給那巡捕。咕。咕。嚕。說了。

半天方回來。說巡捕答應給查了。可是要看樣兒呢。阿福道：有我去拿。就飛身上樓了。這裏次芳和塔繙譯就一逕進了使館門。過了夾街。東首第一個門進去。就是辦事房。好幾個隨員在那裏寫字。見兩人進來。就說大人有事。在書房等兩位去商量呢。兩人回身出了辦事房。望西面行來。過了客廳裏間。正是雯青常坐的書室。塔繙譯先掀簾進去。只見雯青靜悄悄的正在那裏把施特拉蒙古史校元史太祖本紀哩。見兩人連忙站起道：今兒俄禮部送來一角公文。不知是什麼事。說着把那個金邊白封兒遞給塔繙譯。塔繙譯拆開看了一回。點頭道：不差。今天是華歷二月初三。恰是俄歷二月初七。從初七起到十一。是耶穌遭難復生之期。俄國叫做好日子。家家結綵懸旂。唱歌酣飲。俄皇借此佳節。擇俄歷初九日。在溫宮開大跳舞會。請各國公使夫婦同去赴會。這分就是禮部備的請帖。屆時禮部大臣還要自己來請。

呢。次芳道：「好了。我們又要開眼兒了。」雯青道：「剛纔倒嚇我一跳。當是什麼交涉的難題目來了。前天英國使臣告訴我。俄國鐵路已接至海參威。其意專在朝鮮及東三省。豫定將來退兵之路。勸我們設法抵制。我想此時有什麼法子呢？只好由他罷了。」次芳道：「現在中俄邦交很好。且德相俾思麥正欲挑俄奧開釁。俄奧齟齬必無暇及我。英使怕俄人想他的印度。所以恐嚇我們。別上他當。塔繙譯道：「次芳的話不差。昨日報上說。俄鐵路將渡暗木河。進窺印度。英人甚恐。就是這話了。」兩人又說了些外面熱鬧的話。却不敢提丟釵的事。見雯青無話。只得辭了出來。這裏雯青還是筆不停披的校他的元史。直到吃晚飯時。方上樓來。把俄皇請赴跳舞會的事。告訴彩雲。原想叫他歡喜。誰知彩雲正爲失了簪簪。心中不自在。推說這兩日身上不好。不高興去。雯青只得罷了。不在話下。單說這日到了俄歷二月初九日。正是華歷二月。

初五日晴曦高湧積雪乍消淡雲融融和風拂拂天公解意助人高興的樣子真個九遠無禁錦綵交飛萬戶初開歌鐘互答說不盡的男歡女悅巷舞衢謠各國使館無不升旗懸綵共賀嘉辰那時候吉爾斯街中國使館門口左右挂着五爪金龍的紅色大旂樓前橫插雙頭猛鷲的五綵繡旂樓上樓下挂滿了山水人物的細巧絹燈花團錦簇不及細表街上却靜悄悄的人來人往有兩個帶刀的馬上巡兵街東走到街西在那裏彈壓閒人不許聲鬧不一會忽見街西面來了五對高帽烏衣的馬隊如風的捲到使館門口勒住馬韁整整齊齊分列兩旁接着就是十名步行衛兵一色金邊大紅長袍金邊餃形黑絨帽威風凜凜一步一步掌着軍樂而來挨着馬隊站住了隨後來了兩輛平頂箱式四輪四馬車四馬車後隨着一輛朱輪華轂四面玻璃百道金總的彩車駕着六匹清海大馬身披纓絡尾結花球兩個

御夫戴著金帶烏絨帽。雄糾糾氣昂昂。揚鞭直馳到使館門口停住了。只見館中出來兩個紅纓帽青色褂的家人把車門開了。說聲請車中走出身軀偉岸。鬚蓬鬆的俄國禮部大臣來身上穿著滿繡金花的青氈褂胸前橫著獅頭嵌寶的寶星光耀。款步進去約摸進去了一點鐘光景。忽聽大門開處。嘻嘻哈哈一陣人聲。禮部大臣掖着斐青朝衣朝帽錦繡飛揚。次芳等也朝珠補褂衣冠濟楚。一陣風的闕出門來。斐青與禮部大臣對坐了。六馬宮車車後帶了阿福等四個俊童。次芳塔繙譯等各坐了四馬車。護衛的馬步各兵吹起軍樂。接隊前驅。輪蹄交錯。雲烟繚繞。緩緩的向中央大道馳去。此時使館中悄無人聲。只騰彩雲沒有同去却穿着一身極燦爛的西裝。一人靠在洋臺上。眼看斐青等去遠了。心中悶悶不樂。原來彩雲今日不去赴會。一則爲了查考失響。巡捕約着今日回音。二則趁館中人走空。好與阿福

恣情取樂。這是他的一點私心。誰知不做美的雯青。偏生點名兒。派着阿福。跟去。彩雲又不好怎樣。此時到落得孤另另。看着人家風光熱鬧。又悔又恨。靠著欄上。看了一回。來往的車馬。覺得沒意思。一會罵丫頭。瞎眼。裝煙。煙。嘴。兒。碰了牙。了一會。又罵老媽兒。都死絕了。一個個趕騷去。有一個小丫頭。想討好兒。巴巴的倒碗茶來。彩雲就手啣一口。急了。燙着唇。伸手一巴掌。道。該死的。盪你娘。那丫頭。倒退了。幾步。一滑手。那杯茶。全個兒。淋漓。漓。漓。都潑在彩雲新衣上了。彩雲也不抖擻衣上的水。端坐着。笑嘻嘻的道。你走近點兒。我不吃你的呀。那丫頭。剛走一步。彩雲下死勁。一拉。順手。頭上。拔下一個金耳挖。照準他手背上。亂戳。鮮血。直冒。彩雲還不消氣。正要找尋東西。再打。瞥見房門外一個人影。一閃。彩雲忙喊道。誰鬼。鬼崇。崇嚇唬人。那人就走進頭來。手裏拿着一封書子。道。不知誰給誰一封外國信。巴巴兒打發人送來。說

給你瞧。你自會知道。彩雲抬頭見是金升，就道：「你放下罷。」回頭對那小子道：「道你不去拿，難道還要下帖子請嗎？」那小子頭哭着一步一躑，拿過來遞給彩雲。金升也咕嚕着下樓去了。彩雲正摸不着頭腦，不敢就拆，等金升去遠了，連忙拆開一看，原來並不是正經信札，一張白紙歪歪斜斜寫着一行道：「俄羅斯大好日，日耳曼拾簪人將於午後一句鐘持簪訪遺簪人於支那公使館，願遺簪人勿出此約。」彩雲看完，又驚又喜，喜的是簪簪有了着落，驚的是如此貴重東西，拾着了不藏起，或賣了發一注財，倒肯送還，還要自己當面交還，不知安着什麼主意，又不知拾着的是何等人物，回來真來了。見他好不見他好，正獨自盤算個不了，只聽餐室裏的大鐘鏗鏗的敲起來，細數恰是十二下，見一個老媽上來問道：「早飯還是開在大餐間嗎？」彩雲道：「這還用問嗎？」那老媽去了一回，又來請吃飯。彩雲把那信插入衣袋裡，嬾嬾

婷婷走進大餐間。就坐在常日坐的一張鏡面香楠洋式的小圓桌上。桌上鋪着白綿提花毯子。列着六樣精緻家常菜。都盛着金花雪地的小碗。兩邊老媽丫鬟輪流的伺候。不一會。彩雲吃完飯。左邊兩個老媽遞手巾。右邊兩個丫鬟送漱盂。盥漱已畢。又有了鬟送上一杯珈琲濃茶。彩雲一手執着玻璃杯。就慢慢立起來。仍想走到洋臺上去。忽聽樓下街上一片叫嚷的聲音。彩雲三脚兩步跨到闌干邊朝下一望。不知爲什麼街心裡圍着一大堆人。再看時。只見兩個巡捕拉住一個體面少年。一個握了手。一個揪着衣服。要搜那少年。只把手一揚。肩一掀。兩個巡捕一個東一個西。兩邊兒拋球似的直滾去。只見少年仰着臉。豎着眉。喝道：「好！好！不生眼的東西。敢把我當賊拿。叫你認得德國人。不是好欺負的來呀！走了。不是人。彩雲此時方看清那少年。就是在遙爾園遇見前天樓下聽唱那個俊人兒。不覺心頭突突。

地跳。想道。難道那簪兒。倒是他拾了。忽聽那跌倒的巡捕氣吁吁的爬起。趕來嘴裡喊道。你還想賴嗎。幾天兒在這裏穿梭似的來往。我就犯疑。這會兒鬼使神差。活該敗露。爽性明公。止氣的把簪兒拿出手來。還虧你一頭走。一頭子細看呢。怕我看不見了。真贓。這會兒給我捉住了。倒賴著打人。我偏要捉了你走。說着狠命撲去。那少年不慌不忙。只用一隻手趁他撲進。就在肩上一抓。好似老鷹抓小雞似的。捉了起來。往人堆外一擲。早是一個朝天餛飩。手足亂划起來。看的人喝聲。采那一個巡捕見來勢利害。于于的吹起。叫子來。四面巡捕聽見了。都擁上來。足有十來個人。彩雲見得呆了。忽想。這麼些人。那少年如何吃得。怕他吃虧。須得我去排解。纔好。不知不覺放下了玻璃杯。飛也似的跑下樓來。走到門口。衆多家人小廝見他慌慌張張的往外跑。不解緣故。又不敢問。都悄悄地在後跟着。彩雲回頭喝道。你們別來。你

們不會說外國話不中用說着就推門出去只見十幾個巡捕還是遠遠的打圈兒圍着那少年却不敢近那少年立在中間手裡舉着晶光奔奔的東西喊道東西在這裏可是不給你們你們不怕死的就來哼！也沒見不分青紅皂白就把人當賊剛說這話抬頭見彩雲臉上倒一紅就把簪兒指着彩雲道簪兒來了你們問問看我偷了沒有那被打的巡捕原是常在使館門口承值的認得公使夫人就搶上來指着少年告訴彩雲簪兒是他拾的剛纔明明拿在手裡走被我見了他倒打起人來彩雲就笑道這事都是我不好怨不得各位鬧差了說著笑指那少年道那簪兒倒是我這位認得的朋友拾的他早有信給我我一時糊塗忘了招呼你們這會子倒教各位辛苦了又幾乎傷了和氣彩雲一頭說就手在口袋裏掏出十來個盧布遞給巡捕道這不算什麼請各位吃一杯淡酒罷那些巡捕見失主不理論又

有。了。錢。就。謝。了。各。歸。地。段。去。了。看。的。人。也。漸。漸。散。了。原。來。那。少。年。一。見。彩。雲。出。來。就。喜。出。望。外。此。時。見。衆。人。散。盡。就。嘻。嘻。笑。笑。向。彩。雲。走。來。嘴。裡。咕。嚕。道。好。笑。這。班。賤。奴。得。了。錢。就。沒。了。氣。了。倒。活。像。個。支。那。人。不。好。稱。做。鄰。國。話。一。脫。口。忽。想。現。對。着。支。那。人。如。何。就。說。他。不。好。真。平。常。說。慣。了。倒。不。好。意。思。起。來。連。忙。向。彩。雲。脫。帽。致。禮。笑。道。今。天。要。不。是。太。太。可。吃。大。虧。了。真。是。小。子。的。緣。分。不。淺。哩。彩。雲。聽。他。道。着。中。國。不。好。倒。也。有。點。生。氣。低。了。頭。淡。淡。的。答。道。說。什。麼。話。來。就。怕。我。也。脫。不。了。支。那。氣。味。倒。活。了。先。生。清。操。那。少。年。倒。局。促。起。來。道。小。子。該。死。小。子。說。的。是。下。等。支。那。人。太。太。別。多。心。彩。雲。嫣。然。一。笑。道。別。胡。扯。你。說。人。家。干。我。什。麼。請。裡。邊。坐。罷。這。裡。不。是。說。話。的。地。方。說。着。就。讓。少。年。進。客。廳。一。路。走。來。彩。雲。覺。得。意。亂。心。迷。不。知。所。爲。要。說。什。麼。又。說。不。出。什。麼。只。是。怔。看。那。少。年。見。少。年。穿。着。深。灰。色。細。氈。大。襖。水。墨。色。大。呢。背。褂。乳。

貂爪泥的衣領金鵝絨頭的手套金鈕瓏硬領雪清越顯得氣雄而秀神清而腹一進門兩手只向衣袋裡掏彩雲當是要取出寶簪來還他等到取出來一看倒是張金邊白地的名刺恭恭敬敬遞來道小子冒昧敢給太太換個名刺彩雲聽了由不得就接了只見刺上寫着德意志大帝國陸軍中尉瓦德西彩雲反覆看了幾遍笑道原來是瓦德西將軍倒失敬了我們連今天已經見了三次面了從來不知道誰是誰不想靠了一支寶簪倒拜識了大名這還不是奇遇嗎瓦德西也笑道太太倒還記得敝國遙爾園的事嗎小可就從那一天見了太太的面兒就曉得了太太的名兒偏生緣淺太太就離了敝國到俄國來了好容易小可在敝國皇上那裡討了個遊歷的差使趕到這裡又不敢冒昧來見巧了這支寶兒好像知道小可的心似的那一天正聽太太的妙音他就不偏不倚掉在小可手掌之中今兒又眼見

公使赴會去了。太太倒在家。所以小可就放胆來了。這不但是奇遇。真要算奇緣了。彩雲笑道：「我不管別的。我只問我的寶簪在那兒呢？這會兒也該見賜了。」瓦德西哈哈道：「好性急的太太！人家老遠的跑了來，一句話沒說，你倒忍心就說這話？」彩雲忍不住嗤的一笑道：「你不還寶簪幹什麼來？」瓦德西忙道：「是不差來還寶簪。別忙寶簪在這裡。一頭說一頭就在裏衣袋裡掏出一雙陸離光采的小手箱來，放在桌上，就推到彩雲身邊道：「原物奉還，請收好罷。」彩雲吃了一嚇，只見那手箱雖不過一寸來高，七八分厚，赤金底兒，四面嵌滿的，鄧是貓兒眼，祖母綠，七星線的寶石，蓋上雕刻着一個帶刀的將軍騎着匹高頭大馬，雄武氣概，那相貌活脫一個瓦德西。彩雲一面賞玩，愛不忍釋，一面就道：「這是那裏說起倒費……」剛說到此，彩雲的手忽然觸動匣上一個金星鈕的活機，那匣蓋豁然自開了。彩雲只覺眼前一亮，那裡有什麼鑽

石簪倒是一對精光四射的鑽石戒指。那鑽石足有黃豆來大。兩邊各鑲着兩顆水銀光走盤龍眼珠。彩雲看了目不能視，口不能言。瓦德西却坐在彩雲對面，嬉着嘴，只是笑，也不開口。兒彩雲正不得主意，忽聽街上蹄聲得得，輪聲隆隆，好像有許多車來到門前，就不響了。接着就聽見門口叫嚷：彩雲這一驚不小，連忙奪了寶石箱，向懷裡藏道：不好了，我們老爺回來了。瓦德西倒淡然的道：不妨，說我是拾簪的來，還簪就完了。彩雲終不放心，放輕脚步，掀幔出來，一張劈頭就見金升領了個外國人往裏跑。彩雲縮身不及，忽聽那外國人喊道：太太，我來報件奇聞。令業師夏雅麗姑娘謀刺俄皇，不成被捕了。彩雲方抬頭認是畢葉聽了，不禁駭然道：畢葉先生，你說什麼？畢葉正欲回言，幔子裡瓦德西忽的也鑽出來，道：什麼？夏雅麗被捕呀？畢葉先生快說。彩雲不防，瓦德西出來十分吃嚇，只聽畢葉道：噢！瓦德西先生怎麼也

在這。裡。瓦。德。西。忙。道。你。別。問。這。個。快。告。訴。我。夏。姑。娘。的。事。要。緊。畢。葉。笑。道。我。們。到。裏。邊。再。說。彩。雲。只。得。領。了。兩。人。進。來。大。家。坐。定。畢。葉。剛。要。開。談。不。料。外。邊。又。嚷。起。來。畢。葉。道。大。約。金。公。使。回。來。了。彩。雲。側。耳。一。聽。果。然。門。外。無。數。的。靴。聲。橐。橐。中。有。雯。青。的。腳。聲。不。覺。心。裏。七。上。八。下。再。捺。不。住。只。望。着。瓦。德。西。發。怔。忽。然。得。了。一。計。就。拉。着。畢。葉。低。聲。道。先。生。我。求。你。一。件。事。回。來。老。爺。進。來。問。起。瓦。將。軍。你。只。說。是。你。的。朋。友。畢。葉。笑。了。一。笑。說。是。遲。那。是。快。只。見。雯。青。已。領。着。參。贊。隨。員。繙。譯。等。翎。頂。輝。煌。的。陸。續。進。來。一。見。畢。葉。就。趕。忙。上。來。握。手。道。想。不。到。先。生。在。這。裏。一。回。頭。見。了。瓦。德。西。呆。了。呆。間。畢。葉。道。這。位。是。誰。畢。葉。笑。道。這。位。是。敵。友。德。國。瓦。德。西。中。尉。久。慕。大。人。清。望。同。來。瞻。仰。的。說。着。就。領。見。了。雯。青。也。握。了。握。手。就。招。呼。在。靠。東。首。一。張。長。桌。上。坐。了。黑。壓。壓。團。團。坐。了。一。桌。子。的。人。雯。青。彩。雲。也。對。面。坐。在。兩。頭。彩。雲。偷。眼。瞥。見。阿。福。站。

在。雯。青。背。後。一。眼。注。定。了。瓦。德。西。又。溜。着。彩。雲。彩。雲。一。個。沒。意。思。搭。訕。着。問。雯。青。道。老。爺。怎。麼。老。早。就。回。來。了。不。是。說。開。夜。讌。嗎。雯。青。道。怎。麼。你。們。還。不。知。道。事。情。鬧。大。了。開。得。成。夜。讌。倒。好。了。今。天。俄。皇。險。些。兒。送。了。性。命。哩。回。頭。就。向。畢。葉。及。瓦。德。西。道。兩。位。總。該。知。道。些。影。響。了。畢。葉。道。不。詳。細。雯。青。又。向。着。彩。雲。道。最。奇。怪。的。倒。是。個。女。子。剛。纔。俄。皇。正。赴。跳。舞。會。已。經。出。宮。半。路。上。忽。然。自。己。身。邊。跳。出。個。侍。女。一。手。緊。緊。拉。住。了。御。袖。一。手。拿。着。個。爆。炸。彈。要。俄。皇。立。刻。答。應。一。句。話。不。然。就。把。炸。藥。炸。死。俄。皇。後。來。虧。了。幾。個。近。衛。兵。有。本。事。死。命。把。炸。彈。奪。了。下。來。纔。把。他。捉。住。如。今。發。到。裁。判。所。訊。問。去。了。你。們。想。險。不。險。俄。皇。受。此。大。驚。那。裏。能。再。赴。會。呢。所。以。大。家。也。散。了。畢。葉。道。大。人。知。道。這。女。子。是。誰。就。是。夏。雅。麗。呀。雯。青。吃。驚。道。原。來。是。他。說。時。覷。着。彩。雲。道。怪。道。我。們。一。年。多。不。見。他。原。來。混。進。宮。去。了。倒。底。不。是。好。貨。怎。麼。想。殺。起。皇。

帝。來。這。也。太。無。理。了。倒。底。逃。不。了。天。誅。免。不。了。國。法。真。何。苦。來。畢。葉。聽。罷。就。向。瓦。德。西。道。我。們。何。妨。趕。到。裁。判。所。去。聽。聽。看。政。府。怎。麼。樣。辦。法。瓦。德。西。正。想。脫。身。就。道。很。好。我。坐。你。車。去。兩。人。就。起。來。向。雯。青。告。辭。雯。青。虛。留。了。一。句。也。就。起。身。相。送。彩。雲。也。跟。了。進。來。直。看。雯。青。送。出。大。門。彩。雲。方。欲。回。身。忽。聽。外。頭。嚷。道。夏。雅。麗。來。了。正。是。苦。向。異。洲。挑。司。馬。忽。從。女。界。見。荆。卿。不。知。來。者。果。是。夏。雅。麗。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此書回目作者原係大概擬定中多未協即如此回原目所無茲為文勢所迫特為增入嗣後隨時改定或與原目偶有出入閱者諒之俟全書告成出

彙編時再當
整齊畫一之

席上逼婚女豪使酒

鏡邊語影俠客窺樓

話。說。彩。雲。正。要。回。樓。外。邊。忽。嚷。夏。雅。麗。來。了。彩。雲。道。是。真。的。飛。步。來。看。却。見。

瓦畢兩人都站在車旁，沒有上去。雯青也在台階兒上仰着頭，張望東邊來的一羣人，直到行至近邊，方看清是一隊背鎗露刃的哥薩克兵，靜悄悄的巡哨而過。那裏有夏雅麗的影兒，原來這隊兵是俄皇派出來搜查餘黨的。大家誤會押解夏雅麗來了，所以嚷起來。其實夏雅麗是秘密重犯，信息未露之前，早迅雷不及的押赴裁判所去。那裏肯輕易張揚呢？此時大家知道弄錯，倒笑了。雯青送了瓦畢兩人上車，自與彩雲進去，易衣歇息，不提這裏。瓦畢兩人漸漸離了公使館，畢葉對瓦德西道：「我們到底到那裏去呢？」瓦德西道：「不是到裁判所去看審嗎？」畢葉笑道：「你傻了，誰真去看審呢？吾原爲你們倆鬼頭鬼腦，怪可憐的，特爲借此救你出來。你到還在那裏做夢哩！快請我到那裏去，喝杯好酒，告訴你們倆的故事兒。吾聽是正經。瓦德西道：「原來如此，倒承你的照顧了。你別忙，我自然要告訴你的。倒是夏雅麗與我有一

面緣。我。真。想。去。看。看。行。不。行。呢。畢。葉。道。我。國。這。種。事。犯。政。府。非。常。秘。密。吾。那。裡。雖。有。熟。人。看。你。分。上。去。碰。一。碰。罷。就。吩。咐。車。夫。一。逕。向。裁。判。所。行。去。不。說。二。人。去。裁。判。所。看。審。如。今。要。把。夏。雅。麗。的。根。原。細。表。一。表。原。來。夏。雅。麗。姓。游。愛。珊。俄。國。閔。司。克。州。人。世。界。有。名。虛。無。黨。女。傑。海。富。孟。的。異。母。妹。父。名。司。愛。生。本。猶。太。種。人。移。居。森。彼。得。堡。爲。人。鄙。吝。頑。固。髮。妻。歐。氏。生。海。富。孟。早。死。續。娶。斐。氏。生。夏。雅。麗。夏。雅。麗。生。而。媚。好。爲。父。母。所。鍾。愛。及。稍。長。貌。益。嬌。面。形。橢。圓。若。瓜。瓢。色。若。雨。中。海。棠。嬌。紅。欲。滴。眼。波。澄。碧。齒。光。硃。珠。髮。作。淺。金。色。鬆。鬆。披。戍。削。肩。上。俯。仰。如。畫。顧。盼。欲。飛。雖。然。些。子。年。紀。看。見。的。人。那。一。個。不。魂。奪。神。與。但。是。貌。妍。心。冷。性。却。溫。善。常。恨。俄。國。腐。敗。政。治。又。慣。聞。阿。姊。海。富。孟。哲。學。議。論。就。有。舍。身。救。國。的。大。志。却。爲。父。母。管。束。甚。嚴。不。敢。妄。爲。那。時。海。富。孟。已。由。家。庭。專。制。手。段。逼。嫁。了。科。羅。特。措。齊。所。幸。科。氏。也。是。虛。無。黨。員。倒。是。一。

對兒同命鴛鴦奔走黨事。夏雅麗常瞞着父母從阿姊夫妻受學。海富孟見夏雅麗敏慧勇決也肯竭力教導。科氏又教他擊刺的藝術。直到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三月海富孟隨著蘇菲亞趁觀兵式的機會炸死俄皇亞歷山大海氏科氏同時被捕於泰來西那街。爆藥製造所受死刑。那時夏雅麗已經十六歲了。見阿姊慘死。又見鮮黎亞博蘇菲亞都遭慘殺。痛不欲生。常切齒道我必報此仇。可愛生一聽這話。怕他出去闖禍。從此倒加防範起來。無事不准出門。夏雅麗自由之身頓時變了錦妝玉裏的天囚了。還虧得斐氏溺愛。有時瞞着司愛生領他出去走走。事有湊巧。一日在某爵家宴會。忽在座間遇見了樞密顧問官美禮斯克果的姑娘魯翠。這魯翠姑娘也是恨政府壓制願犧牲富貴投身革命黨的奇女子。彼此接談。自然情投意合。魯翠力勸他入黨。夏雅麗本有此志。豈有不願。況且魯翠是貴族閨秀。司愛生等也。

願。攀。附。夏。雅。麗。與。他。來。往。絕。不。疑。心。所。以。夏。雅。麗。竟。得。列。名。虛。無。黨。中。最。有。名。的。察。科。威。團。常。與。黨。員。私。自。來。往。來。往。久。了。黨。員。中。人。物。已。漸。漸。熟。識。其。中。與。夏。姑。娘。最。投。契。的。兩。個。人。一。個。叫。克。蘭。斯。一。個。叫。波。兒。麻。都。是。少。年。英。雄。克。蘭。斯。與。姑。娘。更。爲。莫。逆。黨。人。常。比。他。們。做。蘇。斐。亞。鮮。黎。亞。博。雖。說。血。風。肉。雨。的。精。神。斷。無。惜。玉。憐。香。的。心。緒。然。雄。姿。慧。質。日。與。神。交。也。非。一。日。了。那。知。好。事。多。魔。情。瀾。忽。起。這。日。夏。雅。麗。正。與。克。蘭。斯。散。步。泥。瓦。江。邊。無。意。中。遇。見。了。母。親。的。表。姪。加。克。奈。夫。一。時。不。及。回。避。只。好。上。去。招。呼。了。誰。知。這。加。克。奈。夫。本。是。尼。科。奈。夫。的。兒。子。尼。科。奈。夫。是。個。農。夫。就。因。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告。發。莫。斯。科。亞。特。俱。樂。部。實。行。委。員。加。來。科。梭。謀。殺。皇。帝。事。件。在。夏。團。親。手。捕。殺。加。來。科。梭。救。了。俄。皇。俄。皇。賞。他。列。在。貴。族。尼。科。奈。夫。就。皇。然。自。大。起。來。俄。皇。又。派。他。兒。子。做。了。憲。兵。中。佐。正。是。炙。手。可。熱。的。時。候。可。愛。生。羨。慕。他。父。子。

富貴。又帶些裙帶親。自然格外。巴結。加克奈夫也。看中了。表姊的美貌。常常來溜搭。無奈夏雅麗。見他貌粗性鄙。總不大理他。任憑父母。誇張他的敵國。家私。薰天氣。炤只是漠然。加克奈夫也。久懷怨恨。了恰好。這日遇見夏姑娘。與克蘭斯攜手同游。禁不住動了醋火。就趕到司愛生家。一五一十的告訴了。還說克蘭斯是個叛黨。不但有累家聲。還怕招惹大禍。司愛生是暴厲性子。自然大怒。立刻叫回夏姑娘。大罵無恥婢。惹禍胚。就叫關在一間空房內。永遠不許出來。你想夏姑娘是雄武活潑的人。那裡耐得這幽囚的苦呢。倒是母親斐氏不忍起來。瞞了司愛生。放了出來。又不敢公然出現。恰好斐氏有個親戚在中國上海道勝銀行管事。所以叫夏姑娘立刻逃避到中國來。一住三年。倒學會了些中國的語言文字。直到司愛生死了。斐氏方寫信來招他回國。夏姑娘回國時。恰也坐了薩克森船。所以得與斐青相遇。倒做了

彩雲、德語的導師。也是想不到的奇遇了。這都是夏姑娘未遇斐青以前的歷史。現在既要說他的事情。不得不把根原表明。且說夏雅麗雖在中國三年。本黨裏有名的。如女員美禮斯克翠的姑娘魯翠。男員波兒麻克蘭斯諸人。常有信息來往。未動身的前數日。還接到克蘭斯的一封信。告訴他黨中近來經濟困難。自己赴德運動。住在德京凱賽好富館中層第二百十三號。云云。所以夏姑娘那日一到柏林。就帶了行李。雇了馬車。逕赴凱賽好富館來。心裡非常快活。一則好友契闊。會面在即。一則正得了斐青一萬馬克供獻黨中。絕好一分土儀。心裡正在忖度。馬車已停在大旅館門口。就有接客的人。接了行李。姑娘就問中層第二百十三號。左近有空房麼。那接客的道。有！有！二百十四號就空着。姑娘吩咐把行李搬進去。自己却急急忙忙。直向二百十三號而來。正推門進去。可巧克蘭斯送客出來。一見姑娘搶

一步執了。姑娘的手瞪了半天。方道：「你真來了！我做夢也想不到你真會回來。說着話，手只管緊緊的握住眼眶裡，倒索索的滾下淚來。夏雅麗嫣然笑道：「克蘭斯別這麼着。我們正要替國民出身血汗生離死別的日子多着呢。那有閒工夫傷心。快別這麼着。快把近來我們黨裡的情形告訴我。要緊說到這裏，抬起頭來，方看見克蘭斯背後站着個英風颯爽的少年，忙縮住了口。克蘭斯趕忙招呼道：「我送了這位朋友出去，再來給姑娘細談。誰知那少年倒一眼釘住了姑娘，呆了聽了克蘭斯的話，方醒過來一個沒意思走了。克蘭斯折回來，方告訴姑娘，這位是瓦德西中尉，很熱心的助着我運動哩。姑娘道：「說的是前月接到你信，知道黨中經濟很缺，到底怎麼樣呢？」克蘭斯嘆道：「一言難盡。自從新皇執政，我黨大舉兩次，一次卡米匿橋下的隧道，一次加冕時的地雷，雖都無成效，却消費了無數金錢。歷年運動來的資

本已傾囊倒篋了。敷衍到現在。再敷衍不下去了。偷沒巨資。接濟不但不能辦。一事連黨中秘密活版部。爆藥製造所。通券局。赤十字會。一切機關。都要潰敗。姑娘有何妙策。夏姑娘低頭半晌道。我還當是小有缺乏。照這麼說來。不是萬把馬克。可以濟事的了。克蘭斯道。要真有萬把馬克。也好濟濟。夏雅麗不等說完。就道。那倒有。克蘭斯忙問。在那裡。夏姑娘因把訛詐中國公使的事說了一遍。克蘭斯倒笑了。就問。款子已交割嗎。夏姑娘道。已約定由公使夫人親手交來。決不誤的。於是姑娘又問了回魯翠波兒麻的蹤迹。克蘭斯一一告訴了他。克蘭斯也問起姑娘避出的原由。姑娘把加克奈夫搆陷的事說了。克蘭斯道。原來就是他幹的。姑娘。你知道嗎。尼科奈夫倒便宜他不多。幾日好死了。加來科梭的冤仇。竟沒有報成。加克奈夫倒升了憲兵大尉。你想。可氣不可氣呢。啞！這死囚的腦袋。早晚總逃不了。我們手裏。夏

雅麗愕然道：「怎麼尼科奈夫倒是我們的仇家？克蘭斯拍案道：「可不是他全靠破壞了亞特革命團富貴的這會兒，加克奈夫還了得，家裏放着好幾百萬家私，還要魚肉平民哩！」夏雅麗又怔了，怔道：「加克奈夫真是個大富翁嗎？」克蘭斯道：「他不富誰富？夏雅麗點點頭，兒看官們要知道兩人雖是舊交，從前私下往來，何曾暢聚過一日？此時素心相對，無忌無拘，一個是珠光劍氣的青年，一個是俠骨柔腸的妙女，我歌汝和意，談情酣直，談到燭跋更深，克蘭斯送了夏姑娘歸房，自己方就枕歇息。從此夏姑娘就住在凱賽好富館日間，除替彩雲教德語外，或助克蘭斯同出運動，或與克蘭斯剪燭談心，快活光陰，忽忽過了兩月。雲青許的款子已經交清，那時彩雲也沒閒工夫，常常來學德語了。夏雅麗看着柏林無事，可爲一天忽向克蘭斯要了一張照片，又隔了一天，並沒告知克蘭斯，清早獨自搭着火車，飄然回國去了。直到

克。蘭。斯。夢。醒。起。床。穿。好。衣。服。走。過。去。看。他。但。見。空。屋。無。人。留。些。殘。紙。零。墨。罷。了。倒。吃。一。驚。然。人。已。遠。去。無。可。如。何。只。得。歎。息。一。回。自。去。辦。事。單。說。夏。姑。娘。那。日。偷。偷。兒。出。了。柏。林。逕。趁。森。彼。得。堡。火。車。進。發。姑。娘。在。上。海。早。得。了。領。事。的。旅。行。券。一。路。直。行。無。礙。到。第。三。日。傍。晚。已。到。首。都。姑。娘。下。車。急。忙。回。家。拜。見。親。母。斐。氏。母。女。相。見。又。喜。又。悲。斐。氏。告。訴。他。父。親。病。死。情。形。夏。姑。娘。天。性。中。人。不。免。大。哭。一。場。接。着。親。友。訪。問。魯。翠。姑。娘。同。着。波。兒。麻。也。來。相。會。見。面。時。無。非。談。些。黨。中。拮。据。情。形。知。道。姑。娘。由。柏。林。來。自。然。要。問。起。克。蘭。斯。運。動。的。消。息。夏。姑。娘。就。把。克。蘭。斯。現。有。好。友。瓦。德。西。助。着。各。處。設。法。的。話。說。了。魯。翠。說。了。幾。句。盼。望。勉。勵。的。話。頭。然。後。別。去。夏。姑。娘。回。得。房。來。正。給。斐。氏。在。那。裡。閒。談。斐。氏。又。提。起。加。克。奈。夫。誇。張。他。的。勢。派。意。思。要。引。動。姑。娘。姑。娘。聽。着。只。是。垂。頭。不。語。不。防。頭。一。陣。韃。韃。的。皮。靴。聲。從。門。外。傳。進。來。隨。後。就。是。嬉。嬉。

的。笑。聲。這。笑。聲。裡。就。夾。着。狗。嗥。一。般。的。怪。叫。道。妹。妹。回。來。了。怎。麼。信。兒。都。不。給。我。一。個。呢。夏。姑。娘。嚇。一。跳。猛。抬。頭。只。見。一。個。短。短。兒。的。身。材。黑。黑。兒。的。皮。色。亂。蓬。蓬。一。團。毛。草。光。閃。閃。兩。盞。燈。籠。真。是。眼。中。出。火。笑。裡。藏。刀。搖。擺。擺。的。走。進。來。不。是。加。克。奈。夫。是。誰。呢。斐。氏。見。了。笑。嘻。嘻。立。起。來。道。你。倒。還。想。來。別。給。我。花。馬。吊。嘴。的。妹。妹。記。着。前。事。正。在。這。裡。恨。你。呢。加。克。奈。夫。哈。哈。道。屈。天。冤。枉。不。知。那。個。天。殺。的。移。尸。圖。害。這。會。兒。我。也。不。敢。在。妹。妹。跟。前。辨。只。有。負。荆。請。罪。求。妹。妹。從。此。寬。恕。就。完。了。說。着。話。兩。腿。已。跨。進。房。來。把。帽。子。往。桌。子。上。一。丟。伸。出。蒲。扇。來。大。的。手。要。來。給。夏。姑。娘。拉。姑。娘。縮。個。不。迭。臉。色。都。變。了。加。克。奈。夫。涎。着。臉。道。好。妹。妹。陪。們。拉。個。手。兒。斐。氏。笑。道。人。家。孩。子。面。重。你。別。拉。拉。扯。扯。臊。了。他。我。可。不。依。夏。姑。娘。先。本。着。了。惱。自。己。已。經。狠。狠。的。壓。下。去。這。回。聽。了。斐。氏。的。話。低。頭。想。了。一。想。忽。然。桃。腮。上。泛。起。淺。玫。瑰。色。秋。波。橫。

溢。柳。葉。斜。飄。在。椅。上。歛。的。站。起。來。道。娘。也。說。這。種。話。我。從。來。不。知。道。什。麼。不。臊。拉。個。手。兒。算。得。了。什。麼。高。興。拉。來。句。俗。們。拉。就。把。一。隻。粉。嫩。的。手。使。勁。兒。去。拉。加。克。奈。夫。的。黑。手。加。克。奈。夫。倒。啊。呀。起。來。道。妹。妹。輕。點。兒。夏。姑。娘。道。你。不。知。道。嗎。拉。手。有。規。矩。兒。的。越。重。越。要。好。說。完。嗤。的。一。笑。三。腳。兩。步。走。到。斐。氏。面。前。滾。在。懷。裡。指。着。加。克。笑。道。娘。你。瞧。他。是。個。膿。包。兒。一。捏。都。禁。不。起。倒。配。做。將。軍。原。來。加。克。往。日。見。姑。娘。總。是。冷。冷。的。臉。兒。淡。淡。的。神。兒。不。道。今。兒。忽。變。了。樣。兒。一。雙。半。嗔。半。喜。的。眼。兒。幾。句。若。遠。若。近。的。話。兒。加。克。雖。然。是。風。月。場。中。的。魔。兒。也。弄。得。沒。了。話。兒。只。嬉。着。嘴。笑。道。妹。妹。倒。底。出。了。一。齣。門。大。變。了。樣。兒。了。夏。姑。娘。含。怒。道。變。好。了。呢。還。是。變。歹。你。說。斐。氏。笑。摟。住。姑。娘。的。頸。子。道。痴。兒。你。今。兒。個。怎。麼。儘。給。你。表。兄。拌。嘴。不。想。想。人。家。爲。好。來。看。你。這。會。兒。天。晚。了。該。請。你。表。兄。吃。晚。飯。纔。對。加。克。連。忙。搶。說。道。姑。娘。今。天。妹。妹。

快活肯多罵我兩句就是我的福氣了。快別提晚飯。我晚上還得到皇上那
裡有事。哪夏姑娘笑道：「娘你聽他又把皇帝槓出來嚇唬我們娘兒倆。老實
告訴你我沒事。我也不高興請誰家坐客。不請行客。倒叫行客先請的。加克
聽了拍手道：「不錯。我忘死了。今天該替妹妹接風呀。說着就一疊連聲叫伺
候人。到家裡喚廚子帶酒菜到這裡來。」斐氏道：「啊呀。天主！不當家花拉的
倒費你快別聽這痴孩子的話。夏姑娘嘆了他娘半天道：「嘆！娘也奇了。怎
麼只許我請他不許他請我的。他有的是造孽錢。不費他費誰。娘你別管他
不給我要好。不請我也不希罕給我。要好好他拿來。我就吃。娘也。跟着我吃。
橫豎不要你老人家掏腰兒。還席賠費心。趕嗎。加克道：「是呀。我請我死了也
要請姑娘。笑道：「死的日子有呢。這會兒別死呀。死呀。怪叫加克忙自己掌着
嘴道：「不識好歹的東西。你倒叫妹妹心疼。夏姑娘戟手指着道：「不要臉的誰。」

心疼。你來加克此時看着姑娘嬌愁的樣兒。又聽着姑娘鋒利的話兒。半冷半熱。若諷若嘲。倒弄得近又不敢遠。又不捨不知怎樣纔好。不一會天也黑了。廚夫也帶酒菜來了。加克就邀斐氏母女同入餐室。原來這餐室就在臥室外面。雖不甚寬。厥却也地鋪錦。麗壁列電燈。花氣襲人。鏡光交影。東首掛着加特釐簪花小像。西方撐起姑婁巴多舞劍古圖。煞是熱鬧。大家進門。斐氏還要客氣。却被夏姑娘兩手按在客位自己。也皇然不讓坐了。加克真的坐了主位。侍者送上香賓白蘭提各種酒瓶。加克滿斟了杯香賓酒。雙手捧給姑娘道。敬替妹妹洗塵。姑娘劈手奪了。直送斐氏道。這杯給娘喝。你另給我斟來。加克只得恭恭敬敬。又斟了一杯。姑娘接着揚着杯道。既承主人美意。娘們乾一杯。說完一飲而盡。加克微笑。又挨着姑娘。斟道。妹妹喝個成雙杯兒。夏姑娘一揚眉道。喝呀。接來喝一半。就手向加克嘴邊一灌。道。要成。

雙。大。家。成。雙。加。克。不。防。頭。不。及。張。口。翕。受。淋。淋。瀉。瀉。倒。了。一。臉。一。身。此。時。夏。姑。娘。幾。杯。酒。落。肚。臉。上。紅。紅。兒。的。更。覺。意。興。飛。揚。起。來。脫。了。外。衣。著。身。穿。件。粉。荷。色。的。小。衣。酥。胸。微。露。雪。腕。全。陳。臂。上。幾。個。鐲。子。玎。玎。瓏。瓏。的。斷。打。把。加。克。罵。一。會。笑。一。會。任。意。戲。弄。斐。氏。看。着。女。兒。此。時。的。樣。兒。也。揣。摩。不。透。當。是。女。兒。看。中。了。加。克。倒。也。喜。歡。就。借。了。更。衣。走。出。來。好。讓。他。們。叙。叙。私。情。果。然。加。克。見。斐。氏。走。開。心。裡。大。喜。就。涎。着。臉。慢。慢。挨。到。姑。娘。身。邊。欲。言。不。言。了。半。晌。夏。姑。娘。正。色。道。你。來。幹。什。麼。加。克。笑。嬉。嬉。道。我。有。一。句。不。知。進。退。的。話。要。：姑。娘。不。等。他。說。完。跳。起。來。指。着。加。克。道。別。給。我。蠅。蠅。蠅。蠅。的。那。些。個。狠。心。豬。肺。狗。肚。腸。打。量。俗。們。照。不。透。嗎。從。前。在。我。爹。那。裡。調。三。窩。四。甜。言。蜜。語。難。道。是。真。看。得。起。俗。們。嗎。真。愛。上。我。嗎。呸！今。兒。個。推。開。窗。戶。說。亮。話。就。不。過。看。上。我。長。得。俊。點。兒。打。算。弄。到。手。做。個。會。說。話。的。玩。意。兒。罷。了。姑。娘。從。前。是。

高。傲。性。子。眼。裡。那。裡。放。得。下。去。如。今。姑。娘。可。看。透。了。天。下。愛。情。原。不。過。爾。爾。嫁。個。把。人。算。不。了。事。可。是。姑。娘。不。高。興。憑。你。王。孫。公。子。英。雄。豪。傑。休。想。我。點。點。頭。兒。要。高。興。起。來。牛。也。罷。馬。也。罷。狗。也。罷。我。跟。着。就。走。加。克。聽。了。眉。花。眼。笑。的。道。這。麼。說。姑。娘。今。兒。肯。嫁。狗。了。夏。姑。娘。冷。笑。道。不。肯。我。就。說。可。是。告。訴。你。要。依。我。三。件。加。克。道。都。依。都。依。一。件。姑。娘。急。性。一。刻。不。等。兩。時。要。辦。就。辦。一。件。不。許。聲。張。除。了。我。們。娘。兒。倆。還。有。牧。師。證。人。幾。個。人。外。有。一。個。知。道。了。我。就。不。嫁。三。件。到。了。你。家。什。麼。事。都。歸。我。管。不。許。你。牙。縫。高。低。一。點。兒。三。件。依。得。我。就。嫁。有。一。個。不。字。兒。拉。到。加。克。哈。哈。笑。道。什。麼。依。不。依。妹。妹。說。的。話。兒。就。是。我。的。心。願。兩。人。正。說。得。熱。鬧。誰。知。斐。氏。却。在。門。外。都。聽。飽。了。見。女。兒。肯。嫁。加。克。正。合。了。素。日。的。盼。望。走。進。來。對。着。加。克。道。恭。喜。你。我。女。兒。答。應。了。可。別。忘。了。老。身。但。是。老。身。只。有。一。個。女。兒。也。不。肯。太。草。草。的。馬。上。辦。起。來。也。

得一月半月。那兒就能辦呢。頭一件。我就不依。夏姑娘立刻變了臉道。我不肯嫁。你們天天勸。這會兒我肯嫁了。你們倒又不依起來。不依也好。我也不依。告訴你們罷。我的話說完了。我的興也盡了。人也乏了。我可要去睡覺了。說罷。一扭身。自顧自回房。砰的一聲。把門關了。這裏加克奈夫與斐氏納罕了半天。加克老婆心切。想不到第一回來。就得了采。也慮不到別的。倒怕中變。就勸斐氏全依了姑娘主意。過了兩日。說也奇怪。果然斐氏領着夏姑娘。自赴禮拜堂。與加克結了親。簽了結婚簿。從此夏雅麗就與加克夫婦同居。加克奈夫要接斐氏來家。姑娘不許。只好仍住舊屋。加克新昏燕爾。自然千依百順。姑娘倒也克勤婦職。賢聲四布。加克愈加敬愛。差不多。加克家裡的全權都在姑娘掌握中了。自古道。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又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何況一嫁一娶。偌大的事。雖姑娘囑咐不許聲張。那裏瞞得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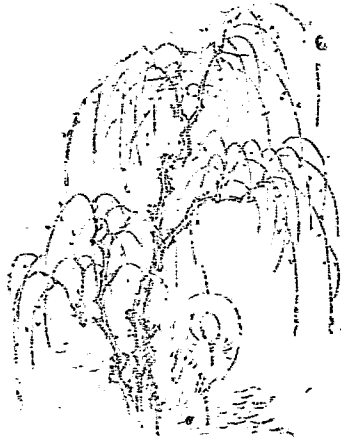
呢。自從加克娶了姑娘。人人都道。綵鳳隨鴉。不免紛紛議論。一傳十。十傳百。就傳到了魯翠波兒。麻等一班黨人耳中。先都不信。以為夏姑娘以克蘭斯有生死之約。那裏肯背盟倒嫁。黨中仇人呢。後來魯翠親自來尋姑娘。誰知竟閉門不納。只見了斐氏。方知人言不虛。不免大家痛罵夏雅麗。起來這日。黨人正在秘密會所決議此事。如何處置。可巧克蘭斯從德國回來。也來赴會。一進門。別的都沒有聽見。只聽會堂上一片聲說。夏雅麗嫁了五個字。直打入耳鼓。來克蘭斯飛步上前。喘吁吁。還未說話。魯翠一見他來。就迎上。喊道。克蘭斯君。你知道嗎。你的夏雅麗嫁了。嫁了。加克奈夫了。克蘭斯一聽這話。但覺耳邊霹靂一聲。眼底金星四爆。心中不知道是鹽是醋。是糖。是薑。一古腦兒都倒翻了。只喊一聲。賤婢殺！殺！往後便倒口淌白沫。大家慌了手脚。魯翠忙道。這是急痛攻心。只要扶他坐起。自然會醒的。波兒麻連忙上

來扶起。坐在一張大椅裏。果然不一會醒了。嚔的吐出一口濃痰。就跳起來。要刀。波兒麻道。要刀做什麼。克蘭斯道。你們別管給我刀。殺給你們。看魯翠道。克蘭斯君別忙。你不去殺他。我們怕他。洩漏黨中秘密也放不過他。可是我想。夏雅麗學問見識本事。都不是尋常女流。這回變得太奇突。凡奇突的事。倒不可造次。還是等你好一點。晚上偷偷兒去探一回。偷或真是背盟從仇。就順手一刀了賬。豈不省事呢。克蘭斯道。還等什麼。好不好。今晚就去。於是大家議定各散。魯翠臨走回顧。克蘭斯道。明天我們聽信兒。克蘭斯答應也一路回家。不免想着向來夏姑娘待他的情義。爲他離鄉背井。絕無怨言。這回在柏林時候。飯餘燈背。送抱推襟。一種密切的意思。真是筆不能寫。口不能言。如何回來不到一月。就一變至此呢。況且加克奈夫又是他素來厭恨的。上回談起他名氏。還罵他哩。如何倒嫁他。難道有什麼不得已嗎。一回。

又猜想他臨行替他。要小照兒的厚情。一回又揣摸他不別而行的深意。這一刻時中一寸心裏好似萬馬奔馳。千猿騰躍。忽然心酸。淚落。忽然切齒。橫刀翻來覆去。不覺更深。就在胸前掏出表來一看。已是十二點鐘。驚道。是時候了。趕忙換了一身純黑衣褲。腰間插了一把黨中常用的百毒純鋼小尖刀。扎縛停當。把房中的電燈鏟滅了。輕輕推門倒院子裏。聳身一縱。跳出牆外。那時正是十月下旬。沒有月亮的日子。一路雖有路燈。却仍覺黑雲似墨。細霧如塵。一片白茫茫。不辨人影。只有幾個巡捕稀稀落落的在街中。踏着克蘭斯。靠着身體靈便。竟閃閃爍爍的被他混過。幾條街去。看看已到了加克奈夫的宅子前頭。幸虧那裏沒有巡捕黑魅魅地挨身摸來。只見四圍都是四尺來高的短牆。牆上排列着鐵蒺藜。碎玻璃片。克蘭斯睜眼打量一回。估摸自己還跳得過去。緊把刀子插插好。猛然施出一個燕子翻身。勢往

上。一。掠。忽。聽。玎。瓏。一。聲。一。個。身。子。隨。着。幾。片。碎。玻。璃。直。滾。下。去。看。時。自。己。早。倒。在。一。顆。大。樹。底。下。爬。起。來。轉。出。樹。後。原。來。在。一。片。草。地。上。當。中。有。條。馬。車。進。出。的。平。路。克。蘭。斯。就。依。着。這。條。路。走。去。只。見。前。面。十。來。顆。鬱。鬱。蒼。蒼。的。不。知。什。麼。大。樹。圍。着。一。座。巍。巍。的。高。樓。樓。的。下。層。烏。黑。黑。無。一。點。火。光。只。有。中。層。東。首。一。間。還。點。着。電。燈。窗。裏。透。出。光。來。照。在。樹。上。却。見。一。個。人。影。在。那。裡。一。閃。一。閃。的。動。克。蘭。斯。暗。想。這。定。是。加。克。奈。夫。的。臥。房。了。可。是。這。樣。高。樓。怎。麼。上。去。呢。仰。面。忽。見。那。幾。顆。大。樹。樹。杈。兒。正。緊。靠。二。層。的。洋。臺。不。覺。大。喜。一。伸。手。抱。定。樹。身。好。比。白。猴。採。果。似。的。旋。轉。而。上。到。了。樹。頂。把。身。子。使。勁。一。搖。那。樹。杈。直。擺。過。來。花。拉。一。響。好。像。樹。杈。兒。斷。了。一。般。誰。知。克。蘭。斯。就。趁。這。一。擺。一。腳。已。鈎。定。了。洋。臺。上。的。闌。干。倒。垂。蓮。似。的。反。捲。上。去。却。安。安。穩。穩。站。在。洋。臺。上。了。側。耳。聽。了。一。聽。毫。無。聲。音。就。輕。輕。的。走。到。那。有。燈。光。的。窗。口。向。裏。

一。望。恰。好。窗。簾。還。沒。放。看。個。完。完。全。全。只。見。房。內。當。地。一。張。鐵。床。帳。子。已。垂。放。着。房。中。寂。無。人。聲。就。是。靠。窗。擺。着。個。鏡。桌。當。桌。懸。着。一。盞。蓮。花。式。的。電。燈。燈。下。却。嬾。嬾。婷。婷。立。着。個。美。人。兒。呀！那。不。是。夏。雅。麗。嗎。只。見。他。手。裏。拿。着。個。小。照。兒。看。看。小。照。又。看。看。鏡。子。裏。的。影。兒。眼。眶。裏。骨。溜。溜。的。滾。下。淚。來。克。蘭。斯。看。到。這。裏。忽。然。心。裏。捺。不。住。的。熱。火。噴。了。出。來。拔。出。腰。裏。的。毒。刀。直。砍。進。來。正。是。一。根。何。堪。留。鳳。采。簪。刀。直。欲。濺。鴛。紅。不。知。夏。雅。麗。性。命。如。何。且。看。下。回。



歷史
小說 孽海花 卷九

愛自由者起發

東亞病夫編述

第十七回

辭鴛侶女傑赴刑臺

遞魚書航師嘗禁燹

話說克蘭斯看見夏雅麗對着個小照垂淚。一時也想不到查查看小照是誰的。只覺得夏雅麗果然喪心事仇。按不住心頭火起。瞥見眼前的兩扇着地長窗。是虛掩着。就趁着怒氣不顧性命。揚刀揆入。忽然天昏地暗的一來。燈滅了。刀却砍個空。使力過猛。幾乎身隨刀倒。克蘭斯吃一驚。暗道：人呢？回身瞎摸了一陣。可巧摸着鏡桌上那個小照兒。順手揣在懷裏。心想：夏雅

麗逃了。加克奈夫可在還不殺了他。走剛要向前。忽聽樓下喊道。主人回來。了。隨着。麟麟的馬車聲。却是在草地上往外走的。克蘭斯知道剛纔。忽忙。沒有聽他進來。忽想道。不好。這賊不在床上。他這一回來。叫起人。我怕走不了。不知還到那大樹上。躲一躲。再說。打定主意。急忙走出洋臺。跳上闌干。伸手攀住樹杈兒。一脚掛在空中。一脚還蹬在闌干上。忽聽樓底下。砵的一聲。是鎗。就有人沒命的叫聲。啊呀。好你殺我。又是一聲。可不像鎗。彷彿一樣。很沉的東西。倒在窗格邊。克蘭斯這一驚。出於意外。那時他的兩腳。還空挂着。手一鬆。幾乎。倒撞下來。忙鑽到樹葉密的去處。蹲着。只聽牆外。急忙跑回兩個人。遠遠的。連聲喊道。怎麼了。什麼響。屋裏也好。幾個人。喊道。槍聲！誰放槍。這當兒。進來的兩人。裏頭有一個。拿着一盞電光車燈。已走到樓前。照得樓前。雪亮。克蘭斯眼快。早看見廊下。地上一個漢子。仰面橫躺着。動也不動。

只聽一人顫聲喊道：「不得了，殺了人，誰呢！主人！這當兒裏面一閃，正跑出幾個披衣拖鞋的男女來，聽是主人，就七張八嘴的大亂起來。克蘭斯在樹上聽得清楚，知加克奈夫被殺，心裏倒也一快，但不免暗暗駭異。到底是誰殺的？這當兒見樓下人越聚越多，忽然想到自己絕了去路，若被他們捉住，這殺人的事一定是我了。正盤算逃走的方法，忽然眼前一閃，亮滿樹通明，却正是樓上中層的電燈都着了，燈光下就見夏雅麗散了頭髮，倉倉皇皇跑到洋臺上，爬在闌干上，朗朗的喊道：「倒底你們看清楚，主人不是呢！衆人齊聲道：『怎麼不是呢？』又有一個人道：『纔從宮裏承值回來，在這裏下車，下了車，我們就拉車出園，走不到一箭地，忽聽見槍聲，趕回來，就這麼着了。夏雅麗蹣跚脚道：『槍倒底在那裏要緊，不要緊，快抬上來，一面去請醫生，一面快搜兇手呢！』一眨眼的事，總不離這園子，逃不了，怎麼你們都昏死

學

海

花

了。一。句。話。提。醒。大。衆。道。槍。中。了。腦。瓜。兒。腦。漿。出。來。氣。都。沒。了。人。是。不。中。用。了。倒。是。搜。兇。手。是。真。的。克。蘭。斯。一。聽。這。話。倒。慌。了。心。裏。正。恨。夏。雅。麗。忽。聽。下。面。有。人。喊。道。咦！你。們。瞧。那。樹。叢。不。是。二。團。黑。影。嗎。樓。上。夏。雅。麗。聽。了。一。搭。頭。好。像。真。吃。一。嚇。的。樣。子。道。怎。麼。真。有。了。人。連。忙。改。口。道。可。不。是。兇。手。在。這。裏。快。多。來。幾。個。人。逮。住。他。樓。下。也。防。着。點。兒。別。放。走。了。就。聽。人。聲。嘈。雜。的。擁。上。五。六。個。人。來。克。蘭。斯。知。不。能。免。正。是。人。急。智。生。一。眼。見。這。高。樓。是。四。面。洋。臺。都。圍。着。大。樹。又。欺。着。夏。雅。麗。雖。有。本。事。終。是。個。婦。人。仍。從。樹。上。用。力。一。跳。跳。上。洋。臺。想。往。後。樓。跑。這。當。兒。夏。雅。麗。正。在。叫。人。上。樓。忽。見。一。個。人。陡。然。跳。來。倒。退。了。幾。步。燈。光。下。看。清。是。克。蘭。斯。臉。上。倒。變。了。顏。色。說。不。出。話。來。却。只。把。手。往。後。樓。指。着。克。蘭。斯。此。時。也。顧。不。得。什。麼。飛。奔。後。樓。果。見。靠。闌。干。與。前。樓。一。樣。的。大。樹。正。縱。身。上。樹。只。聽。夏。雅。麗。在。那。裡。亂。喊。道。兇。手。跳。進。我。房。去。

了。你們快進去捉。不怕他飛了。去只聽一羣人亂闐闐都到了。屋裏這裏克蘭斯却從從容容的爬過大樹。接着一溜平屋。在平屋搭了脚恰好跳上後牆。飛身下去。正是大道。幸喜沒個人影兒。就一口氣的跑回家去。仍從短牆奮身進去。人不知鬼不覺的到了自己屋裡。此時方算得了性命。喘息一回。定了定神。覺得方纔的事。真如夢裡一般。由不得想起夏雅麗手指後樓的神情。並假說兇手進房的話兒。明明暗中救我。難道他還沒有忘記我嗎。既然不忘記我。就不該嫁加克奈夫。既嫁了加克奈夫。又不該二心於我。這女子的。人格就可想了。又想着自己要殺加克奈夫。倒被人家先殺了。這人的本事。在我之上。倒要留心訪訪纔好。一頭心裡猜想。一頭脫去那身黑衣。想要上床歇息。不防衣袋中掉下一片東西。拾起看時。倒吃一驚。原來就是自己在凱賽好富館贈夏雅麗的小照。上面添寫一行字。道斯拉夫苦女子。

夏雅麗心嫁夫科察威團實行委員克蘭斯君小影克蘭斯看了方明白夏雅麗對他垂淚的意思也不免一陣心酸掉下淚來嘆道夏雅麗夏雅麗你白愛我了也白救了我的性命了叫我怎麼能赦你這反覆無常的罪呢說罷就把那照兒插在床前桌上照架裡回頭見窗簾上漸漸發出魚肚白色知道天明了連忙上床人已倦極不免沉沉睡去正酣睡間忽聽耳邊有人喊道幹得好事捉你的人到了還睡嗎克蘭斯睜眼見是波麻兒忙坐起來道你好早呀沒的大驚小怪誰幹了什麼波麻兒道八點鐘還早嗎魯翠姑娘找你來了快出去克蘭斯連忙整衣出來瞥眼看着魯翠華裝盛服秀采飛揚明瞭修眉豐頤高準比到夏雅麗另有一種華貴端凝氣象一見克蘭斯就含笑問道昨兒晚上辛苦了我們該替加來科梭代致謝忱怎麼夏雅麗到免了波麻兒笑道總是克君多情殺不去倒留了禍根了克蘭斯驚道

怎麼着他告了我嗎。魯翠搖頭道。沒有他告的。是不知姓名。深夜入室。趁加克奈夫。溫宮。夜值出來。槍斃廊下。兇手在逃。俄皇知道。早疑心了。虛無黨已派偵探。四出。倒嚴厲得很。克君還是小心。爲是克蘭斯笑道。姑娘。真胡鬧了。小心什麼。那裏是我殺的。魯翠倒詫異道。你昨晚沒有去嗎。克蘭斯道。怎麼不去。可沒有殺人。波麻兒道。不是你殺是誰呢。克蘭斯道。別忙。我告訴你們。因把昨夜所遇的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就把照片一事。瞞起。兩人聽了。都稱奇道。異波麻兒跳起來道。克君。你都被夏雅麗。教壞了。不然。倒是現成的好名兒。魯翠正底頭沉思。倒被他一嚇。忙道。波君。別嚷。怕隔牆有耳。頓一頓。又道。據我看。這事。夏雅麗大有可疑。第一件。爲什麼滅燈。再者。既然疑心。克君是兇手。怎麼倒放走了。不要倒就是他殺的呢。克蘭斯道。斷乎不會。他要殺他。爲什麼嫁他呢。魯翠道。不許他辱身。赴義嗎。克蘭斯連連搖頭。

道不豫。不像殺一個加克奈夫法子多得很。爲什麼定要嫁了纔能下手呢。況且看他得了凶信神氣倉皇得很哩。魯翠也點點頭道：「我們再去探聽探聽。」克君既然在夏雅麗面前露了眼，還是避避的好。請到我們家裡去住幾時罷。克蘭斯就答應了。當時吩咐了家人幾句話，就跟了魯翠回去。從此魯翠波麻兒諸人，替他在外哨探。克蘭斯倒安安穩穩住在美禮斯克累邸。第先幾個月風聲很緊，後來慢慢懈怠，竟無聲無臭起來。看官你道爲何。原來俄國那班警察偵探，雖很有手段，可是歷年被虛無黨殺怕了，只看一看。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三月以後，半年間竟殺了憲兵長官、警察長、偵探等十三人。所以事情關着虛無黨大家就要縮手。這案俄皇雖屢下嚴旨，無奈這些人都不肯出力。且加克氏支族無人原告，不來催緊，自然冰消雪解了。克蘭斯在美禮家消息最靈，探知內情，就放心回了家。日月如梭，忽忽冬盡春來。這

日。正。是。俄。歷。二。月。初。九。俄。皇。在。溫。宮。開。跳。舞。會。的。大。好。日。却。不。道。虛。無。黨。也。在。首。都。民。意。俱。樂。部。開。協。議。會。的。秘。密。期。那。時。俄。國。各。黨。勢。力。要。推。民。意。黨。察。科。威。團。算。最。盛。土。地。自。由。黨。拿。魯。脫。尼。團。次。之。這。日。就。舉。了。民。意。黨。做。會。首。此。外。哥。衛。格。團。奧。能。伯。加。團。馬。黎。可。夫。團。波。蘭。俄。羅。斯。俱。樂。部。奪。爾。格。聖。俱。樂。部。紛。紛。的。都。派。代。表。列。席。黑。壓。壓。擠。滿。了。一。堂。正。是。龍。拿。虎。擲。燕。叱。鶯。噴。天。地。無。聲。風。雲。異。色。的。時。候。民。意。女。員。魯。翠。曳。長。裙。圍。貂。尾。站。立。發。言。臺。上。桃。臉。含。秋。蛾。眉。凝。翠。的。宣。告。近。來。黨。中。經。濟。缺。乏。團。力。散。渙。必。須。重。加。聯絡。大。事。運。動。方。足。再。謀。大。舉。這。幾。句。話。原。算。表。明。今。日。集。會。之。意。還。要。暢。發。議。論。忽。見。波。麻。兒。連。跌。帶。撞。遠。遠。的。跑。來。喊。道。可。了。不。得。今。兒。個。又。出。了。第。二。個。蘇。菲。亞。了。本。黨。宮。內。偵。探。員。有。秘。密。報。告。在。此。大。衆。聽。了。愕。然。魯。翠。就。在。臺。上。接。了。波。麻。兒。拿。來。的。一。張。紙。約。略。看。了。看。臉。上。十。分。驚。異。大。衆。都。問。

何事魯翠就當衆宣誦道。本日皇帝在溫宮謙各國公使開大跳舞會。車駕定午刻臨場。方出內宮門。突有一女子從侍女隊躍出。左手持炸彈。右手搵帝胸。叱曰。咄！爾速答我能實行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三月十二日民意黨上書要求之大赦國事犯召集國會兩大條件否。不應則炸爾。帝出不意。不知所云。連呼衛士安在。衛士見彈。股慄莫敢前。相持間。女子舉彈欲擲。帝以兩手死抱之。其時適文部大臣波別士立。女子後呼曰。陛下莫釋手。即拔衛士佩刀。猝砍女子臂。臂斷血溢。女子踏帝。猶死持彈。不敢釋。衛士前擒女子。女子猶蹶起。搵一衛士目。乃被捕送裁判所。烈哉此女。惜未知名。探明再報。民意黨秘密偵探員報告魯翠誦畢。衆人都失色。齊聲道。這女子是誰。可惜不知姓名。這一片驚天動地的可惜聲裡。猛可的飄來一句極淒楚的說話。道衆位這就是我的夏雅麗姑娘呀。大家倒吃一驚。抬頭一看。原來是克蘭

斯滿面淚痕的。站在魯翠面前。魯翠道。克君怎見得就是他。克蘭斯道。不瞞
 姑娘說。昨晚他還到過小可家裡。可憐小可竟沒見面。說句話兒。魯翠道。既
 到你家。怎麼不見面呢。克蘭斯道。他來我那裡知道呢。直到今早起來。忽見
 桌上常放的一個小照兒不見了。倒換上了一個夏姑娘的小照。我覺得詫
 異。正拿起來。誰知道。照後還夾着一封密信。看了這信。方曉得姑娘一生的
 苦心。我黨大事的關係。都在這三寸的小照上。我正拿了來。要給姑娘商量
 救他的法子。誰知已鬧到如此了。說罷就在懷裏掏出一個小封兒。一張照
 片。送給魯翠。魯翠不暇看小照。先抽出信來看了。不過兩三行。點點頭道。原
 來他嫁加克奈夫。全爲黨中的大計。嗟我們倒錯怪他了。噯！放着心愛的
 人。生生割斷倒嫁一個不相干的蠢人。真正苦了他了。說着又看忽然吃驚
 道。怎麼加克奈夫倒就是他殺的。誰猜得到呢。此時克蘭斯只管淌淚。淚波麻

兒及衆人聽了魯翠的話都面面相覷道加氏到底是誰殺的魯翠道就是夏雅麗殺的波麻兒道奇了嫁他又殺他這什麼道理魯翠道就爲我黨經濟問題他殺了他好傾他的家供給黨用呀衆人道從前楷愛團波爾佩也嫁給一個老富人毒殺富人取了財產夏姑娘想就是這主意了波麻兒道有多少呢如今在那裡魯翠看着信道真不少哩八千萬盧布哩又指着照片嘆道這就是八千萬盧布的支證書這姑娘眞布置得妥當這些銀子都分存在瑞士法蘭西各銀行都給總理說明是暫存的全憑這照片收支叫我們得信就去領取遲恐有變魯翠說到這裡忽愕然道他爲什麼化了一萬盧布賄買一個宮中侍女的缺呢克蘭斯含淚道這就是今天的事情了姑娘你不見他早把老娘斐氏搬到瑞士親戚家去那個炸彈還是加氏從前在亞突俱樂部搜來的他一見就預先藏着可見死志早決的了魯翠放

了信也落淚道。他替黨中得了這麼大資本。功勞也真不小。難道我們聽他給這些暴君污吏宰殺嗎。衆人齊聲道。這必要設法救的。魯翠道。妾意一面遣人持照到各行取銀。一面想法到裁判所去聽審。這兩件事。最要緊。誰願去。於是波麻兒擔了領銀的責任。克蘭斯願去聽審。各自分頭前往。話分兩頭。却說克蘭斯一逕出來。汗淋淋的趕到裁判所。抬頭一看。署前立着多少衛兵。防衛得嚴密非常。閒人一個不許亂闖。克蘭斯正在爲難。忽見署中走出兩個人來。一個老者。一個少年。正要上車。克蘭斯連忙要避。那少年忽然喚道。克君。你也來了。克蘭斯吃了一驚。定睛一認。却是瓦德西。只得上前相見。瓦德西就招呼見了畢葉。並告訴他也來聽審的。誰知今日不比往常。畢君署中有熟人。也不放進去。真沒有法了。瓦德西當時就拉了克蘭斯。同到他家。克蘭斯此時也無計可施。只得跟著他們同走。瓦德西留住佳克蘭斯畢葉。

在家喫夜飯。三人正在商議。忽然畢葉得了裁判所朋友的密信。說夏雅麗已判定死刑。俄皇怕有他變。傍晚時已登絞臺絞死了。克蘭斯得了這信。咬牙切齒痛罵民賊。立刻要去報仇。雪恨還是瓦德西勸住了。只得垂頭喪氣別了畢瓦兩人。趕歸秘密會所。報告凶信。其時魯翠諸人還在會商。援救各法。粹聞這信。真是青天霹靂。人人裂目。個個椎心。魯翠更覺得義憤填膺。長悲纏骨。連哭帶咽。演說了一番。過了幾日。又開了個大追悼會。倒把黨中氣。鬱提高了百倍。直到波麻兒回來。黨中又積儲了無數資本。自然黨勢益發盛大了。到底歇了數年。到一千九百零一年三月二十二日。克蘭斯狙擊了文部大臣波別士也。算報了砍臂之仇。魯翠姑娘也在一千九百零四年五月十一日。也把爆藥彈擲皇帝尼古拉士不成。被縛臨刑時道。我把一個爆烈彈。換萬民自由。死怕什麼。這都是夏姑娘一死的餘烈哩。此是後話。不必

多述。如今再說瓦德西那日送了克蘭斯去後。幾次去看彩雲。却總被門上阻當。後來彩雲約會在葉爾丹園。方得相會。從此就買囑了管園人。每逢彩雲到園。管園人就去通信。如此習以爲常。一月中總要見面好幾次。情長日短。倏忽又是幾月。那時正是溽暑初過。新涼乍生。薄袖輕衫。易生情興。瓦德西徘徊旅館。靜待好消息。誰知日復一日。消息杳然。悶極無聊。只好坐在躺椅中。把日報消遣。忽見緊要新聞欄內。載一條云。清國俄德奧荷公使金鈞三年。任滿現在清廷已另派許鏡。激前來接替。不日到俄云云。瓦德西看到這裡。不覺呆了。因想怪道。彩雲這禮拜不來相約。原來快要回國了。轉念道。既然快要相離。更應該會得勤些。纔見得要。好。瓦德西手裡拿了張報紙。呆呆忖度。個不了。忽然侍者送上一個電報。道。這是貴國使館裡送來的。瓦德西連忙拆看。却是本國陸軍大將打給他的。有緊要公事。令其即日回國。詞意

很是嚴厲。知道不能耽擱的。就嘆口氣道。這真巧了。難道一面緣都沒了。丟下電報。走到臥室裏。換了套出門衣服。逕赴葉爾丹園。而來意思。想去碰碰。或者得見也未可定。誰知道園問管園的。說好久沒有來過。等了一天。也是枉然。瓦德西沒法只好寫了一封信。交給管園的。叮囑等中國公使夫人來時。手交自己。硬了心腸。匆匆回寓。料理行裝。第二日一早。趁了火車。回德國去了。不提。單說彩雲正與瓦德西打得火熱。那裡分拆得開。知道雯青任期將滿。早就攛掇雯青在北京託了舉如運動連任。誰知竟不能成。這日雯青忽接了許鏡徵的電信。已經到了柏林。三日內就要到俄。雯青進來告訴彩雲。叫他趕緊收拾行李。彩雲聽了這信。彷彿打個焦雷。恨不立刻去見瓦德西。訴訴離情。無奈被雯青終日逼緊着。拾掇而且這事。連阿福都瞞起的。不提什麼。阿福尚在那裡尋瑕索瘢。風言醋語。所以連通信的人。都沒有只

好肚裏叫苦罷了。直到雲青交卸了篆務，一切行李都已上了火車站，叫阿福押去。雲青又被畢葉請去吃早飯，饒別彩雲得了這個巧當兒，求一個小么兒許了他錢去雇了一輛買賣車，獨自趕往葉爾丹園。滿擬遇見瓦德西說些體己話兒，洒些知心淚，也不枉相識一場。誰知一進園，正要去尋管園的他，倒早迎上來，笑嘻嘻拿着一封信，道：「太太貴忙呀，這是瓦德西先生留下的信兒，你瞧罷。」彩雲怔一怔，忙接了，只見紙上寫着道：

彩雲夫人愛鑒。昨讀日報，知錦車行邁，正爾神傷，不意鄙人亦牽王事，束裝待發。嗚呼！我兩人何緣慳耶！十旬之愛，盡於浹辰；別淚盈懷，無地可洒。期於葉爾丹園叢薄間，作末日之握手，乃夕陽無限，而谷音寂然。林鳥有情，送我哀響；僕今去矣，卿亦長辭。海濤萬里，相思百年；落月屋梁，再見以夢。亞鴻有便，惠我好音。

末署愛友瓦德西拜上。彩雲就把信插入衣袋裡，笑問那管園的道：「瓦德西先生多嚙給您這信的？」他說：「什麼沒有？管園的道：「他前天給我的，倒沒說別的。」就恨太太不來，彩雲點點頭，含着一包眼淚，慢慢上車。逕叫向火車站而來，到得車站，恰好見雲剛上火車。俄國首相兼外部大臣吉爾斯德奧荷三國公使畫師畢葉，還有中國後任公使許鏡徵，奏留的繙譯隨員等，圍哄哄，多少人都來送行。雲正應酬得汗流浹背，那裡有工夫留心彩雲的事。情只有阿福此時看見彩雲，坐了一輛買賣車，如飛從東馳來，心裡就詫異連忙迎上來，望了幾望彩雲的眼睛，對雲彩微微一笑。彩雲倒別轉了頭，也不理他。自顧已到停車場，自然有老媽子鬢等扶着上車了。不一會，汽笛一聲，一股濃煙直從煙突噴出，那火車就慢慢行動。停車場上送的人，有拱手，有的有脫帽的，有的有揚巾的一片平安祝頌聲，就風馳電捲離了森彼得堡，而

去三日到了柏林。雯青把例行公事完了。就赴馬賽。可巧前次坐來的薩克森船於八月十六日開往中國。上海仍是次芳前去講定妥了。十五日夜飯後。大家登了舟。雯青彩雲仍坐了頭等艙。部署粗定那船主質克笑着走進艙來。向雯青彩雲道。我們真算有緣了。來去都坐了小可的船。雯青不會說外國話。只好彩雲應酬了一會。質克方去了。開了船。質克非常招呼。常常送菜送點。自己有時也來走走。彩雲也常到船頂去散步乘涼。偶然就在質克屋裏坐坐。原來彩雲自離了俄都。想着未給瓦德西作別。心中總覺不安。有時拿出信來看看。未免對月傷懷。臨風洒淚。自己德話雖會說。却不會寫。連回信都難寄。一封更覺悶悶不樂。質克連日看出彩雲不樂。雖不解緣故。倒常常想法騙他快活。彩雲很感激他。按下慢表。且說阿福自從那日見了瓦德西後。就動了疑。不過究竟主僕名分不好。十分露相。只把語言試探而已。

有一晚薩克森船正在地中海駛行一更初定明月中天船上乘客大半歸房就寢滿船靜悄悄的但聞鼻息呼聲阿福一人睡在艙中反覆不安心裡覺得躁煩就起來披了一件小羅衫走出來從胡梯上爬到船頂却見頂上寂無人聲照着一片白迷濛的月色涼風颯颯冷露冷爽快異常阿福就靠在帆桅上賞玩海中夜景正在得趣忽覺眼前黑魃的好像一個人影直掠烟突而過心裡一驚連忙躡手躡腳跟上去遠遠見相離一箭之地果真有一個人飛快的衝着船首走去那身量窈窕像個女子後影可辨不清是中是西阿福方要定睛認認只聽船長小室的門礮的一聲那女影就不見了阿福心想原來這船長倒是有家眷的我左右空着何妨去偷看看他們做什麼想着就溜到那屋旁只見這屋兩面都有一尺來大小的玻璃推窗紅色氈簾正鉤起阿福向裡一張只見室內漆黑無光就在漏進去一點月

光裡頭隱約那女子背坐在一張藍絨靠椅上。質克正跼起一手要鏟電燈的活機。那女子連連搖手說了幾句。咕喇咕嚕的話。質克只涎笑。摳着身子。掏衣袋裡掏出個彷彿是信的小封兒。遠遠託着說話。大約叫那女子看那女子。瞥然伸手來奪質克。趁勢拉住那女子的手。湊在耳邊。低低的說。那女子斜釘了質克一眼。就回過臉來。急忙探頭向門外一張。順手却把簾子。掀的拉上。阿福在這當兒。簾縫裡正給那女子打個照面。不覺啊呀一聲。道。可了不得了。正是前身。應是瑣首佛。半夜猶張素女圖。欲知阿福因何發喊。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游草地商量請客單

借花園開設譚瀛會

話說阿福在簾縫裡看去。迷迷糊糊活像。是那一個人心裡。一急幾乎啊呀的喊出來。忽然轉念一想。質克這東西。凶狠異常。不要自己吃不了。兜着走。側耳聽時。那屋是西洋柳條板實拼的屋裏做事。外面聲息不漏。阿福沒法待要抽身。却聽得對面韃韃的腳聲。探頭一望。不提防碧沈沈兩隻琉璃眼。亂蓬蓬一身花點毛。倒是一條二尺來高的哈把狗。搖頭擺尾。急騰騰地向船頭上趕着。一隻錦毛獅子母狗去了。阿福啐了一口。暗道。畜生也欺負人。起來說罷。垂頭喪氣的。正在一頭心裡盤算。一頭惹回胡梯邊來。瞥然又見一個人影在眼角裡。一閃急急忙忙。繞着船左舷搶前幾步。下梯去了。阿福

倒。怔。了。怔。心。想。他。們。幹。事。怎。麼。這。麼。快。自。己。無。計。思。量。也。就。下。樓。歸。艙。安。歇。氣。一。回。恨。一。回。反。覆。了。一。夜。到。天。亮。倒。落。聰。了。朦。朧。中。忽。然。人。聲。鼎。沸。驚。醒。起。來。却。聽。在。二。等。艙。裏。是。個。蘇。州。人。口。音。細。聽。正。是。匡。次。芳。帶。出。來。的。一。個。家。人。高。聲。道。哼！外。國。人！船。主！外。國。人。買。幾。個。銅。錢。介。船。主。生。幾。個。頭。幾。隻。臂。膊。介。勳。現。世。咄。咄。問。問。俚。昨。夜。裏。做。個。啥。事。體。嘎。農。拉。艙。面。浪。聽。子。一。夜。朶。儂。弄。壞。子。俚。大。餐。間。一。隻。玻。璃。杯。俚。倒。勿。答。應。個。末。俚。弄。壞。子。俚。公。使。夫。人。倒。弗。翻。淘。這。家。人。說。到。這。裡。就。聽。見。有。個。外。國。人。不。曉。得。咕。喇。咕。嚕。又。嚷。些。什。麼。隨。後。便。是。次。芳。喝。道。混。賬。東。西。金。大。人。來。了。還。敢。胡。說。給。我。滾。出。去。只。聽。那。家。人。一。頭。走。一。頭。還。在。咕。嚕。道。裏。勢。個。事。體。本。來。金。大。人。該。應。管。管。哉。阿。福。聽。了。這。些。話。心。裡。詫。異。想。昨。夜。同。在。艙。面。怎。麼。我。沒。有。碰。見。呢。後。來。聽。見。主。人。也。出。來。曉。得。事。情。鬧。大。發。了。連。忙。穿。好。衣。服。走。出。來。只。見。

大家都在二等艙裏。次芳正在給質克做手勢。陪不是。雯青却在艙門口呆着。臉貼着彩雲。不敢進來。也在艙外遠遠探頭探腦。看見阿福就招手。兒阿福走上。去道。倒底怎麼回事呢。彩雲道。誰知道。這天殺的打碎了人家的一隻杯子。人家罵他要他賠。他就無法無天起來。阿福冷笑道。沒縫的。蛋兒。蒼蠅也不鑽。倒是如今弄得老爺都知道。我倒在這裡發愁。彩雲別轉臉。正要回答。雯青却氣憤憤的走回來。阿福連忙點開。雯青眼釘著彩雲。道。你還出來趕什麼。彩雲聽了。這話。頭兒一扭。身飛奔的往頭等艙而去。雯青也隨後跟來。彩雲一進艙。倒下吊床。雙手捧著臉。嗚嗚咽咽大哭起來。雯青道。嗚！怎麼倒你哭了。彩雲咽着道。怎麼叫我不哭呢。我是沒有老爺的苦人呀。儘叫人家欺負的呀。雯青愕然道。這……這是什麼話。彩雲接着道。我那裡還有老爺呢。別人家老爺總護着自己身邊人。就是做了醜事。還要顧著向日恩。

情。一床錦被。遮蓋遮蓋。況且沒有巴鼻的事兒。給一個低三下四的奴才。含血噴人。自己倒跼着聽風涼話兒。沒事人兒。一大堆不發一句話。就算你明白。不相信人家。看你這樣兒。只說你老爺也信了。我這冤枉那裡再洗得清呢。原來雯青剛纔一起牀。就去看次芳。可巧碰下這事。聽了那家人的話。氣極了。沒有思想。後一盆之火。走來想把彩雲往大海一丟。方雪此恥。乃至走進來。不防兜頭給彩雲一哭。見了那嬌模樣。已是軟了五分。又聽見這一番話。說得有理。自己想想也實在。沒有憑據。那怒氣自然又平了三分。就道：「你不做歹事。人家怎麼憑空說你呢？」彩雲在牀上連連蹬足。哭道：「這都是老爺害我的學什。麼傍什子的外國話呀？」學了話不叫給外國人應酬也還罷了。偏偏這回老爺卸了任。把好一點的繙譯都奏留給後任。了一下船。逼着我做通事。因此認得了質克人家。早就動了疑。昨天我自己又不小心爲了。

請質克代寫一封柏林女朋友的送行回信。晚上到他屋裡去過一趟。那裡想得到開出這個亂兒來呢。說着歎的翻身在枕邊掏出一封西文的信。往裏面裏一擲。道：你不信你瞧這書信。還在這裏呢。彩雲擲出了信。更加號啕起來。口口聲聲要尋死。雲雖不認得西文。見他堂堂皇冕。擲出信來。知道不是謊說了。聽他哭得淒慘。不要說一團疑雲。自然飛到瓜窪園去。倒更起了憐惜之心。只得安慰道：既然你自己相信。對得起我也就罷了。我也從此不提。你也不必哭了。彩雲只管撒嬌撒痴的痛哭。說人家壞了我名節。你倒肯罷了。雲沒法只好許他到中國後送辦那家人。方纔收旗息鼓。外面質克吵鬧一回。幸虧次芳再四調停。也算無事了。阿福先見雲動怒。也怕尋機問底。早就暗暗跟了進來。聽了一回。知道沒下文。自然放心去了。從此海程迅速。倒甚平安。所過埠頭。無非循例應酬。了無新聞趣事。可記。按下慢

表如令且說離上海五六里地方有一座出名的大花園叫做味蕪園這座花園坐落不多四面圍着嫩綠的大草地草地中間矗立一座巍峨的跳舞廳大家都叫他做安凱第原是中國士女會集茗話之所這日正在深秋天氣節近重陽草作金色楓吐火光秋花亂開梧葉飄墮佳人油碧公子絲鞭拾翠尋芳歌來舞往非常熱鬧其時又當夕陽銜山一片血色般的晚霞斜照在草地上迎着這片光中却有個骨秀神腴光風霽月的老者一手撐着淡淡的黃鬚緩步行來背後隨着個中年人也是眉目英挺氣概端凝胸羅匡濟之才面盎詩書之澤一壁閒談一壁走的齊向那大洋房前進那老者忽然歎道若非老夫微疴淹滯此時早已在倫敦巴黎間呼吸西洋自由空氣了那中年笑道我們此時若在西洋這談瀛勝會那得舉發大人的清恙正天所以留大人爲羣英之總持也可見盍簪之聚亦非偶然那老者道我

兄。獎。飾。過。當。老。夫。豈。敢。但。難。得。此。時。羣。賢。畢。集。不。能。無。此。盛。舉。以。誌。一。時。之。奇。遇。前。日。託。兄。所。擬。的。客。單。不。知。已。擬。好。嗎。那。中。年。道。職。道。已。將。現。在。這。裏。的。人。大。畧。擬。就。不。知。有。無。挂。漏。請。大。人。過。目。說。着。就。趕。忙。在。靴。統。裡。抽。出。一。個。梅。紅。全。帖。雙。手。遞。給。老。者。那。老。者。揭。開。一。看。只。見。那。帖。上。寫。道。

本月重九日。敬借味菴園。開談瀛會。凡我同人。或持旄歷聘。或憑軾偶游。足跡曾及他洲。壯游逾乎重譯者。皆得來預斯會。借他山攻錯之資。集世界交通之益。翹盼旌旄。勿吝金玉。敬列台銜於左。

記名道日本出使大臣呂大人。印蒼舒。號順齋。

前充德國正使李大人。印豐寶。號台霞。

直隸候補道。前充美日秘出使大臣雲大人。印宏。號仁甫。

湖北候補道鐵廠總辦前充德國參贊徐大人。印英。號忠華。

直隸即補道招商局總辦前奉旨游歷法國馬大人印

現任常鎮道前奉旨游歷英國柴大人印號韻甫

大理寺正堂前充英法出使大臣俞大人印號西塘

分省補用道前奉旨游歷各國現充英法義比四國參贊王大人印號子度

下面另寫一行。愚弟薛輔仁頓首拜訂。看官你們道這老者是誰。原來就是無錫薛淑雲。還是去年七月奉了出使英法義比四國之命。誰知淑雲奉命之後。一病經年。至今尚未放洋。月內方纔來滬。駐節天后宮。還須調養多時。再行起程。那個中年人就是雲青。那年與雲仁甫同見的王子度。原是這回淑雲奏調他做參贊。一同出洋的。這兩人都當世通才。深知世界大勢。氣味甚是相投。當時在滬無事。恰值幾個舊友。如呂順齋。從日本任滿歸朝。徐

忠。華。爲。辦。鐵。料。來。滬。美。菽。仁。甫。則。本。寓。此。間。淑。雲。素。性。好。客。來。此。地。聚。着。許。多。高。朋。因。與。子。度。商。量。擬。邀。會。經。出。洋。者。作。一。盛。會。借。此。聚。集。冠。裳。兼。可。研。究。世。局。其。時。恰。好。京。卿。愈。西。塘。有。奉。旨。查。辦。事。件。常。鎮。道。柴。韻。甫。有。與。上。海。道。會。商。事。件。這。兩。人。也。是。一。時。有。名。人。物。不。期。而。遇。都。聚。在。一。處。所。以。子。度。一。并。延。請。了。閒。話。少。說。話。說。當。時。淑。雲。看。了。客。單。微。笑。道。大。約。不。過。這。幾。個。人。罷。了。就。少。了。斐。青。和。次。芳。兩。個。聽。說。也。快。回。國。不。知。他。們。趕。得。上。嗎。子。度。一。面。接。過。客。單。一。面。答。道。昨。天。知。道。斐。青。夫。人。已。經。到。這。裡。來。迎。接。了。上。海。道。已。把。洋。務。局。預。備。出。來。專。候。使。節。大。約。今。明。必。到。言。次。兩。人。已。踏。上。了。那。大。洋。房。的。平。台。正。要。進。門。忽。然。門。外。風。馳。電。捲。的。來。了。兩。輛。華。麗。馬。車。後。面。塵。頭。起。處。跟。着。四。匹。高。頭。大。馬。馬。上。跨。着。戴。紅。纓。帽。的。四。個。俊。僮。那。車。一。到。洋。房。門。口。停。住。了。就。有。一。羣。老。媽。了。頭。開。了。車。門。扶。出。兩。位。佳。人。一。個。是。中。

年的貴婦一個。是姣小的雛姬。都是珠圍翠繞。粉滴脂酥。款步退門而來。淑雲子度倒站着看呆了。子度低低向淑雲說道。那年輕的不是雯青的如夫人嗎。大約那中年的就是正太太了。淑雲點頭道。不差大約。雯青已到了我們客單上。快添上罷。我想我先回去拜他一趟。後日好相見。你在這裡給園主人把後天的事情說定。叫他把東邊老園的花廳借給我們做會所。就得了。子度答應自去找尋園主人。這裡淑雲見雯青的家眷許多人簇擁着上樓。揀定座兒自去啜茗。淑雲也無心細看。連忙叫着管家伺候。忽忽上車回去拜客不提。原來雯青還是昨日上午抵埠的。被腳靴手版膠擾了一日。直上到上燈時。方領了彩雲進了洋務局公館。知道夫人在此。連忙接來。夫妻團聚。暢話離情。快活自不必說。到了次日。雯青叫張夫人領着彩雲各處去游玩。自己也出門拜訪友好。直鬧到天黑方歸。正在上房一面叫彩雲伺候。更

衣一面與夫人談天。細問今日游玩的景緻。張夫人一一的訴說。那當兒金升拿着個帖子上來。回道。剛纔薛大人自己來過。請大人後日到味蕪園一聚。萬勿推辭。臨走留下一個帖子。雯青就在金升手裡看了一看。微笑道。原來這班人都在這裡倒也難得。又向金升道。你去外頭招呼匡大人一聲。說我去的。叫匡大人也去。不可辜負了薛大人一片雅意。金升諾諾答應下去。當日無話。單說這日重陽佳節。雯青在洋務局吃了早飯。約着次芳坐車直到味蕪園。到得園門。把車拉進老園洋房下停着。只見門口已停滿了五六輛轎車。階上站着無數紅纓青褂的家人。雯青次芳一同下車。就有家人進去通報。淑雲滿面笑容的把雯青次芳迎接進去。此時花廳上早是冠裳濟濟。坐着無數客人。見雯青進來。都站起來讓坐。雯青周圍一看。只見順齋台霞仁甫美菽忠華子度一班熟人都在那裡。雯青一一寒暄了幾句。方纔告

坐淑雲先開口向雯青道。我門還是那年在一家春一叙一別十年不想。又在這裡相會最難得的。仍是原班不弱一個。不過綠鬢少年都換了華顛老子了。說罷拈鬚微笑。子度道。記得那年全安棧相見的時候。正是雯兄大魁天下。衣錦榮歸的當兒。少年富貴。真使弟輩艷羨無窮。雯青道。少年陳跡。令人汗顏。小弟只記得那年暢聞高論。所談西國政治藝術。天驚石破。推崇備至。私心竊以爲過當。如今靠着國家洪福。周游各國。方信諸君言之不謬。可惜小弟學淺才疎。不能替國家宣揚令德。那裡及淑翁博聞多識。中外仰望。又有子度兄相助爲理。此次出洋。必能爭回多少利權。增重多少國體。弟輩惟有拭目相望耳。淑雲子度謙遜了一回。台霞道。那時中國風氣未開。有人討論西學。就是漢奸雯兄。你還記得嗎。郭筠仙侍郎喜談洋務。幾乎被鄉人驅逐。曾劄剛龔侯學了洋文。他的夫人喜歡彈彈洋琴。人家就說他吃教的。

這些粗俗的事情。尚且如此。政治藝術。不要說。斐兒。疑心。便是。弟輩。也不能。十分堅信。哩。美菽道。如今。大家。眼光。比從前。又換。一點兒了。聽說。俞西塘。京。卿。在家。飲食起居。都依。洋派。公子。小姐。出門。常穿。西裝。在京裡。應酬。場中。到。也沒有。聽見。人家。議論。他。豈不。奇怪。大家。聽了。正要。動問。只見。一個。家人。手。持。紅帖。匆忙。進來。通報。道。俞大人。到。斐青。一眼。看去。只見。走進。一個。四十多。歲的。體面。人。來。細長。幹兒。橢圓。臉兒。雪白的。皮色。烏油油。兩縉。微鬚。藍頂花。翎。滿面。風芒的。就給。淑雲。作下。揖。去口裡。連說。遲到。淑雲。正在。送茶。後面。家人。又領。進一位。粗眉。大眼。挺腰。凸肚的。客人。淑雲。順手。也送了。茶。就招呼。斐青。道。這位。就是。柴韻甫。觀察。新從。常鎮。道任。所到此。我們。此會。借重。不少。哩。韻甫。忙說。不敢。就給。大家。相見。淑雲。見客。已到。齊。忙叫。家人。擺起。酒來。送酒。定座。忙了一回。於是。各各。歸坐。舉杯。道謝。之後。大家。就縱飲。暢談。起來。斐青。

向順齋道。聽說東瀛從前崇尚漢學。遺籍甚多。往往有中土失傳之本。而彼國尚有流傳。弟在海外。就知閣下搜輯甚多。正有功藝林之作也。順齋道經生結習。沒有什麼關係的。要比子度兄所作的日本國志把島國的政治風俗網羅無遺。正是周鼎康觚不可同語了。子度道。日本自明治變法三十年來。進步之速。可驚可愕。弟的這書也不過斷爛朝報一篇陳賬不適用的了。西塘道。日本近來注意朝鮮。到是一件極可慮的事。即如那年朝鮮李皇應之亂。日本已遣外務卿井上馨率兵前往。幸虧我兵先到。半日得以和平了事。否則朝鮮早變了琉球之續了。子度微笑指着淑雲。順齋道。這事都虧了兩位贊助之功。淑雲道。豈敢小第。不過上書莊制軍請其先發海軍往救。不必轉商總理衙門致稽時日罷了。至這成功的樞紐。說到這裡。向着順齋道。究竟還靠順齋在東京探得確信。急遞密電。所以制軍得豫爲之備。迅

速。成。功。哩。美。菽。道。可。惜。後。來。伊。藤。博。文。到。津。何。太。真。受。了。北。洋。之。命。與。彼。立。了。攻。守。同。盟。的。條。約。我。恐。朝。鮮。將。來。有。事。中。日。兩。國。必。然。難。免。爭。端。罷。雯。青。道。朝。鮮。一。地。不。但。日。本。眈。眈。虎。視。即。俄。國。蓄。意。亦。非。一。日。了。淑。雲。道。不。差。小。弟。聞。得。吾。兄。這。回。回。國。俄。皇。有。臨。別。之。言。不。曉。得。究。竟。如。何。說。法。雯。青。道。我。兄。消。息。好。靈。此。事。確。是。有。的。就。是。兄。弟。這。次。回。國。時。到。俄。宮。辭。別。俄。皇。特。爲。免。冠。握。手。對。兄。弟。道。近。來。外。人。都。道。朕。欲。和。貴。國。爲。難。且。有。吞。并。朝。鮮。的。意。思。這。種。議。論。都。是。西。邊。大。國。造。出。來。離。間。我。們。邦。交。的。其。實。中。俄。交。誼。在。各。國。之。先。朕。那。裏。肯。廢。棄。呢。況。且。我。國。新。滅。了。波。蘭。又。割。了。瑞。典。芬。蘭。還。有。圖。爾。齊。斯。坦。各。部。朕。日。夜。兢兢。方。要。綏。和。斯。地。萬。不。願。生。事。境。外。的。至。於。東。境。鐵。路。原。爲。輸。運。海。參。威。瓊。春。商。貨。起。見。更。沒。別。意。又。有。人。說。我。國。海。軍。被。英。國。截。住。君。士。但。丁。峽。沒。了。屯。泊。所。所。以。要。從。事。朝。鮮。這。話。更。不。然。了。近。年。我。

已在黑海旁邊得了停泊善澳北邊又有煤壙又在庫頁島得了海口兩處皆風靜水暖墾苗豐富的再者俄與丹馬婚姻之國倘要濟師丹馬海峽也可借道何必要朝鮮呢貴人歸國可將此意勸告政府務敦睦誼這都是俄皇親口對弟說的至於其說是否發於至誠弟却不敢妄斷只好據以入告罷了淑雲道現在各國內力充滿譬如一杯滿水不能不溢於外侵略政策出自天然俄皇的話就算是真心那裡強得過天運呢孫子曰母恃人之不來恃我有以待之爲今之計我國只有力圖自強方足自存在這種大戰國世界哩髮青道當今自強之道究以何者爲先淑翁留心有素必能發揮宏議淑雲道富强大計條目繁多弟輩蠢測那裡能盡只就職分所當盡者即如現在交涉裡頭有兩件必須力爭的第一件該把我國列入公法之內凡事不致十分吃虧第二件南洋各埠都該添設領事使富民有所依歸這

兩事雖然看似尋常，却與大局很有關係。弟從前曾有論著這回出去決計要實行的了。次芳道：淑翁所論自是外交急務，若論內政，愚意當以練兵爲第一。練兵之中，尤以練海軍爲最要。近日北洋海軍，經威毅伯極意經營，丁禹亭盡心操演，將來必能收效的。但近聞海軍衙門軍需要欸，常有移作別用的一國命脈所係，豈容兒戲呢？真不可解了。忠華道：練兵固不可緩，然依弟愚見，如以化學比例兵事，尙是混合體，決非原質。歷觀各國立國，各有原質。如英國的原質是商，德國的原質是工，美國的原質是農，農工商三樣實是國家的命脈，各依其國的風俗情性政策，因而有所注重。我國倘要自強，必當使商有新思想，工有新技術，農有新樹藝，方有振興的希望。哩！仁甫道：實業戰爭，原比兵力戰爭更烈。忠華兄真探本之論。小弟這回遊歷英美，留心工商界，覺得現在有兩件怪物，其力足以滅國殄種，我國所必當預防的。

一是銀行。一是鐵路。銀行非錢舖可比。經其規制。一國金錢的勢力聽其弛張了。鐵路亦非驛站可比。入其範圍。一國交通的機關受其節制了。我國若不先自下手。自辦銀行。自造鐵路。必被外人先我着鞭。倒是心腹大患哩。台霞道。西國富强的本原。據兄弟愚見。却不盡在這些治兵制器。惠工通商諸事上頭哩。第一在政體。西人視國家爲百姓的公產。不是朝廷的世業。一切政事。內有上下議院。外有地方自治。人人有議政的權柄。自然人人有愛國的思想了。第二在教育。各國學堂林立。百姓讀書。歸國家管理。無論何人。不准不讀書。西人叫做強逼教育。通國無不識字的百姓。即販夫走卒也都通曉天下大勢。民智日進。國力自然日大了。又不禁黨會增大他的團結力。不諱權利。養成他的競爭心。尊信義。重廉恥。還是餘事哩。我國現在事事要仿效西法。徒然用心。那些機器藝術的形迹。是不中用的。西塘道政體一層。我

國數千年來都是皇上。一人獨斷的一時恐難改變。只有教育一事萬不可緩。現在我國四萬萬人。讀書識字的。還不到一萬萬大半。痴愚無知無怪他們要叫我們做半開化國了。現在朝廷如肯廢了科舉。大開學堂。十年之後。必然收效。不過弟意。現辦學堂。這些專門高等的。倒可從緩。只有普通小學。堂最是要緊。因為小學堂是專教成好百姓的。只要有了好百姓。就不怕他沒有好國家了。韻甫道。辦學堂。開民智。固然是要緊。但也有一層流弊。該慎之。於始。兄弟從前到過各國學堂。常聽見那些學生。終日在那裡講究什麼。盧梭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法律。魂滿口裡。無非革命流血平權自由的。話。我國如果要開學堂。先要把這種書禁絕。不許學生寓目。纔好。否則開了學堂。不是造就人材。倒造就叛逆了。美菽道。要說到這個流弊。如今還早哩。現在我國民智不開。固然在上的人教育無方。然也是我國文字太深。且與語。

言分途的緣故。那裡能給言文一致的國度比較呢。兄弟的意思。現在必須另造一種通行文字。給白話一樣的好。還有一事。各國提倡文學。最重小說戲曲。因為百姓容易受他的感化。如今我國的小說戲曲。太不講究了。佳人才子千篇一律。固然毫無道理。否則開口便是驪山老母。齊天大聖。閉口又是白玉堂黃天霸。一派妖亂迷信的話。布滿在下等人心裡。北幾省此風更甚。倒也是開化的一件大大可慮的事哩。當時味蕪園席上的人。你一句我一句。正在興高彩烈。議論天下大勢的時候。忽見走進一個家人。站在雲青身邊。低低的回道。太太打發人來說。京裡有緊要電報。到來請老爺即刻回去。大家都吃了一驚。方隔斷了話頭。雲青心裡有事。坐不住。只好起身告辭。正是海客高譚驚四座。京華芳訊報三遷。欲知後事。且聽下回。

花 海 孽

歷史小說孽海花 卷九



百六十

歷史小說 孽海花 十卷

愛自由者起發

東亞病夫編述

第十九回

淋漓數行墨五陵未死健兒心

的爍三明珠一笑來觴名士壽

上回叙的是薛淑雲在味蕙園開譚瀛會。大家正在高談闊論。忽因雯青家中接到了京電。不知甚事。雯青不及終席。就道謝興辭。趕回洋務局公館。却見夫人滿面笑容的接出中堂道。恭喜老爺。雯青倒愕然道。喜從何來。張夫人笑道。別忙。橫豎跑不了你。且換了衣服彩雲！煩你把剛纔陸大人打來的電報拿給老爺看。那個當兒阿福站在雯青面前脫帽換靴。彩雲爬在張

夫。人。椅。子。背。上。怔。怔。的。聽。着。猛。聽。得。夫。人。呼。喚。忙。道。太。太。攔。在。那。裡。呢。夫。人。道。剛。在。屋。裡。書。桌。兒。上。給。你。同。看。的。怎。麼。忘。了。彩。雲。一。笑。扭。身。進。去。這。裡。張。夫。人。看。着。阿。福。給。雯。青。升。冠。卸。褂。解。帶。脫。靴。換。好。便。衣。靠。窗。坐。着。阿。福。自。出。宅。門。彩。雲。恰。好。手。拿。個。紅。字。白。封。兒。跨。出。房。來。雯。青。忙。伸。手。來。接。彩。雲。偏。一。縮。手。遞。給。張。夫。人。道。太。太。看。這。個。是。不。是。夫。人。點。頭。順。手。遞。在。雯。青。手。裡。雯。青。抽。出。只。見。電。文。道。

上海斜橋洋務局出使大人金鑒。燕得內信。兄派總署諭行發囑。速來。奉雯青看完道。這倒想不到的。既然小燕傳出來的消息。必是確的。只好明後日動身了。夫人道。小燕是誰。雯青道。就是莊煥英侍郎從前中俄交界圖。我也託他呈遞的。這人非常能幹東西。兩宮都喜歡他。連內監們也沒個說他不好。所以頭上的舉動。他總比人家先曉得一點。他來招呼我。足見要好。倒

不可孤負。夫人你可領着彩雲，把行李趕緊拾掇起來。我門後日準走。張夫人答應了。自去收拾。雲青也出門。至各處辭行。恰值淑雲子度也定明日放洋。忠華回湖北。韻甫回鎮江。當晚韻甫作主人。還在密采里吃了一頓歡聚。至更深而散。明日各奔前程。話分兩頭。如今且把各人接下。單說雲青帶着全眷。並次芳等乘輪赴津。到津後直託次芳護着家眷。船由水路進發。自己特向戚毅伯處借了一輛騾車。帶着老僕金升及兩個俊童。輕車簡從。先從旱路進京。此時正是秋末冬初。川原蕭索。涼風颯颯。黃沙漫漫。這日走到河西務地方。一個銅盆大的落日。只留得半個在地平線上。顏色恰似初開的淡紅西瓜。一般回光反照。在幾家野店的屋脊上。煞是好看。原來那地方正是河西務的大鎮。一條很長的街。街上也有個小小巡檢衙門。衙兩旁客店甚多。雲青車子一進市口。就有許多店夥迎上來。要攬這個好買賣。老遠的。

喊道我門那兒屋子乾淨坑兒大吃喝好伺候。又周到請老爺試試就知道。鵝鴨鴨嘴的不了。雯青忙叫金升飛馬前去看定回報。誰如一去多時絕無。信息雯青性急叫趕上前去揀大店落宿。過了幾個店門都不合意。將近市梢有一個大店門前竹竿子遠遠挑出一扇青邊白地的毡簾。兩扇破落大門半開着門上貼一副半拉下的褪紅紙門對寫的是。

三千上客紛紛至。

百萬財源滾滾來。

望進去一片挺大的圍場。正中三開間一溜上屋兩旁邊還有多少廂房。場中却已停着好幾輛客車。雯青看這店還寬廠。就叫把車趕進去。一進門還沒下車就聽金升高聲喪氣倒在那裏給一個胖白面的少年人吵駕。少年背後還點着個四五十歲紫膛臉色板刷般的烏鬚。眼上架着烏油油的頭。

號。墨。晶。鏡。口。啣。京。潮。烟。袋。一。個。官。兒。模。樣。的。人。階。前。伺。候。多。少。家。人。只。聽。金。升。道。那。兒。跑。出。這。種。不。講。理。的。少。爺。大。人。們。仗。着。誰。的。大。腰。子。動。不。動。就。網。人。你。也。不。看。看。我。姓。金。的。網。得。網。不。得。這。回。兒。你。敢。網。請。網。那。少。年。一。聽。雙。腳。亂。跳。道。好。！。好。！。好。撒。野。你。就。是。王。府。的。包。衣。今。天。我。偏。網。了。再。說。來。！。給。我。綁。起。這。沒。王。法。的。忘。八。這。一。聲。號。令。階。下。那。班。如。狼。如。虎。的。健。僕。個。個。摩。拳。擦。掌。只。待。動。手。斜。刺。裏。那。個。紫。膛。臉。的。倒。走。出。來。攔。住。對。金。升。道。你。也。太。不。曉。事。了。我。却。不。怪。你。大。約。你。還。纔。進。京。不。知。利。害。我。教。你。個。乖。這。位。是。當。個。戶。部。侍。郎。總。理。衙。門。大。臣。莊。煥。英。莊。大。人。的。少。大。人。這。回。替。他。老。大。人。給。老。佛。爺。和。佛。爺。辦。洋。貨。進。去。的。這。位。莊。大。人。彷彿。是。皇。帝。的。好。朋。友。太。后。的。老。總。管。說。句。把。話。比。什。麼。也。靈。你。別。靠。着。你。主。人。有。一。個。什。麼。官。兒。仗。腰。子。就。是。斗。大。的。紅。頂。兒。只。要。給。莊。大。人。輕。輕。一。撥。保。管。骨。碌。碌。的。滾。下。來。你。

明白點兒。我勸你走罷。斐青聽到這裏，忍不住，歛的跳下車來。喝金升道：「休得無禮，就走上幾步，給那少年作揖道：『足下，休作這老奴的準。』」大概他今天喝醉了。既然這屋子是足下先來，那有遷讓的理。況剛纔聽那位說：『足下是小燕兄的世兄兄弟，給小燕數十年交好，足下出門，方且該諸事照應。』倒爭奪起屋子來。笑話。笑話。說罷，就回頭問着那些站着的店夥道：『這裏兩廂有空屋沒有？要沒有，我們好找別家。』店夥連忙應道：『有。東廂空着。』斐青向金升道：『把行李搬往東廂，不許多事。』此時那少年見斐青氣概堂皇，說話又來得正大，知道不是尋常過客，到反過臉，很足恭的還了一揖，問道：『不敢動問尊駕高姓大名？』斐青笑道：『不職，在下就是金斐青。』那少年忽然臉上一紅，道：『呀！可了不得。早知是金老伯，就是尊价逼人太甚，也不該給他爭執了。可恨他終究沒提個金字。如今老伯只好寬恕小姪，無知冒犯，請裏邊去坐罷。』小

姪情願奉讓正屋。雲青口說不必，却大踏步走進中堂，昂然上坐。那少年只好下首，陪着紫膛臉的坐在旁邊。雲青道：「世兒大名不是一個南字，雅篆叫做稚燕嗎？這是兄弟常聽令尊說的那莊稚燕，只好應了個是雲青，又指着那紫膛臉兒的道：「倒是這位沒有請教。那紫膛臉的半天沒有他插嘴處，但是看看莊稚燕如此奉承，早忖是個大來頭。今忽然問到，就恭恭敬敬點着道：「職道魚邦禮號陽伯，山東濟南府人，因引見進京，在滬上遇見稚燕兄，約着同行的。雲青點點頭，莊稚燕又幾回請雲青把行李搬來。雲青連說不必，却說這中堂正對着那圍場四扇大窗，洞開場上的事，一目瞭然。雲青嘴說不必的時候，兩隻眼却只看着金升等搬運行李下車，還沒卸下，忽聽門外一陣鸞鈴瑤瑤的自遠而近，不一會就見一頭純黑色的高頭大騾如風的捲進店來，騾上騎着一位六尺來高的身材，紅顏白髮，大眼長眉，一部雪一

般的長鬚頭戴編蒲遮日帽身穿烏絨闊鑲的樂亭布袍外罩一件韋陀金邊巴圖魯夾砍肩腳蹬一雙綠皮蓋板快靴一手背着個小包兒一手提着絲韁直闖到東廂邊下了騾把騾繫在一顆樹上好像定下似的不問長短走進東廂拉着一把椅子就靠門坐下高聲叫夥計你把這頭騾好生喂着委屈了可問你那夥計連聲應着待走老者又喊道回來！回來！夥計只得垂手點定老者道回頭帶了開水來打臉水沏茶別忘了那夥計又點了一回見他無話方走了金升正待把行李搬進廂房見了這個情形忙拉住了店主人瞪着眼問道你說東廂空着怎麼又留別人那店主人賠着笑道這事只好求二爺包荒些東廂不是王老爹來原空着在那裏誰知他老偏又來到不瞞二爺說別人早趕了這位王老爹又是城裏半壁街上有名的大刀王二是個好漢江湖上誰敢得罪他所以只好求二爺回回貴上僭們

商量個好法子纔。一句話沒了。金升踉蹌喊道。我不知道什麼。玉。王。三。我。只。要。屋。子。場。上。吵。嚷。斐。青。稚。燕。都。聽。得。清。清。楚。楚。斐。青。正。要。開。口。却。見。稚。燕。走。到。台。階。上。喊。道。你。們。嚷。什。麼。把。金。大。人。的。行。李。搬。進。這。屋。裏。來。就。得。了。回。過。頭。來。向。着。階。上。幾。個。家。人。道。你。們。別。閒。看。快。去。幫。個。忙。兒。衆。家。人。得。了。這。一。聲。就。一。閃。上。去。不。由。金。升。作。主。七。手。八。脚。把。東。西。都。搬。進。來。店。家。看。有。了。住。處。慢。慢。就。溜。開。金。升。拿。鋪。蓋。鋪。在。東。首。屋。裏。炕。上。嘴。裡。還。只。管。咕。嚕。斐。青。只。做。不。見。不。聞。由。他。們。去。鬧。直。到。拾。掇。停。當。方。站。起。來。向。稚。燕。道。承。世。兄。不。棄。我。們。做。一。夜。鄰。居。罷。稚。燕。道。老。伯。肯。容。小。姪。奉。陪。已。是。三。生。之。幸。了。斐。青。道。了。豈。敢。就。拱。手。道。大。家。各。便。罷。說。完。兩。個。俊。童。就。打。起。簾。子。斐。青。進。了。東。屋。看。金。升。部。署。了。一。回。那。時。天。色。已。黑。屋。裡。烏。洞。洞。伸。手。不。見。五。指。金。升。在。網。籃。內。翻。出。洋。蠟。台。將。要。點。上。斐。青。搖。手。道。且。慢。一。邊。說。一。邊。就。掀。簾。出。

來只見對面房靜悄悄的。下着簾子。簾內燈燭輝煌。雲青忙走上。幾步伏在簾縫邊。一張只見莊魚兩人盤腿對坐在炕上。當中擺着個炕几。几上堆滿了無數的眞珠盤。金表。鑽石鑲嵌小八音琴。還有各種西洋精巧玩意兒。映着炕上兩枝紅色宮燭。越顯得五色迷離。寶光閃爍。几盡頭却橫着一只香楠雕花書匣。匣旁捲着一個玉贈錦籤的大手卷。只見稚燕却只顧把那些玩意一樣一樣給陽伯看。陽伯笑道。這種東西難道也是進貢的嗎。稚燕正色道。你別小看了。這個我們老人家一點盡忠報國的意思。全靠他哩。陽伯怔了。怔稚燕忙接說道。這個不怪你不懂。近來小主人很願意維新。極喜歡西法。所以連這些新樣的小東西都愛得了。不得不過這個意思。外人還沒有知道。我們老人家給總管連公公是拜把子。是他通的信。每回上裡頭去。總帶一兩樣在袖子裡。奏對得高興。就進了。陽伯你別當他是玩意。我們

老人家的善心要借這種小東西引起上頭推行新政的心思哩。陽伯點頭領會。順手又把那手卷慢慢攤出來。一面看一面說道：「就是這一樣東西送給尊大人不太菲嗎？」稚燕哈哈笑道：「你真不知道我們老爺子的脾氣了。他一生飽學，却没有巴結上一個正途功名，心裏常常不平，只要碰着正途上的名公鉅卿，他事事偏要爭勝。這會兒他見潘八瀛搜羅商彝周鼎，龔和甫收藏宋槧元鈔，他就立了一個願，專收王石谷的畫，先把書齋的名兒叫做「百石齋」，見得不到百幅不歇手的。如今已有了九十九幅了，只少一幅。老爺子說這一幅必要鉅軸精品好做個壓卷，說着手指那畫卷道：「你看這幅長江萬里圖，又濃厚又超脫，真是石谷四十歲後得意之作。」老爺子見了必然喜出望外，你求的事情不要說個把海關道，只怕再大一點也行哩。說到這裏，又拍着陽伯的肩道：「老陽，你可要好好好謝我，剛纔從上海起來的那個。」

畫主兒一個是寡婦一個是小孩子。要不是我用絕情手段硬把他們關到河西務巡檢司的衙門裏。你那裏能安穩得這幅畫呢。陽伯道我倒想不到這個婦人跟那孩子這麼潑賴爲了這畫兒不怕老遠的趕來看剛纔那樣兒真要給兄弟拚命了。稚燕道你也別怪他據你說這婦人的丈夫也是個名秀才叫做張古董爲了這幅畫把家產都給了人因此貧病死了。臨死叮囑子孫窮死不准賣如今你騙了他來只說看看就還誰知你給他一捲走了。怎麼叫他不給你拚命呢。陽伯聽了笑了一笑。此時簾內的人一遞一句說得高興誰知簾外的人一言半語也聽得清楚。斐青心裡暗道原來他們在那裡做傷天害理的事情。怪道不肯留我同住。想想有些不耐煩。正想回身忽見西面壁上。一片雪白的燈光裏。歛的現出一個黑人影子。彷彿手裡還拿把刀。一閃就閃上梁去了。斐青倒嚇一跳。恰要抬頭細看。只見窗外

圍場中飛快的跑進幾個人來。嘴裡嚷道：「好奇怪呀！巡檢衙門裏關的一男一女都跑掉了。雲青見有人來，就輕輕溜回東屋，忙叫小童點起蠟來，攤着書看耳朵，却聽外面只聽許多人直嚷到中堂。莊魚兩人聽了，直跳出來，問怎麼跑的。就一個人回道：「恰纔有個管家拿了金鈞金大人的片子跑來見我們。本官說金大人給那兩人熟識，勸他幾句話，必然肯聽的。」金大人已給兩位大人說明，特爲叫小的來面見他們，哄他們回南的本官信了。就請那管家進班房去。一進去，半個時辰再不出來。本官動疑，立刻打發我們去看。誰知早走得無影無踪了。門却沒開，只開了一扇涼櫺子。兩個看班房的人昏迷在地。本官已先派人去追，特叫小的來報知。雲青聽得用了自己片子，倒也吃驚忙跑出來，問那人道：「你看見那管家什麼樣子？」那人道：「是個老頭兒，莊魚兩人聽了，倒面面相覷了。一回雲青忙叫金升跟兩個童兒上來，叫

那人相。是不是那人。一見搖頭道。不是。不是。那個是長白鬍子的莊魚。兩人都道。奇了。誰敢冒充金老伯的管家。還有那個片子。怎麼會到他手裏呢。雯青冷笑道。拿張片子有什麼奇比。片子再貴重。點兒的東西。他要拿就拿。不瞞二位說。剛纔兄弟在屋裏沒點燈。靠窗坐着。眼角邊忽然飛過一個人影。直鑽進你們屋裏去的。兄弟正要叫你們就鬧起跑了。入了依兄弟看來。跑了人。還不要緊。倒怕屋裡東西有什麼走失。哩。一語提醒兩人。魚陽伯拔腳就走。纔打起簾兒。就忘命的喊道。炕几上的畫兒。連匣子都那裏去了。稚燕雯青也跟着進來。帮他四面搜尋。那有一點影兒。忽聽稚燕指着牆上。叫道。這幾行字兒。是誰寫的。剛剛還是雪白的牆哩。雯青就踱過來。仰頭一看。見幾筆歪歪斜斜的行書。雖然粗率。倒有點倔強之態。雯青就一句一句的照讀道。

王二王二殺人如兒戲。空際縱橫一把刀。專削人間不平氣。有圖曰長江。王二挾之飛出窗。還之孤兒寡婦手。看彼笑臉開。雙雙笑臉開。王二快哉。回鞭直指長安道。半壁街上秋風哀。

三個人都看呆了。門口許多人也探頭探腦的詫異。陽伯拍着腿道。這強盜好大胆。他放了人。搶了東西。還敢稱名道姓的嚇唬我。我今夜拿不住他。算鏟頭。稚燕道。這麼不大胆。不但說姓名。連面貌都給你認清了。陽伯喊道。誰見狗面。稚燕道。你不記得給金老伯搶東廂房。那個騎黑騾兒的老頭兒嗎。今兒的事。不是他是誰。陽伯聽了。歛然站起。往外跑道。不差。我們往東廂房去。拿這忘八。稚燕冷笑道。早哩。人家還睡着。等你細呢。陽伯不信。叫入去看。果然回說。一間空房。騾子也沒了。稚燕道。那個人既有本事到衙門裡騙走人。又會在我們人堆裏取東西。那就是個了不得的。你一時那裡去找尋。我看

今夜只好別鬧了。到明日再商量罷。說完就衝着雯青道。老伯說是不是雯青自然附和了。陽伯只得低頭無語。稚燕就硬作主把巡檢衙門報信人打發了。大家各散。當夜無話。雯青一聽醒來已是雞聲茅店人迹板橋的時候。側耳一聽。只有四壁蟲聲唧唧。問壁房裏靜悄悄地。雯青忙叫金升問時。誰知莊魚兩人趕三更天。早是人馬翻騰的走了。雯青趕忙起來。盥嗽叫起車夫。駕好牲口。裝齊行李。也自長行。看官且莫問。雯青只說莊魚兩人這晚走得怎早。原來魚陽伯失去了這一分重賂。心裡好似已經革了官。一般在炕上反覆不眠。意思倒疑是雯青的手腳。稚燕道。你有的。是錢。只要你肯拿出來。東海龍王也叫他搬了家。蝦兵蟹將怕什麼。又說了些京裏走門路的法子。把陽伯說得火拉拉的。等不到天亮。就催着稚燕赶路。一路鞭驟喝馬。次日就進了京城。陽伯自找大客店落宿。稚燕逕進內城。到錫拿衙門本宅下。

車知道父親總理衙門散值初回。正歇中覺。自己把行李部署一回。還沒了。早有人來叫。稚燕整衣上去。見小燕已換便衣。危坐在大洋圈椅裏。看門簿上的來客。一個門公。站在身旁。稚燕來了。那門公方托着門簿。自去。小燕問了些置辦的洋貨。稚燕一一回答了。順便告訴小燕有幅王石谷的長江圖。本來有個候補道魚邦禮。要送給父親的。可惜半路被人搶去了。小燕道。誰敢搶去。稚燕因把路上盜圖的事說了一遍。却描頭畫角。都推在雲青身上。小燕道。雲青給我。至好。何況這回。派人總署。還是我的力量多哩。怎麼倒忘恩反噬。可恨。可恨。叫他等著罷。稚燕冷笑道。他還說。爹爹許多話哩。小燕作色道。這會兒。且不用提他。我還有要事吩咐你哩。你趕快出城給我。上韓家潭。餘慶堂。慶雲那裏去。一趟。叫他今兒午後到後載門。成大人花園裏伺候。李老爺說我吩咐的別慢了。稚燕怔着道。李老爺是誰。大人自己。不叫怎麼。

倒替人家叫小燕笑道這不怪你要不懂了姓李的就是李純客他是個當今老名士年紀是三朝耆碩文章爲四海宗師如今要收羅名士收羅了他就是擒賊擒王之意這個老頭兒相貌清癯脾氣古怪誰不合了他意不論在大廷廣坐也不管是名公鉅卿頓時瞪起一雙秋穀眼豎起三根曉星鬚肆口謾罵不留餘地其實性情直率不過是個老孩兒曉得底細的常常當面戲弄他他也不知道他喜歡鬧鬧相公又不肯出錢只說相公都是愛慕文名自來矚就的那裏知道幾個有名的如素雲是袁尙秋替他招呼怡雲是成伯怡代爲道地老先生還自鳴得意說是風塵知己哩就是這個怡雲他最愛慕的所以我常常暗地貼錢給他今兒個是他的生日成伯怡祭酒在他的雲臥園大集諸名士替他做壽大約那素雲怡雲必然到的你快去招呼夔雲早些前去稚燕道這位老先生有什麼權勢爹爹這樣奉承他呢

小燕哈哈笑道。他的權勢大着哩。你不知道。君相的斧鉞。威行百年。文人的筆墨。威行千年。我們的是非生死。將來全靠這班人的筆頭上定出的。況且朝廷不日要考御史。聽說潘龔兩尙書。都要勸純客去考。純客一到台諫。必然是個鐵中錚錚。我們要想在這個所在做點事業。台諫的聲氣。總要聯絡通靈。方好。豈可不燒燒冷竈呢。你別再煩絮了。快些趕你的正經罷。我還要先到他家裏去訪問一趟哩。說着。就叫套車伺候。稚燕只得退出。自去招呼。菱雲却說小燕便服輕車。叫車夫逕到城南保安寺街而來。那時秋高氣爽。塵軟蹄輕。不一會已到了門口。把車停在門前。兩顆大榆樹。陰下。家人方要通報。小燕搖手說不必。自己輕跳下車。正跨進門。瞥見門上新貼一幅淡紅硃砂箋的門對。寫得英秀瘦削。歷落傾斜的兩行字道。

保安寺街藏書十萬卷

戶部員外補闕一千年

歷史小說學海花 卷十

百八十一

小燕一笑進門。一個影壁繞影壁。而東朝北三間。倒廳沿倒廳廊。下一直進去。一個秋葉式的洞門。洞門裏面方方一個小院落。庭前一架紫藤綠葉森森。滿院種着木芙蓉。紅艷嬌酣。正是開花時候。三間靜室。垂着湘簾。悄無人聲。那當兒恰好一陣微風。小燕覺得在簾縫裡透出一股藥烟。清香沁鼻。掀簾進去。却見一個稚結小童。正拿着把破蒲扇。在中堂東壁邊。煮藥哩。小燕進來。正要立起。只聽房裡高吟道。淡墨羅巾燈畔字。小風鈴珮夢中人。小燕一脚跨進去。笑道。夢中人是誰呢。一面說。一面看。只見純客穿着件半舊熟羅半截衫。踏着草鞋。本來好好兒。一手掙着短鬚。坐在一張舊竹榻上看書。看見小燕進來。連忙和身倒下。伏在一部破書上。發喘顫聲道。呀。怎麼小翁來了。老夫病體。竟不能起。這怎好。怎好。小燕道。純老清恙。幾時起的。怎麼

兄弟連影兒也不知。純客道。就是諸公定議替老夫做壽那天起的可見。老夫福薄不克當諸公盛意。雲臥園一集只怕今天去不成了。小燕道。風寒小疾服藥後當可小痊。還望先生速駕。以慰諸君渴望。小燕說話時却把眼偷瞧只見榻上枕邊拖出一幅長箋滿紙都是些抬頭那抬頭却奇怪不是閣下台端也非長者左右一疊連三全是妄人兩字。小燕覺得詫異。想要留心看他一兩行忽聽秋葉門外有兩個人一路談話一路躡手躡腳的進來。那時純客正要開口只聽竹簾子拍的一聲正是十丈紅塵埋俠骨一簾秋色。養詩魂不知來者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一紙書送却八百里

三寸舌壓倒第一人

原來進來的却非別人。就是袁尙秋和荀子珮兩人掀簾進來。一見純客都
怔着道。壽翁真又病了。嗎。純客道。怎麼你們連病都不許我生了。豈有此理。
尙秋見小燕在坐。連忙招呼道。小燕先生。幾時來的。我進來時竟沒有見。小
燕道。也纔來。又給子珮相見了。尙秋道。純老的病。兄弟是知道的。純客正色
道。你知道。早哩。尙秋帶笑吟哦道。吾夫子之病。貧也。非病也。欲救貧。病除非
炭敬。炭敬來。饗祝彼。三湘三湘伊。何維此。壽香純客。鼻子裏抽了一絲冷氣。
道。壽香還提他嗎。亦曰。妄人而已矣。就蹶然站起來。拈鬚高吟道。厚祿故人
書斷絕。含饑稚子色。悽涼子珮道。純老子細莫要忘了。病體跌了。不是要處。

純客連忙坐下。叫童兒快端藥碗來。尙秋道：子珮好不知趣。純老那裏有病。說着。踱出中間。喊道：純老且出來。兄弟這裏有封書。子請你看。純客笑道：偏是這個歪眼兒多歪事。又要牽率老夫看什麼信來。一邊說。就走出來。小燕暗暗地看他。雖短短身裁。稜稜骨格。而神宇清嚴。步履輕矯。方知道剛纔病是裝的。就低問子珮道：今天雲臥園一局。倒底去得成嗎。子珮笑道：此老脾氣如此。不是人家再三勸駕。那裏肯就去呢。其實心裏要去得很哩。小燕口裏應酬子珮。耳朵却聽外邊。只聽得尙秋低低的兩句話。什麼因爲先生生日。願以二千金爲壽。又是什麼信。是託他門生四川揚淑齋寄來的小燕。正要摸擬是誰的。忽聽純客笑着進來。道：我道是什麼書。記翩翩應阮才。却原來是莊壽香的一封躡躡八行。這當兒恰好童子遞上藥來。一手却夾着個同心方勝兒。純客道：藥不吃了。你手裏拿得什麼。童子道：說是成大人雲臥

園來催請的。純客忙取來拆開。原來是一首菩薩蠻詞。

涼風偷解芙蓉結。紅似君顏色。只見此花開。遲君君未來。三珠圓。顯玉樹。蟠桃果。莫使久憑闌。鸞飛怯羽單。

恃愛素雲叩速

純老壽翁高軒飛臨雲臥園。勿使停琴佇盼。六眼穿也。

純客看完笑道。這個捉刀人。却不惡。倒捉弄得老夫秋興勃生。了尙秋道。本來時已過午。雲臥園諸君等得久了。我們去休。純客連聲道。去休。去休。小燕子珮大家趁此都立起來。純客却換了一套白裕衫。黑紗馬褂。手執一柄。自己寫畫的白絹團扇。倒顯得紅顏白髮。風致蕭然。同着衆人出來上車。逕向成伯怡雲臥園而來。原來這個雲臥園。在後載門內。不是尋常園林。其地毗連一座王府。外面看着一邊是宮闕巍峨。一邊是水木明瑟。莊嚴野逸。各擅

其勝。伯怡本屬王孫。又是名士。住了這個名園。更是水石爲緣。綺紵無間。春秋佳日。懸榻留賓。偶然興到。隨地談讌。一觴一詠。恒亘昏旦。一官首簪。度外置之。世人都比他做神仙中人。這便是成伯怡雲臥園的一段歷史。閒話休提。且說純客小燕尙秋子珮四人。一同到了雲臥園門外。尙秋先跳下車來。扶純客。純客推開道。讓老夫自走。別勞駕了。原來純客還是初次到園。不免想賞玩一番。當時抬起頭來。只見兩邊蹲着一對崆峒白石巨眼獅。當中六扇銅綠。色雲夢竹。絲門釘着一色鑲鐵獸環。門樓上虬棟虹梁。天矯入漢。正中橫着盤龍金字匾額。大書雲臥園三字。雲字上頂着御賜兩個小金字。純客道。壯麗哉。王居也。黃冠草服。那裏配進去呢。小燕笑道。惟賢者而後樂。此說話時。就有兩個家人。接了帖子。請個安道主人和衆位大人候久了。說着就揚帖前導。直進門來。門內就是一個方方的廣庭。庭中滿地都是合抱粗。

的奇松怪柏龍幹撐雲翠濤瀉玉葉空中漏下的日光都染成深綠色松林盡處一帶粉垣天然界限恰把全園遮斷粉垣當中一個大大的月洞門尙秋領著純客諸人就從此門進去純客道這裏惜無宏景高樓消受這一片濤聲言猶未了已到了一座金碧輝煌的牌樓之下樓額上寫著五雲深處四個辟窠大字進了牌樓一條五色碎石砌成的長隄夾隄垂楊漾綠芙蓉綻紅還夾雜無數蜀葵海棠秋色繽紛兩邊碧渠如鏡掩映生姿破茭殘荷餘香猶在正是波澄風定的時候忽聽灘頭拍拍的幾聲一羣鴛鴦鷺鷥鼓翼驚飛純客道誰在那裏打鴨驚鴛尙秋指着池那邊道你們瞧扈橋雙槳亂划載着個美人兒來了大家一看果然見一隻瓜皮艇艙內坐着個粉妝玉琢的少年面不粉而白唇不硃而紅橫波欲春瓠犀微露身穿香雲衫手搔白月扇映着斜陽淡影真似天半朱霞扈橋却手忙腳亂把槳劃來劃去

蹲在船頭上朗吟道攜著個小雲郎五湖飄泊純客瞅著眼道哪！那艙裏坐著的不是菱雲嗎說是遲那是快扈橋已攜了菱雲跳上岸與衆人相見笑道純老且莫妬忌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那得紫雲迴說罷把菱雲一推道去罷菱雲忙笑着上前給純客小燕大家都請了安小燕道誰叫你來的菱雲抿嘴笑道李老爺的千春我們怎會忘了還用叫嗎純客笑了笑大家一同前行走完了這長隄翼然路出個六角亭四面五色玻璃窗面面吊起純客正要跨進只聽一人曼聲細詠純客叫大家且住只聽念道

生小瑤宮住是何人移來江上畫闌低護水珮風裳映空碧祇怕夜涼難舞但愁倚湘簾無緒太液朝霞和夢遠更微波隔斷鴛鴦語抱幽恨恨誰訴
汀鷗鷺休提起洛川湘浦十里曉風香不斷正月明寒瀉金盤露問甚日

凌波去。

純客向尙秋道。這金縷曲。題目好似盆荷。寄託倒還深遠。尙秋正要答言。忽聽亭內又一人道。你這詞的寓意。我倒猜着了。這個鴛鴦。莫非是天上碧桃。日邊紅杏嗎。金盤瀉露。引用得也還恰當。可恨那露氣太寒涼些什麼。水殿瑤宮。直是金籠玉笈罷了。那一人道。可不是。況且我的感慨。更與衆不同。馬季長雖薄劣。誰能不替絳帳中人。一洩憤憤呢。純客聽到這裏。就突然闖進。喊道。好大胆呀。巷議者誅。亭議者族。你們不怕嗎。你道那吟詠的是誰。原來就是聞韻高。科頭箕踞。兩眼朝天。橫在一張醉翁椅上。旁邊靠着張花梨圓桌。站着的是米筱亭。正握着枝提筆。滿蘸墨水。寫一幅什麼橫額哩。當時聽純客如此說。都跣起來笑了。純客忙擋住道。吟詩的儘着吟。寫字的只管寫。我們還要過那邊見主人哩。說話未了。忽從微風中吹來一陣笑語聲。一個

說我投了個雙驍。比你的貫耳高得多哩。一個道：讓我再投個雙貫耳。你看小燕道：噢！誰在那裏投壺。筱亭道：除了劍雲誰高興幹那個。扈橋就飛步搶去道：我倒沒玩過這個。且去看來。純客自給菱雲一路談心。也跟下亭子來。一下亭。只見一條曲折長廊。東西蜿蜒。一眼望不見底兒。西首一帶全是翠色粘天的竹林。遠遠望進去。露出幾處臺榭。甚是柔條。這當兒。那前導的管家。引着同東首渡過了一條小小紅橋。進了一重垂花門。原來裏面藏着三間小花廳。廳前小庭中。堆着高高低低的太湖山石。玲瓏縹透。磊砢崢嶸。石氣撲人。雲根掩土。廊底下果然見着雙劍雲捲起雙袖。叉着手半靠在闌干上。看着一個十五六歲的活潑英年。手執一枝竹箭。離着個有耳的銅瓶。五步地直躬斂容的立着。正要投哩。恰好扈橋喘吁吁的跑來。喊道：好呀。你們做這般雅戲。也不叫我玩玩。說着。就在那少年手裏奪了竹箭。順手一擲。

早拋出五六丈之外。此時純客及衆人已進來。見了鬨然大笑。純客道：「蠢見這個把戲。那裏是粗心浮氣。弄得來的一面說話。一面看那少年。見他英秀。撲人鋒鏑。四射倒吃一驚。想要動問。尙秋子珮已先問劍雲道：「這位是誰？」劍雲笑道：「我真忘了。這位是福州林敦古兄。榜名是個勛字。文忠族孫。新科的解元。文章學問。很可以的。因久慕純老大名。渴願一見。所以今天跟着兄弟同來的。說罷。就招呼敦古。見了純客和衆人。純客讚歎了一回。方要移步。忽回頭。却見那廳裏邊。一間一張百靈檯上。錢唐卿坐在上首。右手拿着根長旱煙筒。左手托一本書。在那裏看說道：「你這書把板本學的。掌故搜羅得翔實極了。弟意此書既仿宋詩紀事詩之例。就可叫作藏書紀事詩。你說好嗎？」純客方知上首還有人哩。看時。却是個黑瘦老者。危然端坐。彷彿老僧入定一樣。原來是潘八瀛尙書的得意門生。現在做他西席的。易緣常小燕要去。

招呼純客忙說不必驚動他們。大家就走出那廳。又過了幾處廊榭。方到了一座宏大的四面廳前。周圍還繞遊廊。前後簇擁花木。裏裏外外堆滿了光怪陸離的菊花。山都盛着五彩細磁古盆。湘簾高捲。錦綉重敷。古鼎龍涎鏡屏。鳳紐。真個光搖金碧。氣盪雲霞。當時那管家把純客等領進廳來。只見成伯怡破巾舊服含笑相迎。見小燕尚秋子珮等道。原來你們都在一塊兒。倒叫人好等。純客尙未開口。只聽東壁藤榻上一人高聲道。我們等等。倒也罷了。只被怡雲素雲兩個小燕子聒噪得耳根不清。這會兒沒法子趕到後面下棋去了。純客尋聲看去。原來是黎石農手裏正拿着本古碑遞給一個圓臉微鬚。氣概粗率的老者。純客認得是山東名士汪蓮孫。就上去相見。一面就對石農道。不瞞老師說。門生舊疾又發。幾乎不能來。所以遲到了。幸老師恕罪。石農笑道。快別老師門生的挖苦人了。只要不考問著我。敦倫就毀了。

大家聽了。闕堂笑起來。那當兒。後面三雲瓊枝照耀的都出來請安。外面各客也慢慢都聚到廳上。伯怡見客齊到。就叫在後面擺起兩桌席來。伯怡按着客單定坐。東首一席請李純客首座。袁尙秋荀子珮姜劍雲米筱亭林敦古依次坐着。菱雲怡雲素雲却都坐在純客兩旁。共是九位。西首一席黎石農首座。莊小燕錢唐卿汪蓮孫易緣常段扈橋聞韻高依次坐着。伯怡坐了主位。共是八位。此時在座的共是十七人。都是台閣名賢。文章巨伯。主賢賓樂。酒旨肴甘。觥籌雜陳。履趾交錯。也算極一時之盛了。三雲引簫倚笛。各奏雅調。菱雲唱豪宴。怡雲唱賞荷。素雲唱小宴。真是酒被閒愁。花消英氣。純客怕他們勞乏。各侑了一觥。叫不必唱了。伯怡道。今日爲純老祝壽。必須暢飲。兄弟倒有一法消酒。不知諸位以爲若何。大家忙問何法。伯怡道。今日壽筵前了無獻納。不免令壽翁齒冷。弟意請諸公各將家藏珍物。編成柏梁體詩。

一句以當蟠桃之獻。失韻或虛報者罰。佳者各賀一觥。惟首兩句籠罩全篇。末句總結大意。不必言之有物。這三句只好奉煩三雲的了。其餘抽籤爲次。不可攙越。大家都道新鮮有趣。伯怡就叫取了酒籌。編好號碼。請諸人各各抽定。恰好石農抽了第一。正要說。純客道。不是要叫三雲先說嗎。我派夔雲先說首句。怡雲說第二句。素雲說末句罷。夔雲道。我不會做詩。諸位爺休笑。我說的是雲臥園中開瓊筵。怡雲想想道。羣仙來壽南極仙。伯怡道。神完氣足。真籠罩得住。該賀。如今要石農說了。大家飲了賀酒。石農道。我愛我的西嶽華山碑。我說華山碑。石垂千年。唐卿道。華山碑。世間只傳三本。君得其一。那得不算偉寶。第二就接到我了。我所藏宋元刻中。只有十三行本。周官好些。周官精。槩北宋鑄。用得嗎。緣常道。紙如玉。版字若銀。鈎眉端。有蕘翁小章。這書的是百宋一塵精品。小燕笑道。別議論人家。你自己該說了。緣常道。寒

士青。氈。那。有。長。物。只。有。平。生。夙。好。隋。唐。經。幢。石。榻。倒。收。得。四。五。百。通。了。我。就。說。經。幢。千。億。求。之。虔。小。燕。道。我。的。百。石。齋。要。搬。出。來。了。就。吟。道。耕。煙。百。幅。飛。雲。烟。蓮。孫。接。吟。道。然。脂。殘。稿。留。金。荃。劍。雲。笑。道。你。還。提。起。那。王。士。祿。的。然。脂。集。稿。本。哩。吾。先。在。琉。璃。廠。見。過。知。道。此。書。當。時。只。刻。過。叙。錄。四。庫。箸。錄。在。存。目。內。現。在。這。書。朱。墨。爛。然。的。是。原。本。原。來。給。你。搶。了。去。蓮。孫。道。你。別。說。閒。話。交。了。白。卷。小。心。罰。酒。劍。雲。道。不。妨。事。吾。有。十。幅。馬。湘。蘭。救。駕。就。舉。杯。說。道。馬。湘。畫。蘭。風。骨。妍。扈。橋。搶。說。道。漢。碑。秦。石。羅。我。前。筱。亭。道。人。家。收。榻。本。叫。做。黑。老。虎。你。專。收。石。頭。只。好。叫。石。老。虎。了。扈。橋。道。做。石。老。虎。還。好。就。不。要。做。石。龜。千。年。萬。載。馱。着。石。老。虎。壓。得。不。得。翻。身。哩。韻。高。道。筱。亭。收。藏。極。富。必。有。佳。句。筱。亭。道。吾。雖。略。有。些。東。西。却。說。不。出。那。一。樣。是。心。愛。的。劍。雲。笑。道。你。現。在。手。中。拿。個。寶。物。怎。不。獻。來。大。家。忙。問。甚。物。筱。亭。只。得。遞。給。純。客。純。客。一。看。原。來。

是個瑪瑙烟壺兒。却是奇怪。當中隱隱露出一泓清溪。水藻橫斜。水底伏着一個綠毛茸茸的小龜。神情活現。純客一面看一面笑道。吾倒替後亭做了一句綠毛龜伏瑪瑙泉。倒是自己一無長物。怎好子珮道。純客的日記四十年未斷。就是一件大古董。純客道。既如此。老夫要狂言了。念道。日記百年萬口傳。韻高道。我也要效顰。純老把自己著作充數。說一句續南北史藝文篇。子珮道。我祇有部陳茂碑。是舊揚本。只好說陳茂古碑。我寶旃伯怡道。我家異寶。要推董小宛的小像。就說影梅庵主來。翩翩罷。如今只有林敦古兄。還未請教了。敦古沉思。尚未出口。劍雲笑道。我替你一句罷。雖非一件古物。却是一段奇聞。衆人道。快請教。劍雲道。黑頭宰相命宮墳。大家愕然不解。敦古道。劍雲別胡說。劍雲道。這有什麼要緊。就對衆人道。我們來這裏之先去訪余笏南。笏南自命相術。是不凡的。他一見敦古。大爲驚異。說敦古的相是奇格。

貴便貴到極處。十九歲必登相位。操大權。凶便凶到極處。二十歲橫禍飛災。弄到死無葬身之地。你們想本朝的宰相。就是軍機大臣。做到軍機的。誰不是頭童齒豁。那有少年當國的理。這不是奇談嗎。大家正在吐舌稱異。忽走進個家人。手拿紅帖。向伯怡回道。出洋回來的金洵金大人在外拜會。請不請呢。伯怡道。聽說。斐青未到京。就得了總署。此時纔到。必然忙碌。倒老遠的奔來。怎好不請。純客道。斐青是熟人。何妨入座。唐卿就叫在小燕之下。自己之上。添個座頭。不一會。只見斐青衣冠齊整。緩步進來。先給伯怡行了禮。與衆人也一一相見。臉上很露驚異色。就問伯怡道。今天何事。羣賢畢集呢。伯怡道。純老生日。大家公祝。斐兄不嫌殘杯冷炙。就請入座。石農小燕都站起。讓坐。斐青忙走至東席。應酬了純客幾句。又與石農小燕謙遜一回。方坐在唐卿之上。小燕道。今早小兒到京。提起在河西務相遇。兄弟就曉得。今天必

到的了。敢問。雯兒。多時。稅駕的。雯青道。今兒。卯刻。就進城了。因。又。謝。小燕。電報。招呼的。厚意。唐卿。問。打算。幾時。覆命。雯青道。明。早。宮門。請安。下來。就到。衙門。說着。就。向。小燕。道。兄弟。初一。進。總署。一切。還。求。指教。小燕。道。明日。自。當。奉陪。我們。搭着。雯兒。這樣。好。夥計。公事。好。辦。得。多。哩。於是。大家。從。新。暢飲。起來。伯怡。也。告訴。了。雯青。柏梁。體的。酒令。雯青。道。兄弟。海外。初歸。荒古。已久。只好。就。新。刻。交。界。圖。說。一句。長。圖。萬。里。甌。脫。堅。罷。衆人。齊。聲。道。好。各。賀。一。杯。純。客。道。大家都。已。說。遍。老夫。也。醉。了。素雲。說。一句。收。令。罷。素雲。漲。紅。臉。想。了。半。天。就。低。念。道。共。祝。我。公。壽。喬。徑。伯怡。喝。聲。采。道。真。虧。他。收。煞。得。住。大。衆。該。賀。個。雙。杯。衆人。自然。喝。了。那時。純。客。朱顏。酡。然。大有。醉。態。自。扶。着。夢。雲。到。外。間。竹。榻。上。躺着。閒。話。大家。又。與。雯青。談。了。些。海。外。的。事情。彼。酬。此。酢。不。覺。日。紅。西。斜。酒。闌。興。盡。諸。客。中。有。醉。眠。的。也。有。逃。席。的。紛紛。散。去。雯青。見。天。晚。也。辭。謝。

了。伯怡逕自歸家。純客這日直弄得大醉而歸。倒真個病了數日。後來病好。做了一篇花部三珠贊。頑艷絕倫。旗亭傳爲佳話。這是後話不提。且說雯青到京。就住了紗帽衚衕一所。很寬大的宅門子。原是華如替他預先租定的。雯青連日召見到衙門。甚爲忙碌。接着次芳護着家眷到來。又部署一番。諸事粗定。從此雯青每日總到總署。勤慎從公。署中有事。總與小燕商辦。見他外情通達。才識明敏。更覺投契。兩人此往彼來。非常熟絡。有一回小燕派辦陵工。出京了半個多月。所有衙中例行公事。向來都是小燕一手辦的。小燕出差。雯青見各堂官都不問津。就叫司官取上來。逐件照辦。直到小燕回來。就問司官道。我出去了這些時。公事想來壓積得不少了。司官道。都辦得了一件沒積起來。小燕臉上。一驚道。誰辦的。司官道。金大人逐日批閱的小燕不語頓了頓。笑向雯青道。吾兄真天才也。雯青倒謙遜了幾句。也不在意。又

過了數日。這天雯青衙門回來。正要歇中覺。忽覺一陣頭暈惡心。彩雲道。老爺。每天此時已睡中覺了。今天怕是晚了。還是躺會兒看。雯青依言躺下。誰知這一躺。把路上的風霜。到京的勞頓。一齊發出來了。壯熱不退。淹纏床褥。足足病了一個多月。纔算回頭。只好請了兩個月的病假。在家養病。却說那日雯青還是第一天下床。可以在房內走走。正與張夫人彩雲閒話家常。金升進來說。錢大人要拜會。張夫人道。你沒告訴他老爺病還沒好嗎。金升道。怎麼不說。他說有要緊話。必要面談。老爺不能出來。就在上房坐便了。雯青道。唐卿是至好。就請裏邊來罷。於是張夫人彩雲都避開了。金升就領着唐卿大搖大擺的進來。雯青靠在張楊妃榻上。請唐卿就坐靠窗的大椅上。唐卿道。雯兄雖大病了一場。臉色倒還依舊。不過清減了些。雯青嘆道。人到中年。真經不起風浪的了。唐卿道。你的風浪現在正大得很哩。要經得起。纔是。

英。雄。的。氣。度。哩。霎。青。愕。然。道。我。出。了。什。麼。事。嗎。唐。卿。道。可。不。是。嗎。你。且。不。要。着。急。我。今。天。是。龔。尙。書。那。裏。得。的。消。息。事。情。却。從。你。那。幅。交。界。圖。惹。出。來。的。西。北。地。理。我。却。不。大。明。白。據。說。回。疆。邊。外。有。地。名。帕。米。爾。山。勢。回。環。發。脉。葱。嶺。雖。土。多。礫。薄。無。著。名。部。落。然。高。原。懸。巨。有。居。高。臨。下。之。勢。西。接。俄。疆。南。鄰。英。屬。阿。富。汗。東。中。兩。路。則。服。中。國。近。來。俄。人。逐。漸。侵。入。英。人。起。了。忌。心。不。多。幾。時。送。了。個。秘。密。節。略。及。地。圖。一。紙。給。總。署。其。意。要。中。國。收。回。帕。境。隔。閔。俄。人。總。署。就。商。之。俄。使。請。劃。清。界。址。俄。使。說。向。來。以。耶。庫。耶。里。湖。爲。界。的。然。查。驗。舊。圖。及。英。圖。却。大。不。然。已。佔。去。地。七。八。百。里。了。總。署。力。駁。其。誤。俄。使。當。堂。把。吾。兄。刻。的。交。界。圖。呈。出。說。這。是。你。們。公。使。自。己。畫。的。必。然。不。會。錯。的。當。時。大。家。細。看。竟。瞠。目。不。能。答。一。語。現。在。各。堂。部。爲。難。得。很。潘。龔。兩。尙。書。却。都。竭。力。想。替。你。彌。縫。誰。知。昨。日。又。有。個。御。史。把。這。事。揭。參。了。說。得。很。凶。險。哩。上。頭。

震怒。幸虧龔尙書善言解說。纔把摺子留中了。據兄弟看來。吾兄快些發一信給許祝雲一信給薛淑雲。在兩國政府運動做個斧底抽薪之法。纔有用哩。所以兄弟管不得我兄病體。急急趕來給你商量的。這一席話不覺把雯青說得呆了半晌。方掙出一句道。這從何說起呢。唐卿就附耳低低道。你道俄公使的交界圖是那裏來的。雯青道。我那裡知道。唐卿笑道。就是你送給小燕的那一本兒。那個御史聽說也是小燕的把兄弟哩。雯青吃一驚道。小燕給我有什麼冤仇呢。唐卿道。宦海茫茫。誰摸得清底裡呢。雯兄你講了半天話也乏了。我要走了。那個信倒是要緊的。別耽遲就是了。說罷起身就走。唐卿去後。張夫人給彩雲都在後房出來。看見雯青面色氣得鐵青。張夫人勸了一番。無非叫他病後保重的意思。那時已到了向來雯青睡中覺的時候。雯青心裡煩惱。就叫張夫人彩雲都出房去。說讓我躺躺養神。大家自然

一闕散了。雯青獨自躺在床上。思前想後。悔一回。錯刻了地圖。恨一回。誤認了匪人。反來覆去。那裡睡得着。只聽壁上掛鐘。走的。悉。悉。悉。下下。打到心坎裏。又聽得窗外雀兒打架。喧噪得耳根出火。一個頭兒。不知怎地。總着不牢。枕沒奈何。只好端坐床中。學着老僧打坐。模樣。好容易。心氣。好像落平些。忽然。又聽見外房彷彿兩個老鼠。只管唧唧。唧唧的。怪叫。頓時。心火湧起。歛的跳下床來。踏着拖鞋。直闖出房門來。誰知。不出來。倒也罷了。這一出來。只聽雯青。狂叫道。好呀！好！這個世界。我還能住下嗎。說罷。身子往後一仰。倒栽葱的。直躺下地去。眼翻手撒。不省人事。正是北海酒尊逢客舉。茂陵病骨望秋驚。不知雯青因何驚倒。且聽下回分解。

〔笑〕 〔先〕 〔生〕 〔譯〕

故恒不見容於其姑尤不容於其姑之一姪女始則挾貴以窘辱之繼則設計以離間之雖至愆然潛逃有心退讓而仍不遂其所欲於是百計營謀既奪其夫復圖其子終乃肆毒愈深蓄意戕害詎料害人者適以自害而被害者仍是姻緣美滿歡聚如初其中情文曲至如繪如生真可以感動人心振警薄俗此書自編入新劇後益為膾炙人口已無待煩辭之贅矣

梅花落

二冊 七角

是書叙一意國老侯爵之幼女為其邸中一惡僕拐去令其唱歌度日暗中即以色為餌害人無算乃為一英國侯爵所眷愛一見傾心憐其身世於是資送入學情義日親遂結縭為夫婦不日自英返國見其女在英邸中...

發 局 書 正 有

情	土	秘	紅	結	大	肱	霜	九	蓓	比	小	砒
私	裏	密	使	核	寶	篋	刃	十	德	德	公	真
斯	罪	使	物	菌	窟	之	碧	三	小	陣	記	傳
再							血	年	傳	記	子	奇
案	報	報	報	語	王	王	記	年	傳	記	子	奇
四冊	四冊	四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二冊	一冊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六角	四角	九角	二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六角	二角

上海正有書局發行

中華民國六年五月七版



(每部二冊大洋一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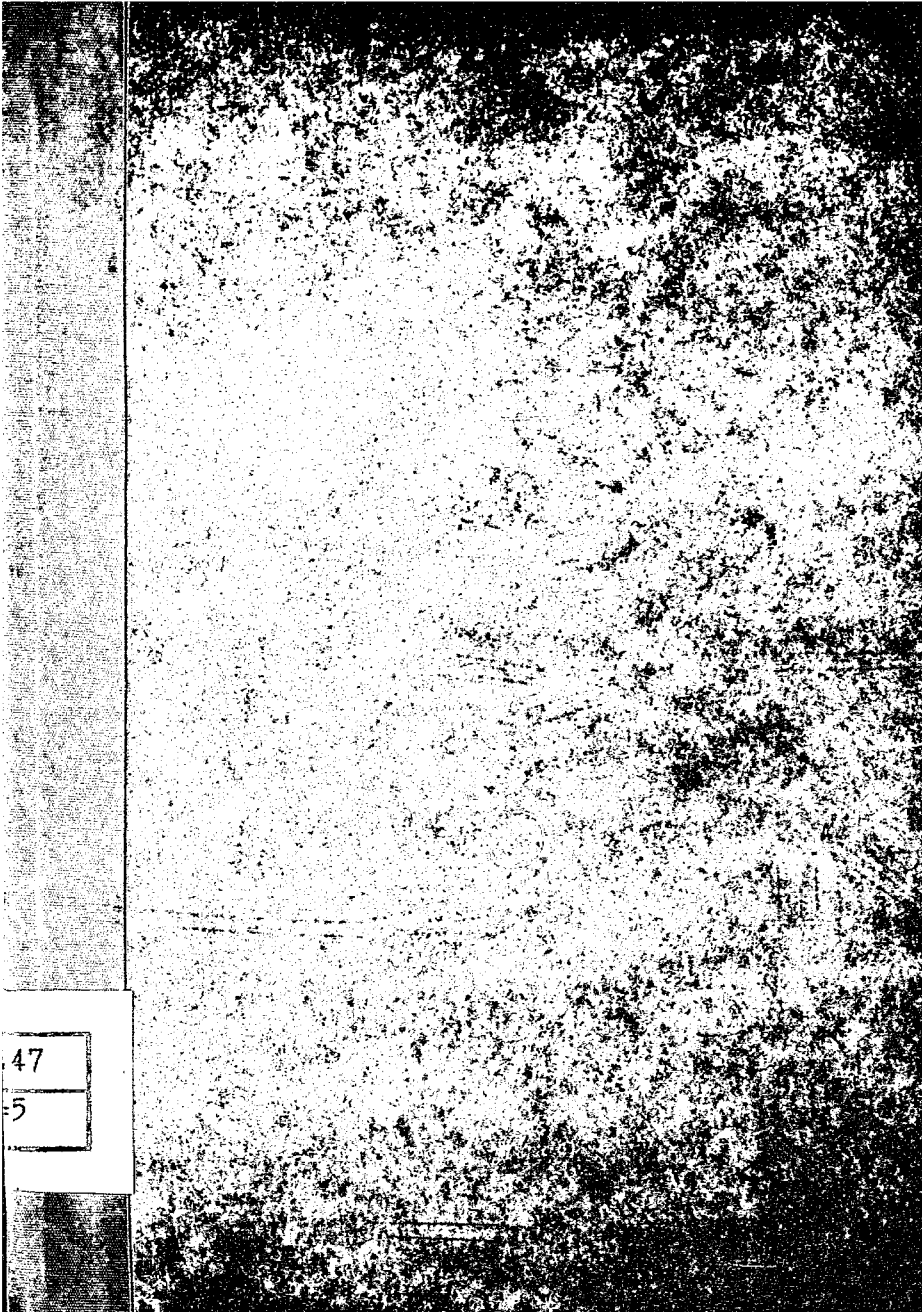
著者 東亞病夫

印刷者 上海威海衛路三百〇九號 有正印刷所

總發行所 北京廠西門 有正書局

分售處 天津 蘇州 杭州 南京 鎮江 揚州 廣州 有正分局





47
5